

细将风教入章回

诸葛青云

从小跟随家长，足迹流转国内。就学于北平、上海等地时，便嗜读“武侠小说”成痴，还珠的“蜀山”、“青城”，朱贞木的“罗刹夫人”、“七杀碑”，郑证因的“鹰爪王”，白羽的“十二金钱镖”，平江不肖生的“火烧红莲寺”，赵焕亭的“洪扬豪侠传”，王度庐的“鹤惊昆仑”等名著，都看得我神游其中，废寝忘食，甚至掩卷都能背诵！

等到了台湾，大学毕业，充任公务员时，因欲寻找副业，弥补微薄薪资，遂受友人暨出版社怂恿，仗国学修养、地理知识，暨腹中“武侠存货”，试为“侠稗”写作，冀能“煮字疗饥”！

有意栽花，花多难发；无心插柳，柳竟成荫？谁料得到起初仅想辛苦笔耕、略助浇裹的“副业”，竟成为谬获众嗜、欲罢不能、无法甩脱的“专业”，成为“相当累”，但也“相当有趣”，多交了海内外无数“知音朋友”的专门“爬格子动物”！

星、马的“星洲日报”、“南洋商报”、“通报”、“新明日报”，泰国的“星暹”、“京华”，香港的“成报”、“快报”、“新报”、“星岛”、“工商”、“华侨”，日本、韩国以及菲、美的“侨报”，加上台湾本土的各家报刊，同时都有“连载”。我几乎日撰万言，要写十个长篇以上，才略堪应付！这一篇，正在卿卿我我，妾意郎情；那一篇，却剑底飞魂，刀头舔血，情绪要不停转变，汗水要不停滴落，手脑要不停劳动思索。这工作，有“荣誉感”，也有“空虚感”！换言之，这种“消耗心力，娱乐别人”的“特殊职业”，是乐事，也是“苦事”！！！

同文中，着实有几位老友，都是“超超好手”！金庸的“深厚学识”，古龙的“新颖才华”，卧龙生的“沉美笔力”，高阳的“丰特史眼”，都是足令我倾心拜手，深愿“尊之为师”、“敬之为友”的！

可惜，金庸住得远，港台非迤，海天相隔，致疏亲近；古龙和高阳，又谪期已满，先弃“红尘”；只有一位“卧龙生”（牛鹤亭兄），和我彼此所居，近才数里，可以常相往还。说也有趣，“诸葛”、“卧龙”，关系本妙，一个是“出山之龙”，一个是“在山之龙”，只不知两岸的“出版社”与“读者”中，有没有肯“三顾茅庐”，赏我们饭吃，要我们“六出岐山”，“七擒孟获”，为他“鞠躬尽瘁”而已？

卧龙生迁移新居，写副“对联”，送他补壁，彼此的关系、成就，以及抱负，于其中略见端倪，录供知音一掣！！！

“铸侠骨，状奇行，与君以玄思妙想齐名，各有声华惊海宇！
振黄魂，扶正气，劝人持大孝精忠立世，细将风教入章回！”

惊神关小刀

第十一章 神刀会灵刀

关小刀大叫不妙，猛又将柳条分成数条，一鞭抽向窗门反拖，一鞭抽向她手中桌脚，其它全往她身上卷抽。

就在电光石火之际，窗门被抽闭些许，桌脚已撞碰上去，李春风蹿势为之受阻，紧接着桌脚被抽拖回来，身躯、手脚全被卷着，那柳条虽细，但贯以真力，其韧如牛筋。

猛抽之下，李春风唉呀直叫不妙，反滚回来，关小刀见机不可失，哈哈谑笑，欺身上去，一连数指点中穴道，李春风闷哼一声，倒栽下来。

关小刀这才扯下柳条，拿在手中耍着，谑笑道：“多厉害？想整我？也不看看我是谁？”

李春风怒斥：“用卑鄙手段，算什么英雄好汉！”

话未说完，叭然一响，又吃一鞭，吓得她不敢乱言，把欲将人分尸裂肉怒火硬是压下，极思脱困对策。

关小刀冷笑：“对付你这种人，不必称什么好汉，只要能逮着你，就是天下幸运啦！”

李春风冷斥：“我跟你无怨无仇，你为何如此待我？”

关小刀讪笑：“有没有仇，大家心里明白，你又何必睁眼说瞎话？”

李春风咬牙切齿一阵，突又轻叹：“其实我早已放弃华剑英，想跟你交往，我是真心的，要不然，我方才就不会让你绑着，关郎，你放开我好吗？我将一辈子感激你，侍候你，绝无悔意……”

关小刀笑道：“真的吗？我听得有些心动呢！”

李春风露出娇媚容颜，欣笑道：“其实你我可说郎才女貌，天造一双，地设一对，我们是有过过节，但那些都不足以抵挡感情的火药，只要你愿意，我随时都是你的人了。”

关小刀笑道：“我也很想娶你这么漂亮的姑娘，只是我对你的来历还弄不清，难免有些怕怕的……”

李春风娇笑道：“我的来历简单啊！我是孤女，父母双亡，从小住在这里，只是认得师爷，偶而替他办点事，如此而已。”

关小刀邪笑：“是吗？”思考着是否要拆穿她原是住江南，更嫁过人，以及其他种种事情。

李春风哪知丫鬟已说了底子，而且他还碰上田威，仍自一口认定，所说完全属实。

关小刀怪黠一笑，道：“看来你倒是挺单纯，好吧，看在咱们一夜夫妻百日恩分上，饶你便是。”

他决定不拆穿，免得让她猜出假扮华剑英一事。

李春风霎时心花怒放，媚笑连连：“小冤家，那快放开我啊！对自己爱人如此，太狠了吧！”

关小刀黠笑道：“可是……我有这个嗜好，怎么办？”

李春风娇笑道：“那找来阿樱丫鬟陪你玩便是，她还是个处女，而且又对你有意思，玩起来一定很过瘾，至于我嘛，等养好伤，再陪你玩如何？”

关小刀暗自斥叫，真是狠毒心肠，拖人垫底，一点都不留情。

他邪笑道：“可是，我对你情有独钟啊！”

“这……呃……”

李春风干关：“那也得等我伤好了再说吧？”

关小刀：“好吧，看来今日办不成事，你就说点刺激的事，让我高兴一下也好。”

李春风道：“什么刺激事？”

关小刀两眼发亮：“我最喜欢跟师爷斗了，他可告诉过你，如何收拾我？”

李春风道：“没有啊，师爷一直很欣赏你的才华，怎会收拾你？”

关小刀表情转冷：“少在那里打迷糊仗，你们的事，我知道得一清二楚，你们本就计划挑起神剑门和灵刀堂战争，然后利用我打前锋，再找机会除掉我，对不对？”

李春风暗自惊诧，他消息为何如此灵通，仍自装笑脸：“你误会了，完全没这回事。”

“没有吗？”

关小刀邪邪一笑，抓起落在地面匕首，晃得冷光闪闪，笑声更邪：“真的没有吗？”

李春风不禁全身发颤，急道：“你想干什么？”关小刀邪笑：“刀子落在你脸上，就知道干什么了。”猝然猛挥刀，穿过嫩白脸面，吓得李春风尖叫：“你敢——”冷锋掠过，未见血痕，她始嘘气，暗道要命。

关小刀抚弄刀锋，邪笑道：“说实话，一切没事，否则，嘿嘿嘿，后果自行负责！”

“你想对我如何？”

“很简单，在你脸上刺字而已。”

“你敢？”

“你可以试试！”

关小刀冷道：“说，你们用何伎俩引诱公孙白冰攻打神剑门？”

“不知道！”

“可恶！”

关小刀当真挥刀，往她脸面划去，刀尖方触及脸肤，疼痛乍生，吓得李春风疯狂厉叫：“你敢——恶魔！敢毁我容？我们写信叫公孙白冰亲自前来，如此而已！”已自泪水渗流。关小刀道：“写些什么？”

“不知道，全是师爷主意。”

“是不是跟上次一样？”

“大概吧！”

“公孙白冰大约何时攻来？”

“不知道，我只负责送信。”

“已送出去多久？”

“大约一星期。”

“这么久了？”

关小刀道：“你们如何迎接公孙白冰？”

“不知道，全是师爷计划，我根本只是听令行事。”“他们可能来多少人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你们是否设计对付门主夫人？”

“不清楚。”

“对了，还有那安盈盈的下落，你可知道？”

“不知道，一切都是师爷一手策划，我所知不多……”关小刀不知她说的是真是假，干脆吓吓她便是，冷森说道：“一问三不知，分明在耍我，你的脸现在只是破点皮，像小绿豆，

还来得及挽救，不过，我看你是不想要了！”突然厉喝：“不说实话就毁容！”

利刀猛往她左脸刺去，鲜血立见，那岂是闹着玩的？吓得李春风全身抽颤，尖声骇叫：“不要！我说我说，公孙白冰已动身，这几天就要攻过来了。”

关小刀一愣：“当真？”

“已经快了，千真万确啊！你这刽子手，我恨你……”鲜血涌流下来，李春风更因毁容而伤心。

关小刀惊诧道：“你们耍了什么诡计，逼得公孙白冰那么猴急？”

李春风道：“我们写了夫人血书，说她已被门主囚禁，公孙白冰当然发火，立即攻来。”

关小刀嗔斥：“妈的！一群混蛋！”

情况危急，他来不及再逼问，嗔怒上心头，猝然狠揍下去。“你们这些人，就会搬弄是非，毒杀谋害！全是败类！留你们何用，可恶可恶！”

关小刀猛揍不断，打得李春风唉唉痛叫，鼻青眼肿，几乎昏死，小刀始罢手，怒斥：“今天饶你狗命，哪天再看你为非作歹，小心我一刀砍下你的脑袋！”

又敲一记响头，立即匆匆离去，赶往神剑门通风报信。李春风呻吟中仍见嗔厉吼骂：“臭小子，我要剁烂你！把你的尸体拿来喂狗！”

想及容貌可能毁了，已自伏地嚎陶大哭。

阿樱丫鬟带着不忍走来，道：“小姐，小的替你治伤……”“滚……给我滚得远远！养你何用，全是废物！”李春风反而怪起红樱没有救她，害她毁容，哭得更是悲惨。红樱轻叹，此时李春风瞧来如此可怜无助，但想及她往昔

阴狠毒辣，如此报应，可算是轻微了。

阿樱仔细瞧瞧她那张脸，似乎除了左眼角有一处伤口外，其它并无损伤，看来毁的并不严重，敢情关小刀已手下留情，暗暗嘘气，她已退出，心头反而替李春风担心，她若不知悔改，将来仍会遭到更悲惨下场啊！

阿樱丫鬟默默注视天空冷月，心中千头万绪，跟了如此主人，亦会有好下场吗？

她不禁喟叹了。

关小刀连夜赶往总管府第。

幽雅书轩里头，胡三爷总是找时间多自修，以弥补早年未曾读书之遗憾。

夜已深深，总管府第除了大门仍见两盏红灯笼之外，一切似乎已沉入黑夜之中。

关小刀好不容易赶回，守卫瞧及此人满脸青紫，一时倒未认出是大红人关小刀，警觉地冷声盘问。

关小刀立即说出大名，表示有要事求见，守卫疑惑地瞄了几眼，始发觉的确是小红人没错，立即拱手欢迎，赶忙开门让他进入，并通报消息。

那消息未到，关小刀已追向大厅，瞻望厅旁书轩火光仍亮，已自喊道：“三爷，大事不妙了！”

胡三爷已从门缝中瞧见关小刀受伤，惊愕立起，想迎门而出，关小刀已

撞了进来，拱手拜礼，急道大事不妙。

三爷道：“你的伤……”

关小刀道：“探点秘密，吃点小亏，算不了什么，公孙白冰已发难，可能已经打到襄阳了。”

三爷一愣：“真有此事？”

关小刀道：“师爷以夫人名义，写了血书，公孙白冰当然当真。”三爷脸色不由抽变：“司徒昆仑未免过分，我得赶快前去知会门主！你回去叫三侠准备，随时出战。”

关小刀拱手为礼，飞奔而退。

三爷不及整理，赶忙掠窗而出，直奔神剑宫城。

月黑风高，一切冷冷清清，三爷甚快赶至宫城，哪管得门主可能入睡，已以紧急状况求见。

侍卫通报之下，门主乃披外袍，约人在清风雅阁相见，此处本是品酒下棋之地，现在还摆着残棋，门主无心研究，一脸不悦地等着吵醒他的人。

胡三爷甚快前来拜见，门主回言：“何事快说！”胡三爷已将公孙白冰可能已领兵攻来之消息说出。

门主闻言，不怒反喜：“他终于攻来了？我正愁找不到人算帐，这下可有门路了！”

胡三爷闻言一愣：“门主不觉这是阴谋？有人假冒夫人写血书，挑拨双方敌意？”

门主冷道：“有些事总要解决，再忍下去，跟乌龟有何差别？”对于公孙白冰和自己妻子传言，他老早想宰了对方。胡三爷急道：“若真如此，恐怕得牺牲弟兄……”

门主冷道：“他们怕吗？大不了我亲自出征便是！”胡三爷道：“弟兄并不怕牺牲，只是若为奸计而牺牲，未免太不值得。”

门主冷道：“这话你已说了千百遍，我听腻了，你怎么不替我想想，要是你老婆……”

一时不知如何可比喻才恰当。

胡三爷道：“门主这话显然不妥，夫人一向对您忠心耿耿，您却为了公孙白冰缠她而怪罪于她，似乎有失偏颇。”

“不用你教训我！”

门主冷喝，走向墙窗，似知理亏，不敢再责言，脸面不时抽紧，又转回，冷声道：“抛开个人恩怨不谈，你说，敌人攻来，待要如何处置？”

胡三爷拱手道：“既然是因血书引起，自该请夫人出面，谣言不攻自破。”

门主冷哼道：“又是要女人出面，我这门主是干什么的？”胡三爷道：“门主大智、大勇、大仁，才会做此决定，弟兄会感激您的。”

门主轻斥：“好啦好啦！每次都有一番大道理，我这门主早已经是空壳子，管看不管用！”

胡三爷拱手：“属下不敢，还请门主三思！”

门主顿坐棋桌旁，瞄着棋盘，想着心事，不久，遂道：“血书又是谁写的？你该不会认为又是师爷吧？”

胡三爷道：“无凭无据，不敢乱猜。”

门主冷声道：“师爷也真是，老以长辈身分说东说西，难道我一点用都没有？”

胡三爷不便开口，静听消息。

门主推着棋子道：“能在棋盘上的子，才有用处，我们还是准备应战吧！”

胡三爷诧异：“门主！”

门主道：“不要说我一意孤行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棋子要摆在棋盘上才能用，夫人早在中午以前往天山，说是去拜访她师父、师姐，我能不准她去吗？”

胡三爷怔愕万分：“夫人当真走了？”

门主道：“你怀疑我的话？”

“属下不敢！”

胡三爷道：“这分明别有预谋……”

门主制止他说话，道：“不管预谋如何，请你多替我想想，多替神剑门想想，公孙白冰三番两次摆明要娶我老婆，还嚣张到来神剑门耀武扬威，我早该下挑战书，跟他一决雌雄，你们偏又不准。我也是人，也有感情，你们偏要把我看成长不大的文弱书生，处处向我说，这不行，那不行，尤其师爷，还要干涉我私生活，我难道这么不济吗？”

全神剑门都知道你胡三爷神气，都知道师爷权力比我大，他说的话，比我还管用，我算什么？

你们如果认为门主要像现在这样，温文儒雅，只会下棋打猎，那倒不如到京城找个公子哥儿来做做，我告老还乡，去当猎人算了。”

胡三爷但闻门主唠叨，暗暗轻叹，他若不是对师爷唯唯应诺，自己岂会对他如此？

门主冷道：“就像现在，我决定开战，你又说我是在吃醋，难道全为了吃醋？我还有门主尊严要顾，吃醋只不过是附加上去罢了。”

胡三爷忽而决定什么，认真说道：“门主当真认为开战较好？”

门主道：“至少可以杀杀灵刀堂气焰，至少总比天龙骑跟侍卫队不断开战的好。”

胡三爷当下点头：“好，战吧！属下全力支持门主命令。”

门主乍闻，反而怔愣：“你支持开战了？”

胡三爷含笑说道：“门主不是说要自行决定一些事情？那正是好的开始，至少您不必再拿师爷命令当命令。”

老实说，弟兄们这几年顾虑的全在于师爷用权太滥，门主若想重振声威，第一个该对抗是内心中的自己，当然这个‘自己’的压力大都来自于师爷。

也就是说，您只要不让师爷压下去，而且行事据理据义，属下以及所有的弟兄，必定肝脑涂地，追随到底。”

门主喃喃说道：“说来说去，就是要对付人，得先学会如何对付师爷就对了？”

胡三爷道：“正是此意，不过，也不是完全对付，有理者听之，无理者避之，就像下棋，明明是死棋，又何必硬被迫着走呢？”

门主还是瞧着棋盘，模样似是思考棋路，心头却想着三爷所说种种，老实说，演变成今天这种局面，自己个性亦要负大半责任——对师爷的敬畏，不可否认，除了尊他为长辈，遇事稍让外，总还带点惧于对抗成份。

想及师爷威严及霸气，他内心不由挣扎。

胡三爷看出什么，指着棋盘说道：“门主瞧及对盘那‘将军’吗？”

门主点头：“何意？”

三爷道：“你怕他吗？”

门主道：“不怕，怕就不能玩了。”

“不错，怕就不能玩了。”

三爷道：“那‘将军’就是公孙白冰，你恨不得要摘下他，这比喻恰当吧？”

门主默然点头。

三爷突地加重声音：“连将军你都不怕，还怕身边的‘相’吗？相是用来佐国，你要他往东就东，要他往西就西，不管是老相还是新相，如若老相不断逼着元帅怎么走，这盘棋还能赢吗？”

门主恍然，频频点头：“是不能赢！”

三爷道：“纵使相猛，元帅仍有更猛的车、马、炮镇守，有何好怕！”

门主猛然击掌叫对，笑颜顿展：“好个车马炮！我怎忘了还有这么多能手？实在该死！”

三爷瞧他有所顿悟，暗暗欣笑，道：“门主如果觉得相太威猛，可以把车马炮调在身边，您未必要把相压下去，却也不必让相所压。”

门主欣喜：“有道理，你去调人，把那什么浑小子，耍大刀那小子调来，我要他当成我贴身护卫。”

三爷道：“若调他来，自是恰当，不过，此时门主若想开战，此事得暂摆一边，毕竟他能以一敌百，神勇天生，是不可或缺的好棋子。”

门主道：“那就等战后再说！”

三爷道：“门主确定要开战了？”

门主点头：“不是要杀得血流成河，能把对方逼退，杀杀公孙白冰气焰即可！”

三爷道：“正合属下意思，至于夫人之事……”

闻及夫人，门主脸色又僵，冷道：“这场战争，跟她无关，为何还提她？”

三爷道：“此事既然是阴谋，总该派人去找夫人，免得她有所失闪……”

门主摆着手：“这事由你去办便是，我懒得心烦！”三爷还想劝几句，外头已传来通报声：“师爷求见。”打断两人思绪。

门主怔愕：“他来做啥？”

三爷道：“大概发现属下连夜求见吧！”

话未说完，师爷司徒昆仑已踏步进来，灰发梳理整齐，似

是未曾入睡，他总踩着君临天下步子，信心十足，且带霸气地迎面而来，拱手为礼，稍急道：“属下但闻总管连夜进宫，自知有事，特地赶来探询，也好有个共拟对策。”

门主乍见他，本有畏缩之意，但想及车马炮之事，心神稍壮，既然已决定脱离阿斗形象，总该有个开始。

他道：“总管已探知公孙白冰暗中攻来，我们正商量对策。”司徒昆仑闻言诧异：“真此事？”

暗暗吃惊，胡三爷这家伙如何得知？

胡三爷道：“宁可信其有。”

司徒昆仑冷道：“此事揣测不得，万一……”

门主道：“我已决定开战，对方实在欺人太甚！”

司徒昆仑乍闻决定开战，正和他计划不谋而合，追究其真假消息已是次

要——显然门主已相信。

他急道：“门主决定抵挡了？”

门主点头：“事情总要有个解决，明天一早，下令召集大军，全力抵抗。”

司徒昆仑拱手：“属下自是照办。”

胡三爷道：“倒未必要调大军，毕竟消息未能确定，且劳师动众，容易造成恐慌，属下以为，先派强军应战，另有战况，再行处理不迟，就像下棋，必定强军先行！”

门主点头：“也好，先调派高手去吧！”

司徒昆仑道：“万一对方大军入侵，岂非失了先机？”有意否定胡三江意见。

胡三江道：“如果公孙白冰够聪明，一定不会派大军，因为他是中了奸计，志在救出门主夫人，若带大军，未免太慢了吧！”司徒昆仑斥道：“这丧心病狂家伙，若敢来，照样让他来得去不得！”

门主道：“你们协商，看要派谁去，还有，谁要当此次总指挥？”

司徒昆仑道：“属下带军吧，十余年前大洪山一役，照样打得灵刀堂溃不成军。”

胡三爷道：“天龙骑善于作战，该由属下领队才是。”司徒昆仑道：“天龙骑既然善于作战，由我指挥，照样能发挥功能。”

胡三爷道：“可惜他们和师爷格格不入，恐难从命。”司徒昆仑冷笑：“那岂非抗命，天龙骑岂非全都要问斩？同是神剑门下，谁又不听谁指挥？这分明是有意造反，三爷心态未免让人不解！”

胡三爷冷斥：“侍卫队和天龙骑一向不合，众所皆知，师爷又何必趁机挑骨头？”

司徒昆仑冷道：“事有轻重、大小，敌人既来犯，还闹什么内斗，此后天龙骑、侍卫队要再争斗，一律斩！我看谁还敢闹！”此话无异老大，门主听来不是味道。

胡三爷冷斥：“要问斩，也得门主下令，师爷未免太激动了吧！”

司徒昆仑但觉越权，拱手道：“属下意见，还请门主采行。”门主冷声道：“别老是拿斩来办人，他们闹得太久，还要多沟通，才能解去前嫌！”

司徒昆仑意外门主今晚意见特别多，冷道：“乱世用重典，古法可循。”

门主道：“却不能乱斩来斩去，我看就由你出任指挥官吧！总管负责保护神剑宫城，责任一样重大，何况，我喜欢下棋，你棋艺不错，得该教教我车马炮如何运用、布局，省得我老是输棋。”

司徒昆仑但闻出任指挥，立即拱手道谢，至于斩不斩人，已不重要，他原本即已计算发动战争，也好将天龙骑据为已有，刚开始未免有所反弹。

日子一久，再加点小恩惠、手段等等，岂非照样瓦解？到时神剑门已无任何反对力量了，胡三江也只好蹲坐冷板凳，有若脱了毛的秃鹰，根本起不了作用了。

胡三爷闻门主说及车马炮之事，分明另有暗示，心念为之一闪，已知所言为何，他想，门主大概要留自己守在身边，也好巩固核心。

如此一来，司徒昆仑身在外头，一时间自无牵制能力，门主压力自是减少许多，说不定因此蜕变，对神剑门获益更加有利。

另外，他也想到找寻夫人下落，亦是要事。

两者斟酌之下，他已拱手拜礼：“一切听门主命令便是！”

司徒昆仑暗自得意，爽声一笑：“总管果然明智，能为大局着想，其实安内跟攘外一样重要，我要不是有了大洪山之捷，也不便强行出征。此事既然已成定局，还请总管回去交代手下，明儿一切听令行事，我既是神剑门之人，又怎会对弟兄偏心看待？照样会把天龙骑照顾得无微不至。”

三爷道：“一切有劳了，我回去之后，必定转告，要他们听师爷指挥，莫抗命。”

司徒昆仑笑道：“如此甚好，神剑门将因此再次大团结，远景可期。”

门主道：“都解决了吧？你们回去准备，明儿出发便是。”

胡三爷、司徒昆仑纷纷拱手应是始退去。

两人相视而笑，虽互道恭喜，但内心互斗仍自不止，各怀机锋地择路而返。

司徒昆仑自觉大获全胜，一路笑回宅第，现在他只考量，要如何收买安抚天龙骑，也好壮大自己势力。

胡三爷却衡量着如何改造门主，以及如何打探夫人下落，当然，目前最重要的事是如何说服天龙骑，心甘情愿让司徒昆仑指挥，却又不被洗脑。

他回到书轩，埋头沉思，几乎一夜未眠。

次日清晨。

关小刀和天龙三侠身着戎装，匆匆赶来。

胡三爷接见于正殿天龙厅中，还赐坐，以示尊重与爱护。

关小刀第一次在正式场合坐此太师椅，被重用感觉使他更为踏实，甚且带点虚荣。

胡三爷甚快把师爷带领出征之事说一遍，引得四人怔诧不已。

尤其是关小刀，急道：“这不就要我走险境？此计划本就是师爷所设计，还是他充当指挥官？我看迟早会被他整死！”

霹雳侠雷万钧道：“我足足宰了他手下数十名之多，他岂会放过我？”

斯文侠谷君平道：“属下认为师爷别有用心，说不定正在计算天龙骑，总管该三思而行。”

方子秋道：“师爷工于心计，叫人防不胜防，弟兄们可能不习惯。”

胡三爷道：“你们的问题我都考虑过了，虽然还是缺点不少，但门主之令，亦不可违抗，所以，我才找你们来先沟通。小刀所言无错误，但师爷既然明目张胆挑明要带队，纵使要陷害，也不可能做的那么明显，你只要多加留意，凭你武功、机智，该可应付过去。”

关小刀苦笑：“那岂非要一边和敌人打仗，一边要注意后头是否有人放冷箭？说不定放大炮呢！”

胡三爷道：“所以你们要紧紧配合，以免让暗算者有机可乘，作战时，还是以天龙骑为班底，可减少不必要损失。”关小刀能说什么，只有走一步算一步了。

胡三爷道：“至于万钧所提，和师爷手下可能冲突，可能免不了，然带队的是师爷，成功或失败，对他影响甚大，我想，他该会把天龙骑和侍卫队错开。如此，可省麻烦。若真混合一起，还是一句老话，你们要互相照应。”

雷万钧道：“他们敢挑衅，先宰了人再说。”

胡三爷道：“千万不可，我不在，你们不能中计，免得师爷借故找麻烦。”

雷万钧支吾着，似乎难以接受。

胡三爷转向方子秋，道：“你最为稳重，分担责任自是重些，若有情势

不对，不必硬撑，想办法先保住自己安全再说。”方子秋颌道：“属下自会见机行事。”

胡三爷道：“我留下来亦非无事，得整顿内部，尤其需把夫人找回，免得她有所失闪。”

关小刀道：“那安盈盈也失踪甚久，三爷可否帮忙找人？”胡三爷道：“我一直在找，这其中似有秘密，至少司徒昆仑可能另设囚人地方，能探出来，尤其难能可贵。”

关小刀感激三爷如此帮忙，暗暗替安盈盈祈福。

胡三爷道：“我留下整顿内部一事，千万别露口风给任何人知道，免得徒生变化。”

四人应是。

眼看让师爷指挥已成定局，他们不想再争什么，现在该是想办法如何应对一切，才算正途。

三爷说服四人之后，已叫他们前去挑选四十骑，也好配合

师爷出发。

四人照办，甚快选出，三爷照样慎重交代，出外作战，不能有私怨，要服从军令，众人虽讶异听令于司徒昆仑，但四十骑平时训练有素，自是唯命是从，不再多言。

三爷感于部下忠心，一个个拍肩打气，一时感情交融一片憾力不小。

众人共进早餐后。

师爷传令下来，要天龙骑先行出发前往襄阳。

三爷自知他老谋深算，待出发后会合，可省去现在因初见面所可能引发之争吵。

天龙骑自是乐于接受，当下整军上马，抓着武器，浩浩荡荡奔行而去。

关小刀本想骑他那匹火神驹，但考虑此次乃去作战，火神驹还小，跑得不快，难免有受伤之虑，只好留在总管府中。

总管但觉此骑怪异，似骡似马，大概想不出他能跑多稳，然而小刀交代，也就指示特别照顾，小刀得以放心出征。

至于跟班阿祖，他是想凑热闹，可惜没他份儿，也只有干瞪眼，然而他是否会径行溜去，自不得而知。

奔骑连赶三百里，果然已从襄阳飞鸽传书得知公孙白冰果然引军攻击，还拿下神剑门重要据点。

众骑士不禁战心大起，加快速度，连夜追赶，以期早日迎战敌军。

一连三天，终抵襄阳，分舵主早被宰了，神剑门弟子心慌意乱，不知该如何是好。

方子秋立即统合群众，齐聚靠江之分舵。

从此双层楼阁往江面望去，退可守，进可攻，的确十分理

想，然而此楼现在却被砸得门窗尽碎，另有一面墙被烧成焦黑。一名香主道：“三天前夜晚灵刀堂突然发难，来了百余人，先是火箭攻楼，随即又杀将过来。

他们全是一流高手，舵主及十数名弟兄不敌，已战死，属下已将尸体运回，找不到亲属者，就地掩埋。”

雷万钧哇哇狂吼：“可恶！专挑弱者，算什么英雄好汉？咱们干脆杀向灵刀堂，看看谁厉害！”

方子秋道：“大哥且息怒，我们得先研判出他们真正目的，才能迎头痛击。”

雷万钧道：“你好好研究，要杀人，第一个派我即可！”立即穿掠窗外，跳落渡口，抓着利剑，来回走动，大有一触即杀之势。

关小刀目光瞄向那道黑墙，道：“这是从外面烧进来，他们箭法那么差吗？”

谷君平道：“三更偷袭，也许射不准。”

方子秋道：“关兄弟发现什么？”

关小刀道：“再差，也不可能一大堆落在外头，他们用意在骚扰，先挑了襄阳分舵，却又不强占，这跟大军压境作战方式不同。”

方子秋道：“难道他们化整为零，避开我们往神剑门总坛攻击？”

谷君平道：“我们走的已是最快捷径，而且后头还有师爷人马，他们这么做可能自投罗网。”

方子秋道：“要是师爷故意拖延坑我们，岂非让敌人得逞。”谷君平轻叹：“这正是我所最不想见的。”

关小刀道：“我却想到一个可能性。”

方子秋、谷君平急问。

关小刀道：“照公孙白冰对门主夫人之痴情，若听到她血书送信，必定发狂，他可能自行先采取行动，而且必走捷径。我上次从灵刀堂返回，他就安排一条捷径让我走，结果足足省了两天时间，我想，他一定走那条路，攻襄阳，根本就是佯攻。”

方子秋脸色稍变：“关兄弟为何不早说？”

关小刀道：“我以为大军压境，该是挑明的攻，现在看来完全不是，才想到有此一条捷径。”

方子秋急问：“那捷径在何处？”

关小刀道：“攀过桐柏山，出口在泌阳附近。”

方子秋当机立断：“差不多一天时间，咱们截拦过去。”

谷君平道：“从这里只要一天，他们三天前已发难，现在恐怕已经到了洛阳城了吧！”

方子秋道：“倒也未必，公孙白冰可像师爷一样，让一批人马先行开战，待大军赶来，他再趁机杀人，也就是说，他可能多留桐柏山区几天，等待战况。”

谷君平道：“这么说，倒是有理了，那咱们是全部动身，亦或留下一半人马？”

关小刀道：“山区不适合大队作战，不如留下二十骑和雷大哥把守，咱们杀往泌阳那头。”

方子秋道：“雷大哥易怒，我也留下吧，否则师爷一来，必定出事，你们去拦人，不必硬拚，只要能找出敌军，自能胜仗。”

关小刀点头：“就这么说定，谷三侠，咱们这就动身！”

猛地潇洒想蹿窗而出，却发现关刀太大，差点撞向窗框。

他急中生智，立即扭拆刀柄，变成两截，终能顺利穿出，演化一招漂亮飞鸟投林，直射渡口战马，尴尬、得意笑声传得好响。

众人看在眼里，会心一笑，相处日久，他们已了解，智中

带憨的小刀，偶而总有惊人之举，就算平时，那把大刀，即够引人注目，

而展现戏剧效果。

谷君平不敢耽搁，跟着穿窗而出，飞落战马，配合小刀，向雷万钧招手，道声“大战由你，小战由我”，即领二十骑策马飞奔而去。

雷万钧听及大战在此，更自精神百倍，直叫两人快去快回。

他身材魁梧，却用小剑，直觉上少了点什么，瞧着小刀手中那八丈把偃月刀，不禁欣羨，似有了改剑换刀意思。

关小刀和谷君平连日赶路，狂奔数百里，终于渐渐接近桐柏山北麓，瞧瞧四处，秋风吹拂，满山的梧桐黄叶萧萧，有的随风飞空翻舞，美景怡人。

关小刀却无心赏景，说道：“看来似乎没动静，谷三侠且领二十骑在外头飞奔，也好让尘烟滚滚，我好躲在林中，看看是否有动静。”

谷君平颌首，立即喝着二十骑斜冲而去，卷飞黄叶飘扬，颇有奇景。

关小刀却跳下马儿，亦步亦趋，探搜过去。

及近黄昏，又搜了数里路程。

不远处，已见归鸟呀呀散飞，穿掠于黄叶间。

关小刀忽觉不对，忖道：“归鸟应是成群且悠哉，岂会像现在，四处散飞？一定有状况。”

他立即将马匹牵往隐秘处，把大刀拆成四节，三支刀柄插于背部皮套，手抓刀身，渐渐摸向前方。

不久，躲向一颗长满青苔岩石后边，探头窥瞧。

大约五百丈远近，有个小断层，其上头杂草丛生。

梧桐隐秘处，但见人头轻晃，似有不少人潜伏其内，偶有

人伏身而起，见及带绿衣色。小刀暗喜，那绿衣是百灵刀堂衣色，显然是对方伏兵没错。

他大胆再潜近，绕往斜上头隐秘处，顺风之下，已听得淡淡话声传来：“对方好像有兵马……”

关小刀顺势往外瞧，数里之外，尘烟滚滚，该是谷君平引带军队没错。

又有声音说道：“好像不多……”

“大约几十骑吧？”

“他们已有查觉？”

“不知副堂主怎不下令攻击？”

“好像在等大军过境。”

“可是大军却来了……”

“这不是大军，是小堆人马，可能是试探者。”“其实，昨天就该攻击才对，天色好，敌军又未增援……”“副堂主自有打算！咱们听令行事便是。”

“听说这次是副堂主自行行事，未经过堂主允许？”另有一名说道：“副堂主似想救出神剑门门主夫人……”较长声音斥道：“饭多吃，话别乱说，咱们当下属的，有令就听，出事自然有人扛，继续监视，有状况立即回报，我得回去向副堂主报消息。”

说完，那较长者径往山坡潜去。剩下几名前锋军，总在抱怨为一女子争战，未免太不值得。

关小刀暗喜，公孙白冰果然在等大军过境，终于能及时截住他，这场战有得打了。

他慢慢潜退出去，牵着马，绕了一大圈，始敢掠骑飞奔，直往小村镇掠去。

夕阳下，红光遍野，村镇瞧来别具古朴风情。

待小刀赶到时，余辉已弱，却仍可见及路旁石碑刻有“三酮口”，石碑斑剥，显然此镇历史久远。

关小刀方想进入，谷君平迎面奔来，问道：“可有结果？”“人果然在里头。”

“有多少？”

“不清楚，不过，可以确定，公孙白冰还在山区。”“他们在等大军过境？”

“可能吧！”

“现在大军已现，他们会攻来？”

“可能不会攻击。”

“何解？”

关小刀道：“公孙白冰既然等了那么久，自是想隐去行踪，他若反攻，岂非自露行踪？所以我觉得，他会利用机会，暗自潜往洛阳城。”

谷君平道：“可惜在镇中布了局，却派不上用场……”关小刀道：“想撤走，也得小心，他们监视相当严密。”谷君平道：“关兄弟是要将人撤往何处？”

“当然是半途截人。”

关小刀道：“我想公孙白冰必定今晚动身，他已等不及，他会绕到北边有条山径，那里直通洛阳，我们截他便是。”谷君平道：“可要派人前去通知师爷和方二哥？”关小刀道：“是该派人，但远水救不了近火，我看咱们先去拦劫，能战就战，不能战，改采烂打，能挡多久算多久。”公孙白冰个性高傲，他若被发现，必定不肯再躲起来，这对我们相当有利。”

抓着手中大刀，他早想会会公孙白冰有何过人之处？谷君平道：“那吃顿饭再动身吧？”

关小刀道：“不能停留，公孙白冰发现我们来到，可能立即采取行动，我得赶快截去，至于你们，找机会跟上便是。”

“这么急！”谷君平却又觉得小刀说的有理。

关小刀道：“不但急，而且不能骑马，有人会天听术，可听出马匹奔走动静，所以你们摸来时，最好把马匹摆在若隐若现之处，留几人看守即可。“对方见着马匹，必定以为我们还在此，行动自然松懈，而且，公孙白冰可能留下人手，进行事后搔扰，故意让我们以为他还在林中。”

“关兄弟是否有实战经验？”

“当然！”关小刀笑道：“跟我爹常打，他可是沙场老将，这把刀听说曾经横扫江湖未曾失败，他却时常败在我手下，所以我应该青出于蓝，公孙白冰这次惨了！”

神刀关海天之名，谷君平自是听过，他和胡三爷可谓神剑门双霸天，参加无数战役，终能立下汗马功劳，他的儿子难怪精于征战之术。

谷君平笑道：“看来三爷研究兵书，还不及你实兵作战来得管用啊！”

关小刀干笑：“我怎能跟三爷比，只是我爹说，死读兵书，不如战场走一遭，就像现在，西方夕阳将沉，东方彩云甚浓，那头山区必定下雨或起雾，就像那山林有的树叶落得较秃，有何功用呢？简单，那里风势必定较强，然后看看是左边较秃或右边较秃，何功用呢？那是风向往那边吹。知道以后，当然最适合放毒烟之类作战，就算避难时，也可以选择上风，免得二次受击。”

谷君平但闻小刀光看地势却知天文、风势，甚且了解如何应用，不禁大为折服：“看来我得多向你研究研究啦！”关小刀爽声一笑：“你不是对佛经有所研究？还会对别的有

兴趣？”

谷君平知他所提及乃是跑到少林出家一事，不禁带窘一笑：“只要有学问之处，我都喜欢研究，不仅止于佛门中事。”

关小刀笑道：“再教你一招，此村屋顶都是树皮、芭草居多，必定很少砖石砌成墙壁，在里头谈事情，最保密！”

谷君平一愣：“怎会？少了砖石，岂非更容易窃听？”

“外行！”关小刀自得一笑：“我爹说，泥墙比砖墙更能挡声音，当然竹片糊的又另当别论，像我们这些高手，耳朵灵的很，茅草上不易藏人，房子又简简单单四四方方，谁靠近，立即清清楚楚。”

所以说在此谈事情最保密，不过，若你硬要说它不正确，我也没办法，反正战事全冲经验，就偷袭芭屋，有人喜欢从屋顶往下攻，有人喜欢破墙、破窗而入，哪能说谁对谁错？我能断定此村泥墙大概一尺厚，已经很了不起！所以说，在里头谈事情最保密！”

谷君平进过此村镇，泥墙果真尺厚左右，不禁惊诧道：“你如何断定泥墙厚度？”

关小刀自得一笑，指着一栋树皮屋子，那凸出之横梁，道：“此梁大腿粗，想来不轻，他们却轻易放上去，而且还是新的，泥墙却是旧的，那表示此墙坚固耐用。”

你再看看泥墙形状，通常都是一尺、半尺比例，当然是宽的往下摆才稳，那不是一尺厚墙是什么？”

谷君平哑然失笑：“想必关兄弟已猜出要如何进攻此村了吧？”

关小刀道：“一尺泥墙，要比一般砖墙坚固，破墙而入，简直自找麻烦，当然是火攻或破门窗了，屋顶也不划算，我看至少一半屋顶那芭草底下一定还有树皮，树皮韧性远比木板强，想

破它，也未必破得了呢！”

谷君平至此，完全佩服他判断力，哈哈畅笑：“难怪你一马当先出征，全无惧色，俨然沙场老将，神刀前辈把你教得太好了。”

关小刀但觉飘飘然，却老想表示客气地说哪里哪里。

说话间，两人已进入村镇，老百姓早就因不速之客突然光临而躲入家中。

至于天龙二十骑亦四散开来，在谷君平以银子交易下，村民已乐意拿出食物让不速之客食用。

关小刀要了一只烧鸡之后，留一马匹，和谷君平谈些细节计划，已抢时间地往北面潜行去。

他边走边啃烧鸡，眨眼填饱肚子，深怕手滑，碍了刀法使用，遂找条小溪洗把手，但觉小溪蜿蜒似往北山那头延伸，也就逆溪而上，直到天黑，始敢再探山郊，辨了地形，直掠而去。

再奔半里，眼前出现稀落梧桐山林，起伏中，只见一小山丘凸于左山脉，其背面不远即是山脉小断层，两者间则有小径，自是伏击好地点。

小刀遂往那小山丘掠去，丘上仍有十数株梧桐，可惜叶已落光，否则藏于树梢，视野更广。

他只好退而求其次，藏于树干、岩石之间小凹处，开始认真监视山林那

头。只要有人欲北上，必定可能穿过此山径，正好逮个正着。

就此，他静默等待。

时间渐渐消逝，明月已露山头，山风徐来，初秋让人觉得索寒，小刀搓搓肌肤暖和一下，习惯了，也就不觉寒冷。

转眼间，初更已至。

关小刀突然发现山林鸟儿声音稍惊，瞧见不着飞动之态，他总觉有人活动。

当下抓紧大刀，准备偷袭。观察一阵，果然有所动静，那骚动并非延小径而来，而是顺着山脉发展。

他当机立断，立即潜奔山脉那头，找了一株巨梧桐，躲在其后，还伏地成石，黑夜看来，不便分清楚。不到半刻钟，果然见及三名绿衣人掠身过来，关小刀看在眼里，乐在心里，果然料对了，想必公孙白冰将现身。

心念未落，已见一道白影闪来，正是外型俊挺，却带高傲的公孙白冰已临。

关小刀更是欣喜，终于等到证实。

他正考虑是否施以突击？

心念一闪中，还是决定突击，毕竟对方还有三名助手，不来点出奇制胜，有失兵家常理。

但见三名绿衣人走过，后头公孙白冰道：“可发现小径？”三人回答已经发现，公孙白冰含笑：“这就对了，咱们已绕过对方警戒线，即刻全力奔驰！”

三人应是，再次逼近不及七丈。

关小刀考虑要突击三人，亦或公孙白冰？

挣扎中，三人已穿掠而过，关小刀立即抓刀在手，但见公孙白冰不及六丈远，猝若怒虎扑羊截刺过去，一招“乱刀满天飞”，猝见那偃月刀化斩切来，另三把本是刀身之硬铁棒，旋成飞钹式地贯冲而至，更见匕首幻成流星般，齐往公孙白冰四面八方冲打过来。

那电光石火之间，又如此之近，攻势更出乎意料强劲且快速，公孙白冰登时慌了手脚，着实不知该如何应付。

情急之下，只能力求自保，马上分辨熟刀熟棍，硬是猛喝，

真力逼至极限，硬接那三节旋花棍，手中利剑猛挑小刀那把大刀，同时想躲闪那流星般匕首。

在那电光乍闪之际，锵锵为之暴响，公孙白冰竟然无法荡开那把青龙偃月刀，虎口正觉生疼，砰砰再响，二旋棍击中其胸、背，另一棍扫肩而过，痛得他闷哼，倒退数步，幸好闪避处，匕首斜切过来，勉强切断其头巾发带，他已是乱发披肩。

三名随身护卫见状大怒，厉喝一声，齐冲过来，三把利刃奇猛砍刺过来。

关小刀自己料着，赶忙落地打滚，仍又吼道：“乱刀满天飞！”双脚旋勾棍棒。复往其中两人砸去，左肩故露空门，引来另一把利刃砍将下来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关小刀猝然反刀砍向近身利刃刀背，锵然一响，利刃断飞，吓得那人惊荒失措，愣了一下。

就只这一愣，关小刀喝着霸劲，大刀如扇扫来，直若拍苍蝇，打得那人倒栽撞着左后同伴，三人为之跌成一团，另两把利刃却被铁棍打得东弹西晃，幸那两人急中使劲抓紧否则早被荡飞。

关小刀一招得逞，神气大增，猛又砍往三名剑手，大有一刀切三肉之态。那公孙白冰虽被击得胸背闷疼，显受内伤，但他不愧一流高手，立即瞧清局势，惊愕一声：“是你？”

但见手下有危，哪顾得伤势，猛地一剑“狂星射月”化成流星般快剑直刺关小刀背脊要害。

那剑来得好快，剑锋未至，寒气竟能射穿人身似的使人发寒，关小刀不得不回刀自救，蓦一闪身，往前探躬，偃月刀已转挡过来。

锵然一响，小刀竟然被剑气震得往前连跌三步始稳住身子。

关小刀暗道：“好厉害的剑气！”直觉，公孙白冰内功必定胜过自己不少。

“好功夫！”

公孙白冰利剑再刺，直若灵蛇出动，剑身摆若竹片，软中还硬，虚中还实，嗖咻中，点扫那把大刀。

锵锵脆响之间，大刀亦随之摆荡，每荡一次，小刀即退一步，连荡数次，小刀未免大惊，蓦然使出怪招，喝地一声“我飞啊！”右脚立直，左脚猛往后抬，双手平举，却作飞翔状。

高手过招，千钧一发，然而关小刀却大反常态，竟然做出大露空门之势，此招除了左脚如笨驴般踹腿之外，瞧不出任何奇特攻击之处。

公孙白冰瞧之不明，又在先前吃了闷亏之下，纵使往前一刺即可奏功之下，反而踌躇不前，改采守势，反剑往那左脚砍去，喝道：“你这是什么招？”

关小刀谑笑：“什么招都不是！这一招叫懒驴摆尾！”

他出其不意迫退公孙白冰，暗自谑嘲，忽然大刀往裤裆下穿刺而出，直若大鱼尾巴甩劈而上，招势再现奇特。

那公孙白冰忽闻小刀谑笑声音，自知被耍，嗔怒再起：“我就劈得你屁股开花！”

剑气再抖，就要劈砍过来。

岂知小刀这招“懒驴摆尾”别有门道。他可非虚招，而是厉害无比之杀招。

但见刀势往上劈来，先是平淡无奇，让人以为那是耍着玩，岂知在公孙白冰往前探去之际，大刀突然旋若车轮，奇快无比倒砍过来，公孙白冰胸口已近，吓得他赶忙回剑挡招，那也只能把剑横在胸口。

锵然一响，已被撞开三步，胸口不禁闷痛，若非他那利剑

原是刀型，只有一面是利锋，另一面则为刀背，如此反挡之下，方不致倒伤自己，否则胸口早被压出血痕。

关小刀一招抢回颓势，哈哈大笑，接了大刀，再接上三铁柄，成了一把货真价实丈八偃月神刀，他喝笑着：“今夜就神刀会会你的灵刀吧！”

一招“力劈华山”强势无比砍杀下来。

公孙白冰连连受败，有失颜面，不禁嗔怒于心，然而对小刀刀法之霸劲，却又顾忌不已，他不得不全力以搏，灵幻刀法尽展无遗。

可惜关小刀偃月刀威势不但过猛，更活如蛟龙，竟然不比轻巧灵刀差，公孙白冰总近不了他身，几招下来，已气得咬牙切齿。

突见他刀幻千万寒光，剑气再次泛生，啸寒过处，黄叶飞枝纷纷被斩落，那正是绝活“幻刀夺命”。

此招贵于虚实莫辨，且全能夺命，一式十八刀砍刺过来，果然将偃月刀

势打偏三寸，就只三寸，已让幻刀挤刺进来，眼看就要伤人胸肺，那关小刀竟然不躲，斥喝一声“乱发飞啊！”大刀再旋，斩向公孙白冰一头乱发。

公孙白冰自忖快了半秒，其势不变，仍自刺刀过来，猝抵那胸，竟然撞硬不穿，那分明是有银块挡去，这一失招，叫他惊惶大乱。

眼看大刀劈头而来，公孙白冰无处躲闪，猛地落地打滚，甩高头发却被切断数寸，气得他直骂卑鄙。

他并无杀人意图，大刀挥来，切萝卜似地猛往地面切去。

公孙白冰边挡边架，边往后抽退，却背贴地面，退得狼狈不堪，气得他猛发掌劲，轰打开来，竟然意外将小刀震住。

来不及由他多想对方内力不济，小刀怕他识破，突又拆下

大刀，施展那招“神刀斩魔月”刀身旋打公孙白冰，手中铁棍反攻三名围来敌手。

他的确神力天生，不但荡得三名剑手连连后退，竟然连附近腿粗树干，一砸即断。

眨眼间，三棵梧桐倒了下来。

关小刀复又抓回大刀，似在竹林里砍野猪，叭叭响处，枝飞、叶弹，形成一幅烂打烂砸局面。

公孙白冰的确忌于小刀刀法怪异，一时想不出破解之法，忽见战场大乱，已自喝道：“出去再说！”

心想外头宽广，自能防这小子鬼计连连。

三名手下闻言，立即寻找退路，疾奔过去。

关小刀见状大喝别逃，举刀即追。

可惜他轻功较弱，才奔三十丈，已被甩开十余丈远。公孙白冰惊诧他轻功如此不济？

心想战事已乱，对方追兵可能将来，自己有任务在身，自不宜久留，尤其关小刀难缠得很，想一时间收拾他，恐非易事。当下决定弃战逃开，心想将来有机会再报仇不晚。关小刀瞧人逃离方向不对，已自穷追，边追边骂：“公孙白冰你算什么英雄好汉？算什么副堂主？不敢跟我斗吗？快滚回来，要不然滚回江南，喂，方向错了，你家在山的那一边啊！”他在喝吼，公孙白冰始终不应，闷头直奔。

眼看两里路程一过，关小刀已被甩开数百丈，他后悔轻功不济，竟然老是吃了闷亏。

其实他轻功也该算上乘，只不过公孙白冰已臻绝顶，他又扛着百斤大刀，当然弱了许多。

“别逃啊！咱们有话好说！”

关小刀追人不及，只好拉拢对方谈判，可惜效果不佳，对方根本不理甩，逃得更快。

他不禁暗骂，忽见左近山郊追来数名青衣人，他认出是天龙骑，心下大喜，喝道：“快追，那人就是公孙白冰！”

天龙骑斜切过来，挽起利箭，咻然射往公孙白冰，却被击落，已让人突破防线，关小刀不禁叫差劲，催着追人，自己更追得更卖力，几个起落，已穿过天龙骑。

那天龙骑追人不着，突地挽弓，复往前发箭，咻咻数响，本该射向公孙白凉，但对方已逃离数百丈，根本射不到，那利箭却全往关小刀背脊射去。

叭叭叭叭叭一连五箭，射得关小刀大骇，跌落草堆，复又爬起，喝吼道：“你们，你们敢暗算我？”

说完倒地，背上仍插着醒目利箭。

天龙骑偷袭得逞，冷声邪笑不断，一手抓弓，一手抓剑，亦步亦趋搜来，免得关小刀中箭未死，祸害一千年。

及近十丈，天龙骑确定那箭全射在要害，关小刀该毙命没错。

有人已冷笑道：“成了，主人说他厉害，我看未必。”

另有一名：“割下脑袋再说，免得夜长梦多。”

先前那人道：“死了还能作怪？你怕他化成厉鬼砍你不成？”

另一人说道：“无头鬼有何好怕，怕的是他死而复生。”

先前那人道：“中了穿心五箭还能活？简直笑话！你不敢割，我割给你看！”

说完，抓起剑就要欺前割人头。

猝见关小刀怒喝翻起，大刀奇速无比砍杀过来，那人惊愕：“你……”“没死”两字未出口，一颗脑袋已被砍喷空中，鲜血暴冲好高，四名伙伴见状，惊骇即逃。

关小刀厉喝：“吃里扒外的东西，死来——”大刀再砍，复把提议欲割人头那人劈成两半，衣衫裂处，露出黑底，那似乎是侍卫队衣色。

关小刀怔愕：“莫非是师爷派人谋杀？”

哪肯放过另三人，举刀即追。

三人眼看夺命恶煞冲来，已往三方向奔逃，全然无心恋战。关小刀岂能让三人逃走。

猛地大刀挥飞斩去南方那人，复将铁棍打向左侧及西方那人。

他那“神刀斩魔月”招式本就狂暴，这几人武功却稀松平常，还逃不了三数丈，大刀猛旋，砍得一名身断两截，当场毙命。另一名却被击中背脊，喷出狂血，倒栽地面，西侧那名，左腿被砸断，倒地唉唉痛叫。

关小刀冷笑走向断脚者，嗔喝道：“说，谁叫你们行刺我？”那人面目铁青，咬牙不答。

关小刀冷笑：“都快没命，还装好汉？你以为死了就没事？我会把你两腿骨头抽掉，让你像布袋戏木偶一样软叭叭地活着！”

匕首拿出来，就要切肉抽骨，那人哪还敢充硬汉？已经吓得魂飞魄散，急道：“我说我说，不要抽我骨！”关小刀冷斥：“说！是谁？”

那人骇声回答：“是春风姑娘。”

关小刀一愣：“是她？”却不意外。

“正是。”

“她如何叫你们来？”

“她要我们扮天龙骑，跟在天龙骑之后，伺机下手。”“你一直从洛阳跟到这里？”

“正是，刚开始没换天龙骑制服，到这里才换的。”

“你们一行共有几人？”

“只有五个。”

“当真？”

“我们这一批只有五人，是否另有，不得而知。”关小刀道：“你们是

司徒昆仑手下？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那为何里边又穿灰制服？”

“春风姑娘说，如此可以相互冒充。”

“这么说，你们跟师爷无关了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那你们又是何来路？”

“我们只是受雇李春风而已……”

“她怎么雇你们？多少报酬？”

“呃……”

“她说你们宰了我，就可以跟她亲热？”

“呃……是……还有百两金子……”

“真他妈的，我的命只值百两？”

关小刀猛敲那人脑袋，斥道：“想赚钱也该看看货色，老鼠也敢杀猛虎，简直自寻死路！滚！别让我再看到你，真是败类！”关小刀再敲他脑袋，始自捡起刀柄。

回瞧四周，四具尸体犹在，他不禁狠骂李春风，果然展开报复行动，却不知此行动，司徒昆仑是否知道？

他拾起散落兵刃，再瞧公孙白冰逝去方向，受此突袭，对方已逃得无影无踪，暗暗轻叹，功败垂成。

他转头想啸声以通知谷君平。

忽闻蹄声乍响，一群黑影蹿动，自知是天龙骑已来。他顾及或有冒充者，已抓紧大刀戒备，直到奔骑靠近，认

出谷君平之后，始瘪笑起来：“你们终于来啦！”谷君平见及四处断肢残臂，小刀背上插有数箭，惊诧不已：“你受伤了？”

关小刀笑道：“小意思，只不过中了几箭而已。”二十天龙骑目瞪口呆，平常人要是中了一箭已可毙命，他却五处要害连中，却还能说笑，莫非回光返照？替他更捏冷汗。谷群平焦切道：“你练了金钟罩铁布衫？”

关小刀笑道：“哪还练什么金钟罩？铁锅盖倒有两个，哇！痛啊！可能被刺穿，快下马帮我拔下它！”

关小刀敞开衣服，赫见铁片，左胸但见凹痕，该是方才受公孙白冰一刀所留痕迹。谷君平见状，恍然欣笑：“有你的，想出如此妙招！”

跳下马，伸手往其背上利箭揪去，还得花劲，方能揪下，可见其劲道之猛，若无铁甲挡身，可能穿透前胸。

关小刀苦笑道：“管用是管用，却苦了我三四天，像装在罐子里似的，又重又闷啊！”

谷君平替他拔下五支利箭，小刀得以将前后两铁板拿下，背衫处已见血痕，小刀要谷君平替他抹上金创粉，谷君平抓开内衫，果见五个血洞，还好只伤及皮肉，抹了药粉，伤口立即闭合止血。

谷君平道：“要命，谁下的毒手？”

关小刀苦笑：“最毒女人心，就是那春风姑娘！”谷君平怔诧：“她终于报复了？”

关小刀道：“往后更有把戏呢！”

还是将铁板挂在身上，道：“虽然重，但命更值钱，我算准她会背后暗

箭伤人，临行找了铁锅敲出两片铁甲，果然管用。”谷君平嗤笑：“你倒是有心人，这么重，能穿得有声有色。”

关小刀干笑：“没办法，小命要紧，把它当成战甲即没事，方才还挡了公孙白冰一刀，吓得他屁滚尿流，值得啦！”

谷君平稍惊：“公孙白冰当真现身？我还以为是李春风人马。”

关小刀忽想及要事未完，赶紧穿着衣服，道：“他当然现身，若非半路杀出这些混蛋，我早拦住他，咱们快追，他已往北走，大概不会超过二十里路。”

谷君平道：“用马追？”

直觉若公孙白冰再绕山路，马匹可能不管用。

关小刀不便说出轻功太差，笑道：“追杀落水狗，气势最重要，咱们边追边放信号便是。只要弟兄围上来，任他神通广大，也难抵挡。”

衣服已穿妥，掠上马匹，大刀一挥，笑道：“该走啦！”

谷君平感受神勇，立即策骑而奔，随又把信号箭引燃，射往空中，红光乍现，灿亮夺目，数十里开外，可能见及。

一行二十二骑霎时豪气干云，猛蹄即奔，震撼山河气势，划破夜空，沙场战将，个个杀气腾腾。

第十二章 血战断头坪

直到四更天，泌阳分舵主金不换带领十骑追赶过来。他年约四旬，身形稍瘦，却见劲道，相貌平平，但两眼如电，自有一股睿智，左犬牙掉了一颗，为其特色。他见及天龙骑，立即拱手报名，并问：“敢是天龙骑弟兄？”谷君平道：“正是。”

金不换又道：“可是斯文侠谷统领及惊神刀关兄弟？”关小刀点头：“正是，你知我叫惊神刀？”

金不换笑道：“关兄弟神刀出鞘，到现在未逢敌手，消息早就不胫而走，在下早已久仰多时。”

关小刀欣笑：“没想到我这么出名？打赢仗，请你喝酒。”“多谢多谢！”

金不换连连告谢，笑起来，犬牙空缺，倒见滑稽。谷群平道：“可有敌踪？”

金不换道：“属下见了火箭，自知状况，不但发出狼烟，传向四处，还领军四探，终已探出动静，敌军可能藏于断头坪，属下这就带诸位前往。”

谷君平道：“可有漏网之虞？”

金不换道：“此时本门已全部动员，纵使对方逃过一关，过不了第二关，何况听说师爷已包抄过来，任他有飞天之能，也

无所循形，他要是聪明的话，该会在天亮之前找地方躲起来，或而逃过本门弟兄搜捕。”

谷君平点头：“有道理。”

关小刀道：“断头坪在哪？咱们去吧！”

金不换道：“且跟我来！”

大群人马连夜赶路。

奔行五里追过一片松林，眼前出现若大草原，远远望去，地天相连，星光已逝，东方渐渐泛红，景色大为变异。

金不换指向右山势道：“断头坪即在此。”

众人望去，地空相透中，发现那地形似是断层，顶空一片平坦，却见无数裂痕，就像迷宫似的，躲在里头，直若捉迷藏，不易被人发现。

关小刀暗道：“果然是好地形！”

转向金不换，道：“你带着人仍往前奔去，谷三侠则故做搜索状，尽量接近山崖亦无关系，也好装出搜索无果而撤走状，待我再探探虚实。”

金不换、谷君平得到指示，立即兵分两路，一队往前飞奔而过，一队则搜往断头坪，谷君平放缓脚步，大有细细搜索之势。

关小刀则故技重施，绕道潜行。

在潜向右山脚之下，他始发现此地形的确怪异，那断层如悬崖似地一片延伸过去，耸高成墙，居中却因崩塌形成溜滑梯似的坡度，延伸下来，凹成湖池形态。

复又因滚石不断往外挤叠，汇聚成凸起沙石堆，沙石顶头可见及大小不一石块，就像被砍下的脑袋堆叠该处，断头坪之名大概因此而取之。

关小刀暗暗叫绝，那断层山崖裂缝中，藏个千军万马亦少为人知。

那沙石堆上，崖石缝里躲个百余人，自无痕迹，显然公孙白冰可能事先探知此地形，情急之下，始往此处躲。关小刀观察地形过后，自知远瞧可能

无法找出敌人行踪，已自大方掠向马背，快骑往山坡奔去。

此时天色渐亮，霞光照处，已瞧清断层原是赭红色，直若火焰山似的令人耀眼，和那外围青青草原分隔两色，争相显出绝美景色，叫人感受一新。

远处谷君平突见小刀现身，颇感意外：“可有行踪？”关小刀招手回答：“还在搜，你往前，这里交给我好了。”谷君平含笑点头，策马即走。

关小刀则往沙石堆奔去，直觉上，马匹不易行走，他遂掠身落地，改为步行，边走边探，及近岩石堆，大刀不由握紧。猝然大喝：“哪里逃！”

大刀猛往左近桌大崖块劈去，锵然一响，岩块裂滚四散，随又落定，哪曾见得人踪？

“没人？看来是我神经过敏了！”

关小刀不由自嘲一笑，掠向岩块顶头，往断层瞧去，空空荡荡，毫无人踪，再往坡道下方瞧去，果真有个小池，池面水波阵阵，却显平静无声。

关小刀喃喃说道：“没躲在这里，会躲在何方？”东瞧西望，仍无结果，只好掠回马背，奔行而去。不到半里远近，已追上谷君平那飞骑。

谷君平问道：“可有人？”

关小刀邪笑道：“当然有，我看那池水现波纹，即知有人摸过，他们可能挖了沙坑，躲得毫无踪迹。”

谷君平低声道：“那该如何应对？”

关小刀道：“咱们目的在阻止他，不妨往后延伸五十里，做半圆式包围，等到大军一来，再反攻不迟。”

谷君平对他作战兵法自是佩服，立即照办，群骑遂退开五十余里，进驻田家屯，在小镇用餐。连夜劳累，小刀遂洗澡清身，并稍作休息。

直到中午，复有消息传来，师爷兵马竟然全部移往襄阳。这简直出乎常理。

莫非襄阳另有战事？

抑或师爷中了鬼计？

关小刀却不这么想，他把谷君平拉到客栈一角，苦笑说道：“我看师爷不会来了，他分明有意放那公孙白冰一条通路，大概要闹得我们这些人死翘翘，他才会出现。”

谷君平怔诧：“他真会如此？”

关小刀苦笑：“我早该想到，这完全是师爷阴谋，他可能恨不得让公孙白冰攻到神剑门，让三爷穷于应付，他再回身救人，如此，既可毁天龙骑实力，又可抢功，实是一举多得。”谷君平道：“那咱们得赶快调头，也好帮三爷解危！”关小刀道：“人还在这里，现在赶回去未免太早了，我看咱们先下手为强，以天龙二十骑实力，该可杀得对方片甲不留，然后活捉公孙白冰。”

谷君平道：“我配合行动，可要通知大哥和二哥赶来此？”关小刀道：“能通知当然最好，但以方二侠之经验，在发现师爷人马全往襄阳移动时，必定想到我们人手不足而赶来，我们等他便是。”

谷君平道：“既然如此，还是准备作战吧！”

关小刀遂把金不换召来。

金不换大发唠叨：“师爷怎那么不灵光，明明传了信号，大军却仍调往襄阳，岂非自露空门？”

关小刀反问：“你是属于哪一派？”

金不换一愣：“什么派？”

关小刀道：“就是三爷派，还是司徒昆仑派？”

金不换皱眉：“一定要分得那么清楚吗？”

关小刀道：“当然，我们是天龙骑派，你如果是师爷派，那我们不必谈了，免得自找麻烦！”

金不换道：“既然都来了，勉强算天龙派吧……”“哪有勉强选择？”

关小刀道：“你得说出理由，否则可以回襄阳去了。”

金不换干笑：“本来全是神剑门，在下不便说什么，但师爷却把大军调往襄阳，而让天龙骑孤军奋战，在下却不以为然，敢情师爷已公报私仇，不足取！”

关小刀道：“你以前是跟谁的？”

金不换笑道：“跟你爹的！”

“我爹？”关小刀怔讷。

金不换点头笑着指向牙齿：“关兄弟可知我犬齿何不补起来？就是怕有一天，你爹现身，认不出我啊，我以前当过你爹跟班，叫小无牙。当年才十来岁，现在一晃即已快四十，好快啊！你回去问你爹，有个小无牙的跟班他自会记得我啦！”关小刀惊喜一笑：“原是我爹伙伴，那当然是自家人了。”金不换笑道：“当然是一家人，否则俺怎会听到天龙骑，听到关神刀，立刻出兵追来？原是想看看小少爷到底生得如何模样，结果太满意了，几乎青出于蓝！”

关小刀笑道：“金大叔倒会拍马屁，害我差点陶醉呢！”金不换哈哈笑道：“我说的是实话啊！”

关小刀笑道：“实话让人喜欢！”

金不换再笑：“你比你爹风趣多了，想当年，他一板一眼，不过，我还是死心塌地跟着他，你看！”

他把左臂一掀，一头刺有小号青龙偃月刀一把，时日已久，虽见淡化，却仍清楚。

关小刀呵呵逗笑起来：“原来你这么迷神刀啊！”金不换道：“我也练了几式神刀法，但身为神剑门弟子，没有必要，还是以剑为主，神刀反成秘密武器啦！”抓过小刀手中偃月刀，掂掂重量，笑道：“以前觉得它重，现在照样重，神刀分量永远够重！”

关小刀道：“大叔耍它几招如何？”

金不换喝地一声，神刀一扫，果见气势，但他见好就收，交还神刀，道：“今儿不是耍刀时刻，必有要事相商，你说吧！”关小刀见他公私分明，不再笑闹，说道：“司徒昆仑分明在耍我们，所以我们决定先发动攻势。”

金不换道：“你已发现敌人仍藏在断头坪？”

关小刀道：“当然，一定在！”

金不换满意点头：“果然不输你爹，你待要如何攻击？”关小刀道：“长驱直入，反正公孙白冰吃了我几棍，有得他喘的！”

金不换惊诧：“你当真伤了他？”

瞧及小刀脸面亦有淡淡青紫，这本是被李春风所揍，他却认为跟公孙白冰打斗所造成，不禁幻想战况之激烈。关小刀道：“我偷袭啦！他刀法的确不错。”

金不换道：“岂只不错，可说绝顶，尤其他最近似练了太乙神功，功力

更强，南武林第一高手岂是假的！”关小刀却是觉得他并没有想象中厉害。

谷君平道：“也许关兄弟刀法更胜一筹，才不觉得他高吧！”

金不换点头：“不错，有此可能，但还是小心些好。”关小刀道：“我最是小心啦！连铁甲都穿在身上！”把铁板敲得咔咔响，笑道：“就凭这块，早把公孙白冰打得变成公孙白脸！他死都想不出，为何刺我胸口一剑会没事？”金不换见状，哈哈再笑：“不错，有一套！有时候机智反而比武功重要，小少爷简直得了你爹真传哩！”

关小刀道哪里哪里，两眼却几乎笑眯成一线。

金不换夸赞几句，又转回正题：“既然公孙白冰已受伤，咱们可来个乘胜追击，却不知小少爷如何安排？”

关小刀道：“该是先把人逼出来再战，免得断层地形太复杂，失了地利！”

金不换点头：“有道理，却不知如何逼人才恰当？”三人正在思考，忽有快马奔向街道，吸引众人目光。快马直往客栈赶来，奔向金不换，低言几句，随即退去，金不换稍稍动容。

关小刀急问：“又有状况？”

金不换颌道：“似乎有不少人马跟公孙白冰会合。”关小刀道：“会是昨夜躲在梧桐林中的人马已赶来？”谷君平道：“有可能。”

关小刀苦笑：“看来得大费周章了……”

金不换道：“仍照计划攻击吗？”

关小刀道：“得看看局势再说，事不宜迟，咱们立即出发。”两人没意见，传令下去，众人得到休息，精神抖擞不少，立即上马。

半刻钟未到，三十骑匆匆又往断头坪奔去。

奔驰一时辰左右，已距断头坪不及五里，众骑遂放慢脚步，慢慢潜往，再逼近三里，已见及断层那头人影闪动，显然聚集

不少人。三十骑遂在附近梧桐林中伏藏，目光全落于敌人这头。

关小刀道：“看来似乎不止百人……”

谷君平道：“莫非公孙白冰已和师爷串通好，想以大军压境方式攻向神剑门？这里离洛阳，根本不及一天一夜路程！”

关小刀道：“有此可能……”

金不换道：“师爷当真阴险到如此地步？”

关小刀道：“不然，怎会躲着不来！”

金不换道：“或许该把对方引向师爷，看看他们怎么斗……”

关小刀道：“恐怕不易引走，公孙白冰只对夫人死心塌地，他目标只有神剑门。”

金不换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得全靠自己了，若以三十骑对抗百余人，纵使战胜，恐怕也死伤惨重……对方来的必定不是庸手！”

谷君平道：“最恨的是，全在师爷把戏下作战，实在不值！”

关小刀道：“我也有同感，可是不战，又对三爷不利，甚至可能危害神剑门……让我想想看……”

金不换轻叹：“有时，人在世间，许多事竟非如人意……”

想及新门主软弱，他总有是否跟错人之感觉？岂是当年叱吒江湖时，虽然最近老了许多，不好此道，但也不能活的如此瘪心啊！

关小刀无暇多想，不断绞尽脑汁，不断瞧着山势、地形，喃喃念着：“侈曾教我一招不战而屈人之兵，方为上策，这招该如何运用？方不致死伤惨重？”

直接找公孙白冰单挑？他未心肯……

“为了门主夫人，他连往昔威风都缩起来，当乌龟地躲躲藏藏……说不定还藉着单挑，故弄玄虚，偷偷溜跑……这地名为断头坪，却不知断谁之头？……”

瞄向断层那些硕大巨石，直若断头供在那里，好圆，跟球一样。

关小刀突然灵光乍现：“有了！”击掌叫好。

金不换被吓着，怔道：“怀孕不成？有了什么？”关小刀喜笑道：“比怀孕更好！”

他瞄眼断崖顶端，那凸出天际之大圆石，道：“就是它啦！”金不换皱眉：“它有何功用？”

关小刀道：“无坚不摧！它正好在坡道旁，如果把它推倒，必定压得敌人溃不成军。”

金不换不禁想笑：“你要推那巨石？它看来比一座山还大！”关小刀信心十足：“如何不能！”

金不换终呵呵笑起来：“它要那么好推，早就落下来啦！若用一百匹马去拖，或许还有用，凭咱这些人，恐怕不成！”关小刀道：“把不可能变成可能，才叫奇迹！”

谷君平道：“关兄弟有何方法？”

关小刀道：“通常推不动巨树，就挖它根茎，同样道理，推不动巨石，挖它底盘即可。”

金不换道：“要挖垮它，或许要三天三夜吧！”

关小刀道：“说挖是笨了些，该说切！这断层岩片结构是重直的，只要找到缝隙，钉上钉子，再挖它，或用炸药，该可奏效。”

金不换道：“此处又非泌阳，哪来炸药？”

谷君平道：“我匆匆出门，也想不到要用到炸药。”关小刀道：“可是有信号弹可用，记住，有时候声震比炸药管用。”说完转向天龙骑：“把信号弹通通拿来！”天龙骑和金不换手下不明所以，仍把随身所携带一把信号弹交出，足足有三十枚之多。

关小刀黠笑道：“这还不够吗？三十枚，足可炸得天翻地覆，还可以留两枚给你们呢！”

谷君平干笑：“我身上还有。”

金不换道：“一枚够啦，你留着轰天吧！”

关小刀得意一笑，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我就不客气了，待会儿我潜向崖顶后，你们渐渐逼近，看我衣衫一招，立刻向前叫阵，把对方引在一堆，然后，呵呵，全看我了！”

说完，把大刀拆下，随又将三十枚信号雷管全往身上插去，绕潜秘林，眨眼不见。

金不换、谷君平互望一眼，想及有人要动那颗天大巨石，不禁哭笑不得，仍忍不住抽笑起来，直道听天由命，且把部队带好，注意战况，也好随时配合。

关小刀为掩人耳目，绕道五里之遥，始敢攀上高崖，再潜向那巨石处时，已耗去不少时辰。

太阳斜了一半，还好，离黄昏还有段距离，他先探往崖下水池凹处，果

然潜伏不少绿蚂蚁，正和对面树林尖锋相对，敢情该发现林中藏军。

关小刀无暇理会，打量巨石，意然硕大无比，足足有两三层楼高，气派十足，他瘪笑着，直道愚公移山也不过如此。

来不及多做思考，他打量巨大底盘，大约五个桌面大，若想撬动，短时间根本不可能，只有依照计划，挖洞埋炸药吧！

他本想在巨石后开道弧型裂缝，但觉得范围太广，故而改凿巨石底盘靠山崖处，只要凹崩一半，或凹深许多，以巨石重量下压，自能滚动而下坠。

评估过后，他抓出偃月刀，运用真劲，小心翼翼切挑挑，块块红崖已被挑起，这偃月刀忒是怪异，看似锈刀，一切却常有断金裂铁劈石之举，或而说它重量足，但始终无损材质，总让小刀得意不少。

或而此火红山崖本就较松，再配合偃月刀特有刀性，工作进行甚是顺利，不到半时辰，已斜挖两尺深，两个人身之凹槽。

如此一来，感觉上，巨石好像嵌在半个缺口的崖壁上，随时有什么风吹草动，即会滚陷似的。

衡量过后，已觉差不多。

小刀遂把三十枚信号雷管插入岩缝中，一排过去，甚有气势，他想想，遂又收起三枚，以备他途之用。

这信号雷管，本是以喷高啸叫为主，他得把喷口面面相对，再挤得紧紧，始能将威力逼出来，至于引信，他只能五束扭成一团，以免接得过长而影响爆炸先后。

一切弄妥之后，已是夕阳将斜，霞光乍起，他想，如此一来，信号彩光或许更灿亮吧？

欣笑中，抹去汗水，边脱衣服，边往崖下探去，灵刀堂弟子已自结成一组队形，利刃尽出，大有一战之态。

关小刀暗斥：“我就让你们战个够！”

越想越觉此招绝妙无比，说不定还名留青史，不禁呵呵笑起，还想替它取个名字，却因事情过急，只好改天再说。

他脱下衣服，举高挥动，远处丛林之谷君平、金不换见着，立即喝道：“上马！出发！”

三十骑等待已久，闻言精神浩壮，掠上马匹，抓紧兵刃，立即踏出林区。

关小刀见及动静，呵呵再笑：“这下成啦！来个腹背夹攻！”

然而灵刀堂弟子亦非全然笨蛋，有人发现林区动静，立即回报，有人却发现奇异光线照来，反往崖面瞧去，竟然见及闪亮处，原是有人在打信号，已惊惶回报公孙白冰。

关小刀却得意忘形，忘了前身后背卦的两块铁板。

虽非晶亮如镜，却也冷白森森，照在阳光下，自有光芒反

射而露了行踪，他还在得意招手，甚至跃手跃脚，大有陶醉之态。

公孙白冰闻及通报，回头瞧去，乍见那人，虽只是小三寸，但那形态，甚容易让人引起联想，尤其银光闪处，公孙白冰立即想起：“原是这家伙用了护身甲，难怪刺他不穿！”想及头发被挑得散乱不堪，火气不由冒起，但随又压下，冷冷一笑：“花招已尽，跟我斗？看谁厉害！”

他始终未想及关小刀背后那颗巨石，才是要命绝活，只是冷冷说道：“派三个人紧紧盯死他，要是有动静，立即拦下！”

三位护卫跟小刀有仇，立即抓剑掠向斜坡上，说是监视，却特别希望小刀攻杀下来，三人也好报昨夜之仇。

关小刀猝见有反应，赶忙躲闪，然而瞧三人反应，行踪似被发现，他反而畅快许多，暗斥：“来啊！有胆追上来，叫你们吃不完兜着走！”

边消遣，边把衣服穿上，拿着大刀尖声喝道：“杀……”

声音震天，划破苍穹，引人血脉贲张。

回音捣回之际，引来小小山崩，泥崖稍滚。

眼看天龙骑已快马掠来，关小刀更公开叫阵：“公孙白冰，投降吧，四面楚歌，回头是岸。”

灵刀堂弟子有人回报：“崖面可能另有伏兵。”

公孙白冰道：“不必理他，待会儿往前冲，抢了马匹，直捣北方！”

既然准备攻击，他哪怕后头是否有追兵。

灵刀堂弟子似已想通此点，不再多问，抓起利刃，戒备四周。

那天龙骑已逼近不及三百丈，突然不再前进，金不换开始叫阵：“公孙白冰，咱两派一向井水不犯河水，你闯入神剑门地

盘开战，实说不过去，为免伤和气，只要你肯退，我们网开一面，留条路让你走。”

公孙白冰冷哼，不愿作答，心头却觉疑惑，对方浩浩荡荡攻来，却顿停数百丈外，强弩利箭射之不及，穿之不着之处，有何目的？莫非另有伏兵？

他当机立断，道：“派十人去崖顶杀那小子，咱们后移山坡，把此地让给对方，想来对方上了乱石沙堆，不良于冲，必定战力大减，咱们再杀出，自可获胜。”

有人说道：“要是山崖那头有伏兵，该如何处置？”

公孙白冰道：“我们只是佯退，遇见状况，立即反冲回来，总比等在这里好。”

灵刀堂弟子不再多言，当真渐渐往后移动，准备让出地形。

那三名护卫忽见大军退后，自以为想反攻山崖，在报仇心切之下，果真一马当先冲杀上来。

关小刀见状，暗自好笑，喝着：“来呀，来呀！”干脆抓着大刀冲杀下来，迫得三名护卫节节败退。三人哪忍得下这口气，复又叫来大批人马支援。

关小刀眼看情势不对，赶忙拔腿即跑，十数名对手见状，追之更快速，有人追不着，干脆抓起石子猛砸，关小刀背脊突然被砸，虽有铁片挡住，他仍唉呀一声，趴倒在地面。

灵刀堂弟子见状更是大喜，哪顾得公孙白冰交代，佯退即可，在贪婪几步即可抓着敌人状况下，猛地又蹿追过来。

关小刀趁机挥大刀，迫退逼近者，勉强拔腿再奔。

一连三次，已把人引到陡山坡道，他始藉着背脊再次被石块击中刹那，唉呀痛叫，落荒而逃。

下头人马，有人喊追，争叫中，慢了下来。

然而关小刀却已掠回崖顶，拿出火折子，扇燃，晃向那堆

人，谑笑道：“再见啦！亲爱的，你们可见过泰山压顶？这回保证让你们两腿大破记录！”

众人疑惑小刀所言何意，但见及那火折子亮光，渐渐移往巨石底部，有人已想及，莫非有炸药？

目光抬高一瞧，天啊！那是一颗天下第一巨石啊！他简直被泰山压着般尖叫：“不好，快退，泰山快压顶啦！”反冲即退。

一堆人尚莫名其妙，何来泰山之有？

就只这一愣，关小刀已将引信点燃，猝然抓着大刀拚命狂奔逃开，众人见状，已猜出什么，登时慌乱撞退，没命尖叫有炸药，快躲，二十余人反冲而下。

就在此时，巨石凹处猝然轰然巨响，崩山撼岳，一道火太阳般强红光闪暴至巨石下，崖地突然抖动，山河为之变色，哗啦啦，外边断层开始崩塌。

那巨岩却只是稍稍轻晃，并未立即滚落。

关小刀伏地过后，发现巨石未滚下，好生失望，猝又见及巨石底部已被掏空一半有余，巨石轻晃中已稍稍倾斜，只不过是重量太大，动作较缓罢了。

他心下一急，猛地掠来，两掌凝力，猛劈又劈，喝着给我倒，给我倒！

巨石终于吃力不住，往凹处陷跌，轰然再响，果真以泰山之重压垮那片本是顶住巨石之崖层，那巨石猛又往斜坡滚去。

先是缓慢，却加快，再快，越来越快，重量加速度之下，简直已成一束超大快箭滚砸下来。

灵刀堂弟子但见滚石快若流星，巨若泰山，一股大自然无法抗拒力量迫得众人没命再没命落荒而逃，那惊叫声、惨叫声暴吼连天，左边一句“快逃啊！泰山压顶啦！”右边一句“山崩裂啦！”东窜一声“巨石巨石！快快快闪”西传一句“鬼影流星

撞来了！”、“快躲啊！”惊慌尖叫中没命狂逃。

公孙白冰仍在池边部位，尚未退至山坡下，但见及巨大滚石简直快压天地，小小人类岂能抵挡。

一张脸已曲扭变形，复见滚石越滚越快，甚至快过目光搜捕，来不及嗔骂关小刀，连他这种绝顶高手见状，亦即转头喊声“快逃啊……”

已没命落荒窜逃。

一时百余人全作鸟兽散。

那巨石更自不止，越滚越快，尽是霸劲无比，毁天灭地冲下来，遇有躲之不及者，叭然一响，立即变成血水模糊。

那速度好快，撞向池水，轰然一响，池水连着石块，有若万丈飞瀑暴冲天际，那似乎牵动万斤炸药轰开，比地震更强上十倍，抖得人倒、马乱，那断崖吃力不住，已自连锁崩塌，那巨石仍未止，猛攀过沙层，后往外冲。

那沙层本有不少次级石块，此时亦受力不住，如滚球般四散滚动，此时不但灵刀堂弟子没命夺逃，就连天龙骑见势不妙，抢着快马，更奔得乱七八糟。

一时间，毁天灭地之势尽现无遗，渺小人类已如蚂蚁般苟且四处乞生。

那巨石简直雄霸无敌，一路冲犁过来，吓得谷君平惊叫：“快往两旁散开！”

天龙骑慌忙急闪，巨石中间迫穿而过，滚到树林，叭叭叭叭，照样冲滚不停，直若开道路似地笔直冲杀过去，直到数里外，方自静停下来。

关小刀没想到威力如此强悍，猛地抱头趴地中，已自干声直笑，这次未免耍得过火了！

待地震渐渐平息之后，他始敢往下瞧去，那巨石竟然滚出

数里外，且犁出一道深深沟道，其威力之猛，实叫人无法想象。

再瞧岩石层处，崩得乱七八糟，先前是断崖之态，此时已变成险坡，失去原有雄浑气势。

至于灵刀堂弟子，死的死，伤的伤，逃的逃，有若老弱残兵，散落四处，哪还是先前嚣张模样？

公孙白冰则为少数全身而退者，他自知巨石威力之猛，根本非人类所能抵挡，就在连奔百丈之后，巨石轰声已至，他吓得脸色发白，不知如何应对才是。

忽见有人跳高以避滚石，他想如此方为上策，猛地蹿高十数丈，果然躲过巨石碾身。

尽管如此，他却无欣喜心情，毕竟自家队伍一败涂地，溃不成军，像落水狗似地四处乱窜，其所遭受打击可想而知。

他心绪一时抽紧，混入江湖数十年来，第一次感到如此无助和无奈。

好不容易等到岩落、石落，一切恢复宁静之时。

他才稍稍恢复情绪，第一泛起感觉是这巨石简直比索命阎王还来得叫人心寒。其次泛起的是，这一切种种竟会是关小刀这小混蛋所搞出来的？

想及小刀，他嗔怒又起，瞧及岩层上，小刀还在那头发愣，他已冷声厉笑：“你不是要跟我决斗吗？有胆放马过来！”

关小刀见他挑衅，无暇再发愣。讪邪一笑，道：“我没马，照样过去！”

抓着偃月刀，掠向坡道，疾奔而来。

公孙白冰冷谑一笑，长刀抓胸，运起神功护体，以守为攻。

关小刀掠冲过来，偃月神刀粗枝大叶吹将下来，根本不要招式，公孙白冰猛然举刀挡去，护体神功突然暴起，衣衫无风自动，竟然荡得小刀往后反弹，差点跌个四脚朝天。

公孙白冰见机不可失，喝地一声，利刃欺前刺出。

小刀根本不闪，又想故技重施露出空门，再以“懒驴摆尾”破其招式。

公孙白冰自防他此招，斜闪左侧，利用刀仍刺，锵然一响，刺之不下，这才想及小刀方才在岩层上，胸背发光，原来是穿了铁甲。

嗔怒之下，骂道：“你这个王八蛋！”

利刃猛划，欲在其背上划下“王八”两字。

那刀势划在铁甲上，吱咻作响，小刀怔愕：“你干什么？”

公孙白冰怒斥：“刺你王八二字！”咻咻四刀，该划下“王”字。关小刀猛地翻身落地打滚，再也不肯让他划下“八”字。

公孙白冰仍侍攻来，心想近战，逼他大刀不便。

关小刀喝着：“我轰你王八！”

却不耍大刀，猛将信号弹引拉开来，叭然一响，红光暴射而出，直往敌人脸面烧去。公孙白冰见状大骇，猛运真劲抽身欲退。

小刀岂肯给他机会，大刀飞旋砍出，又是那招“乱刀满天飞”，不但大刀飞出，那三节刀柄亦化三弹丸似地抢攻而出。

公孙白冰急中带怒，他先前已吃过一次亏，此次更加小心，勉强挡掉大刀攻势，募运太乙神功，欲将三飞棍倒打回去。

他侍出手劈掌，两棍左右夹抄而来，迫得他长刀暂时丢撞前面一棍，空出双掌，硬劈左右。看是应付三棍绰绰有余，岂知小刀另有花招，猛地再轰信号弹：“烧死你这王八蛋！”

但见红光喷出，夹头夹脸烧向公孙白冰上半身，公孙白冰已无手可用，

惊急中肚腹一缩，大口真气猛吹过来，极欲吹偏红光火焰。

岂知小刀又喝着：“再送你一把！”第三道红光暴射过来，公孙白冰已无气可吹，左右又有猛棍轰来，吓得他方寸大乱，勉强倒掠筋斗欲抽退。

岂知红光宽面太大，磷火总沾发沾脸沾身，烧得他唉呀痛叫，落地打滚，双手猛往脸面拍抓。

两铁棍旋撞后倒弹，关小刀抓在手上，反点那空中利刃，打得它倒喷老远，再将另一把飞棍收回，哈哈谑笑不已。

“什么翩翩佳公子？要加点色彩才好看！”

此时公孙白冰滚若伤鼠，火烟直从头发衣衫冒起，烧焦不少，依稀可见脸面亦带红发肿，看来已被灼伤。

他猛地翻身而起，顾不得再攻击，急心检视伤势，但见衣衫焦洞，头发散烧如疯子，脸面更疼，已自哇哇大怒：“败类家伙，你敢用诈！”

他手中无兵刃，只能凝力发掌，轰来劲道，竟然打得关小刀东倒西歪，倒跌七八丈，坐地直喘。

他惊愕想着，这人内功怎会如此差劲？一时逮着什么，猛又欺身扑来，连连迫掌攻人。

关小刀眼看缺点被抓着，对方又是绝顶高手，在连连抢攻之下，他已穷于应付，干脆藉着掌劲，拔腿即逃，边逃边叫救命，还唱着“王八追王子啊！”越是把公孙白冰激得怒火高涨，更追杀过来。

远处金不换、谷君平见状，登时喝着惊散的天龙骑反攻救人。

天龙骑平常训练有素，虽被巨石轰散，但情危中仍能迅速恢复，猛地掠马冲来，一行三十余人气势不小，似欲踩扁对方，霸劲可观。

那灵刀堂弟子已被打得零零散散，然见主人强抗顽敌，有

人喝着快去支援，他们纵使惊魂未定，但平日听惯一喝令一动作，竟也汇聚过来，准备再战，然而有的连兵刃都丢失，如何能战？极大多数只不过做个样子罢了。

此时忽见左山径快马冲出一骑，直往灵刀堂弟子冲来，那马上骑士尚隔数百丈，已喝着不准攻，给我退回去！原是女人，仔细一看，竟然是阿祖偷偷赶来。

他乃听听及撼天轰声，复见及红光乍现，知道目标，立刻追赶过来，乍见灵刀堂弟子欲攻，他又假冒小公主，大胆喝着，想阻挡对方。

“退回去，不认得我吗？”

阿祖故做骄横状，挡在人前头：“我是小公主，不认得我吗？”冷眼挑处，煞是威风。

忽有几名弟兄认出来人，惊急连连拱手拜礼：“小的不知小公主到来，还请恕罪！”大有下跪求饶之势。

其他众人见状，自也不敢疑惑，纷纷拜礼。

阿祖一时得意暗笑，表情仍冷，斥道：“这是一场误会，退回灵刀堂地盘，否则帮规处置。”

有人说道：“可是我们乃被副堂主指挥……”

阿祖喝道：“我自会跟他说明，难道要全部战亡才甘心吗？”

众人这才想到方才惊心动魄一幕，此时不是兵刃已失，即已负伤在身，又身在敌人阵营，实是险上加险。

挣扎中开始起动心，阿祖再喝，信心终被瓦解。

有人猛地拜礼应是，他们一动，众人皆动，已自应声后，全都往西后方退去，无暇再管副堂主是生是死矣！

公孙白冰自不在乎手下是否被骗走，他只想手刃关小刀，以报伤脸毁发之仇，然在金不换、谷君平赶来支援之下，任他武功如何了得，已猛虎难对猴群，渐渐挫败下来。

关小刀反败为胜，耍弄过后，始又想及此次乃在逼退对方，并非真要杀得你死我活，已准备摇旗谈和之际。阿祖策马喝来：“副堂主中何奸人之计尚不得知？”

关小刀乍见之下，实以为水自柔现身，赶紧躲闪骑士之后。阿祖无暇理他，瞪着公孙白冰，道：“血书根本是他人伪造，于若寒根本没事！”

公孙白冰冷道：“你怎得知？”

阿祖道：“已抓到伪造者。”

公孙白冰道：“人在哪？”

阿祖道：“自会押回本堂，到时任你处置。”公孙白冰冷哼一声，不信。

阿祖喝道：“信与不信是你的事，但你这副乞丐德性去见于若寒，保证让她印象大坏！”

公孙白冰一愣，反瞧自己衣衫、乱发，以及脸面疼痛传来，他不敢想象自己模样，目光不由怒视关小刀，大有再战姿态。关小刀干笑道：“我也很惨！”

除了衣衫破碎，两块铁牌若隐若现之外，方才被追打之下，多少伤及身脸，亦现红紫，和公孙白冰差不了多少，只不过他是战胜者，心情上自是差太多。

公孙白冰并未同情他，却因想及对方落魄，自己岂非更糟？怒火仍旺。

阿祖喝道：“你的伤不治，难道要变成大花脸吗？”公孙白冰这才咬牙冷道：“这笔帐，自有算清时！”头一甩，掠出战圈，快奔而去。

阿祖已自嘘气，欣喜瞧向众人，笑道：“摆平啦！我就知道会用得上我！”想找小刀，却一时不见人。

金不换及天龙骑把她当成小公主，怔诧中，已准备拜礼。

谷君平听小刀说过，问道：“你是阿祖，还是……”先搞清楚再说。

阿祖欣笑：“当然是阿祖，小公主怎有可能骑着马从北方奔来，不过，冒充的挺管用！”

金不换为之一愣。

谷君平遂道：“他是关兄弟跟班，长得跟灵刀堂公主很像，是男的。”

“男的？”金不换怎么看都不像，眉头直皱，直觉上，未来精彩可期。

阿祖极力装出男子气概，但总少了点什么，笑道：“我当然是男的，只是为了冒充小公主，画了眉，也上了胭脂，才变成女的，你们看久自会习惯啦！”

关小刀讪笑道：“我一点都不习惯，很多人还以为我养了小老婆呢！”

众人闻言，不禁畅笑起来，再怎么心灵要求，还是把人想成女的。

阿祖斥道：“侍我洗去胭脂，你们便没得笑了。”拿这堆男人没办法，兀自生闷气。

关小刀道：“我看你还得往南方绕一圈再回来，因为你是小公主，灵刀堂弟子关心得很，你跟大夥走，他们还以为你被抓，或是私通敌人呢！”

阿祖但觉有理，瞪了小刀一眼，大有暂且放他一马之态，随即调骑往南

方掠去，却不敢靠近林区，免得被敌人粘上。

谷君平道：“他单身前去，会有危险。”

关小刀道：“他现在是小公主身份，谁敢动他？走吧，咱们大获全胜，该回到小镇洗洗澡庆祝一番，看看有什么胜利信号当鞭炮，也好通知所有人。”

说完，个个相贺，随即策骑再奔往田家屯。

众骑经过那巨石滚留痕道，一拖数里之劲，不禁想及方才情况，又自闷笑地瞧向关小刀，竟然搞出这名堂？关小刀干窘一笑：“人怎能跟天比，这是天意，谁也控制不了！”

金不换道：“若非我们见事不对，先逃为妙，准成了石下鬼，实是好险。”

关小刀干笑道：“会吗？那些没马的都逃得顺顺利利，你们会忘了逃？”

金不换道：“他们是没命逃，我们却是意外才逃，两者有所差别！”

关小刀干笑道：“也许再试一次，就更清楚了！”众人直表示，要试可以，不过留在下边的是小刀，而且要绑着才行。关小刀干声直笑，不敢再提议，招着手直道：“还是喝酒去实际多多。”

众骑遂再奔扬，五十里眨眼掠过。

回到田家屯，已见着不少百姓门前摆着酒菜，不停拜天地，询问之下，始知断头崖红光乍现，地动天雷般轰震百里，这小镇亦受波及，吓得百姓以为天神发怒，妖魔欲现，赶忙拜拜，以求心安。

众骑看在眼里，笑在心里，也不点破，径自往客栈落脚。关小刀立即要掌柜好酒好菜尽管上。

掌柜难得大生意上门，登时卯足劲料理一切，人手不够，还向四处调兵遣将，方能应付一切。

眨眼酒菜上桌，三十骑立即开怀畅饮，大谈战绩，同时相互敬酒，热闹非常。

酒过双巡之后，跟班阿阻始折返，见及酒席开动，忽而想

到什么，从马背上抓来两皮袋，里头装满鼓胀东西。落了马，他大步走进，朝着众人喝道：“看，这是什么？”把袋子提得好高。

众人瞧来，阿祖虽特地洗去脂粉，但女貌让人心动，他们还是愿意把他当女人看待。

关小刀促狭笑道：“什么名堂？满袋胭脂是不是？”

众人传来笑声。

阿祖斥道：“狗嘴吐不出象牙，这是总管特地要我送来的。”

乍闻总管，个个动容。

谷君平道：“难道这是赏银？”

阿祖摇头：“不对。”

关小刀喜笑道：“这点赏银未免太少了吧！大概是翡翠、珍珠，一人一个，差不多啦！”

阿祖斥道：“老想发财！这是黄山花酿！总管早知道你们会得胜战，特地派我送来，让你们先尝点甜头，回去再大赏！”

虽只是酒，听起来未免比金银珠宝差，但想及总管心意，众人仍欢呼，频频告谢。

关小刀跳上椅子，高叫道：“拿来拿来，既是总管赏的，比什么都珍贵，一点也不能浪费，大家都有份，先喝一小杯，还多出，再分一小杯，拿来拿

来！”

阿祖就是对他态度不爽，斥笑道：“叫我拿去就拿去？你是最小的，连天龙骑都还没资格当上，所以啊，只能最后一个喝！这些兄弟最是辛苦，让他们先喝才对！”

不肯拿酒向前，却开了泥封，酒香四溢之下，已先倒往天龙骑及金不换手下。

关小刀却愣在当场，跳上桌子也不是，跳回原地也不是，阿祖说的没错，纵使 he 战功显赫，但始终未被封及天龙骑，甚至连入帮仪式都没进行，论辈分，可能比金不换手下还小呢！

此事让他想来直叫瘪。

金不换低声问道：“小少爷，你尚未当上天龙骑？”

关小刀干笑：“我以为当了，只是天龙骑要满二十，又被刷下来，现在是当太上天龙骑。”

金不换笑道：“不碍事，能得信任，重用才重要，这次回去，必定有所进展。”

关小刀干笑：“希望如此啦！”

谷君平道：“总管似乎说过，要调关兄弟保护门主！”

金不换道：“这是重任啊！小少爷有福了。”

关小刀皱眉笑：“什么福？看门主那模样，跟在他身边，可麻烦多多。”

忽然举起酒杯，道：“不谈这些，不能让这半男半女家伙搅乱我情绪，大家尽量喝！”

立即迎向众人，笑道：“那个三八婆老是说我最后一名，但大家都知道，我是天生混江湖的，岂能让他说了两三句就不敢站在椅子上？来，大家干了！庆祝我们武功盖世，天下无敌！先干为敬。”

他猛地仰头灌酒，猛又碎杯落地，英雄气息霎时引来热潮，众人哗然畅快，抓杯即饮。有人饮花酿，有人饮烈酒，豪迈大笑，好不热闹。

猝就喧闹之际，蓦见数名弟兄啊然痛叫，手抓咽喉，两眼暴张，满脸发红，口吐白沫，身体抽搐，猛往桌上、地面栽落。

此景吓得众人呆愣当场，就连方要找小刀算“三八婆”烂帐的阿祖，亦张大嘴巴，吓呆不动。

金不换经验较足，猛地大喝：“酒喝不得！”旋飞过来，想截五六名中毒者穴道，供以逼住毒性，岂知六名已七孔流血，毙命当场。

“好厉害的毒药！”

金不换急搜杯子。

谷君平道：“我们怎没事？”

关小刀道：“难道是花酿！”

数十道目光，直往阿祖瞧去。

阿祖吓得双手发抖：“快闪！”

发抖中，抓罐不稳，猛跌地面，叭然一响，罐裂酒渗，冒起滋滋白烟。

金不换斥喝：“不是我，不关我的事！”

猛地一掌扫开七八人，连同阿祖避跌墙角。

一名壮汉左脚被溅及，立即腐蚀，金不换猛抽利剑切下肉片，痛得那人当场晕倒，两名弟兄赶忙拿药加以救治。全场目光全落于白烟及阿祖之间，阿祖面色铁青，直叫不是我不是我，已急出泪水。

侍白烟散失之后，金不换已逼近阿祖，冷道：“你真的不是灵刀堂之人？”发生巨变，使他疑惑。

阿祖摇头：“我不是，真的不是！”

急急求救关小刀，希望他能解释。

关小刀一时亦茫然，打从他跟了自己之后，其身分并未再查明，他不知该相信谁。

阿祖见他犹豫，更自紧张：“你不能出卖我，我本是好意帮你，否则怎会逼退公孙白冰？你以为那不必冒险吗？何况，我要下毒，怎会去毒不管用的？我会先毒死你们啊！求求你们，别怀疑我！”

他说的倒颇有道理，谷君平道：“不错，要下毒，大概不会笨到每个杯子都倒酒。”

关小刀瞧他可怜兮兮，一时不忍，道：“他跟了我，一直没出事，这是第一次，真相如何，查明再说。”

金不换脸面稍松，道：“那酒，真是胡总管送的？”接过剩下那罐毒酒，打开嗅及，仍是芳香怡人。

阿祖讷讷道：“他们说总管要我送来给你们们的。”关小刀道：“他们是谁？”

阿祖道：“天龙骑。”

关小刀道：“这么说，你没见过总管？”

“没有！”阿祖道：“我是跟班，怎有资格！”关小刀道：“当时状况如何？”

阿祖道：“你们走的第三天晚上，来了两位天龙骑，带了一匹马和酒，说什么是总管赏的，要我带来给你们喝，还赏我十两银子，我一时高兴就连夜赶来了，没想到会是一罐毒酒……”

关小刀斥道：“你笨到连去查证都没有？”

阿祖默然不语，低头认罪。

谷君平说了公道话：“如果是我，也会高兴老半天，忘了查证。”

关小刀亦知此理，但事情太过唐突，他总忍不住，道：“要是我，早就在半路偷喝了！”

阿祖嗔道：“你要我自杀是不是，拿来啊！”当真想抢毒酒喝。

金不换急忙拦下，道：“关兄弟只是气话，当真不得，他乃说，得了酒，一定会试验，不是要你自杀意思。”阿祖道：“是总管赏的，我哪想这么多！”

说到伤心处，泪水更流。

金不换道：“既然事情已发生，也毋需再争什么，得把赠酒之人找出才是正途。”

关小刀道：“那人当然不是总管的人！”

谷君平道：“会是司徒昆仑耍的鬼计？”

金不换道：“如若天龙骑和师爷已是水火不容，自有可能。”关小刀怒斥：“这种手段未免太毒辣了！”

阿祖道：“他是冲着你来的！”

“我？”关小刀怔愣。

阿祖道：“当时，那两人特地交代一定要赏你，我直觉是总管对你厚爱，但此时想来，该是他们目的在毒杀你。”关小刀道：“我跟谁又有深仇大恨？”

阿祖忿忿道：“司徒昆仑自是恨你，他脱不了嫌疑。”关小刀忽而眼睛

一亮：“会是她？”

“谁？”谷君平、金不换齐问。

“李春风！”关小刀道：“她本和师爷有牵连。”谷君平道：“是她？她受了师爷指示？”

关小刀道：“倒也未必，上次她被我摔得没头没脸，她恨我到了极点，昨夜还派了杀手前来，幸好我早有防范，始躲过一劫，没想到她阴险到极点，利用阿祖送酒，让人始料未及。”谷君平道：“这么说来，真是她了？”

金不换问道：“李春风何许人物？”

关小刀道：“师爷手下一名密探，也算是杀手，当初我就是从她口中逼出灵刀堂偷袭之事。”

金不换焦心道：“若真如此，此女不除，神剑门将永无宁日矣！”

关小刀冷哼：“发生此事，我岂会放过她，侍回去之后，必定找她算帐，如此狠毒，未免太恶了！”

瞧及六具尸体，众人感伤中，更自悲愤不已。

金不换见尸体似要腐蚀，不忍之极，遂要兄弟拆下门板，扛到镇外郊区掩埋，也好入土为安。

他道：“我看你们得早日赶回，想办法收拾她，方为上策，多留一天，多一分凶险。”

关小刀点头：“明天即走。”

此时兄弟已亡，众人无心再庆祝，各自收拾，回房休息，或洗澡或倒床大睡，或三两成群谈论此事，气氛始终沉闷。关小刀则在房间发愣，望着桌前烛火，一股脑儿思绪已不知飞向何处。

忽而有人敲门，关小刀猛地醒神，问道：“是谁？”外头回答：“是阿祖。”小刀但觉方才说话太冲，遂让他进来。阿祖仍是一脸愧疚：“我坏了大事，对不起……”红眼眶仍未消去。

关小刀道：“都已过去，一切逮了人再说吧！”阿祖道：“我正是为逮人之事而来。”

“喔？”关小刀有兴趣了：“你说。”

阿祖道：“李春风既然针对你而来，你何不将计就计引她上勾？”

关小刀道：“怎么引？”

阿祖道：“假装中毒。”

关小刀想笑：“怎么假装？那毒酒一喝即死，你要我装死，既然死了，她又何必再来？”

阿祖道：“可以半死，我们可以说，你沾上一点点，立即发现，逼住毒性，然后藏在山中逼毒，她听到消息一定会再派人下毒手，或者亲自赶来。”

关小刀想想，亦觉有理，道：“要是她只派别人，那岂非毫无用处。”

阿祖道：“这就是我找你商量之原因。”

“一定要装死吗？真的如此，她未必会来……”

小刀思念闪动，忽有灵感，道：“我看装死的消息照样发布出去，然后再偷偷潜回洛阳城，她未必知道我来个回马枪，准让她吃不完兜着走。”

阿祖欣笑：“如此最好，我跟你回去。”

关小刀道：“不行，你是我跟班，我中了毒，你还有心情回洛阳？你应该找地方躲他几天才对。”

阿祖笑容顿失：“可是你也不能现身啊！”

关小刀道：“问题是，我去杀敌，你去干什么？”

阿祖道：“我也想杀了他。”

关小刀瞄眼：“你一定要这么缠人吗？”

阿祖怔愣，虽是百般不愿，可是如此跟去，显然不受欢迎，只有轻轻一叹，落寞许多。

关小刀瞧来不忍，道：“好吧，你要报仇，谁也阻止不了你！”心想，他可能会偷偷跟上，倒不如落落大方答应便是。阿祖闻言，面露喜色，却言词不承认，冷道：“我自会斟酌！”说完，笑眼一眯，走了出去。

关小刀轻轻一叹：“他要是女人，的确迷人矣！”不禁想起小公主水自柔那裸泳般动人感觉。

连日疲累，他也想充分休息，遂上床，盘坐后，开始运行神功，不知不觉中已进入一周天。

三更方过，忽又闻及冲道快马旋来，众人以为强敌突击，哪管衣衫不整，抓了兵刃即往外冲。

忽闻外头奔骑喝来：“自己人，我是天龙骑统领方子秋！关兄弟可在？”

关小刀正赶过庭院，乍闻声音，欣喜道：“是方二侠吗？我

在此，来啦！”

来不及再穿过窗台，猛地掠翻屋顶，快速落于门口。

已见及天龙骑，及风尘朴朴之方子秋，以及快变成张飞的雷万钧，双方见面，英雄式地欣笑起来。

雷万钧斥笑道：“妈的，留在那里没事干，这里却杀得天翻地覆，实在划不来！”

关小刀笑道：“哪知敌人耍诈，我们特地发出信号要你前来，可惜还是慢了一步！”

雷万钧笑道：“可惜，的确可惜。”

此时谷君平、金不换同时赶出来，介绍之下，欣喜把臂，原来雷万钧早就和金不换有所交情，且称他一声大哥，江湖豪情尽露无疑。

金不换请人入座。

那原本是毒酒沾地之狼狈情景，此时已被收拾干净，掌柜效率果然惊人。

他特地前来询问要菜要酒，原本江湖英豪都好酒，但此刻酒太敏感，他只好询个意见。雷万钧和金不换几乎异口同声说“要酒”、“要茶”两人视目而瞧，雷万钧不解：“为何要茶？”

金不换心念一闪，不愿让他失望，遂笑道：“方才喝了半醉，不过你要喝，送酒来便是！”掌柜应声离去。

雷万钧哈哈大笑：“这才像话！”拍着金不换肩头，大有拚酒之态。

方子秋平常较为沉稳，不喜哗言，出口即有作用，道：“没想到师爷兵马全到了襄阳，我闻及信号，觉得不对，便日夜不停赶来，师爷还想阻人，我可不用，结果似乎仍慢来一步。”

谷君平道：“强敌是退了，全靠关兄弟，以及断头坪上那颗巨石。”

谷君平道：“正是，光冲此石，已打得对方落花流水。”方子欣笑道：“关兄弟好智慧。”

关小刀说道：“不然，还当真硬拚不成！可惜最后还是栽在一个女人手中，死了六名弟兄，两名还是天龙骑，否则几乎全身而退。”

“女人？”方子秋惊道：“何方神圣？”

关小刀道：“李春风，师爷密探。”

谷君平道：“她两次暗算，一次派了几名杀手，一次就在这客栈，把下毒的酒送来，结果毒死几名弟兄。”

雷万钧正畅饮掌柜送来烧刀子，但闻毒酒，吓得猛往外吐，一脸中毒惊愕瞧着酒罐，表情甚是怪异。

金不换见状，笑道：“别吓着，该毒的都毒过了，你安心喝吧！”

雷万钧憨然窘笑：“我看算了，喝茶好啦，如此对不起死去弟兄，改喝茶好了。”心想要是毒酒仍留一两罐，自己岂非没命？掌柜听命，送茶上来。

方子秋已嗔斥：“这女人好狠，不逮她，实在危险，她是师爷密探？却不知长得何模样？”

关小刀道：“以前是漂亮动人，她擅于易容，故而可能是清纯姑娘，也可能是骚女人，但此时却是两眼青紫，脸面贴满膏药的倒楣鬼。”指着自己那张脸：“比我还严重许多，她还可能毁容！”

方子秋稍愣：“你是说她被你伤了脸，可能把脸包起来？”关小刀道：“纵使伤口不大，她也会包起来，因为已肿得见不了人！”

方子秋斩钉截铁地说道：“我看过她！”

关小刀一愣：“你看过她？何时？”

方子秋道：“昨夜，她跟在师爷附近，如果她不是包着整张脸，我不会注意，经你一提，很可能就是她。”关小刀再愣：“她已跟师爷到了襄阳？”

方子秋道：“如果你形容没错的话，应错不了。”关小刀不禁苦笑：“看来是了，她被我打伤，极欲报仇，必定会向师爷告状，以她狠毒心态，怎可留在洛阳一分一秒？一有机会，自是跟着出征，她既然在师爷身边，要收拾她恐怕不容易了。”

方子秋道：“只有用调虎离山之计。”

关小刀道：“何计？”

方子秋道：“你装成重伤，不能行动，师爷自不可能停留太久，待他回去，李春风想不开，会再折返，到时自可捉人。”雷万钧恨道：“何来这么麻烦！咱们直接找司徒昆仑要人，他敢不给，照样打得他叫不敢！”

谷君平道：“你可要犯门规？”

雷万钧道：“什么门规？再忍下去，就快变成老乌龟，司徒昆仑敢计算我们，我们为何不能出口气，何况只是要查明那臭女人身分，他有何理由护着她，他若敢护，我们就敢动手，天经地义！”

天龙骑个个有此想法，只不过碍于门规罢了。

金不换道：“照我所知，师爷武功深不可测，动手未必能占便宜。”

雷万钧道：“凭咱几个，还怕他不成？”

关小刀道：“看来直接要人好了，装死装活，未必管用，出其不意，才能致胜。”

方子秋急道：“关兄弟真的要挑战师爷？”

关小刀道：“我已经憋太久了，是师爷先不仁，怪不得我们

不义，何况只是逼他交出李春风，他若不肯，未免刚愎自用，这种人早该滚出神剑门！”

天龙骑闻言，个个欣喝叫好，敢情小刀替他们出了怨气，说出他们心中话。

方子秋自嘲一笑：“若真如此，岂非变成造反了？”

关小刀道：“对司徒昆仑来说是造反，对神剑门来说，是清理门户。”

天龙骑又自喝声：“有道理。”

方子秋终于点头：“好吧！其实我也忍了很久，趁着此机会发泄一下也好，不过，若无必要，还是别起争执，毕竟还有个灵刀堂虎视眈眈，如果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并不妙。”

雷万钧道：“若非想到此点，三爷早就把老鬼收拾啦，何必等到现在？”

方子秋道：“所以，也该替三爷苦心想想。”

关小刀道：“自然要想，若无必要，也不会开战，若真的挂不住，顶多由我扛下，免得三爷难做人。”

谷君平道：“严重的话，可能会被逐出神剑门。”

关小刀道：“反正我精神永在，在外头在里头全是一样，何况现在被逐出神剑门，对我自是利，因为我会变成厉鬼，缠得司徒昆仑日夜睡不着觉，待他垮台后再进门，也就是变成秘密巡察之意。”

雷万钧怦然心动：“照你这么说，倒是挺光荣……”跃跃欲试。

关小刀道：“可惜对你来说，却不行，因为你太过庞大啦！秘密不起来！”

雷万钧挑眉一笑：“真是，待减肥再说！”惹来一阵笑声。

金不换拿出那罐毒酒，道：“带过去，它可能用得着，我是

地方分舵主，不能加入抗争，否则地方一乱，整个神剑门将摇摇欲坠。”

方子秋道：“我们了解！”

接下毒酒，想闻其味，又怕中毒，只好作罢。

随后，众人商量该在何处和师爷交会，以免李春风借势溜走。商量结果，仍决定于断头坪前那广大草原，在那里，有人脱逃，将是十分吃力之事。

反正还有时间，众人遂回房休息，待次日醒来，盥洗、用餐之后，天龙数十骑已三度往断头坪奔去。

一个时辰后，已抵目的地。

只见得草原连天，尽处赭红断层显眼，延往西方，则为偌大一片梧桐林，秋风吹来，黄叶成海，佳景天成。

众人难得轻松，遂放开心情，下了马背，让马儿悠闲食草，他们则边欣赏风景，边听关小刀如何大吹其牛。

“昨天黄昏，我这么一放炮，巨石这么滚下来，而后变成会移动的火炮往下冲，那简直比一万匹马奔腾还快、还霸道、还过瘾，又急又猛砸了下来。

“你们看，那深沟，又直又深，公孙白冰啊，吓得从此改名公孙白痴，灵刀堂徒众，像屁股塞了大炮，只差没把两条腿跑断，大约破了一辈子所有记录，他们回去一定会觉得奇怪，为什么有人放炮他们就会掉落水沟中！”

有人猜不透：“为何会掉入水沟中？”

关小刀神秘一笑：“因为经过这次突破性赛跑考验，他们一听到放炮，就知道比赛开始，不必经过大脑，两条腿立即自动往前冲，如果那炮响在湖边，岂非一大堆人都要跳湖了！”

众人闻言，呵呵笑起，此话未免太夸张了。

关小刀仍道：“要是有人上茅坑，听到炮声，那就更严重了！”

众人更笑，有人猜掉了裤子，有人猜掉落茅坑，关小刀则说，都不对，答案是：“那两条腿先行跑了，他留在那里解决问题，害他手酸得要死。”

这简直更形夸张，引来大串笑声，阿祖亦被逗笑，暗斥小刀没水准，躲

向别处。

第十三 章美人计

谈扯中，众人又跟着小刀量起那条深沟，足足长有五里三百二十余丈，再量巨石，竟然四十人合抱不拢，大得难以估计。

关小刀遂在上头刻了“天下第一蛋”五字，众人更是笑岔腰肚。

有人更在五字左近再刻“关小刀所生”加上年月日，哄得小刀陶醉大笑，终掠向巨石顶头，蹲在那里，尝试生蛋滋味，甚且学起鸡叫，煞似有这么回事，终又逗得众人笑声不断。

笑笑闹闹中，时间过得甚快，眨眼已是午时，放哨守卫回报，西南方尘烟滚滚，想来大军已到。

众人立刻收起玩乐、整装备战，除了小刀、三侠、金不换等人，全部上马，阿祖则躲在天龙骑背后，考虑是否现身。

众人聚在深沟左侧，大有楚河、汉界之分。

整装过后未久，大批人马赶至，司徒昆仑则坐在一辆缺了门帘的马车上，缓中带急奔往这头，跟在他身边则有黑青锋、伍天豹，以及几名似是杀手护卫，其后则为三百骑侍卫队，至于李春风尚未查觉，众人仍在找寻。

不久双方逼近不及百丈。司徒昆仑见及天龙骑掠队相迎，已哈哈畅笑：“好个天龙骑，抢尽功劳，老朽汗颜啦！”

天龙骑却反应冷淡，仍在搜寻包头女人。

司徒昆仑但觉对方反应怪异，有所警觉，笑声依旧，故意摸摸灰白发丝，借此东瞧西瞧，并未觉得不妥，始大胆驱马过来，停在深沟右侧十丈左右。

此时关小刀这才发现马车后果然藏了一位包头蒙面素衣人，瞧其身材，凹凸有致，该是女人没错，当下冷笑，以目光通知众人，正主儿可能现身了。

司徒昆仑意外天龙骑并未拜礼，那长满青春痘，差点被小刀杀死的伍天豹已冷喝：“见着爷，不会拜礼吗？”

关小刀冷道：“那得看什么时候！”

伍天豹斥喝：“大胆，还不下跪！”

关小刀冷道：“你皮痒痒，要我替你抓痒不成？这次要哪里开花？”

“你！”

伍天豹嗔怒，拔剑就想刺来，前次侮辱，他毕生难忘。

司徒昆仑稍稍伸手，伍天豹不敢吭声，忍怒而退，司徒昆仑瞧向关小刀，淡笑道：“看来你便是关小刀了？”

混了这么久，关小刀的确第一次正式跟师爷碰面，却是恶脸相向。

关小刀拱手道：“不错，师爷有礼。”

其实天龙三侠、金不换等人早已拱过手礼，只是未出言，以表示心中不满，司徒昆仑要以来行礼而责罪，自是行不通。

当然，他硬要栽罪，众人亦难抵赖，但他们已无所谓。司徒昆仑甚沉得住气，频频捋小须，点头道：“果然一表人才，难怪三爷这么器重你。”

关小刀却只顾瞄向马车后那女子，她似乎是李春风，在发现小刀尚未死去，整个人已抽颤，目露凶光，甚至向左右指示什么，根本未顾及现在师爷正在说话。

司徒昆仑见他答，目光不由一抽，仍自摆笑脸：“你对我不满？”

关小刀冷道：“不错。”

“有何不满？”

“我明明请金舵主放出敌人在此信号，你为何故意把大军调往襄阳，分明在坑人！”

司徒昆仑一愣：“真有此事？”

关小刀冷道：“别装，再装就不像了。”

司徒昆仑道：“若有此事，我绝不避罪，金舵主可传了信号？”金不换拱手道：“属下传了。”

司徒昆仑道：“可是放信号弹，它未必能传出百里。”金不换道：“灵刀堂入侵乃大事，合乎标准，属下放的是烽火台狼烟。”

司徒昆仑脸色一变：“放了狼烟，竟然没人回报，先锋骑过来。”左近有个骑士吓得全身发抖，急忙策骑奔来，急道：“属下已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猝见司徒昆仑奇快无比掠射过去，一手按扣他脑袋，乍闻叭的脆响，他已倒飞而回，露了一身绝妙轻身的功夫。

那先锋骑连气都未喘一口，已倒卧马背，当场毙命身亡。众人见状不动容，生命在师爷手中，显得如此脆弱？司徒昆仑冷道：“就连狼烟如此重要军机都延误，只有处死，否则神剑门拿什么抵抗强敌？”

冷眼瞄向自家手下，在下马威：“把他埋了。”立即有弟兄牵着马匹离去。

关小刀见他杀人于谈笑声中，的确够阴狠，然而他已把此罪全推向先锋骑未传令，且来个杀人灭口，如此一来，纵使再

指证狼烟四处可见，岂会没见着等语，他自会一口咬定。争下去已无多大效果，不禁冷哼一声，暗斥他卑鄙、狡猾。

司徒昆仑道：“也许你认为我知道敌踪而不前来？其实全在一夜之差而已。或许晚上在行进中，我未注意狼烟而疏忽了，及至第二天，得知消息后，不也赶来了，我岂是会对你这种绝世之才不理呢？”

露出爱才脸容。

关小刀冷道：“那可未必，当时天龙骑得到消息，想赶来，你还阻止他们！”

司徒昆仑目光稍缩，倒忘了考虑此点，天龙二侠亦自瞧来，看他如何自圆其说。

司徒昆仑心念一转，道：“那不是阻止，而是考虑是否为诡计，结果他们仍欲先行，我自让他们前来，并未加以阻止啊！”

关小刀道：“你却慢了一整天？”

司徒昆仑道：“不是慢，而是地毯式搜索，我得做到滴水不漏，每到一分舵，必先问明状况，所以较慢。当然，这得天龙骑先行赶来才行，有他们前来支援，我暂缓些时刻，并不为过吧！”

任何问题到达他口中，总能变得通达合理了。

关小刀冷冷一哼，心想在此问题做文章，显然吃力不讨好，大家心照似的不说。

他道：“师爷既然说得出口，咱当小的也只有认了……”

司徒昆仑截口道：“我并非想脱责，甚至非常内疚，由于一个失闪，害尔等受伤，尤其是你，脸身全伤，实是叫人心疼，若有机会，必定替你讨回公道！”

露出一脸悲疼与关怀。

关小刀冷道：“公孙白冰算不了什么，倒是一些吃里扒外的

家伙，让人可恨！”

司徒昆仑稍诧：“何人吃里扒外？他又对你如何？”关小刀道：“专放冷箭、下毒的家伙！”

解开上衣，抽出前后两块铁板，指着利箭穿痕：“这就是放冷箭的效果，一共五支，准准准，一点都不差，我若不挂上这铁板，岂非早已归天了。”

躲在暗处的李春风，瞬时咬牙切齿，怎忘了交代杀手射脑袋，亦或射屁股，总能捞点本啊！

关小刀丢下铁板，锵银一声，悦耳已极，却对司徒昆仑等人暗暗讽刺。

司徒昆仑咳道：“谁放冷箭？到底是谁？”

关小刀道：“有的已断头断脚，全都归阴去了，只有一人还活着，他已供出那吃里扒外的家伙。”

司徒昆仑更自动容，却又忍住，冷道：“他该不会说我吧？”关小刀道：“正是。”

老狐狸既然先发制人，他干脆打蛇随棍上，看他如何反应。司徒昆仑淡然说道：“你信了？他可能栽我脏。”

关小刀道：“我也这么想，又逼他，他才道出是师爷手下一女子，叫李春风的人要他们前来杀我的。”

“李春风？”司徒昆仑惊道：“我不认得这个人。”关小刀暗斥老狐狸已上当，冷道：“那杀手却指认无误。”司徒昆仑道：“我身边真的无此人，你可把那杀手抓来对质！”

李春风小心翼翼又移向马车后，躲了起来，以免出事。关小刀道：“可惜那杀手说完也死了。”

司徒昆仑道：“那岂非死无对证？”

关小刀道：“有证据。”

司徒昆仑道：“在哪？”

关小刀道：“你身边。”

司徒昆仑怔诧：“我身边？”目光直缩。

关小刀道：“不错，李春风就躲在你身边，她在你后面。”“当真？可是我后面是车板。”

“在车子后面，那包住脑袋的家伙，师爷请她现身吧！”“哪一位，快给我出来！”

师爷冷喝之下，李春风显然已躲不了，满心愤怒直叫要杀了某人，面无表情，移往车右侧。司徒昆仑见状，冷道：“你是李春风？”

李春风摇头不语。

关小刀冷道：“何不拆下面巾！”

司徒昆仑要她拆下。

李春风百般不愿，还是拆了面巾，露出一张粘满膏药且肿胀之脸，等于戴上了另一个面具。

司徒昆仑怔诧道：“你何人？为何跟在我身边？”左近一名武士道：“禀师爷，她乃属下表妹，在襄阳被欺负，属下为就近照顾，遂带她同行，一路上，她并未惹任何麻烦，不禀之罪，还请师爷赏罚。”

司徒昆仑道：“救助伤者，我辈中事，只要不误事，何来之罪？只是她的脸，被谁所伤？”

关小刀冷笑道：“被我所伤！”

司徒昆仑一愣：“真是你所伤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可是她是在襄阳被伤……”

“错了，她是在洛阳被伤！”

关小刀冷笑道：“我就是从她身上逼出公孙白冰进犯之消息，她当然怀恨在心，不但派了杀手，且送了毒酒想毒死我，幸好我命大，否则早死在她手中了！”

抓着毒酒罐，大有猛抛之势，引来不少人动容。

司徒昆仑声音转冷，道：“此事牵涉性命和荣誉，我无法分辨一切，只要你能证实，我二话不说，立刻交人！”关小刀道：“先把她绑起来，交给我，我再证实给你看。”李春风不禁斥骂：“我何处得罪你，你要如此对待？”关小刀冷笑：“不做亏心事，还怕人家如何？”

李春风气得狂态将露，司徒昆仑伸手要她镇定，冷道：“关兄弟，这就是你的不对，我已保证只要你能拿出证明，我立即交人，你却硬要绑人，未免对我不信任吧！”

关小刀冷笑：“此时此地如何能证明什么？好吧，既然师爷有意看管，那就把她带回洛阳那被我叫人烧掉的雪月春风阁，或许在炭堆里还能找出证物，否则我也认了。”

李春风乍闻雪月春风阁被烧，不禁怔忡且震怒：“你真烧了春风阁？”

关小刀欣笑：“春风阁关你屁事，你干嘛那么紧张？”“我！”

李春风但觉上当，愣在当场。关小刀讪笑：“你根本就是李春风，所以才紧张对不对？”

“我不是。”

“不是？就算不是，你说住在襄阳，又怎知洛阳有春风阁？”“那是你说的。”

“我说它，我烧它，又关你屁事！”

李春风突然怒斥：“不关我的事，我却喜欢问，那又如何，你能奈我何？”

关小刀冷笑：“我只想毒死你罢了！”

猛将酒罐砸过来。

李春风见状大惊，急叫：“破不得，快接好。”

话声未落，酒罐飞近不及三丈，突然自动爆裂，美酒瞬时溅洒下来。

李春风更叫快闪，她和司徒昆仑几乎同时掠逃，剩余欲走，却人挤人，逃之过慢，酒花四溅，淋了不少头脸，登时传来惊叫，却发现此乃正宗白香酒，毫无毒性可言。

司徒昆仑横飞出去，横飞回来，脸色已变，冷斥道：“关小刀你此举未免玩得过火了。”

关小刀淡笑：“你不是要我证实她身分吗？我总得耍点手段，这罐毒酒效果不差，她连酒中有毒都知道，师爷还认为她是谁？”

司徒昆仑脸面一抽，转向女人，冷道：“你真是李春风？”

李春风道：“那毒酒是他自己说的，我只不过顾虑所有人的安全，才要大家接好它，并无任何不妥。”关小刀冷笑道：“那暴酒呢？你又怎知要避开，摸不得？”

李春风怒斥：“为何要回答你问题，我喊着毒酒再丢给你，你敢硬接？”

关小刀冷笑道：“不管如何，你的确是个厉害女人。”

转向司徒昆仑道：“师爷你看着办，我该说的都说了，该证明也证明了，信或不信，是你的事。”

任谁都感觉出，李春风涉有嫌疑，司徒昆仑不由挣扎，暗骂这小混蛋简直得寸进尺。

他得考虑是要保护李春风，抑或拉拢关小刀。

心念一闪，暗自以传音入密传话给李春风，说道：“你得走了，我保不了你。”

李春风怔忡中，他已转向关小刀，说道：“你们的事，自行解决吧！”

关小刀但闻此言，登时抢先机，喝地一声“正好”猝若猛虎扑来，大刀奇快砍杀过来。

李春风见状惊愕大叫：“你敢……”此乃向司徒昆仑说“你敢不帮我？”

她却因小刀攻势太快，来不及多言，喝着手下快拦人，四名杀手猛架长刀刺来，她蓦地掠高而起，踩着人头往后退去，奔出人圈，一掌打落壮汉，抢了马匹，狂速即奔。

关小刀猛将敌手荡开，借力翻高，蓦见对方逃跑，急喝道：“三侠快追啊！”照样狂踩人头追去，随又想击落骑士，那人但见情势不对，自动跳马逃开，小刀先后接坐马背，策骑即追。

其实天龙三侠早已领军急追，只是前头挡了师爷兵马，众骑只好绕道，误了些许时间，李春风得以逃开百丈之遥。

然而天龙骑个个千中选一，骑术自下在话下，眨眼已追近五十丈，李春风但见情势不妙，大骂关小刀不得好死，策马偏向往左侧山林奔去。

或而马匹较弱，或而偃月刀过重，关小刀始终追赶不上，情急之下喝着：“快放箭！”

天龙骑得令，前锋霎时抽箭上弦，猛地欲射目标，猝然唉呀一声，三名射手弓箭被打偏，另两把利箭照样飞出，直取李春风背脊。

情急之下，蓦见一位黑衣蒙面人施展草上飞轻功，竟然追过奔骑，他原是用石子打偏三把弓箭，复又扬手，打落直飞利箭，李春风得以安然脱逃。

那黑衣人一击奏效，冷笑一声，竟往关小刀扑来，双掌凝力即劈。

关小刀一眼认出是前次在船上攻击自己的黑衣人，更可能是司徒昆仑所装扮，此时奔马滚滚，又离侍卫队七八百丈，纵

使调头，亦无法瞧及老狐狸是否仍在？藉以拆穿他假面具，以逼他现形。

关小刀自知老狐狸武功之猛，当下喝地一声，照样大刀砍将过去，厉声大叫：“不要命尽管来。”

大刀直往对方人头劈去，黑衣蒙面人冷笑，不闪不避，仍往前冲，反手一掌欲打偏大刀，一掌劲往小刀轰来。

小刀突然暴喝，凌空掠飞高空，逃过那掌，并喝着：“快躲！”

但见黑衣人反掌打向几名冲来骑士，迫得人马左右散去，黑衣人见阻人成功，反掌再喝，登时左右开攻，打向空中欲坠未坠敌人。

关小刀谑笑：“不必蒙面，你本就是司徒昆仑，看弹！”

猝见他丢出腰囊上一包东西，直砸下来，司徒昆仑喝斥大笑，一掌劈打过去，叭然一响，那布包碎散，骤见一幕黄雨倒洒下来，那人不理，照样发掌再冲，关小刀谑笑：“毒死你！”

赶快掠退滚远。

那人乍闻“毒”字，蓦地想及毒酒，心下大骇咆哮如雷，霎时连闪带窜，

逃如丧家之犬，然而毒酒散布太广，又被其掌劲打得喷劲特强，黑衣人逃得了大部分，逃不了全部，叭然一响，十数酒滴溅向背面，立即腐蚀，吓得他反手一扯，撕下大片衣衫，虽然动作够快，但那酒滴溅劲太强，仍见七八滴伤及肌肤，开始腐蚀，痛得他哇哇痛叫，无心再战，抢路即逃。

关小刀横冲之下，反刀过来，竟然追杀这家伙，怒喝一声，大刀施出“神刀斩魔月”猛往那人斩去，嗡嗡啸劲处，迫得黑衣人猛地落地打滚，哇哇厉吼，双掌猛劈，击偏大刀，一个翻身，疾速仍逃往断层那凹陷处。

关小刀得知他可能欲找池水洗毒，哪肯让他得逞，赶忙抓回大刀，喝着天龙骑：“这人重要！”

急追过去。

天龙骑权衡轻重，立即分出人马，往山地斜切过来。

可惜关小刀仍是轻功较弱，无法追上，但他信心十足，心想那人只要落地，自是投网，想再窜逃，得爬出井面不可，只要天龙骑赶得及，自能困住他。

然而他如意算盘打得过精，却未算到一事——那原是不动的师爷兵马，却突然猛往山凹冲来，关小刀大叫：“不好”，伸手直喝不准过来，数百人仍自一马当先抢战山凹处，待小刀赶及他们已将山凹围了大半边。

黑青锋冷目瞪来：“你叫人支援，为何没人？”

关小刀跳向沙石高堆，往下边池面瞧去，只见波纹掀动，却无黑衣人踪，不禁暗骂老狐狸，猛盯侍卫队，道：“人在师爷那头，他人呢？”

忽见坡道马车缓缓移来，师爷好端端坐在那儿，他淡声道：“我这边并无那人。”

一身黄龙袍似的衣衫，哪是方才所扮黑衣人？

关小刀乍瞧过去，已自一愣，师爷动作好快，且做得毫无痕迹，实是让人料想不及，道：“你怎么在此？”

司徒昆仑道：“不然，我该在哪？不该过来帮你忙吗？”

关小刀暗暗冷斥，老狐狸果然厉害，心想，他已受毒伤，且看他能忍多久，说道：“多谢帮忙，只是蒙面人明明躲在此，为何突然不见？”

司徒昆仑道：“也许他从断层那头逃了，如果你认为我的人有嫌疑，他们全在这里，不妨搜搜。”

关小刀瞧他态度优雅，根本不像受伤模样，不由起了动摇，当真不是他？然而红樱丫鬟指认，岂有差错？

他忽而想及，纵使现在能证明他就是黑衣人，那又能奈他

何？该要认清他真面目的是门主啊，而且，现在闹翻了，吃亏恐怕是自己。

当下拱手道：“师爷既然出面保证，属下自是信得过，还是追捕敌人要紧，就此别过！”

说完，调头掠奔三十丈，招向天龙骑，干笑道：“追错人啦，其实李春风比黑衣人重要，咱们走吧！”

掠向马匹，再次追奔下去。

天龙骑一一迎上，雷万钧喝道：“为何不拆穿他？”关小刀道：“拆穿何用？能收拾他吗？说不定还害死弟兄！”雷万钧道：“至少不会让他那么嚣张。”

关小刀道：“他一向嚣张，拆穿了，可能更嚣张。”谷君平道：“他真

的中了酒毒？”

关小刀道：“千真万确，连背衣都撕下，岂会假的？却不知他为何能忍得一点事都没有。”

谷君平道：“或许他有解药，因为毒酒可能是他所提供，他奔向山凹，大概在脱衣、抹药一次完成，才能相安无事。”关小刀想来也只有这些理由了，当下苦笑：“只好算他命大啦！”

雷万钧嗔斥：“实在受不了他的虚伪。”

关小刀道：“狐狸永远不知自己虚伪，因为它已习惯成自然，咱们既然拿他没办法，只好收拾另一只狐狸精，免得双头落空！”为了追捕李春风，众骑不再多言，闷头直追。五里下来，发现几具尸体，该是李春风手下之四名杀手。

再奔过去，已进入梧桐林区，搜索更加困难，且已见着先前搜捕的方子秋人马。

雷万钧见人即叫：“可逮到那家伙了？”

远处方子秋传话过来：“仍在山区，她似乎有目标，不知是否想走秘径穿出桐柏山脉……”

关小刀道：“有可能，她在北武林已被整惨，可能回江南养伤，那秘径我知道，得由我去追！”

飞骑加快，终于会合前路人马，换来小刀带路。

再行两里，忽见小坡马匹闲散吃着枯草之间的青草，众人已止步。

关小刀道：“接下去，恐怕不良于马行，得弃马啦！”雷万钧道：“弃马便弃马，有啥关系！”

关小刀道：“既然弃马，便无大肆搜捕之必要，我的意思是，搜捕之事，由我去便可，你们还是调头赶回总坛，否则司徒昆仑回去之后，三爷将人单势孤，极需你们助力。”方子秋颌首：“说的也是。”已准备调头。

雷万钧道：“就这样放弃追逐？”

方子秋道：“不是放弃，有关兄弟去办即可，咱们的神剑门比李春风重要太多，你说，该顾谁？”

雷万钧哧地一声，干笑起来：“说的也是，调头调头！”只好跟小刀说抱歉。

关小刀笑道：“那家伙已被我斗惨，我去收拾自够了，你们若回去，得多替我夸功劳啊，得了银子，大家分！”雷万钧哈哈大笑：“这个我行，我喜欢，包在我身上好了。”引来众人一笑。

金不换道：“也留点羹汤让我们喝喝啊！”

众人直道：“一定一定。”笑声再起。

关小刀道：“金大叔且回泌阳之际，顺便靠着山势奔行，也好让李春风不敢溜出去。”

金不换颌首，表示一切没问题，时不宜迟，他领着手下告别众人，斜切右山径退出林区，径自飞奔而去。

剩下天龙骑亦告别小刀，调头北上，他们奔得更快，也好能较师爷先赶回神剑门。

两伙人马走远，关小刀一时显得寂寞上身，轻轻一叹：“搞了老半天，还是孤家寡人一个，惨啊！”

马匹被带走，只能寻向山径，勉强想着猫捉老鼠游戏，心情终于好过许

多，劲道油然而生。

方行百丈猝见树上掠下一人，吓得他大刀即砍，并喝“谁”，眼睛闪处，始见及那人，怔愕道：“是你！”来者原来是阿祖，他嫣然一笑：“当然是我。”关小刀忙收刀，冷道：“也不怕被我砍死！”

阿祖欣笑：“死在你刀上也心甘情愿！”

竟然带点撒娇。

关小刀道：“你怎不回去？”

阿祖道：“我是你跟班，不跟你跟谁？何况你可能到江南，我可冒充小公主，难道没用处吗？”

关小刀皱眉：“你真是男的还是女的？如果是男的，请你别那么娘娘腔行不行？这很容易让我想非礼你呢！”阿祖不由脸面飞红，窘困不已，嗔斥道：“邪恶，你敢非礼我，我就跟你拚命！”

飞红中，竟无怒意，反带点甜蜜，让人猜之不着是男是女。关小刀无奈苦笑：“算了算了，你要是喜欢男人中的女人，我也没办法，走吧，我叫李春风勾引你，看看是何味道！”说完，先行探路而去。

阿祖边行边斥：“算了吧，恶心的女人，我才看不上眼，见到她，我照样让她吃不完兜着走！”

瞧那李春风满脸青肿，他根本感觉不出她是女人。山路难行，两人斗嘴一阵后，已全心全意攀爬、搜寻，不

知不觉中已过了一天一夜。

人踪并未寻到，却已穿出桐柏山脉，已近长江渡口。但见长江口渔船无数，流水滔滔，何来李春风踪影。阿祖不禁泄气：“还要追吗？”

关小刀苦笑：“不追，未免太没面子了吧！”

阿祖精神又来：“那追啊，我们再混进灵刀堂，然后住进小公主豪华闺房，当然啦，你可不能再闹事才行！”关小刀对水自柔倒是念念不忘，道：“你不怕被人剁了！”阿祖喝道：“我是小公主，谁敢剁我？”

关小刀道：“冒牌的小公主，随时有被剁可能！”阿祖眯着笑眼：“有你在，我才不怕呢，因为我发觉我跟对人了，你一身能耐好像打不死，你是我最佳保镖！”关小刀皱眉道：“没搞错吧，你是我跟班，该保护我，现在反而换我变成保镖！”

阿祖干笑：“彼此彼此啦，你的钱不是都交到我手上？”关小刀冷道：“我可没交给你，是你霸占的。”

阿祖道：“说的这么难听，我只是替你看管而已，就像现在，船只来了，我即付钱，不也显得你身分不同。”

关小刀道：“可惜付了一半，另一半都落入你私人口袋。”阿祖笑道：“要有信心，对我要有信心，这样，一切将会好过些。”

船只已来，关小刀懒得再跟他斗嘴，催着他上了船，当真直放而下，很似乎想第二次冒险。

此船颇大，足可供三十人乘坐，舱面设有茶轩，除了饮茶，兼卖些零嘴、面食，若能捞起鲜鱼，亦可煎煮炖烤，明白地说，即是一艘远行船，若想住它三天三夜，亦不会饿着，甚至还有睡铺可租。

船上已有十余名渡客，男女老幼皆有。

关小刀瞧了几眼，但觉全是百姓，放心不少，也就打哈哈表示自己是唱戏的，拿把大刀赶走江湖，偶而不小心跌个鼻青眼肿，自常有之事，百姓瞧

他风趣，自也迎和过来，说说笑笑，相处融洽。

关小刀最后才施展目的，向一位年轻壮丁买了件像样衣服，换下脏衣，穿了显得乡土许多，他也不在意，更显逍遥地东晃西走，看看是否能找点线索。一有空，还是拿出金创药，偷偷抹向伤口，以及脸面肿胀处。

又过一天一夜光景，灵药发挥功效，肿胀消去不少，瞧起来已人模人样，帅劲再现。

吃过早餐，精神抖擞，他复往江南搜去，总希望发现有人罩着脸面，即有可能是李春风，自能手到擒来。

搜寻一阵，并未发现动静，正待坐下，和阿祖下棋消遣之际，忽见船家把船移靠江边，让一艘更大船只通过。

关小刀乍瞧那船绿色麒麟大旗，惊愕中，赶忙蹲下，装作下棋模样，那船该是灵刀堂所属，得掩住身分才行。

那船渐渐行近，左右各立十名壮汉，威风十足，船前插着麒麟旗，船尾却插着一面写有“田”字之绿底白字，照样醒目。

关小刀总免不了偷瞄，忽见‘田’字，暗皱眉头，这是何解？那船再近，他复见一名壮汉从船舱走出，那头大、眼大、身大、臂粗家伙，登时醒目显眼，尤其他又身着红金亮衫，更形抢眼。

关小刀乍见此人，怔诧不已：“是田威！”

那人正是在洛阳春风阁跟小刀有过过节的“粗臂熊”田威，亦是李春风丈夫田武的哥哥。

他竟然和灵刀堂有关？而且职务似乎不低。

阿祖但见小刀过度反应，亦往那人瞧去，低声道：“你认得他？”

关小刀道：“他就是李春风的夫兄。”

阿祖道：“那李春风在他船上了？”

关小刀道：“可能不会，她跟田威不合，逃都来不及了，怎会自投罗网？”

阿祖道：“受伤的人哪还想这么多？李春风现在最需要的是庇护，他显然可以给她照顾。”

关小刀道：“也对，不过，一定不在船上，否则田威不会那么神气地站在那里，他会不停教训李春风，他甚至把李春风当成自己老婆。”阿祖斥笑：“变态！”

关小刀笑道：“不过，也挺好玩，比起李春风，好上太多啦！”阿祖道：“说不定，他现在也在找李春风呢！”

关小刀灵机一动：“对啊，如果告诉他，李春风已潜回江南，如此一来，他自会卯尽全力寻找，比我们毫无目标找要好得太多了。”

阿祖道：“你想过去？”

关小刀道：“有何不可？”

阿祖道：“你不怕灵刀堂认出你身份？”

关小刀道：“除了那把大刀，我这身打扮，谁认得出来？何况，我上次饶了他，他欠我一命，纵使有事，也会替我担待一次，倒是你……他们若把你当成小公主，反而坏事。”阿祖道：“简单，把头发弄乱就成了。”

为了扮公主，他老是将头发梳得整整齐齐，现在想弄乱，但觉可惜，可是为了伪装，罢了，双手猛抓猛扣，成了鸡窝头，乞丐形象隐隐泛生。

此时那大船已渐穿驶过来。

关小刀遂挺起身子，伸手向田威招去，叫道：“老兄，近来可好？”

他一叫，双船之人皆惊，目光全往他瞧来。

关小刀胸脯更挺，笑叫着：“我找田大哥！”

指名之下，灵刀堂弟子已有反应，有人斥道：“何方人物，胆敢大呼小叫！”

田威亦自冷目瞪来，发现叫者有若小瘪三，甚是不屑。关小刀不得已，抓起大刀，锵锵锵敲了几声，田威乍见大刀，印象深刻，张目再瞧，登时认出小刀，怔诧道：“怎会是你？”关小刀笑道：“正是，可以过去吗？有事相商。”田威考虑，毕竟身分有别，但想及对方饶过自己，遂挥手：“过来吧！”

双方相差不及十五丈，小刀和阿祖遂掠展轻功飞去，落定那头舱板，二十名守卫手握兵刃，加强戒备。

田威再次确认小刀身分，却犹豫是要热烈欢迎，抑或是冷目相向，毕竟他搞不清是敌是友。敌者——曾跟他们斗；友者——又让他对自己有救命之恩。

关小刀倒落落大方，拱手过后即道：“我为春风夫人而来。”乍闻“春风”两字，田威已然不必分敌我，急忙问道：“她回到洛阳了？那难怪我找不到她！”

关小刀这才想及当时乃骗他，李春风已回江南。

干是笑道：“上次搞错了，她一直躲在北方，不过前两天真的潜回江南，现在很可能在长江两岸某处躲藏。”“当真？”田威大喜：“那我岂能让她溜掉？这女人已溜走大半年，太不像话，非得把她抓回来不可！”

关小刀道：“要抓她，也得知道她现在变成何模样？”

田威稍愣：“她变了样？”

关小刀笑道：“她和一名小白脸吵架，被打得满脸是伤，所以很可能包着头。”

田威道：“难怪我找不到，这小白脸是谁？我也要做了他！”瞧及关小刀脸上亦有伤，虽未疑惑他即是小白脸，但已联想，两人可能打过架。

关小刀道：“我的伤是练功受伤，跟她无关，你已知消息，如何做，是你的事了。”

“也对，还是抓来重要。”

田威遂要手下放出信号，霎时之间，凡是镇守附近灵刀堂弟兄，已开始动员，准备搜遍所有船只，以及两岸可能藏人之住处。

田威已自得意一笑：“只要她在，不出三天，一定逼她现身。”关小刀拱手道：“恭喜，现在没事了，可否送我们俩上岸？方才那艘船已走远。”

田威想到什么，爽声一笑：“你放过我一命，恩情不小，既然来了，我带你参观参观，不虚此行。”

关小刀自是求之不得，道：“好吗？”

田威大笑：“在长江，我就是霸王，走，一同到汉阳，看看田家大威风。”

瞧他笑的如此狂妄，关小刀亦想见识田家有何威风之处？于是勉强答应。

田威更笑，当下指示舵手就近靠岸，除了再次交代全力搜查李春风下落之外，已喝来马匹，要小刀及阿祖一同前行。行约十里，绕过偌大城区，小刀方知已在汉阳城附近。田威并未进城，直往东区再奔五里，眼前已现山城，坡面上则筑有宫殿般建筑，左右各一，居中连三殿，气势之宏伟，不

亚于任何门派。

关小刀见及第一殿前百级石梯下，耸立两旗，一为麒麟，一为田字旗，已知此殿堂乃是田威住处。

田威哈哈笑道：“这些都是我的产业，还有田地百亩，佣人数百人，够威风了吧？”

关小刀稍愣，如若这些宫殿属私人财产，恐怕已是富可敌国，难怪田威如此嚣张狂妄。

他道：“你是如何赚得这片产业？”

田威笑道：“不好意思，祖产，我祖父是卫国大将军，退休下来，受封田宅，直到现在还吃不完。”

关小刀点头，他倒是直爽回答，又问：“你和灵刀堂有何关系？”

田威道：“副堂主也！”

“副堂主？公孙白冰不也是副堂主？”

“他管武功，我管财政！”田威哈哈笑道：“老实说，当年灵刀堂创立，田家出财出力，所以分得财政大权，不过我却喜欢管武功，这两下还管用。”

关小刀终于明白两位副堂主之意，看来田威只不过是虚位者，瞧他模样，又怎能理财呢？

他拱手直道恭喜，逗得田威更笑。

健马奔至殿堂前，数名佣人前来牵马，田威引人入厅，只见得雕梁画栋，红毯遍地，里头高挂卫国君金匾，足有三张大桌气势，价值恐怕已非一般百姓所能想象。

厅中格局有若将军府，左右各置兵刃墙，前方则为十张太师椅，八字排开，正中央另置虎头金红椅，气势不凡，那君临天下感觉莫过如此吧！

关小刀边瞧边点头：“好气势，好威风，难怪田英雄有个‘威’字，实是威风极了。”

田威欣笑：“想到你的大刀就更威风，何时教我几招？”已然忘了恩怨。

关小刀笑道：“有机会一定教。”

“那先谢啦，坐，这太师椅听说是皇上御赐，我管他那么多，照坐不误！”

田威顿坐金红椅，一脚踩在虎头上，果然威风凛凛，关小刀和阿祖也就试着坐往皇上御赐太师椅，但觉冰凉，并无太大差别。

田威立即叫人献茶，随又介绍管家青士京，他乃落第武生，进京考了三次武状元，全部落榜，只好流落田家，沾点将军官瘾。

他年约三十上下，身材稍壮，脸带四方，却显文秀，可说是武中有文，文中有武，难怪被田威看中，挑来当管家，几年下来，将田府调理得井然有序，颇受器重。

关小刀见了他，或而不熟，只能点头相交，青士京似不喜多言，谈了几句，已自离去。

田威则又带着两人往殿厅行去，左为龙腾宫，右为虎跃堂，第二殿为无极殿，再上则为八方楼，殿殿宏伟，楼楼豪华，至于四处花园，更是宽广得几乎置身于大内御花园。

关小刀足足逛了两个时辰方逛完，田威又热切招待。阿祖已吃不消，表示欲休息，田威说他乞丐命，享不了福，并要替他换衣衫，阿祖直道不必了，乞丐就乞丐，还是休息为要，田威始安排两人在左庭园一间雅致客房，让他

俩好好休息再说，他则又想及李春风之事，闲不住地又出马，四处奔波去了。

关小刀和阿祖目的即在等待李春风下落，也就大方住下，心想此处田家味道浓厚，反而少了灵刀堂色彩，两人住起来自显

轻松不少。

休息过后，也就多多少少打探有关李春风之事，始探得田威之弟田武，长得矮小，且相貌甚丑，李春风甘愿下嫁，几乎是为了田家财产，结果田武娶了她，不到三年即亡，于是传言纷纷，李春风又不甘心寂寞而走人，但大家都明白，只要田威一死，她又可能回来争财夺产。

阿祖直骂这女人够狠毒。

关小刀却习以为常，直觉自己轻功不如人，找了机会多练便是。

时日匆匆，两天已过。

那田威自从去了长江渡口，已未再回来，他几乎日夜不停驱船东奔西寻，希望能把李春风找到，以免她做出败坏门风之事，使弟弟蒙羞。

次日清晨，忽有传令在多宝湾上发现人踪，田威岂肯放过，立即驱舟而下，不到午时，已近多宝湾渡口，尚有数百丈，已见及渡口站立一位素衣女子急切招手，她身后则立了几名灵刀堂弟子，说是看管，倒不如说是陪伴在她身旁。

田威但见那人形态，已知是李春风，欣喜大叫：“是弟妹吗？”

李春风含笑说道：“正是，我回来了……”

脸面紫肿已退，只剩眼眶仍黑，且左脸颊贴了小膏药，该是被小刀所划之伤痕仍未复原。

这几天，她哪都没去，而是找地方养伤，否则她实在没脸见人，好不容易脸伤较好，又发现灵刀堂开始搜人，与其被捉，倒不如自动现身来得理直气壮。故才走向码头，告知身分，灵刀堂弟子立即传出消息，田威终于赶来。

巨船将近，田威见及李春风未施胭脂，一脸憔悴，还带伤

势，怔愕道：“你怎受伤？”

李春风闻言滚落泪水：“我被绑架了，被神剑门的一个混蛋绑走，他想非礼我，我拚命抵抗，他便揍我，好不容易找到机会逃出来，大哥，你一定要保护我。”

田威于心不忍，轻叹道：“一切回家再说，上船吧！”

李春风暗喜，这招似乎已瞒过对方，遂抽抽噎噎上了船，为怕田威询问太多而穿帮，她立即装成劳累欲晕，以及逃难过关之窃喜，身形瘫软躺入雅屋中，不知不觉中已睡着。

田威也不吵她，直道回来就好、回来就好，心头不断告知弟弟，老婆回来了，他可安心于黄泉，眼角不禁稍稍渗出泪水，却强忍下来。

对于弟弟田武，他一向感伤而同情，弟弟矮小且丑，处处受人歧视，比起他堂堂相貌，何等天壤之别，所以他刻意替弟弟找得美娇妻，原以为可补偿他什么，谁知道他却早夭折，田威不禁自责，到底是给他快乐，抑或带给他伤害？

弟弟临死还交代，不管如何都要照顾李春风，他只好照办，否则早将这行为不检的女人给收拾了。

想及往事种种，田威不胜唏嘘。

顺水而行，速度甚快，不到两个时辰，已抵另一渡口，田威唤醒李春风，改乘马车返回住处。

及抵田府，已是黄昏，管家青士京前来相迎，李春风却急于替丈夫烧香，一群人也就直奔最高石塔八方楼。

关小刀乍闻李春风回来，自是大喜，拉着阿祖穿绕庭园，终于赶得及瞧见李春风一面。

只见得她虽装纯朴，却偶有扭腰、耸胸挑人动作，虽隔数十丈，小刀一眼认定是她没错，只可惜侧着脸，只能看到贴着膏药的半边脸。

阿祖低声道：“好像没毁什么容嘛！”

关小刀笑道：“那块狗皮膏药还不够吗？”

他不知是否自己心软，但李春风反应够快，亦是原因，使得他没机会再多划几刀。

那八方塔楼高有七层，田威将弟弟灵位置于第七层，心想他这辈子矮得可以，灵位把它放高些，下辈子大概能转世成巨人。

李春风一脸纯真、幽怨，无奈地登上七楼，已见灵位置于左墙，鲜花素果始终不断，她却发现本是偌大一间的灵堂，不知何时却被隔成两间。

她问向大哥，田威回答，他有时觉得弟弟寂寞，故而隔出房间也好陪他，李春风黯然落泪，道：“我回来了，应该由我陪他才对。”

发现里头床椅皆有，倒适合自己养伤，暗暗欣喜。

于是点了香，膜拜不已，想及伤心事，为之泪洒灵堂，田威劝她节哀，并要她进房休息，李春风求之不得，一副悲伤过度模样跌了进去。

她先瞧瞧四周，似乎没有想象中宽敞，忽而见及窗口都加了臂粗铁柱，她直觉不对：“这是……”

转身瞧及田威正把铁门带上，吓得她惊心动魄：“大哥这是……”

田威冷道：“唯有这方法，才能让你待在家中陪弟弟，唯有这样，才能保住田家名节。”

李春风已明白是怎么回事，猛地怒叫：“你敢——”便急忙扑来欲开铁门，然而田威早已上锁，这还不止，右手一抓，连上两道铁门，第三道还是厚钢板，只留居中方口，显然有意囚她一辈子。

李春风眼看夺门无效，更是疯狂捶打，砰砰沉响虽不断，却毫无效果。

她怒骂道：“你怎如此待我，武哥不会原谅你的。”田威冷道：“这是请法师跟弟弟沟通后所做的决定，弟弟说，只有这样才能保你性命。”

“胡说，我活得好好，根本毫无性命之危。”

“被人揍成这副德性还不够？”

“那是被奸人所害。”

“既然有人要害你，那更要留在这里了。”

“胡说，那不一样，那是神剑门有人想占我便宜，我现在回来了，一切将无危险。”

“要是你又不告而别，岂非危险自来？”

“我不会……”

“你已不告而别六七次，我不再相信你。”

“那都有原因……我是去查毒杀武郎的凶手……”“这种事，我来办却可。”

“你根本不认得那凶手，我却看过。”

“那就把图画出来便是。”

李春风怒骂：“不管怎么说，你就是不肯放我出去就对了。”“没错，

除非我觉得你已改过向善。”

“你根本有偏见，随便听别人言语，就认为我不好，我哪点不好？”

“没事跑到洛阳盖什么春风阁，那有什么好！”

李春风一愣，冷道：“那是向友人借住，根本不是我盖的。”田威道：“家里有的是房子，你偏要向别人借住？还跑到洛阳去，你倒是挺自由。”

李春风解释不了，只好耍赖，厉道：“你一定听信谣言，说

我杨花水性，我有吗？全是他们被我美色所述，所做的种种追求，我忠于武郎，自不肯接受，他们得不到，只有放出谣言伤害我，就像这次，明明是关小刀想非礼我，我不从，他就揍人，我偷偷溜回来，原是要大哥替我出口气，没想没到你却冤枉我，我好命苦啊！”

说到伤心处，泪水更流，泣声更悲。

田威冷道：“我去过洛阳，也碰过那小子，一切都已明白，你不必多说，如果忏悔，田家等着你接产业，如果你一意孤行，就一辈子在此陪我弟弟吧！”

李春风一愣：“你见过那小子？”

田威道：“你潜回的消息，还是他告诉我的。”

“你竟然相信外人？”

“你若要人相信，又何必离家出走，还躲在洛阳？”

“胡说胡说，那小子是神剑门徒众，他恨不得分化我们，大哥请你千万别上当！”

“谁的当，我都不上！”田威道：“我只想把你留在家里而已。你好好反省，多说无益，三餐我会打理，此屋全部加了厚钢墙，你不必妄想打破，而吵了弟弟，你有伤在身，好好养吧！”

说完，他调头拜向弟弟灵堂，说了几句，已下楼退去。

李春风不禁疯狂敲打、怒骂，泼辣行径和方才清纯简直天壤之别。

田威下了楼层，特别交待等在一旁的青土京，道：“尔后三餐由你亲自打理，她要什么都给她，就是不能开门，外头随时要派十名护卫看守，一有动静，立即回报，知道吗？”

青土京拱手表示明白，立即招来守卫将八方楼团团看住，此时任李春风有飞天之能，恐怕也要变成宠中之鸟矣！

躲在暗处的关小刀见状，心想也好，困住她，总比自己亲

手杀这女人还好——尽管她何等毒辣，但要杀个女人，他总觉得心有千千结，未能放开。

阿祖道：“这不就没戏唱了？”有些失望。

关小刀道：“不然，还要把她做了，你才甘心？”阿祖道：“这种女人是不会悔改的，留着总是祸害……”关小刀道：“那你去收拾她啊！”

“我？”阿祖直摇头：“算啦，我跟她又没深仇大恨！”“既然算了，就不要拉人下水，走吧，田威兄要去会见我们了。”

两人瞧及田威往这头走来，立刻潜退，绕到雅房前庭院，继续耍招式。

不久，田威已行来，哈哈直笑即拜礼：“多谢两位传消息，终把我弟妹给抓回来，了却一桩心愿。”

关小刀道：“你了了心愿，我们也差不多啦，该走了。”田威一愣：“你不是要教我刀法？”

关小刀道：“那也得有空再说。”

田威道：“看来只有如此，兄弟是神剑门弟子？”从李春风口得知消

息，他想证实。

关小刀呃了一声，道：“还没加入，但就快了。”田威急道：“加入灵刀堂，我保证你红。”

关小刀笑道：“不是红不红的问题，而是我爹和胡三江是拜把兄弟，所以我才投入神剑门。”

田威泄气：“这么说，我们将来会大打出手了？”关小刀道：“为何一定如此想？两派共存，岂非天下无事。”田威道：“有理，但做起来很难。”

关小刀道：“很难却不能不做啊！”

田威猛点头：“不管如何，我欠你一命，将来必还。”

关小刀瞧他血性汉子，亦私下交他为友，直道希望将来能同桌畅饮。

田威道：“现在就来个小饮吧！”他还是留下小刀及阿祖共进酒宴，直到三更，始放人回去。

关小刀和阿祖却欲醉还醒，尤其远处楼塔不断传来李春风怨叫声，两人即觉成就满怀。

阿祖问道：“咱们明儿就回去了？”

关小刀道：“你说呢？”

阿祖道：“你不觉灵刀堂总堂挺好玩？”想及冒充小公主，他已怦然心动。

关小刀笑意直露：“不错，的确很好玩……”

他想的是和小公主裸泳一幕，越想越是回味无穷，而且，他也想解开阿祖身世之谜。

阿祖邪眯笑眼道：“再闯一次如何？”

“好啊！”关小刀立即答应，笑声更起：“我还想看看公孙白冰丑样呢！”

阿祖立即心花怒放，猛敲关小刀肩头，直道好主意，始笑盈盈地撞回房间，做他公主梦矣。

关小刀却早已做梦。

梦见小公主裸身飞来，轻轻地抱着自己，然后热情拥吻……然后……已进入梦乡……

忽又幻起正要跟公主激情亲热之际，突然传来喂地一声，小刀乍醒忽见阿祖立在身前。

他怔诧道：“你怎穿了衣服？”

尚不知天已通亮。

阿祖稍窘，斥道：“邪恶的男人，你在想什么？”一手敲得小刀脑袋喊疼，他已呵呵笑起。

关小刀干笑道：“你要是不穿衣服才可怕呢！”

想及他若是男的，岂非变成人妖？

阿祖煞住笑声，嗔斥：“你说什么！”猛地追来，吓得小刀夺门而出。

阿祖始放他一马，喝笑道：“乱说话，小心我收拾你，还不快用餐，好上路啦！”

关小刀这才漱洗，随即进入食堂，和田威共进早餐后，听听高塔，仍有轻怨声传来，自知李春风将有苦日子过，畅然一笑，和阿祖取道江南，进军灵刀堂总坛去了。

至于那李春风被囚禁之后，刚开始自是嗔骂、咆哮不断，然而在叫天不应，叫地不灵之下，只好转为哀求，甚至哭泣，可惜效果依然等于零，就此，

不断在嗔骂与乞求中度过悲惨一夜。

次日醒来，虽仍恨着田威把她关在此，更恨关小刀摆她道儿，然而这些都已是次要者。

现在，她唯一希望是赶快脱困，再也不回这让人恶心的地方。

她摸着、敲着墙壁，不断传来硬梆梆声音，自知全是厚墙没错，想突破出去，简直比登天还难。

她越敲越恨，恨所有人，更恨关小刀，他不但毁了自己花容月貌，还逼迫自己落此下场，恨啊！

瞧向外头那田武灵位，她更嗔骂：“倒楣鬼，原以为嫁入田家可以捞笔大油水，谁知竟然惹祸上身，死鬼你要是还爱我，就显灵啊，把他们那些混蛋全抓来囚在这里！”

谩骂不断，田武仍然没显灵。

李春风极力让自己冷静，喃喃自语道：“我得靠自己，这些狼心狗肺的东西，再也不肯听我所言，我要靠自己，靠我天生

容颜，多少人曾为我拜倒石榴裙，连关小刀也不例外。”

她摸着脸，不知状况如何可了？她想照镜子，却无铜镜，只好照向冰冷的铁门，那门不够亮，她挽袖试去，稍稍亮了，却仍瞧不出轮廓。

此时恰巧青士京拿着早餐登楼而来，英挺文秀脸容勉强露出笑意：“夫人可饿了，餐食已到。”

李春风忽而敛起怒态，恢复从容，她已知道，自己要出困，希望全在青士京身上，他看来并不太差，人品中上，只是行事保守些，得慢慢瓦解他心防才是。

她稍带幽怨道：“是饿了，但我更想洗澡，我脏吗？”

青士京道：“夫人依样美貌出群，你若想洗澡，我叫丫鬟送来热水。”

李春风感激道：“谢谢，顺便带面铜镜，还有较好金创药，以及胭脂，我不想在夫君面前混得一副潦倒落魄模样，有新衣不妨送来几件。”

青士京颌首：“一切照办。”

将食物送进里头。

李春风接过头，感激道谢，随即轻叹，坐了下来，慢慢进食。

青士京却为着她想洗澡而烦，主人表示铁门不准开，那木桶如何送进去？

他来回踱步几趟，突来灵感，说声：“也只有如此了。”

欣笑中返身退去，未多久几名丫鬟跟在他后头，手捧一些李春风所要求之东西，战战兢兢地登楼而来。

她们早知夫人泼辣，还是远远避开为妙。

李春风见及丫鬟，还认得两个，便亲切叫着如芸、如意近来可好？并问及另几名丫鬟姓名。

丫鬟只敢应说几句简单话，免得触犯主人交代。李春风暗斥胆小鬼，却不露声色，只能幽怨轻叹。

青士京接过丫鬟手中东西，一一递给李春风，接得她心花怒放，道谢连连，直到最后，却是木板条，李春风不由一愣：“这是……”

“澡桶！”青士京道：“铁门不能开，只好把它拆了，到里头，你再花点心血组合，这并不难，因为有旧痕可拚。”

李春风暗道，实是屋漏偏遭连夜雨，为博得青士京好感，也不多说，一一接了木板条，然后重新组合。

她的确没玩过这东西，做起来不由笨手笨脚，青士京只好指指点点，足足折腾快一个早上，始将木桶组成。李春风已是汗流浹背，衣衫贴身。

她这么一挺身，服贴衣衫将胸脯烘托得格外突出，曲线玲珑婀娜移来，使得青士京目光为之一偏，不敢多瞧。

李春风暗笑于心，已知自己身躯已触动对方，假以时日必有效用。

她欣笑道谢，伸手抬抹汗珠，就只一抬，胸更绷得紧紧，青士京目光更缩向他处，李春风自更得意矣，道：“好累啊，现在洗澡最恰当不过了。”

青士京真赶忙唤丫鬟去提水，丫鬟应是，面色却怪异，青士京不解，但想想也就明白，要弱女子提水爬七楼塔，自不合理，遂亲自叫守卫提来，再一小盆一小盆地移进牢中。

别看那澡桶子只有腰际高，却也吃掉十七桶水，且得换成小盆，工程实是不小，如若李春风每天要洗一次，恐怕得累死不少人。

不过田家别的没有，佣人倒是不缺，仍能应付一切。

李春风见着热水，已自欣喜，本想立即宽衣，猝又想及什

么，拿了面巾将铁门口给罩起来，始敢宽衣解带。

青士京在非礼勿视、勿听之下，已经退去。

李春风本想挑逗他，但见人已走，也就放弃，脱得精光，落桶洗澡，每瞧及被小刀打的青紫伤痕，她便嗔骂欲将人碎尸万段而后始畅快。

然而嗔骂声，甚快被水花声淹没，她已陶醉自恋地抚摸着自已肌肤，以及结实尖挺胸脯。

这酥胸在她刻意照顾下，总如少女般耸尖动人，白中带粉，想来任何男人见着都会心动，那是她足以自傲者。

然而唯有那关小刀不上道，竟然想毁掉它，实是让人嗔恨！

她已想出千百种报仇方式，欲将关小刀切肉剥骨，方消心头之恨。

心绪在陶醉自己肌肤以及怨恨仇人之间不停打转，不知不觉中已近中午，青士京复又送来午餐。

李春风但闻声音，暗道机会来了，遂要他暂时挂在铁门口，自己随后即来，她光溜起身，面对门口，突然用巧劲将面巾给拨落，她猛地惊叫，青士京正在门口挂餐篮，那面巾一落，他什么都瞧见，夫人胸脯竟然在缩闪之间发颤，迫得他面红耳赤，急道：“不是我弄落的！”

餐篮也不敢再挂，立即闪向左墙，心头不由怦怦乱跳。

李春风赶忙抓来衣衫穿上，却发现全是保守得跟裹粽子一样，心知必经过挑选，也未在意，稍稍带窘道：“我就是这样常被误会，青管家应该了解我的难处吧！”

青士京当然了解，干声直道：“我是无心的……”

李春风轻叹：“我知道，可是我大哥未必想得通啊！”

青士京竟然对她有了同情意味，道：“希望过不久，副堂主能了解你的一切。”

李春风轻叹：“也只有希望如此了……”

青士京道：“夫人可要用餐？”

李春风道：“先替我敷伤口如何？已经一天一夜没换药了。”她将花容倚向门口，刚好可把脑袋伸出来，可惜铁门有三道，只能瞧及正前方，瞧不清左右。

青士京急把窘困压下，恢复镇定道：“夫人若抹不着，在下帮忙便是。”

忘了对方已有铜镜。

李春风欣笑：“多谢，药物全在这，还是你送来的呢。”将一包东西交予青士京，笑得甚甜。

青士京遂开始替她清理伤口，她是在左脸颊和眼角之间，被刺出毛豆大小伤口。

由于皮肉已翻红，恐将留下疤痕，青士京不禁暗道可惜，否则夫人一张完美无瑕，带媚带艳脸容，真可谓天生尤物，他甚至感觉对方吐气如兰，正往自己送来，而自己却抚着这张脸，纵使是治伤，但异样感觉总是渐渐泛生。

他暗中告诉自己要自制，对于李春风传闻，他可听了不少，莫要陷了下去才好。

好不容易将药换妥，他方嘘气，赶忙交回药包，说道：“已经换妥了，我还有事，得去办理，就此告别。”

说完，递了餐篮拜礼离去。

李春风暗自黠笑，假以时日，这男人迟早会被征服，到时自是脱困之日。

想及脱困有期，她不禁心情畅快，吃起东西，竟也开始津津有味。

吃完后，收拾干净，她已面对铜镜，瞧着照着，那被砍伤的黑眼睛已消肿退红，只剩眼眶一部分，她想，当成眼影儿，也

算马虎过去，现在只剩下那道疤痕，实是让人难以接受，青士京贴得又大块一片，实在难看，她遂重新剪个小药片，往伤口贴去，如此一来，像长了一颗痣，似乎好看许多，而且还带点媚力呢！

她渐渐忽略伤口之毁容压力，已拿起粉饼开始上妆、画眉、涂腮红，渐渐恢复已往妩媚动人脸容，再上胭脂，已然信心大增。

她媚那一笑：“凭这些，还怕这家伙不上勾？”

风骚地哼起小调，不再为困牢所苦。

终于，傍晚已至，青士京又送来晚餐，突见夫人花容，不敢正视，总是低头说话，李春风故意要他诊视伤口，多多少少吹出媚气，亦或露出勾人眼神，惹得青士京不敢逗留太久，找了机会，立即离去。

李春风暗斥一声“胆小鬼！”

她想着，眉来眼去可能有效，但隔着一层铁窗，再怎么挑逗，也让他占不到便宜，自不可能死命帮自己。她得骗开这道门才行。

于是乎开始装病，开始呻吟，不到三更，果然把青士京引来，李春风一脸冷汗，病恹恹说道：“可能是白天洗澡，受了风寒。”

青士京立刻替她加棉被，还弄来灵药让她服下，要她好好休息。

折腾大半夜，青士京始离去。

李春风暗笑于心，今夜睡得特别舒服。

次日清晨，她再次呻吟，轻轻淡淡，却软弱无力，青士京极早赶来，忽见此况，唤着夫人，李春风却是不醒，吓得青士京赶忙吩咐楼下守卫前去找大夫。

一时忍不住已开启铁门，急忙欺于床头：“夫人你如何了？”

深怕她当真病死，探她鼻息，气若游丝，吓得他想把脉膊，夫人双手却在棉被里头，他急忙掀开一角，赫见女人胸襟敞开，就连肚兜都褪落泰半，现出迷人胸乳。

尽管这是李春风故作因热而挣扎扯开模样，但那撩人体态，却让青士京惊心动魄，仅在那里发愣，目光却移不开女人胸脯。

夫人仅被惊醒，呻吟不断：“好热……”

无力双手复又往衣衫抓，轻抚似地挑逗，更让青士京血脉贲张，他赶忙盖上棉被，可是侍会儿大夫来，发现此景，自己又如何交代？急忙中，又掀开棉被，想亲自替她拉回衣衫，夫人突然梦魇式地尖叫：“不要杀我，救命啊……”

猛张眼睛见人即抱：“救救我啊，有坏人要杀我！”

全身抽搐，却把青士京抱得紧紧。

青士京哪想到谁救谁？但觉女人软绵绵酥胸压着自己胸脯，甚且颤动着，那股无尽挑逗，迫得他几乎欲火焚身，急于想拥搂这媚丽女人，跟她风雨一番。

夫人自得诡计将成之际，心念一闪，或而可制住他，立刻偷偷潜逃，然而心念方起，楼梯已传来脚步声，气得她暗斥扫兴，放软身子又倒回床上。

青士京怦动中，急忙将夫人衣衫拉回，并将棉被拉上，动作方完成，大夫已现，他乃六旬有余，灰发长髯，气度风范皆足，已在田府工作二十余年，经验甚是老道。青士京立即引他过来，并说及状况。

大夫了解大概，已把脉诊视，眉头却直皱，不久道：“倒是无多大伤风，却虚火甚旺，看来属于梦魇，搅得她惊心不安才造成假象昏迷吧，我开点安神药，吃过之后，该无问题。”

他不知李春风乃装病，只好找些可能情景，诊视过后，也就退下，前往配药去了。

青士京稍安心：“没事就好……”

正侍扶正夫人，李春风又开始呻吟，准备故技重施，岂知又有冷粗声音传来：“那么巧，在外头被打得死去活来都没病，一回来就生大病！”

穿着一身亮衣的粗侠客田威已大步光临，李春风暗自嗔骂，只好放弃勾引，兀自沉闷呻吟起来，青士京见及主人，立刻拜礼，说明原因：“大夫说是梦魇式昏迷……”

田威道：“她是该天天做噩梦，以后少开门，她以前就用过这伎俩，你不要被她骗了。”

青士京窘声应是，道：“属下了解，只因外头另有守卫，她该无法走脱，才大胆进来……”

田威道：“谁知她诡计有多厉害？外头守卫未必罩得住，退出来吧，要吃药，得爬起来才行！”

青士京应是，退出去，并把铁门带上。

李春风不禁恨得咬牙切齿，有朝一日，务必把田威这粗熊给做了。

田威道：“你是不是被她美色所迷？她的确是只迷人狐狸精。”

青士京急道：“属下只是关怀她病情，绝非受她美色所迷。”

田威道：“没有最好，否则万劫不复，走吧，服侍之事，叫个丫鬟来即可，她的手段厉害得很，当男人的很难招架。”

青士京应是，跟着田威已往楼梯走去。

李春风闻言暗斥：“老奸熊，我看你是太监，到现在还没娶老婆，难怪对女人想法偏激，看我下次如何收拾你！”

田威走下楼梯，声音传来：“好夫人，你就好好养伤吧，我送来的全是精致料理，上等补品，包准你养得又白又嫩，你又

何必急着想开溜呢？你不是想要田家财产？我正等着赠给你啊，你若那

么喜欢晕倒，那我天天来看你便是，免得别人说我不够意思，再见了，我的好弟妹！”

说完，哈哈畅笑，楼梯踩得叭叭响。

李春风已怒不可遏蹿坐床上，嗔怒道：“迟早有一天你会落在我手里，到时，哼哼！”

甚想把人吞噬入腹。

她忽见一支铁片掉落地面，惊叫道：“是钥匙！”赶忙拾起，果真是钥匙，乐得她心花怒放：“天助我也！”她赶心奔向铁门，急欲开启，却发现匙孔是在外头，要开启，必先开这四方铁窗才行，她伸手出来，摸了几次，根本摸不着钥匙孔，不得已，搬来洗澡木桶垫脚，挤着头、胸，硬让手臂增长，可惜还差几寸，气得她咬牙切齿，拚命再挤，外头却已传来笑声。

田威和青士京已去而复返，田威自得一笑：“看到没？幸好我早料到这点，不把匙孔开在里头，否则她早逃之夭夭啦！”青士京自责道：“属下不该把钥匙掉在里头。”

田威笑道：“下次小心便是。”

李春风乍闻声音，失望中，嗔骂送来：“谁要你的臭钥匙，拿去！”

反正开不了门，干脆砸人泄恨。

田威抓它在手，交给青士京，笑道：“看到没，她的病，看到钥匙，立即复原，这比什么灵药都灵。”

青士京脸色抽动：“我太大意了，她的确诡计多端。”“所以说，你千万不可疏忽，走吧，让她多点机会想把戏，闲着也是闲着！”

田威、青士京再次退走。

李春风却呆愣当场，喃喃泄气道：“完了，就这样完了，可恶的田老熊，敢坏我大计，青士京知道我在耍阴谋，以后根本不肯上当啊！”

她不禁尖声大叫，又捶又打，发泄一阵后，又强自冷静：“不会的，青士京已对我动心，纵使他发现我耍诈，但他抱过我，接触过我身子，我感觉得出来，他很想占有我，我还有机会，一定有。”

摸过她的人，从来没有逃出她手掌心，唯有关小刀这混蛋除外，她仍自鼓起勇气，不断告诉自己，机会仍大，不要泄气。

她照向铜镜，整装待发，寻找另一次机会。

然而连续三天，餐食皆由丫鬟送来，她不禁暗骂田威阴险，竟然破坏自己计划。

看来这个美人计，并不好施展。

她得再想更多方法，只要有一样成功，她自可脱身，而后大肆报复。

尤其这可恶的关小刀，一定让他吃不完兜着走！

她日夜不停动心机，想得……似乎绞尽脑汁，终于……

一日黄昏，丫鬟突然见及里头晃着两双脚，探瞧之下，吓得面无血色，尖声大叫：“不好啦，夫人上吊啦！”

没命往楼下奔去，霎时引来一阵恐慌。

青士京再也忍不住，急忙奔来，探往窗口，夫人脸面已青，吓得他顾不得田威交代，立即开启铁门，撞了进去，切断布绳，将她抱扶床上，极力救治，李春风却仍不醒。

老夫夫不久赶来，忙着探息把脉，眉头直跳，道：“这次是真的！”

试探之心已收，赶忙抓来银针，往她背面连刺数针，再猛击一掌，叭然

一响，李春风逼出一口浓痰，方始转醒过来。

她已声泪俱下：“让我死，为何救我……”抢着欲撞墙，青士京只好将她紧紧抱抓，安慰道：“有何大不了，为何要寻死？”

李春风泣道：“我的人生，我的丈夫，甚至我的人格都完了，你们还误会我是个杨花水性女人，把我囚在这里，我还有什么脸见人，不如让我死了算了！”不断挣扎。

青士京道：“一切自会过去，你想开些，一切自会过去。”

“没指望了，这里没有一人喜欢我，没指望了，还是让我死了算了。”

李春风撞墙不成，猝然抽抓老大夫药箱那把利刃，猛往自己脖子刺去，那速度好快，乍见青光一闪，血痕顿现，吓得青士京赶忙抢刀，急喝：“夫人不可！”

李春风却仍挣扎猛刺，老大夫见状，急忙一针刺向她黑甜穴，女人始软身下来，脖子上已现数寸长伤口。

老大夫轻叹：“这次玩真的……”

抓了药，替她治伤并包扎。

青士京一脸感慨，为防她再自杀，拿来布条，将她双手绑在床边，如此一来，大概可暂时预防。

老大夫包扎过后，道：“我开些镇定药方，但她若有此心结，得找人开导，否则旧戏会重演。”

说完抽出银针，收拾药箱已退去。

青士京瞧着李春风，此时的她，已弱如流浪街头之弃女，哪来阴狠之相？难道这又是她的把戏？可是老大夫说她玩真的，若非及早被发现，她早完了。

她会如外界传言如此不贞、淫荡吗？

青士京不禁开始同情她，唤着丫鬟就近照顾，唯一注意是，每次进去后出来一定要把门带上，本想给丫鬟钥匙，但想想，还

是不放心，自己留在身边，多跑几次便是。

丫鬟终能陪伴在她身边，直到深夜，青士京方自前来换班。

待丫鬟退去后，李春风已悠悠醒来，眼未张开，泪水先流，青士京不忍，替她拭泪，说道：“别想那么多，一切自会过去的李春风张眼，瞧及青士京，在沉弱烛光下，他竟然也带着忧愁，她悲泣道：“我能不死吗？我的一切全完了，你行行好，借把刀子给我，让我早死早了结啊！”

青士京道：“不要太悲观，待田副堂主回来，我跟他商量看看……”

李春风乍闻，心下暗喜道：“老粗熊不在？此时不走，尚待何时！”

哭得更伤心：“他不会放过我的，所有人都会放过我的，我好命苦啊！”

青士京不断安慰：“你有何委屈，说出来会好过些……”

“说了何用，你们根本不会相信，就像你不小心看到我洗澡，别人总会说我在勾引你啊！”

“那是他们误会了！”

青士京总不承认那是勾引，想及裸身一幕，心头怦动再起。

李春风泣声道：“也许只有你相信我，可是……我好苦啊，你该知道，像我这么漂亮的女人，总让男人心动，所以，就惹出来一些事，不是我惹他们，而是总有邪恶男人缠着我，我又能如何？我是个弱女子，除了抵抗再抵

抗之外，又能如何？就像这次，我无缘无故被人掳去洛阳，我费尽九牛二虎精力，尝尽无数风险才逃回来，那时已经全身是伤，田大哥却说我勾引别人，活该受罪。我是勾引他吗？若真是，我又何必受此毁容之害呢？若真是，我为何还乖乖逃回来呢？凭我长相，大有地

方可去，天下要我的男人多的是，我又何苦回来受罪呢？田大哥只想要我死，他只想当时我为何不自杀，然而有机会可活，谁想死啊？可是现在，现在一切都完了，我的名节，我的人生，我的自由，甚至我的命，很快的就要全部被剥夺，我只有自行先了结，除此之外，再也无法澄清我名节啊！”

说到伤心处，哭得更是涕泪直下。

青士京默然不语，他怎知道李春风是被逼得走投无路始回来？总觉得她受了毁容之伤，且直接投回田家，似乎并没想象中邪恶……

李春风又泣声道：“你知道吗，我已活不过十天，十天一过，我照样会死得不明不白，而且名誉扫地，所以，我真的想现在一了百了阿！”

青士京一愣：“你怎会活不过十天？”

李春风道：“千真万确，这事只有田威知道，是他一手安排的，他现在一定去办我的丧事了！”

青士京道：“怎会，副堂主回总坛开会，怎会去办你丧事？”

李春风笑得凄凉，心头却暗喜，问出田威下落，心念一转，有了主意，悲凉再泣：“很多事，你根本不知，因为你只是田家的一个管家啊！”

青士京颌首道：“的确，我是不知许多帮中事，但副堂主不至于陷害你吧？”

“你错了，他一直希望我早点死，偌大家产全由他一人独吞！”

李春风悲声道：“也许我现在这么说，你根本不信，然而他去总坛，不是去开会，而是去告诉公孙白冰，我在这里，只要说这么一句，我就完了。”

青士京脸面一抽：“当真？”

李春风道：“自是当真，你知道吗？公孙白冰为何进犯神剑门，他是为了神剑门夫人于若寒，他这种人，性格忒异，老喜欢要那得不到的东西，当时我在洛阳，知道有人假冒于若寒，写了一封血书给公孙白冰，他立即调动人马欲杀到神剑门，结果败阵下来，你知道吗？田威竟然相信那血书是我写的，他一定去告状，公孙白冰若知道，凭他无情心性，我必死无疑啊！”

“你怎会写血书？”青士京简直想不通。

李春风道：“我哪有写，这全是欲加之罪啊，我跟神剑门毫无瓜葛，我何必自找麻烦？田大哥竟然相信关小刀的话——就是毁我容那人，我又算什么？十天，十天之内，我将丧命，士京你帮帮忙，给我一把刀，好让我自己了结了吧！”

青士京道：“也许公孙白冰不会那么残忍吧！”

“他啊？哈哈……”

李春风笑得鄙夷而凄凉：“天下最残忍者，莫过于他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为何会嫁入田家？田大哥为何又认得我？那全是公孙白冰一手造成的啊！”

“哦？”

“那该从几年前开始谈起。”

李春风道：“当年，我在杭州，碰上了公孙白冰，对他仪表风度的确心仪，也跟他交往一阵，但后来，我渐渐发现，他喜欢在女人面前练剑。有一次，我亲眼看见他拿一名丫鬟试剑，先切下她头发，又想切下她衣衫，丫鬟

惊吓过度逃跑，他竟然一剑刺穿她心窝，他说什么，是那丫鬟抗命，死了活该。

我瞧过此幕，再也不敢跟他交往，于是东躲西藏，他却百般纠缠，有一次终于跳上田大哥船只，故而认田威、田武兄弟，他俩对我有意思，遂袒护我，逼得公孙白冰牙痒痒，有一次竟然来暗的，侵入田家，想掳人，幸好我及时尖叫，把他逼退，田

大哥遂来商量，与其被纠缠，不如找个人嫁了，他暗示田家兄弟皆是不错人选，他当然也希望我挑他，但我受了男人之害太多，宁可挑田武当丈夫，也许我并非真心爱他，但我知道他一定靠得住。结果田威未免失望，但碍于弟弟，只好认了，谁知三年不到，田武竟然死于非命，田大哥在外头还说我是他妻子，惹得谣言纷纷……”

青士京怔讷：“真此事？”

李春风泣道：“你只要稍去探听，自知一切，我虽不怀疑田大哥，但我知道，他再也不肯别的男人染指我，至于那公孙白冰更是怀恨在心。他一向对人说：‘我得不到的东西，别人也别想得到’。他对我已恨到极点，又加上血书之事，他岂肯放我一命，我除了死，又能如何？求你，成全我，让我走得安安全全，干干净净好吧……”

青士京未开口，两眼凝视外头田武灵位，似在挣扎考虑什么。

李春风见状，自知打动他心灵，悲苦一笑：“其实，你不肯成全我，我也会嚼舌自尽，只是我怕那样死相太难看，所以留在最后，十天……也快到了……”眼角渗出泪水，倍感凄凉。

青士京忽而咬牙道：“命只有一条，宁可你负我，我却不能让你死在可能的私人恩怨纠缠之中！”立刻解开李春风被绑双手。

李春风惊喜道：“你肯赏我干干净净地死？”

青士京道：“我要放你走！”

“什么？你……”

“不错，虽然你可能骗我，但我已相信你的话，毕竟你毁容时便逃回家，已能向田二爷交代，我不能让你死在这里！”青士京瞧着田武灵位，更认定自己所做甚是正确。

李春风激动不已：“你放了我，大哥可能对你……”青士京道：“那是我的事，顶多不干这差事，他不可能杀了我！”

“我……”

“你走吧，向二爷灵位拜个别，能走多远算多远！”李春风登时下跪，泪水渗溢不止：“救命大恩大德，没齿难忘，请受苦命女一拜！”

他极欲磕头，青士京却扶起她，安慰一笑，道：“不必客气，该拜的是你丈夫，过去吧！”但觉她身躯甚虚，扶着她走向灵前。李春风果真下跪，叩头即拜：“我夫保佑我得以脱险，就此告别，夫妻情深，来日再续缘，也请保佑日后平平安安。”正在叩头之际，忽见阴风吹来，烛火闪弱，一片黑暗，吓得李春风呃地惊叫，遍体生寒。

猝见左肩被摸，吓得她惊叫欲躲。

青士京已开口道：“别怕，可能二爷有知，显灵保佑。”他却忘了，可能亦是不满才显灵。

李春风最怕那是真的显灵，急忙靠紧青士京以逼走鬼气。青士京仍安慰，还好烛光恢复光亮，阴气始弱。

但一瞧着灵位，李春风仍惊心带惧，幽叹说道：“楼下有守卫，我可能走不了……。”

青士京想到什么，道：“你扮丫鬟便是，三更半夜，他们未必认得出来。”

李春风立即回房，找来较朴素衣服穿上，并提着菜篮，倒有几分像丫鬟。

青士京带着感伤深情说道：“后会有期。”

“后会有期，全靠恩人帮忙，小女子感激不尽！”说到激动处，李春风扑向他怀中轻轻啜泣。

青士京倒暂时忘了男女感觉，把她当妹妹般疼惜，不断安慰自行多多保重。

随后他大大方方带领李春风下楼。

反正丫鬟为了侍候刁钻夫人，来来去去不知走了几趟，守卫已习以为常，又在管家带领下，果然未起疑心，拜礼问候后，已放人通行。

在穿出把关守卫之后，李春风已有了再世为人感觉，然而田家府好手不少，她仍不敢放肆，跟着青士京走到龙腾殿右侧高墙，她心花怒放，又抱着青士京，娇柔带媚说声：“多谢相送”，猛地吻他一记，飞身而起，掠墙而出，逃之夭夭。青士京被吻得怔怔不安，李春风此举似乎放浪许多，但话又说回，她死里逃生，难免得意忘形，做出此举，亦可见谅吧？“或许她就是如此活泼，才会被人误会淫荡吧！”

青士京替她找到理由，不禁坦然一笑，摸着脸颊，似有香味存留，已然想起裸女出浴情景，心头不由怦动，久久不能自己。

忽而寒鸦飞过，轻鸣一声，青士京始惊醒，美人已走，他仍得应付一切，遂返回八方楼，准备等待田威回来。次日午时，田威终于赶回。

他先是闻及李春风自杀，冷笑表示全在耍花样。

但当他登上八方楼，发现铁门已开，青士京一夜未眠，两眼发肿地坐在床边，他已笑不出来。

青士京倒是敢做敢当，开口即说：“是我放了她！”“你？你放了她？”田威还以为听错。

青士京点头：“不错，她说她只有十天性命，所以我放了她！”“谁说她只有十天性命？”

青士京反问：“副堂主是否前去会见公孙白冰？”

“正是，他也被毁容。”田威倒觉想笑，又煞住笑意。青士京道：“这就是了，副堂主是否前去告密？”“告什么密？”

“说她假冒神剑门夫人写血书给公孙白冰？”

“什么？那封血书是她写的？这狠毒的女人！”田威气得牙痒痒：“我早该告诉公孙白冰，让她不得好死！”青士京道：“这就对了，她说性命只剩十天，即在于副堂主告密，我于心不忍，才放她走。”

“我告密？”田威哭笑不得：“谁告她的密，我还是从你口中得知此事，青管家啊！别人不信，你偏信她的话，被人卖了都不晓得！”

青士京不由怔讫：“副堂主当真不是去告血书之事？”田威道：“我要知道，我早通知公孙白冰了，我是去例行开会，何况这关系田家名誉，我岂会乱说？”

青士京脸色稍变：“难道我真的被骗？”

田威道：“不是‘难道’，是千真万确，真是得来全白费功夫，今天让她逃了，下次要捉人谈何容易！”

青士京正色道：“属下在放人时，已准备受罚，请副堂主处置吧！”

田威叹道：“好好一件事，竟然变成这模样，我的确太信任你了，不处罚你，无法向众人交代，罚了你，一堆烂帐谁来管，我看，你就关在住处一个月不得出门，事情照办便是。”青士京立即拜礼道谢，这已是最轻处罚，他原已准备扫地出门，却只是禁闭而已，不禁愧对田威，然而他对李春风之恨意，却不如想象中激烈，大概真的对她产生情愫了吧！田威无暇再应付他，立即下令，重头开始追捕李春风。望着深深铁牢，不知何时才能再关人啊？

李春风却已逍遥在无尽处，奚落着一群笨蛋。她再次证实，美貌足以征服所有男人！

唯有关小刀例外。

所以她恨得牙痒痒，已想出一百个报复方法，极欲找关小刀算帐！

纵使现在不行，但十天，百天，甚至一年，三年之后，必定将人手刃，方始甘心……

第十四章 刁蛮小公主

关小刀却不知恶婆娘已被放出来，他仍和阿祖，带着冒险心情，二次重游灵刀堂总坛。

他们找了一分舵，弄到一艘船，和上次一样，直放下游，终见及偌大麒麟石雕像，随又穿入麒麟腹中，让那丫鬟巧玲巧凤带往小公主住处。

那麒麟腹中景色依旧，在此入秋时分，仍自兰花绽放，碧草如茵，阳光从火山口顶端投来，总让人泛起四季如春，人间天堂感觉。

关小刀甚至觉得，二次前来，除了想见真正小公主之外，即因被此奇景所吸引。

丰满甜甜的巧玲，总是笑脸盈盈地带人穿过兰花洞，来到另一世外桃源，亦见着戏松亭、五彩湖，再过去应该是望月台，却不知公孙白冰是否在那里相思养伤？

巧玲却避开翠峰阁，转往另一幽静曲道，行约百丈，已临弄雨坞，此时大晴天，此处却常有飞雨光临，实是奇特，追根究底，原是左近有道小瀑布，不时滴水落下，轻风吹散，自成飞雨。

当然，这是平常时刻，若真正下雨，那可呼天唤地，澎湃吓人。

再行转折，复见瓔珞泉、柳风亭，终抵六座小山迎着六座飞瀑的六仙屏，那建于翠林中的幽雅忆相思已近。

一切没变，关小刀不由暗呼，太好了，简真人间仙境，若能住一辈子，那该多好？

巧玲、巧凤看在眼里，然而对于上次小公主突然发病，把人追得落荒而逃一事，她俩仍是想不透，猜不着。

偷偷瞄向落魄的小公主，她却心花怒放飞舞起来，倒让人有了——回家真好之感觉。两丫鬟更迷惘，然而小公主一向刁钻出名，也就由她去，少问为妙。

关小刀已跨入豪华内厅，亦见及品香居、藏书阁，但想及邀梦窟不禁记忆犹新，急问：“小公主安在？”

巧玲笑得丰满胸脯直颤，指着阿祖：“那不是？你怕啦？”指被追打一事。

关小刀呃了一声，干笑道：“是怕啊！当时她凶起来，六亲不认。”

长有凤眼的巧凤笑道：“一定是你到她房间，不知弄了什么名堂，到现在还不肯让我们进去呢！”

关小刀干笑：“小公主是不是时常闹情绪？”

巧玲笑道：“只有对你吧！她对我们可好，只有上次追杀你，可吓着我们了。”

关小刀道：“眼前的她呢？”

巧凤瞧向阿祖，笑道：“她大概扮江湖奇侠，所以显得大而化之。”

巧玲道：“她也装成刘姥姥进大观园，东张西望，我们还以为有啥宝物会出现呢！”

关小刀笑道：“是有宝物，我也在找！”

眼睛四处乱瞄，想发现是否另有小公主藏在里头。

巧凤心血来潮，说道：“关公子你可再向小公主要求，睡她的邀梦窟可好？”

关小刀正要那奇泉治伤，遂笑道：“我要去就去，不必理他！”当下大步往邀梦窟行去。

巧凤稍紧张：“你不问一下吗？”

巧玲激情道：“可有戏好看了！”

巧凤是替小刀问了，转向阿祖，道：“小公主，关公子要到邀梦窟洗澡，您可答应？”

阿祖一愣，瞧向关小刀，他本也听说邀梦窟那口泉，想试试，可是关小刀竟然抢在他前头，还举着手，得意招摇：“我先来，你慢慢等！”

阿祖喝叫：“别忘了，我是小公主！”

关小刀讪笑：“所以主人该让客人，我走啦！”当真溜进邀梦窟去了。

巧玲、巧凤愣在当场，怎么小公主百般叮咛谁敢进去，就打断谁的狗腿，却那么轻易让男人进入？

阿祖已招手：“让他先洗吧！你们替我弄点好吃的，我饿啦！”巧玲、巧凤应声，拜礼离去。

表情却转奇为喜，看来关小刀自是未来驸马人选，能进邀梦窟，那就不足为奇了。

阿祖则趁机四处打溜，总觉得回家感觉甚好。

至于关小刀进入邀梦窟，一眼望去，一切没变，那股淡淡幽兰香依然诱人，他嗅着，穿过雅厅，来到闺房，里头布置已是整整齐齐，未见先前凌乱，连内衣、肚兜都四处乱丢。他特地走向梳妆台，想看看被自己刻上“白马王子是关小刀”的泥人泥马，然而这些全都被搜走，不知藏到何处？他不敢再乱翻，免得又被抓狂。

他推开内门，里头彩光乍现，那口黄琥珀混着绿翡翠的冷热泉，仍清澈见底，让人瞧来特别舒服。

他已迫不及待想沐浴。然而鉴于上次光溜溜出去，却找不到衣服穿，他已思考该将衣衫放在何处？

想来想去，决定把偃月刀放在外头门口隐秘处，衣服仍摆在池边，他还找来布巾，将门绑紧，免得哪个冒失鬼闯进来而春光外泄。

一切都在如意计划中进行，他始敢脱光衣服，落入冷热温泉中，轻松地洗个舒舒服服。

洗了一阵，他或有奇想：“我就不相信，小公主会再凶巴巴的现身。”

于是照样躺在温泉中央，倒头即睡，泉水涌来，的确有按摩作用，他甚快已进入梦乡。

在梦中，又浮现小公主光溜溜体态，那是如此完善无瑕，充满青春性感呢！

她正在美丽的大翡翠湖中游泳、奔驰，忽然湖底冒出白马王子关小刀，两人嬉笑打了水仗，头发一身湿，而后扭抱一起，快乐无比地旋转式亲热。

突然间两人飞了起来，腾云驾雾，无所不达，忽而一道闪电打来，小公主惊叫，下坠下坠，掉落万丈深渊，关小刀不停追赶再追赶，喊着再喊着，总无法抓救她，小公主猝然掉入利牙尖耸的嘴中，被咬得血肉模糊。

“公主？”

关小刀立即惊醒，伸手想抓什么，却发现原是梦幻，已自呵呵笑起：“原来是梦，实是吓人，不过前半段倒是甜美无比，哇，和她亲热啊！”张着嘴猛亲又亲，实是过瘾。

忽而外头冷声传来：“洗好没？该换人啦！”

关小刀笑道：“哪有这么快，我的黑眼圈还挂着呢！你明天再来，对了，替我弄点吃的来，还有，找个人替我看门，免得小公主来了我无处逃。”

那人道：“我就是小公主，何必逃！”声音带谑。关小刀道：“装装可以，别陶醉！快去吧！”

“是，遵命！衣服拿出来，我帮你洗！”

“哇，可爱的阿祖小姐何时学会帮我洗衣服了？你该不会故意把我藏着不还吧！”

“到底要不要？”那人有点不高兴：“我换件新的给你！”“好好好！”

关小刀谑笑着，立即抓了衣裤，并解下门口布条，开启门缝，发现阿祖已换了女人装束，他喝喝大笑：“什么嘛！你当真变成小公主？真是丑八怪！”

阿祖斥道：“你敢说我丑？”一拳就想打过去。

关小刀猛把衣衫向他塞过去，讪笑道：“我是说你那身衣服丑，至于你嘛，漂亮极了，可惜是个男的！”

“男的？”

“再见！记得送东西来啊！没有我命令，不准进来，如果小公主进来还差不多，你是男的，若贸然闯进来，孤男加寡男，准没好事，切记切记！”

砰地一声，小刀将门带上，且又上了布条，方自跳入水中，故意泄得水花哗啦作响。

阿祖愣在那里咬牙切齿，猛把他衣服丢在地上踩，猝又问道：“上次你当真看过小公主洗澡？”

关小刀欣笑：“那还用说！”

阿祖道：“看到什么？”

“全看光啦！”关小刀笑得甚邪：“她那光溜溜胴体，散发出

完美无瑕光彩，简直叫人怦然心动，待她风情万种转过来刹那，时间好像停顿。只见那迷人酥胸轻轻颤动，那青春、健康、性感媚力四射，瞧得我头昏眼花，简直快冲过去紧紧抱住她，哇……”

“住口！”阿祖突然厉斥：“该死的家伙，我要挖掉你双眼，大卸八块，拿去喂狗……”

关小刀一愣：“你发什么神经？”

猝见砰然巨响，那糊在门上宣纸，全部被震得碎裂四散，里头瞧得一清二楚。

关小刀唉呀一声，潜身入水，手掩要害，急叫道：“你干什么，想非礼我不成？”

阿祖两眼含泪：“我要杀了你……”

猝然飞奔而退，在雅厅抓来弓箭，猛地往里头射去，吓得关小刀脸急大变，唉唉乱叫之中，已东躲西跳，躲着一支支利箭，眼看这家伙玩真的，吓得抓起烛台锵锵乱挡，复见全身光溜，赶忙扑向木门下方，暂以避身。

他急喝：“你疯了不成？哪有人利箭这么射法？”

阿祖仍不管，厉叫着抓来利剑，猛从木板刺去，叭叭数响，竟然划伤关小刀手臂，吓得他再次滚落水中，惊骇不已地瞧着这位发疯，要自己小命的女子。

“你不是阿祖？”

若是阿祖，岂会如此嗔怒下毒手？

那女子厉喝：“拿命来——”又射出数把利箭。

关小刀急忙以烛台挡掉，已然苦笑不已：“小公主别生气，我只不过是借你灵泉治伤，其他没什么意图……”

“闯进来就要死——我足足等了你两个月，你给我死来——我要挖掉你眼睛！”利箭仍射不停。

关小刀急道：“我什么都没看见，刚才那些话是自己编出来的！我是色盲、老花眼、青光眼、半瞎子，什么都看不见！”“胡说！看不见人，怎看得着利箭！”

“呃……我是听音辨位！”

“那你就听吧！利箭不行，看我的绿锋针！”

小公主抓起一口绿色玉盒，猛地就想往前射去。

关小刀自是听过此针乃灵刀堂独门暗器，厉害无比，哪敢再接，猛地惊喝，双掌开打，极欲破门而逃。此时不走，接下来准走不成！

猝见他掌劲迫来，砰然一响，竟然只打得门下木片碎飞，那门框仍自一格格现在眼前，根本毫发无损，他呆愣当场：“这是铁制的？”

“为了你，特地换的。”

小公主厉喝，绿锋针就要打出。

关小刀情急之下，射出烛台穿过铁框，打落绿盒子，小公主更怒：“敢打我，死来——”一掌扫去，关小刀节节败退，赶忙跳入冷泉，冻得发寒，猛尖叫：“救命啊——巧玲、巧凤、阿祖快来救人啊——”

小公主冷笑：“没人会来，也没人敢来，这里只有你和我，只有一个可以活着出去。”

关小刀急道：“小公主，原谅我无心之罪，一次就好！”“放屁！你死定了！”

绿盒一开，蜂针偌大一把叭然射去，关小刀唉啊尖叫，猛往水底钻，蜂针落水如雨点，叭然一响，没之无痕。关小刀突然跳蹿出水，厉吼大叫：“阿祖快救命啊——”手抓臀部，猛又落水。

忽见外头有人喊道：“谁敢闯我宫殿？”阿祖抓着兵刃撞了进来。

小公主怒喝“大胆”，以为是宫女闯入，猛地回身即想发掌，蓦见阿祖冲进，双方脸面一照，就像照镜子似地，竟然一模一样，吓得两人尖叫，掠退数步，惊慌大叫：“你是谁？”

关小刀虽诧异果然有两个一模一样脸面之人，但他仍顾及安危，急道：“快救我，她是真的小公主啊！”

“小公主？”

阿祖做贼心虚似地“啊”地尖叫，哪顾得救人，拔腿却奔。

小公主怔愕不已，竟然有人从镜子中跳出来？莫非这是做梦？她愣了一下，突又闻及外头脚步声，根本不假。猛地急叫：“别走！你是谁？给我回来——”拔腿即追出去。

关小刀见人奔去，方嘘喘大气，急忙撞向铁门，然而此门已经过改装，且又上了锁，根本甚难开启，他连撞四五次，皆不得逞，只能苦笑，人家犯桃花劫，至少摸过女人，他犯桃花劫，只瞄一眼，天啊！太不公平了！

撞门不开，他只好吼叫，看看是否另有他人前来，同时他已拾起散落四处的利箭，以备不时之需，可是若那小恶魔回来，安有命在？

大刀呢？它一向能破石断兵刃，说不定能斩不着门。

可惜却被放置于前厅，根本抓之不着。

再瞧瞧这一身，方才吃了几箭，虽没伤着筋骨，却也划破不少肌肤，幸好此泉有疗效，已将伤口洗结成红痕，暂时不用怕失血。

唯有那绿蜂针，方才为怕伤着眼睛，背转沉水，然那盒子强劲不小，竟然喷出落水蜂针，还能伤人，或许自己臀部翘得太高，中了不少针，幸好池水挡掉不少劲道及毒性，否则岂非

针针入肉死定了？

他边喊边拔着臀部尖针，一身狼狈模样。

忽见脚步声传来，他又惧又喜，惧来者是小公主，喜可能是救兵。

然身躯光滑，实在难见人，猛地抓下方才绑住门闩，却被击得破烂布条，把它打开，缠住下体，勉强可蔽体，却如原始人，落魄得连他都想笑。

布条方缠完，蓦见巧玲、巧凤丫鬟撞进来，利剑护身，如临大敌般搜索过来。

关小刀欣喜大叫：“快救我，放我出去！”

巧玲、巧凤忽见裸男，尖声大叫，掩脸甩头躲去。关小刀顾不了那么多，干笑道：“又没光溜溜，怕什么，快替我开门，有强敌入侵！”

“强敌？”

危险使两女不再顾困窘，巧玲问道：“何方强敌？小公主呢？”关小刀道：“杀敌去了，快开门！”

巧凤急忙赶来，想推门，这才发现是铁做的，怔愕道：“怎会是铁门？”显然小公主改装并未让她俩知道。

关小刀道：“拿钥匙啊！”

巧玲道：“我们连铁门都不知，哪来钥匙？”

关小刀直叫糟，道：“快把我大刀拿来，它放在前厅桌底下。”“大刀？”巧玲不解功用。

关小刀道：“它能斩金截铁！”

“当真？”

“拿来便是。”

“喔！”

巧玲遂往前厅桌下，果然瞧及一包东西，抓了出来，竟然

不轻，拖着它，往回奔去：“大刀来啦！”

关小刀欣喜直笑：“快快快，有了它，一切将顺利。”巧玲正待靠近不及三尺，忽闻外头传来冷喝声：“你们在干什么？”

两丫鬟愕然转身，赫见小公主水自柔面色冷森逼来，吓得两人惊心肉跳，巧玲道：“我们正想救出……”“不准救！出去，守住大门口，没有我命令，不准进来。”

“是！”

巧玲放下大刀，和巧凤齐往外奔，哪敢再看小刀一眼。关小刀见小公主回来，已自苦笑不已，直叫着“我的大刀”，只差三尺，他猛伸手，还差一点，抓起利箭勾去。果然勾着，欣喜即往回抱，水自柔见状，猛地一喝，掠身扑来，一剑砍向手臂，小刀猛地收手，什么也拿不到。他猛装笑脸：“小公主好……”

水自柔面目冷森，利剑一指：“说，那人是谁？”“谁？”

“刚才闯进来那人。”

“巧玲、巧凤啊！”

“少跟我打哈哈！”

水自柔猛地刺剑，逼得关小刀边忙后退。

“我是说跟我长得很像那个人！”

“哦，他叫阿祖。”

“就是他冒充我？”

“不错。”

“他是何来历？”

“孤儿。”

“住哪里？何方人氏？”

“不清楚，你得问他！”

关小刀但觉她已对阿祖产生兴趣，只要人没捉到，自己暂时已无性命危险，暗暗嘘喘大气。

不过，他还得防这任性公主，是否会突然耍出狠招。水自柔冷道：“他是否易了容？”

关小刀道：“你不觉得他很像你吗？老实说，我就是想前来证明此事，否则怎敢闯你闺房？我一直以为他就是小公主您，结果全搞混了。”

水自柔怔然不解：“世上真有那么像我的人？”若非亲眼所见，她几乎不敢相信。

关小刀道：“我想他该跟你有血缘关系，你们可能是双胞胎。”

水自柔道：“会吗？爹怎没说？”

关小刀道：“有时候人总会瞒些什么，你可以去问问看，是否有个孪生弟弟。”

“弟弟？”

“没错，他是男的。”

“男的？”

水自柔简直无法相信：“他会是男的？”

关小刀笑道：“我也不信，不过他的确说自己是男的，我只是照实话实说。”

水自柔道：“你不会验明证身？”

关小刀道：“有是有，可是……”下句“验错人”却不敢说出，干窘一笑。

水自柔从他表情想到什么，登时脸面再红，嗔喝道：“我会挖了你的眼睛。”

关小刀急道：“我什么都没看到，公主请别误会！”

“住口！”

水自柔恼羞成怒，利剑又自攻来，杀得铁框锵锵乱响。关小刀赶忙躲开，苦着脸道：“小公主又何必呢？你我无怨无仇……”

“闭嘴！此仇不共戴天！”

利剑伤人不着，她又抓起弓箭，猛往里头射去。关小刀有了利箭在手，当成棍子耍，喝喝挑着打着，已将射来快箭一一击落。

水自柔更怒，丢下弓箭，再抓绿蜂针盒，就要扣射。关小刀见状，赶忙求饶：“小公主饶命，就算要杀我，也得让我说出阿祖下落之后再杀吧！你

不觉得他跟你关系重大？”“杀了你，一样可以查。”

“或许吧！但如果我是他哥哥，纵使你查出来，却成了仇家，多划不来。”

“你是他哥哥？”

水自柔心想，那岂非有可能变成自己哥哥？

关小刀为保命，能扯便扯：“不像吗？”

理着头发，想装出最佳仪表。

水自柔这才特别注视小刀容貌，不看还好，这一看，竟然心脉抽动，那均匀结实肌肉流露着一股刚阳之气。中高身材已无挑剔之处，何况他才少年，还能再高。

一张脸虽非特别俊俏，但那晶亮眼神，带憨且又突现精灵、挑逗笑容，总让人一眼难忘。

挺直鼻子不说，他竟然也有着和自己一样的双下巴？难道真会跟自己有血缘关系？

她冷喝：“你姓什么？”

“在下姓关，不过日后，也可能改姓水。”

“少给我逞口舌之利，关什么？”

“叫关小刀。”

“关小刀？”

水自柔不由一愣：“你就是最近轰动江湖的北武林第一高手关小刀？”

她早闻及北武林出现一位英雄少年，不但人长得俊帅，且武功盖世，出道不到半年，已打遍北武林无敌手，甚至两败公孙白冰，这简直让水自柔想入非非。

直以为可能是心目中白马王子已出现，她老想找个时间到北武林探探消息，看看人选，没想到这家伙竟然会困在自己闺房，而且狼狈已极！

关小刀皱眉：“这头衔来得真不是时候。”

水自柔表情已显忒异，一方面恨他瞧及自己身躯，然他却又是北武林第一高手，这种人选已经不多啊！

她冷道：“管你是谁，我只想知道，你是不是北武林第一高手？”

关小刀道：“我若是，岂会让你困在这里？是谁那么看得起我，实在该供他当我的马屁神！”

“你不是？”水自柔但觉失望，冷斥：“那我就杀了你！”关小刀怔愕：“不是第一高手，你就杀了我？”

“没错！”

“那我是第一高手！”

关小刀赶忙摆出架势，威武不少：“你看，像不像？”水自柔斥道：“像有何用，我看不是了，否则怎会被囚在此！”有些泄气。

关小刀急道：“你关了铁门，我如何可能突破？”

“第一高手就能！”

“我不相信把第一高手用这么粗的铁笼锁住，他还能作怪！”“你当然没资格相信，因为你是二流货色。”

关小刀不禁有气：“一流二流又有何差别！公孙白冰一流，还不是被我烧得满脸生花，逃回来避难！”

水自柔怔愕：“你真的打败公孙白冰？”

关小刀道：“岂只打败，他还满脸生花，我看得一个月不敢见人。”

水自柔又露笑意：“能打败他，大概不差，你是如何败了他？”关小刀自得一笑：“简单，放把火，他就吃不完啦！”“你不是以武功打败他？”

“这很重要吗？”

“卑鄙！只会用卑鄙手法，你去死算了！”水自柔又嗔怒，一把绿蜂针叭然打出，存心想教训，也想试探对方武功。关小刀哪敢硬接？赶忙想跳入水中，然水自柔已料及，绿蜂针早就由下往上，封住水池，迫他赶忙扑向左墙角，手中箭支猛旋出去，可惜蜂针过多，穿出封锁，奇速无比射来，吓得他只能抽出围着裤裆长巾自救。

这一扫击落许多，但左腰背空门一露，竟也挨了四五针，痛得他唉唉闷叫，赶忙伸手拔去。

水自柔见他抽长巾，裸身又现，竟也窘困尖叫，双手掩脸，看来已熬过方才燃心之怒，现在反而有所顾虑了。

关小刀但闻她叫声，猛地又跳下水池，让那冷泉镇伤口，疼痛方弱不少。

他苦叫道：“就算我武功不济，你也不必处处逼人死路吧！”水自柔嗔怒大喝：“我不逼你，难道叫我自杀吗？你看光我全身，我还能嫁人吗？你为什么要闯进来？为什么要看我身体？你有资格当我老公吗？我老公得是天下第一高手，否则他日后

如何统领灵刀堂？

“我更不可能嫁个窝囊废，可惜你就是那个窝囊废，我不能嫁给你，只有杀了你，要不然，你自毁双眼，我可可放你一条生路！”

她说得铿锵有力，摆明绝无二路可走。

关小刀皱眉：“不小心看一眼也这么严重？”

“你这是什么话？”水自柔怒斥：“你老婆肯让人看吗？要是有一天，你向人说，看过灵刀堂小公主裸身，那全灵刀堂弟子如何想？”

“我不说，你不说，自然不就什么都没了……”

“可恶可恶可恶！”水自柔气得七窍生烟：“自毁双目或自杀当场，否则我用毒针！”猛把绿蜂盒转向，就要杀人。关小刀急忙说道：“我会给你公道，总该给我一点时间成为天下第一高手吧……”

“凭你？做梦！”

“可是我真的打败公孙白冰，虽然耍了手段，但那表示我的机智过人，且有过目不忘绝顶智慧！”

水自柔闻言，突又升起希望：“你真能过目不忘？”“当然！”

关小刀暗想：“瞧你裸身一眼，至今未忘，就是最佳证明。”暗露笑容。

水自柔二话不说，折回书房，抓来一古籍，丢了近去：“给我看三页，而后背给我听！”

关小刀皱眉：“这是什么书？”

水自柔怔愣：“你连书名都看不懂？你目不认丁？”关小刀干笑：“看得懂，我这就看了……这个好像是‘侠’……这个是‘游’……这是‘别’还是‘列’？……这是……哈

哈！猜到了，是‘游侠列传’对不对？你看，我一猜就中！”水自柔嗔斥：“连书名都要猜，还敢笑这么大声！”关小刀一愣，窘然煞住笑声，干窘道：“这不是正楷嘛！写的是歪七扭八，像蚯蚓在爬，我当然要费劲，这是……篆体对不对？嘿嘿……”

水自柔截口道：“又猜中了！”怒得想掐死他，这个老粗：“你除了能

猜之外，还能做什么？”

关小刀干笑：“我没研究那么深，我以前日夜不停练功，我爹说我有过目不忘之能，听了也能记得，所以要我先练武功，因为它丝毫偷懒不得。

“至于经史子集，日后有空再研究，照样青出于蓝，所以我认的字是少了些，但我的确是有过目不忘，过听不忘之能！”水自柔冷道：“说了老半天，简单意思即是不大能看懂此书了？”

关小刀干笑：“也不能这么说，若公主真要我背，我还是可以研究出来……”

水自柔冷道：“好啊！立刻给我研究，半刻钟搞不出名堂，你死定了！”

关小刀干笑：“要研究几页？”

“一大本！”

“天啊！我又不是神仙！”

“背不出，只有死！”

“三页好不好？”

“哼！”

水自柔大概同意了。

关小刀勉强翻书，还好，里头已非篆体，而是楷体，瞧来较为顺眼。

他吟着：“吴保安世家卖友……”

水自柔斥叫：“什么‘世’家‘卖’友！是‘弃’家‘赎’友！你才卖友求荣！”

“呃，是赎友啊！对对对，我差点忘了‘卖’字旁边有‘贝’字，呵呵！现在行了！”

水自柔斥道：“能多行，也看得出来！”

关小刀干窘一笑，开始念文章：

“古人结交……很（惟）结心；今人结交很（惟）结面……结心可以同生死；结面那甚（堪）共……（贫）贱……九……行（衢）鞍马日纷纭……追……追大手（攀）送喝（谒）无晨昏……”

“好啦！”

水自柔已听不下去，尖声大喝：“你念什么名堂？”

关小刀欣喜：“我通过考试了？”

“通过你个头！明明是‘攀’字，攀墙的攀，你竟然会自动发明把它念成‘大手’！”水自柔已忍不住暴笑起来，又急忙压抑，脸形特怪，斥道：“只有你会把一字变成两音！真是白痴！”关小刀咂了一声，干窘一笑：“原来是‘攀’啊！我以为那‘林’字中间打两个‘x’，是错误意思，所以省略了……”

水自柔更忍笑意，斥道：“省你个头！错你个头，难道打‘x’就要省略？那‘学’不就念‘子’即可！睡觉念睡‘见’即可？见你的大头鬼！考什么试，大零分！几句不到，错了一大堆，贫贱念‘贫’，送谒念送‘喝’，你想喝十桶马尿不成？差劲透顶！”

关小刀干抽着嘴角：“有这么严重吗？我觉得满顺口的 468

“胡说八道！”

水自柔斥道：“什么过目下忘，全是胡言一大篇，我看你死定了！”

关小刀干笑：“反正还有半刻钟，我慢慢研究……”说完，还是认真念下去，却仍错字连篇，听得水自柔压抑着抽笑，几乎快笑破肚皮，没想到世

上竟会有如此白字大王？水自柔实在忍不下去了，立即喝道：“住嘴！不准再念！”关小刀干笑：“虽然别字多了些，但也念了七八分，没有状元，也有进士了吧！”

“进你的大头鬼！”水自柔冷斥，想装凶，可是笑意已起，实是难捺，脸情自是怪异。

勉强斥道：“我看你是进士，土包子的土，天下哪有像你如此别字进士？实是误人子弟！”

关小刀干笑：“可是，我真的能过目不忘啊！我背给你听！”盖上市本，朗朗上口，念了句子，但水自柔只闻别字连篇，无法确定他背的是否正确，当下又喝：“不用背了，跟我念！”关小刀精神即来：“好啊！”

摆出认真架势，似想模仿她吐出之任何言语。

水自柔认为他在装模作样，未加理会，当下想着词句，已念来：

“明月几时有？把酒问青天；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？我欲乘风去，惟恐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，起舞弄清影，何似在人间！背来听听看！”

关小刀笑道：“简单啊！我娘早念过了，那是苏轼所做，接下来是：转朱阁，低绮户，照无眠。不应有恨，何事长向别时圆？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，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！小意思，我在娘胎里面就会背了！”

“少给我夸张！”水自柔瞧他朗朗上口，敢情是选了个他会词句，冷道：“再换一首！”

她道：“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……”

“简单！”关小刀登时接口：“奔流到海不复回？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，朝如青丝暮成雪？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……”

已把李白那首“将进酒”背得完完整整。

他还说：“我可以倒背如流！”当真倒背起来。

水自柔听不习惯，喝道：“不必了！”

又念起陆游所作“钗头凤”，关小刀照样背得出。再念李清照的“声声慢”，只念“寻寻、觅觅……”两句，关小刀立即便接下“冷冷清清，凄凄惨惨，戚戚”，一字不漏背得滚瓜烂熟。

水自柔不禁疑惑：“这小子当真有门道？”当下来点长的，立即念起“琵琶行”：“浔阳江头夜送客，枫叶荻花秋瑟瑟。主人下马客在船，举酒欲饮无管弦，醉不成欢惨将别，别时茫茫江浸月。忽闻水上琵琶声，主人忘归客不发……”

接下来竟然忘了，皱眉思索。

关小刀见状立即接口：“寻声暗问弹者谁？琵琶声停欲语迟，移船相近邀相见，添酒回灯重开宴，千呼万唤始出来，犹抱琵琶半遮面……”

吟来轻松自在，眨眼间已背完一整首。

水自柔目光不由发直，她为背此诗，几乎花了一月时间，尚且偶有忘记，但他却始终像身历其境般地朗朗上口，照此程度，他怎会是个目不识丁的家伙？

当下她又考了“长恨歌”，“丽人行”等较长且冷门诗词，这家伙照样从容应付，听得她不知该说什么才好。

关小刀自觉应付过关，且身上挨针伤口已不疼痛，始又围

起长巾，爬出冷泉，手捧着那本古籍，故做风流骚人墨客，来回走动，

那原始人般的斯文举止，倒是奇特突出。

他呵呵笑道：“考点别的吧！唐诗三百首，我早在二岁就背会了，那是每个晚上，我娘念一首，我高兴听再背，不高兴听就不背，否则我看出生三个月，即可背完一整本，这样合乎你的标准了吧！”

水自柔虽有心动，但总觉得感受不出那股过目不忘之绝智快感。

遂冷道：“大概有点小聪明，大概你娘拿鞭子逼你背，我且来点四书五经！你可敢接招！”

关小刀道：“来啊！只要你念得出来，我就背得出来！”“好极了，先来段礼遇篇！”

水自柔立刻背诵，关小刀倾耳聆听，才听一遍，果真能一字不差背出来。

水自柔不信，再考论语，甚至孟子，结果照样考不倒，惹得她不甘认输，要回“游侠列传”古籍，随便找了章回即念，小刀实如背书机器，总能应付自如，或有忘记，却也是他总觉好玩，忽而一笑始忘记，但经提示，又自记得。

试了几篇，水自柔已有所心动：“你当真有听而不忘之能？”却又带着疑惑。

关小刀自得一笑，翩步如佳公子，笑道：“不然，你认为我方才背的是什么？”

水自柔但见才夸几句，他即得意忘形，存心挫他威风，冷道：“就算你书背得厉害，可惜这不是在考状元，光会背书没用，得有真功夫才行！”

关小刀道：“我的功夫也不错！”

水自柔斥道：“乱七八糟！你若行，怎生我射箭进去，还伤

得了你，我射绿蜂针，照样打得你唉唉痛叫？要是高手，早就一掌把暗器震散，哪还像你，被打成落水狗！”

关小刀干笑道：“我的内功是差了点，不过我的刀法盖世，天下无敌！”

水自柔斥道：“鬼扯！论刀法，灵刀堂的灵幻刀法才是天下无敌！”

关小刀道：“那是你们自封的！你们的刀，跟利剑差不多，又长又细，差别只在开一边锋而已，严格说来是属于剑法，若碰上我的猛刀，照样招架不住！”

“不信！”

“真的，凭刀法，公孙白冰吃过大亏！”

“不信！”

水自柔对自家刀法浸淫多年，已视为无上武学，又怎会轻易让掉天下第一刀法名衔。

关小刀忽有灵机，稍带邪样，道：“不信，我要给你看，我的刀在你身旁！”指向其左脚近处那包东西。

水自柔瞧他眼光闪动，疑惑道：“你想打什么主意？”

关小刀干笑道：“被你关着，还能打什么主意？它的确只是大刀，我要耍出威力，想考武状元，总该给个兵器耍吧！”

水自柔挥刀切破布袋，露出四截大关刀，眉头一皱：“你的刀跟戏台唱戏的差不多嘛？”

想笑，因为刀已生锈。

关小刀笑道：“管用即可！它可是关老爷的宝刀，神得很呢！”

水自柔多半认为他在吹牛，喝道：“拿去吧！”勾刀挑去，已把大刀挑

射铁框，飞进里头。

关小刀见刀大喜，心神就来，喝着——一手接下刀身，猛又旋身，再接刀柄，突又以刀身挑棍，再接下另两棍。

然后技巧连接成丈余偃月神刀。

猛地一挥，喝叫“来也！”耍出关老爷威风，再镇住地面，一脸正气凛然道：“不知姑娘欲试何招？”

水自柔瞧他装模作样，斥道：“又不是在戏台演戏，耍什么名堂！你不是想证明神刀威力，耍来我瞧瞧！”“来啦！第一招，抽刀断水水更流！”

关小刀猛地耍将开来，蓦见刀刀势闪若飞轮，呼呼生劲，旋风涌窜过来，逼得水自柔眉头直皱，但觉此刀威力不弱，然而招式却平淡无奇，她已想出破解之法。

关小刀突然大喝，大刀猛往水中切去，叭然一响，池中之水分成两半，那刀锋却顿在水面三寸，露了一手强劲功夫。然而水自柔瞧来平淡无奇，他想，只要内力到家，以掌逼水，照样可分出两半，他不禁对小刀武学有所疑虑。又暗想，要是他真的不济，那又怎能许以终身？经过争争吵吵，还被逗得笑破肚腹，她已狠不下心把他杀了啊！关小刀一刀过后，收招后问：“这招如何？”

水自柔冷道：“太差了，你难道没有别的？”

关小刀道：“其实这招已够厉害，只是我怕弄坏你的宝贝浴池，所以才耍个样子而已。”

水自柔斥道：“都快没命了，还考虑到我池子！”关小刀一愣：“也对，好吧，这次真的不客气了！你最好退后三丈！”

水自柔斥道：“废话少说，还不快给我耍招！”“好吧好吧！谁叫我落难于此！注意了，看这招‘神刀斩魔月’！”

赫见关小刀掠退池后，拉开距离，大刀旋处，幻化无数光影，直若流星旋颤，灿亮中一股霸气奔涌而来。

呼的一声，扑得水自柔脸面生寒，她终于感到劲道，蓦见小刀身形已被流光掩住，前头水池掀浪震动好高。

就在旋光最急处，猝闻小刀再喝“斩——”霸劲声音带着惊涛骇浪之势，那光影奇速扑斩过来，目标正是那面铁框墙。

水自柔身在这头，还来不及升念欲躲，一股劲风已扫得她连连后退，她想运功挡去，猝见神刀光影闪向铁墙，直若惊雷破顶。

火山爆发，叭然一响，那神刀竟然从上猛力劈断臂粗铁框，随后轰来三支铁棍，更是砸得铁框凹陷成洞。

那势仍再穿射，吓得水自柔啊地尖叫，撞退数丈，跌坐地上，始知刀、柄全被拦在铁杆上，只不过铁门已陷出斜长般桌大裂洞。

外头传来巧玲、巧凤惊叫声：“公主？”快步奔来。

水自柔这才醒神，赶忙奔向前厅，急道没事没事，把莫名紧张的丫鬟又赶到外头，她始怔怔忡忡地奔返回来。

关小刀则已把大刀抓回，并接受，摆出关老爷耍大刀之威武气势，说道：“怎么样？就这一刀足可天下无敌吧？”

水自柔不敢相信，伸手摸向被斩断之铁框，当真被切得整整齐齐，讶然说道：“真的断了？”

关小刀道：“那还用说，这刀够猛吧？跟炸药一样，猛得够劲！”

水自柔已然怦动心头，这把怪刀既然能斩断硬铁，那他武功岂会差得了哪儿去？

她道：“你的宝刀本就可以斩金截铁？”

关小刀道：“那也得看人用，要斩铁，还得有真功夫不可！”

他把大刀抓来，水自柔接过手，但觉沉重，她试着往铁条砍去，锵然一响，根本毫发不伤。

她再用力砍去，照样无法砍断，不禁问道：“要怎么砍才能断铁？”

关小刀呵呵笑道：“这就得巧劲、霸劲一起用了，就像射穿石头，得聚精会神，总之一句，劲道足，切得准，自然就断了，怎么样，比起你家刀法更管用吧？”

水自柔哼了一声，把大刀抛还，斥道：“我家刀法是用来杀人，不是砍铜劈铁！你神气什么？”

她仍认为自家刀法不可侵犯。

关小刀干窘道：“抱歉抱歉，比错地方啦！你的刀的确天下第一，不过我破了铁框，可以让我走了吧？”

说完即往裂洞钻。

水自柔突然嗔喝：“不行！”

一把利刃已抵住他胸口。

关小刀急道：“你不是说，证明之后即放人？”

“我哪有说！”

水自柔道：“我是在证明你有没有资格当我丈夫。”“结果呢？”

水自柔一愣，窘意已升，但猛一咬牙，仍道：“差强人意，只要你经过我的训练，一定成为一等一高手。”

关小刀耸肩道：“一定要训练吗？我已觉得我天下无敌了呢！”

“自大家伙！”水自柔斥道：“你到底娶不娶我？不娶就杀了你！”

“这么快！”

水自柔一时羞怒，利刃当真刺来，吓得小刀赶忙逃后，惊愕道：“你真要杀我？”

“不错！”水自柔猛抓绿蜂针盒，怒斥：“除了瞎眼就是死！

随你选择！”

关小刀对那绿蜂直惊悸犹在，见盒即慌：“别乱来，我娶，我娶你就是！”

水自柔怦动心头，脸色仍冷：“跪下，给我立誓！”“要跪？”

“不跪就死！”

水自柔绿盒一扬，关小刀实不知这盒子在何时会喷出毒针，吓得急叫：“别动别动，我跪，我跪，我向天立誓。”已双膝落地：“关小刀若不娶水自柔为妻，必遭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！”“还有，日后不准背叛！”

“若有背叛，将死于非命！”

水自柔闻言，凶态一散，泪水已现。

忽而掩面泣哭，飞奔而退，扑床恸泣。

关小刀一愣，没想到凶巴巴的公主，竟然说哭即哭。他心肠软，见不得哭，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，急道：“若有得罪之处，尚请见谅……”

水自柔还在哭。

关小刀又道：“我发的誓并非开玩笑，我知道你的苦处，所以也该负起责任，我会遵守誓言的……”

瞧那水自柔哭得伤心悲恸，他实是不忍，穿爬出洞，想前去安慰，却又怕触犯对方。

暗暗一叹，道：“也许你心目中的白马王子不是我，你只是被逼得没办法才要我吧？我自许关老爷后代弟子，言必有信，你大可放心，我走了……”

正待抓起衣裤，准备找隐秘地方穿着。

那水自柔竟又急叫别走，泪痕满面扑来：“我只是觉得……觉得太突然了，就这样要跟一个男人结合啊！”

从做梦、幻想，到突然势在必行，已让她觉得恐慌，一时调适不了，方始以泪洗面，毕竟她才十七岁不到，人生历练浅得很，又怎能从容应付这突来的终身大事？

她扑在小刀怀中，尽管哭。

关小刀却不知该如何是好？想安慰，却该说什么？倒是美人扑身，让他幻起那幕裸身出浴情景，血脉不由一热。

其实，能娶如此漂亮姑娘为妻，实是前生修来之福啊！

他发现身躯似乎在轻颤，为掩饰，且占点便宜，终于伸手抱向她，水自柔并没躲，泣声更浓，他温存地抱着她，那感觉的确不错。

他想着，若能裸体相拥，那该多好……或者共浴温泉，缠绵悱恻……

幻想使他陶醉，不由抱得更紧……猝然已被推开，水自柔哭声没了，抹着泪痕赶忙退去，急道：“不能乱来！我们还没结婚！”

关小刀怔愣中已醒神：“我没有……”

“快穿上衣裤！”

“呃呃……”

小刀这才发现小啾啾有了异样变化，唉的一声，赶忙转身，抢着衣裤即穿，随后始把围在身上长布给抽起，终能着衣见人。

再次转身，已发现小公主恢复镇定，只是脸面绯红，稍带羞涩，她乃以冷漠掩饰，冷道：“虽然我答应嫁给你，那并非一定要嫁你，只要我发现你是邪恶之徒，照样会杀了你，若杀不死，我会自杀，绝不让你染指！”

关小刀苦笑：“一定要这么严重吗？”

水自柔斥道：“是好是坏全在你，严不严重也在你！你敢背叛我，背叛灵刀堂，我照样杀了你？”

关小刀一愣：“糟了，我忘了我是神剑门弟子……”水自柔亦惊：“你已加入神剑门？”

关小刀道：“没加入，也差不多啦！”

“现在退出还来得及！”

“可是我爹就是神剑门弟子，我怎可背叛我爹？”“那你就是要背叛我了？”

被辱感觉，使水自柔一刀就要刺去。

关小刀急忙叫道：“别急别急！有话好说，我投入灵刀堂便是！”

得先稳住对方再说。

水自柔这才收刀，冷哼道：“别忘了，你发过重誓！”“我知道！”关小刀道：“我不会背叛你，可是对我爹……咱们找个两全其美办法如何？”

水自柔冷道：“若有办法，还用你想？”

关小刀道：“两派统一，就成了。”

“你是说……”水自柔不禁想笑：“算了吧，你看过少林派跟武当派统

一过？别水火不容就不错啦！”

关小刀道：“他们一是和尚，一是道士，是佛、道之争，当然不易统一，但神剑门跟灵刀堂根本只是帮派，就像丐帮，以前分南北两派，现在还不是统一了？”

水自柔道：“话是不错，但野心者太多，难啊！”关小刀道：“总要试试，至少咱可以维持和平相处，到时，咱们就没负担了。”

“那是你，我早没负担！”水自柔道：“要如何做，你自己看着办，我不是不明理之人，只要你能给我一个交代即可！”关小刀道：“一定有交代，一定一定！”

水自柔突又斥笑起来：“定你个头！看你有时聪明，有时又傻不隆咚，实瞧不出哪个才是你，说你目不识丁，诗词又背得那么好，说你武功不济，刀法又吓人，说你土，你又三分像人样，搞不懂！”

关小刀干笑：“我才十来岁，哪学这么多，待过个几年，等全部学会了，必定天下无敌！”

水自柔道：“怕的是还没学会，就栽在人家手上啦！”关小刀干笑：“其实我也正忌讳内力不够，总想找机会练练，就像公孙白冰练了不知啥内功，这么一吸气，全身衣衫猎猎作响，我的刀就被荡偏了！”

水自柔惊诧道：“莫非他已练成太乙神功？”

关小刀道：“那功夫有何名堂？”

水自柔道：“练成之后，听说刀枪不入，是灵刀堂不传之秘，我也学了一点，可惜还派不上用场，公孙白冰必定日夜修练，才有此成果，不过据我所知，要练成化境，听说要九龙齐现，才有办法，公孙白冰怕也只有七八成火候吧！”

关小刀道：“九龙齐现何解？”

水自柔道：“不清楚，如果能悟通，早神功大成啦！听我爹说，得借九条龙之力量，才能达到化境，不知是真是假？”关小刀弄笑：“哪里捉那九条龙啊？”

水自柔道：“所以到现在没人练成。”

忽而想到什么，道：“你想练是不是？”

关小刀干笑：“是有一点。”

水自柔淡然一笑：“有空，我把口诀传给你便是。”关小刀怔愕：“你要传给我？”

水自柔稍窘，道：“不是说，我来教你，不出几年，你即可天下第一吗？”

“呃……是有此事。”

两人相视而笑，当然，这其中暗示着婚约，心灵交会中，不禁情愫已暗生。

然而在瞧及水自柔花容月貌之下，关小刀忽又想及阿祖，不禁皱眉：“实在太像了……”

“像什么？”

“阿祖先生，小姐！”

“对呀！”水自柔心神一凛：“为了你的事，我差点把他给忘了。”急急道：“他真的是你跟班？”

关小刀道：“是啊！”

水自柔道：“那他的来历呢？”

关小刀道：“一团谜，我只知道他似乎老家也在江南，跟一位姑姑同住，后来他姑姑死了，他便流浪街头，结果被我收容。”大略把阿祖经历说了一遍。

水自柔道：“在江南出生，那一定错不了！”

关小刀道：“什么错不了？你也认为他跟你大有关系？”水自柔道：“长得如此像，难道没有关系吗？她会是我的孪生姐妹？”

关小刀道：“姐弟如何？他是男的。”

水自柔道：“怎可能？她那长相要是男的，岂非太可怕了？”关小刀道：“我也这么觉得，但他却一直说他是男的。”“会不会是……”水自柔忽而想到什么，急道：“她也在单恋你！有这可能吗？你说！”

关小刀干笑：“不清楚……”

“有，一定有！”水自柔不由紧张：“要是她也喜欢上你，你要选谁？她跟我一样漂亮啊！”

关小刀自己也莫名难分，道：“这问题，先辨出他是男是女，是否和你有关再谈好吗？否则问题会越来越复杂。”

水自柔心念一闪，也对！如果阿祖是男的，岂非迎刃而解？可是若是女的呢？……实在头疼，她不愿再想，急道：“如何才能找他出来？”

关小刀道：“你走了，他自会出来，别忘了，他在假冒你。”“呃，有所闻。”水自柔道：“上次公孙白冰败后返回，还放话说我多管闲事，该不会就是他的杰作了？”

“正是。”

“这次也是他提议再闹本宫？”

“没错，他对公主住处念念不忘。”

“如果有一天，他把我杀了，那岂非谁也不清楚？”“这倒是了……”

关小刀盯向水自柔容颜，想找出特色。

水自柔被瞧得发窘，冷道：“你看什么？”

关小刀道：“总该找出你跟他不一样地方，否则要是洞房花烛夜搞错了……”

“你坏死了！”

水自柔猝然捣拳过来，关小刀猛地闪开，笑击更邪，她窘飞脸面，却带甜意，至少他想的是自己，遂道：“我有一颗蛀牙，算不算？”

“蛀牙？”关小刀想笑：“没有别的特征吗？”

水自柔身上当然有，但两人尚未成婚，她怎敢说，轻斥道：“我就是怕，我有的，他也有，只有蛀牙最现实，他未必跟我蛀同一颗吧！如果有，也认命了。”

关小刀道：“就这样啦！蛀哪颗？”

水自柔张嘴，总带点不雅而觉困窘，但还是指出左上排第三牙有点崩缺。

关小刀道：“那是崩牙嘛！你啃了什么？”

水自柔斥笑：“啃了你的骨头，记住就好。”啃人感觉使她呵呵笑起。

关小刀笑道：“不怕掉光牙齿就啃吧！我看时间不多，你就躲起来，最好去问你父母，看看是否有兄弟姐妹遗失或被人认养，如果回来，也别招摇，免得吓走这胆小鬼！”

“知道啦！我这就走！”

水自柔冷道：“你的刀厉害，把铁杆给拆了，改天我叫人重装木门，拆

完给我出去，没有我允许，不准再进来，知道吗？”

关小刀回她一句“知道了”，水自柔方自深深瞧了未来丈夫一眼，方始带着喜悦且极欲奔放心情，踩着雀跃步伐而去。

关小刀瞧着她背影，突然想笑，就这样莫名私订终身，想来让人实在不可思议，然却千真万确。

然而想及得此美娇娘，是天上掉下来大福运，亦乐得他哼起小调，拿起大刀，已拆向无门铁框条，一刀一锵声，敲来甚是舒服带劲。

不久，丫鬟巧玲偷偷前来，低声道：“你把小公主摆平了？”

关小刀道：“当然！我用大刀这么一切！”

猛地砍在巧玲眼前，吓得她跳后惊叫，手中饭篮差点打翻，小刀始又自得笑道：“她吓昏了，醒来之后，再也不敢吭我一声。”

巧玲皱眉：“小公主会吓昏？”不可思议。

关小刀笑道：“反正我的刀有魔法便是，餐饭送来了是吗？待我先吃了再说。”

巧玲把餐篮给他，打开一瞧，佳肴香味四溢，巧玲特别说明那醉鸡是小公主做的，小刀吃来果然别具味道。

巧玲趁此问东问西，却只知两人大闹一场，四处只见乱箭、断铁、碎衫，身为女婢，天生勤快，便帮忙收拾，并将染尘处拭去。

她老想不出，为何公主加了铁框门，却又想把它拆除？关小刀则表示今后大家都可洗那口阴阳泉，当然要拆啦！巧玲欣叫“真的”，想跃跃欲试，却想到有男人在场，只好作罢，心想下次再来，见及小刀已吃饱，收拾竹篮已退下。关小刀但觉阿祖似乎太久没回来，不大放心，始加把劲，把剩余铁框砍断，收拾成捆，背了出去，置于门口。随即将大刀拆下，藏于腰背，始往外头行来。

只见得已是夜晚，明月轻挂，银光投向六仙屏那六道飞瀑，滚滚闪动，直若银河舞龙，彩带轻飞，煞是好看。或有水滴泄出，大者有若寒星跳动，小者更加萤虫闪飞，东弹西掠，好不悠哉，天然美景叫人流连难移寸步。然而小刀想及阿祖安危，只好收起欣赏心情，一路搜向较隐秘处。

他经过柳风亭、瓔珞泉、弄雨坞，仍无踪影。

忽而灵机一闪：“会在望月台？”

他越想越有可能，那望月台除了公孙白冰之外，所有人几乎不敢踏入，阿祖在急狂逃逸下，且又人生地不熟，自可能藏身该处。

想及他也可能被公孙白冰发现，不禁加快脚步奔去，穿过翠峰阁前古松林，望月台已现。

关小刀掠向古松，一眼望去，果真见及公孙白冰正坐于望月台上，两眼视弦月，似在思念，他脸上抹着一层白膏，似面具，大概在治疗伤痕。

关小刀暗自窃笑，得意杰作果然让他不敢见人。他得特别小心，若被对方发现，自免不了一场大战。瞧了许久，未见及阿祖动静，正待退下，忽听松下有人敲叩，一颗松子打了过来，敲得关小刀惊惶想喝谁，猝又想及身在险处，闭了声音，转头下望，竟然是素青衣衫的阿祖，他想斥，阿祖却急急招手，要他下来。

关小刀小心掠下，阿祖拉他到隐秘林区，先躲起来再说。阿祖急道：“你怎生那么久才逃出来？”

关小刀瞄眼：“我还等你回去呢！”

阿祖怔忡不安道：“不敢了！”

“为何？你平常不是胆子大？”

“自从见着一个人跟我那么相像后，你觉得我有什么感觉？”阿祖道：“我觉得我好像看到自己灵魂在眼前跑来跑去，太可怕啦！”

关小刀想笑：“难得你还有怕的时候！”

阿祖道：“咱们走吧！这是不祥之地，再待下去会出事！”关小刀道：“对我可吉祥极了。”

只几个时辰即得美娇娘，当然大吉大利。

阿祖道：“对我不祥，当然对你也不吉！”

关小刀弄笑着。

“你不信？”

“大概你惊吓过度了！”

“谁说的！只要我一叫，看你还吉个什么？”

阿祖猛张口，关小刀急斥：“少乱来，你到底在怕什么？”“总是觉得魂不守舍！”

“那是你不敢面对现实，小公主可能是你妹妹，你可能跟他们有亲戚关系，为何不去证实？”

“我……”

“小公主已走，我们回去再说！”

“不行！”阿祖急道：“我还是觉得太可怕了！我原以为只像个七分，谁知简直像镜子摆在眼前跳动，分明有鬼，走吧！”

“不走！胆小鬼！”

“你非走不可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李春风逃了！”

阿祖突想起此事，幸灾乐祸自得笑起。

关小刀诧异：“她怎逃了？”

“当然是有人放了她。”

“你胡说，田威根本不会放人，你想骗我回去是不是？”阿祖笑道：“何必骗，刚好是事实，及时消息要你回去，可见这地方不能呆，走吧！路上再慢慢告诉你！”“先说再走！”

“那是傍晚时刻，我被小公主追赶，只好躲到望月台附近，结果那田威找了过来，公孙白冰不愿别人踏上望月台，便迎相谈，我自能听到消息。

“公孙白冰问田威为何去而复返？他们两天前才开过堂会。”田威便说李春风逃了，也说门主夫人的血书是她写的，气得公孙白冰砸烂一块石头！就是那一块！”

指向上头较高处，有堆烂石，以证明自己所言非虚：“后来田威要他帮忙搜捕，公孙白冰立即答应，马上下令，田威便回去了。结果公孙白冰回到望月台，一直坐到现在，且不停骂着李春风名字，大概在想如何报仇，却又烦恼那张烂脸吧！”关小刀已自苦笑，没想到千辛万苦才把李春风抓着，却在莫名之间被逃脱，日后不知又要如何兴风作浪？

他道：“可有说及她如何脱逃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阿祖道：“看那田威似是不好意思说，咱们去问他便是，走，现在去问。”

“人都走了，问有何用？”

“你不想走？”

“我正在查你的身世……”

“我身世有什么好查！”阿祖突然大叫：“有……”关小刀惊骇，猛地掩他口，“有”字变成鸣声，阿祖还在挣扎，小刀紧紧将他抱住。

然而虽只是轻微鸣声，但在绝顶高手耳中已是够了，猝见公孙白冰冷喝一声“谁”，奇快无比掠扑过来。关小刀暗自叫苦：“死三八你竟然！”来不及骂人，赶忙把阿祖推出去，叫道：“快挡他！”

阿祖却叫：“有人躲在这里！”溜向退坡处。

公孙白冰乍见阿祖，以为他是小公主，不想扑去，忽闻另有敌人，猛地再探，如飞蛇穿透松林，见及目标，右掌凝力即扑抓。

关小刀闷叫倒楣，眼看逃躲无处，抓来腰际大刀挡了过去，叭然一响，公孙白冰手掌印向刀柄，反震发麻，关小刀一刀砍将过来，逼得他翻退数丈，瞧清来人，惊诧道：“是你？”他做梦都没想到，朝思暮想的仇人，竟然会出现自家门前，一时惊喜，狂声大笑：“好，有种！天下你最勇敢！”关小刀干笑：“我是来跟你谈李春风之事，一切诡计全是她要的……”

“没什么好谈，毁脸之仇，誓必索回！”

公孙白冰自知小刀弱点，在怒火焚身之下，已想置他死地，不再用兵刃，猛将太乙神掌提至极限，暴欺过来，见人即打。那掌劲无风，却图个快字诀，暴然印向眼前，让人不知如何闪避是好。

关小刀想举刀拦去，但他双手左右开攻，不知虚实，不易挡招，想要反攻，又怕力道不足。

情急之下，他猛伸手抓入腰际，喝叫一声：“看磷火弹！”

手一扬，丢出东西。

公孙白冰早被信号磷火烧得脸面焦红。

猝闻又是此物，纵使自己可能先发制人，然而那威力未免太大，迫不得已，连掠十数筋斗，倒翻树梢。

关小刀急道：“此时不逃，尚待何时！”

赶忙逃向小径，没命奔去。

公孙白冰方掠树梢，却未见火光，那分明只是一锭银子，气得哇哇大叫，凌空再翻扑过来，喝着“别逃！”

双掌开攻，砰砰砰，打得地面凹洞乍现，接连七掌后，终劈中小刀背肩，痛得他落地打滚，眼看是走不了了，猛地回身一刀“莲花化影”，借着刀劲，对住掌劲，再喝一声“神刀贯日月”射将出去。

那霸刀猛劲足够，有若干钧巨炮轰出炮弹，迫着公孙白冰连连发掌，身形却被推高十数丈，似乘火箭欲飞天般。

砰砰砰化去不少刀劲，关小刀喝地一声掠左十余丈，正巧接住回飞长刀，借此机会，又想开溜。

“今夜让你走脱，我公孙白冰名字倒过来念。”

凌空翻将又返劈回来。

那太乙神掌果然非比寻常，相隔十数丈，照样势猛劲足，砰砰再响，迫得小刀回身自救，公孙白冰突然大喝：“看你今夜穿了铁甲护身没？”

掌影顿化无数，凝成一双大巨掌，猝往前推，看似不动，实却奇快往前轰罩，小刀想举刀封砍，公孙白冰却已逼近不及一丈，巨掌更近，相隔不及

几尺，猛按推过来，叭然一响，正中关小刀胸口，打得他狂吐鲜血，倒飞七八丈，跌个四脚朝天。

躲在暗处的阿祖哪想到自己一时兴起想逼人，却落得如此局面，眼看公孙白冰狂笑中就要收拾关小刀。

他奋不顾身抢出喝道：“不准伤他！”

公孙白冰冷笑：“他乃灵刀堂公敌，你无权护他！”

阿祖斥道：“他是灵刀堂密探，你无权伤他！”

“密探？”公孙白冰狂笑：“我这张脸就是密探毁的！纵使他如何了得，也要剥下他的面皮！”欺身向前，就欲捉人。

阿祖斥喝：“你敢！”手中无刀，抓来树枝，硬追着公孙白冰背身即砸，公孙白冰头也不回，左掌一翻，喝着“让开”已将阿祖推倒在地。

关小刀见状苦笑，勉强忍住颇为沉重的伤势，喝道：“想抓我，没那么容易！”

神刀一抖，那招“神刀斩魔月”竟然威劲十足再次迫来。

然而他已重伤在身，纵使霸刀仍带劲，却仍无法与往昔相比。

公孙白冰冷笑，一连三掌打得神刀喷掉远处，小刀到此完全绝望，苦笑：“三天一运，看来我今儿惨了……”

“不但惨，而且是很惨！”公孙白冰狂笑：“你尝过脸皮被剥滋味？当然不会，否则你这张脸怎会还在头上？不过就快了！”

他哈哈狂笑，猛欺过来，探掌即想擒人，每以为必定手到擒来，岂知银光一现，那身受重伤的家伙竟然还能反击，一把锋利匕首猛刺而出。

它本是小刀随身携带之物，上次还以此刀制服阿祖，此时在拚命中刺出，其势何等霸道，而那公孙白冰却陶醉在报复快感之中，完全忽略重伤之人还能反击，这一疏忽，匕首刺来，已不及三寸，吓得他赶忙运功护身并躲闪。

关小刀猛觉他身上传来一阵劲罡之气，想及他练有护身气

功，猛地把匕首一转，刺向对方大腿。

公孙白冰见状大骇，他在情急之下，勉强提劲护胸，谁知对方竟反攻自己大腿。

他若伤势完全康复，或可分劲挡去，可是自己前次受了数次棍击，内伤不轻，此时欲力闪扭躲，已是不及，唉的一声，右大腿被划一刀，痛得他闪掠右侧，嗔怒中再次发掌反击，存心劈死算了。

他掌劲啸来，又猛又急，眼看就要伤人。

关小刀却拚出最后几口劲，喝着“阿祖快走”，身形有若车轮猛滚再滚，以消抵不少劲道。

那滚身过去，匕首猛砍向大腿粗树干，一连砍下十数棵他又喝着“神刀破天地”，猛将匕首化成轰雷般炸去。

公孙白冰见势太急，顾及有诈，不敢迎掌击落，猛闪左避，匕首飞向背后古松，叭叭叭叭猛然绞动，那古松被斩得枝碎身倒，压向左右，复把断根之树压倒，哗轰轰扑罩下来。

那公孙白冰右腿受伤，本在气恼之中，此时见及树倒，猛地劈掌打去，叭叭暴响中，碎叶烂枝乱飞，然而他却顾及前面，忘了后面亦有树枝压来，待他发现反击，已显狼狈。

第十五章 狗尾戏貂

关小刀趁他狂怒之际，喝着“阿祖快逃”，阿祖猛抓大刀在手，掠冲过来，扶向小刀，凭他轻功还算不弱，快急施展，竟也派上用场，眨眼逃出老远。

关小刀突喝：“快躲回宫！”

那意思乃让公孙白冰误会他俩往小公主住处逃去，然则两人却往反方向逃窜，希望调虎离山之计能够奏效。

公孙白冰被残枝断茎砸得狼狈不堪，好不容易劈出通路，待要追赶，哪见得人？

突闻声音，直觉反应，若让人躲入宫中，再兴师问罪恐怕麻烦多多，当下猛地一啸，准备唤来高手阻挡，自己则快马加鞭，追赶过去。

那啸声一起，灵刀堂护卫岂是饭桶，登时呼喝相应，围了过来。

公孙白冰才掠行五百丈，正赶往小公主住处之际，已见护卫迎面追来，他急道：“可见刺客？”

护卫哪见过英俊的副堂主怎会满脸疮疤，一时怔愣当场：“你是……”

“我是副堂主！”

公孙白冰在那眼神中瞧出自己不堪入目容貌，不禁更恨关

小刀，竟然一掌扫去，冷喝让开，打得守卫莫名跌退。公孙白冰正要追赶，猝闻西南方传来喝声：“刺客在此！”

公孙白冰一愣，直觉中了调虎离山之计，不由咆哮怒吼，调头即追。

关小刀、阿祖本是将要过关，谁知护帮人马围了过来，才穿出一片梧桐林，已闻喝声，小刀不禁叫糟。阿祖却已挡在守卫面前，冷喝道：“鬼叫什么，连我都不认得了？”

他那架势一摆，十数护卫见及，已自怔惊拜礼：“是小公主？”

阿祖冷喝：“刺客在后头，穿白衣，一脸麻黑那个，还不快追！”

守卫赶忙拱手应是，急急追掠而去。

阿祖见状，深喘大气：“好险！”扶着关小刀，喝着快走，两人跌跌撞撞，径找地方逃去。

然而尚走不了百丈，但闻狂笑传来，一道白影天马行空射来，关小刀暗自叫苦，显然行踪已露，要命家伙再次迫来矣。

那公孙白冰果真怒火高涨，凌空见及敌踪，狂笑中已欺扑下来，双手左右开攻，怒笑着：“给我躺下！”一连十数掌，打得关小刀东滚西逃。

阿祖眼看逃之不易，不得不再摆起小公主架势，怒喝道：“公孙白冰你敢伤我客人？”

话未说完，公孙白冰截口怒斥：“伤我容颜，任谁照样挡不了！”

太乙神掌猛地提劲十成，一掌扫得阿祖东倒西歪，跌得老远，他猛转身，迫近小刀不及七尺，哈哈狂笑：“这就是毁我容貌后果！”双掌狂吐。

关小刀欲躲无处，暗道：“我命休矣！”突又喝叫：“看绿蜂针！”且抓出任何东西，作势欲射。

公孙白冰本就是灵刀堂之人，对绿蜂针自有了解，情急之下闻之，顾不得对方是否有此玩意？如何得知？只是直觉收回三成功力护体，仍攻势不断，迫掌过去，砰然暴响，打得关小刀再吐鲜血，倒跌七八丈远，撞向梧桐，枯叶抖抖下落。

公孙白冰一击成功，且未发现绿蜂针，心念一闪，冷笑道：“原来在耍人！你死期到了！”猛地掠身再攻招，欲置人于死地而后快。

阿祖好不容易爬身而起，见及关小刀几乎奄奄一息，公孙白冰又逼前欲杀人，他哪顾得自己，猛地扑前，喝着：“绿蜂针在此！”急于救人。

公孙白冰仗着护体神功，根本不管，仍自逼前，双掌凝力，就欲杀人。

关小刀只能苦笑，眼看逃躲无处，干脆先装死算了，正待翻眼倒地之际，忽闻沉声传来：“副堂主手下留情！”

声音未落，一条青影斜切过来。公孙白冰但闻此声，冷牙一咬，攻势更加强劲，似想先斩后奏。

关小刀亦闻言，不由燃起生机，喝着：“看九鬼夺命血！跟你同归于尽！”猛地吸口真劲，喷吐口中红血。

那红雾喷来，带着血腥，复闻毒血，公孙白冰深怕可能是小刀之困兽之斗，当下不得不闪避开，右掌攻势不变，猛吐过来。

然而这一闪身，青影已截追过来，双掌引力砰砰两响，终于化去公孙白冰掌力，关小刀则被余劲扫及，滚退三四圈，倒地不起。

另有一道纤纤人影掠追过来，扶向小刀，但见伤重，数指截下，真劲猛运，她正是小公主水自柔，在救人之际仍喝着：“爹，他就是证人，死不得！”

那青衣人正是灵刀堂堂主水无涯，他自听得女儿说及阿祖之事，于是急于赶来一探究竟，没想到闻及打斗吆喝声，心知有变，在女儿焦切猜测下，更知可能发生何事，遂快马加鞭赶来，欲先阻止惨事发生再说。

公孙白冰却怒火攻心，厉喝：“此人是神剑门密探，数次坏我大事，毁我容貌，罪该万死，堂主想护他吗？”一连数掌，劈个不停。

水无涯连连拆招，道：“副堂主暂且息怒，有话问清再说。”

“无话可说，谁护敌人，谁就是灵刀堂叛徒！”

公孙白冰狂吼，双掌劲道提至极限，啸风自起。

水无涯见状惊愕：“副堂主你？”

公孙白冰狂笑：“灵刀堂公敌，人人得而诛之！”

掌劲排山倒海劈涌而下。

水无涯惊喝一声，亦把功力提至极限，猛地对掌打去，双方掌劲交触，轰然一响，宛若石破天惊，周遭枝树断折乱飞，啸风卷得天昏地暗，两人各自迫退三数步，始稳住身子。

公孙白冰一招击后，惊诧瞧着冷静不动的水无涯，脸色表情变化莫定，突然冷哼一声，甩头离去。

水无涯仍自不动，待公孙白冰走远后，他始喝向四周赶来的护卫道：“四面看守，不准任何人靠近！”

护卫应声离去之后，他突然闷呃一声，嘴角挂着血丝，脸色转为苍白，显然已受内伤。

水自柔本在替关小刀治伤，但闻父亲闷呃，直觉转头，惊道：“爹，您受伤了？”

水无涯极力掩饰，苦笑道：“没想到副堂主内功已高到如此程度，假以时日，灵刀堂恐怕无人是他敌手了……”

“爹……”

水无涯伸手制止她说话，道：“先回宫再说，这小子伤得不轻！”

水自柔但觉父亲受伤，还能撑着，倒是小刀伤势较重，于是不再多说，

背起心上人，已往住处奔去。

水无涯轻叹一声，亦自跟去。

那突见小公主现身而躲在暗处的阿祖，虽甚想避开灵刀堂所有门徒，但他仍顾及关小刀安危，只好找了机会，亦潜往忆相思，也好有个照应。

及进忆相思，水自柔本想把小刀浸入灵泉之中，也好借灵泉之力治伤，然而父亲在旁，怎好泄露秘密，毕竟那是自己闺房，寻常男人岂可进入？

她只好将人置于客房。

还好，关小刀身强体壮，从小又有药姑的母亲调理，经过半晌调息之后，已悠悠转醒过来。

水自柔见他已醒，欣喜一笑，急道：“别乱动，你伤的不轻，爹正以真力为你治伤！”

关小刀勉强挤出笑意：“难得你们及时赶来，多谢……老伯……”水无涯坐在他背后，根本见不着，只能以老伯相称，以笑声表示感谢。

水无涯淡笑：“骨头倒是挺硬，受此重击，五脏六腑都未移位，不简单！”

关小刀干笑道：“我娘教的，只要五脏六腑不移位，伤好得快……”

水无涯道：“你娘是……呃，我想到了，你是关海天之子，当然有一套了。”

关小刀怔诧：“堂主知我爹？”

水无涯道：“当然知，可惜各司其主，失之交臂，唉！无缘啊！”

关小刀闻他叹息声，知道仇隙没那么深，不由宽慰许多。

水无涯又叫小刀别说话，跟着他运行真气，以便治伤，待功行三周天后，他始收功，关小刀但觉舒坦许多，水自柔又让他服下灵药，伤势更形减轻不少。

此时水无涯已走下床，关小刀得以见及，但见他年约五旬，两鬓稍白，虽上了年纪，却隐含一股沉稳冷静，神韵中并非追求名利，倒以闲云野鹤心情居多，然而此时他却眉头稍锁，似有心事。

他仍露出淡淡笑容，道：“好小子，听说你两次败走公孙白冰？”

关小刀干笑：“是有这么回事，但今日被揍，他也算扳回一城啦！”

水无涯淡笑：“副堂主的确不是简单角色，你能胜他一回，的确不易。”

水自柔冷道：“他未免妄自尊大，时常独断独行，现在连爹都敢伤，再这样下去，他岂非准备篡位为王！”

水无涯轻叹：“老实说，他的才能的确在爹之上，如若他想当堂主，早就夺了位，我怕他的是，他若练成太乙神功，恐怕灵刀堂和神剑门将无宁日矣！”

水自柔道：“爹难道就让他这样狂妄下去？”

“又能如何？”

水无涯道：“武功各有天分，他要练多高，谁也管不着，至于堂规来说，关小刀是神剑门之人，且又伤他脸面，他要报仇，我这个堂主拿什么理由阻挡他？”

“唯一能用的，大概只能责他私自行动之罪，但这微不足道，我出手，全在于你所说，有个长相相同的妹妹什么的，以此理由，暂且挡他一下。”

“他若能接受就算了，他若不能接受，哪天反过头来兴师问罪，我也无法再袒护小刀，否则根本无法向弟兄交代。”水自柔道：“有这么严重？”

水无涯道：“江湖规矩本就如此，除非他投入灵刀堂门下，否则……唉……难啊！”

关小刀闻言，已准备下床，道：“让你们为难啦！反正我的伤已控制住，已无必要留在此，就此别去便是，此恩来日再报！”说完，他即要下床拜礼离去。

水自柔、水无涯一时异口同声，急道：“你想干什么？”关小刀倒被唤声喝住，怔诧道：“走人啊！免得你们为难！”“不能走！”

水自柔心想，自己已默许他，他岂能说走就走？然而婚姻之事，说来窘困，何况还有父亲在场，心念一转，急道：“我还有一个双胞胎妹妹之事待解决，你不能说走就走！”水无涯轻叹道：“不错，听说你的跟班和自柔长得一模一样？”

关小刀道：“倒是有这么回事。”

喃喃说道：“将这件事弄清再走也不迟……”

水无涯眼神显得惊诧惊喜：“真有此事？你跟班呢？真的长得一模一样？”

关小刀道：“这点，问你女儿较清楚。”

水自柔道：“千真万确，好像照镜子，连我都快辨认不出谁是谁，爹你难道是不清楚这件事情？还是不敢说？”关小刀道：“堂主若真有个双胞胎女儿，那这些即毋庸置疑了。”

水无涯轻轻一叹：“老实说，我也不清楚，当年自柔出世时，我正在闭关紧要关头，根本无法守在身边，后来……”叹声更沉，似不愿提及。

关小刀只想知道真相，急追问：“后来如何？”

水无涯欲言又止。

水自柔道：“我娘生了我之后即去世，爹一直为此事内疚……”

水无涯长叹不已：“若我在她身边，或许还来得及救她……”

关小刀沉默下来，毕竟挖掘他人伤心往事，总让人心灵难安，忽地，他又想到什么，道：“或许你娘没死，否则怎会出现另一个妹妹？”

水自柔道：“我也这么想，可是爹说根本不可能，我便疑惑了。”

关小刀不禁瞧向水无涯，希望能找出答案。

水无涯轻叹：“是我亲手埋了她，她怎可能复活？”关小刀道：“你亲眼看着她入殓？”

水无涯道：“虽无亲眼，但丫鬟等人，总不会造假吧？”关小刀目露曙光，道：“没亲眼即不算数，就算亲眼，也有可能易容或李代桃僵，反正现在活生生多出一个公主，任何不可能之事，都可能变成真实，这个要查，一定要查得清清楚楚。”

水自柔道：“我也这么认为，若有个亲妹妹，不去查明，实在无法交代。”

水无涯轻叹：“所以爹才来啊！却不知那叫阿祖的现在何处？”

关小刀这才想到阿祖安危，急道：“他方才跟我一起逃躲，莫要被公孙白冰捉去才好！你们方才见着公孙白冰抓人吗？”

水自柔道：“我在替你疗伤，没注意。”

水无涯道：“应该没有，他跟我对了几掌，含怒而去，并未抓人。”

关小刀稍安，道：“这么说来，他该仍在附近了……”

水无涯道：“若真如此，我传令叫手下保护，并请他过来。”

水自柔道：“免了吧！连公孙白冰都把他当成我，他可是十足小公主一

个，在灵刀堂，谁还动得了他？”

关小刀闻言不由欣笑道：“这倒是了……大家都把他当成小公主，他该没事，此事倒不如隐瞒下去，好让公孙白冰摸不着头绪。”

水无涯道：“尽管如此，若不请出他，该如何解开他身世之谜？至少也该让我瞧个几眼吧？”

水自柔道：“话是不错，可是上次唤他不出，现在可能亦无效果，就算叫他出来，他不开口，恐怕也问不出什么名堂，我看……得想个办法。”

关小刀道：“别想啦，他跟你一样，鬼灵精怪，不容易上当……”

“谁鬼灵精怪！”

水自柔轻斥、白眼，但心头总觉甜蜜，毕竟此话总带点智慧之恭维含意。

关小刀只以笑声回答，脑筋仍转个不停。

“看来只有装重病了……”

关小刀想了许久，做此计策，他道：“方才我被公孙白冰打得不轻，阿祖必定紧张，他很可能想知道我的伤势，只要你们先行避去，他可能会现身才对。”

水自柔欣喜：“不错，他看来是很关心你，我们退开便是，到时再围过来，他想走都走不掉。”

关小刀道：“暂且不要正面照会吧，这不大妥……”水自柔道：“怎么说？”

关小刀道：“如此唐突，阿祖可能来个死不认帐，到时拗起性子，什么也别想探出，还是让我先套套他，你们躲在暗处欣赏便是。”

水无涯道：“或许该如此吧，连我平白可能多出一个女儿，都显得难以自处，何况是女孩儿家。”

水自柔颌首：“就这样啦，你要装多重的病？”关小刀道：“大概无药可救即可！”

他于是交代一些细节，水无涯父女俩会意，一准备就绪，突然焦切叫起，动作显得零乱。

水无涯急道：“伤及命脉，快拿续命金丹来！”水自柔道：“金丹在哪，我可不知！”

水无涯道：“那你去拿银针好了，非得赶快医治，否则小命难保！”

水自柔应是，父女俩急忙夺门而出，惹得护守丫鬟惊心动魄，直问小刀伤势如何？水自柔只道好好看守，和父亲快步奔去。

巧玲、巧凤脸色苍白，小刀奄奄一息的样子，急得两人心头忐忑不安，暗暗向上天祈祷，希望小刀能逃过此劫。祈祷中，忽闻外头传来脚步声，两丫鬟一愣，方才还是白衣绸装的小公主，此时怎会一刹眼即变成青素衣装？阿祖已被水自柔父女紧张离去姿态弄得焦切万分，顾不得什么，见人即问：“关小刀他如何？在哪？”

巧玲直指客房：“他似乎伤得不轻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阿祖已撞门而入，并急道：“没有我允许，不准任何人进来！”

赶忙把门带上，见及小刀伤重躺床，急得他泪水渗流，扑向床边：“小刀你振作点，千万不能……”

觉得“死”字不吉，咽了回去。

关小刀暗自想笑，被他唤摇一阵，方始悠悠醒来，黯淡眼神瞧去，阿祖

急露笑容，随又焦切道：“你醒来了？你的伤不要紧吧？”

关小刀苦笑：“你看我……不要紧吗？”

阿祖急道：“可是……他们去拿灵药了，一定会把你治好！”关小刀摇头怅笑：“我的伤，我自己知道……别忘了，我娘是药姑……”说完连咳数声，还渗血丝，急得阿祖发慌，抓起丝巾即抹，甚至再次哭泣。

“你不要担心，他们一定有办法！”

“有什么办法？”

关小刀轻叹：“唯一的办法是一味灵药……”

“什么灵药？”阿祖急问。

“还魂草……我中了毒掌，只有还魂草能解此毒……”“它在哪？我立刻帮你去取！”

“本来，我家有此药草，可惜太远……对了，上次你说过你姑姑葬在什么山的？那里似乎有些灵草……”

“是不是雁归山？”

“对对对，江南的雁归山南麓，有此药……”

“我这就帮你取来！”

阿祖说完，立即调头，想夺门而出。

小刀立刻唤住他，道：“等等，急什么？”

阿祖急道：“你的伤等着治啊！等不得！”

小刀道：“既知等不得，你到了雁归山再回来，已超过十日，我哪还有命在……何况你也不认得还魂草长得啥模样，如何去取？”

阿祖焦切道：“那该怎么办？”急得团团转。

小刀道：“我看，我得跟你去，或许还有一线生机……”

“可是你的伤？”

“忍个两三天没问题……”

阿祖当机立断：“好，就一起去，我叫他们备船，立刻启程！”当下，他立刻奔出，要巧玲帮忙扶人，巧凤则前去备船。小公主命令果然见效，巧凤立即去办，巧玲和阿祖则扶着小刀亦快亦谨慎地扶人出宫，直往江岸行去。

在暗处的水无涯、水自柔父女，此时已千真万确见及探身而过的阿祖，两人不由呆愣半晌，实猜不出，世上竟然有如此长得一模一样之人？

愣了一阵，水自柔急道：“他们要去哪？”

水无涯醒神：“可能要远行，还备了船。”

水自柔道：“莫要开溜才好，咱们跟过去！”

她直觉是怕丈夫开溜，已暗中追去，水无涯却想查明阿祖身分，亦自跟追过去。

阿祖则在巧凤安排下，上了一艘小快船，来不及安排谁该去。谁不该去，他只喝着开船，舵手立即启航，连同两丫鬟也载走，一行可谓浩浩荡荡。

关小刀现在装重病，自不便发表意见，只好任由阿祖发号施令，他落个轻松，干脆借此机会睡个大头觉，也好来日精神充沛，足以应付一切。

阿祖一心系着小刀伤势，竟然日夜不停赶路，幸好是在江南，灵刀堂自有势力范围，倒也处处受到分舵支援，补给得以充足，且相安无事。

一连行驶两天两夜，已抵西梁山附近，阿祖始下令靠岸，顾不得众人，背起小刀即往山区奔去，倒把巧玲、巧凤留在船上看守。

再行半日，已穿过数座山峰，眼前飞雁高飞，轻烟处处，已现一座青葱

碧绿山峦，阿祖始嘘口气，急道：“雁归山到了，还魂草在哪？”

关小刀道：“南麓……放我下来……我虽中了毒，但三日疗养，内伤好了许多，只要及时解毒，已不碍事。”

深深吸气，神态振作许多。

阿祖只急着找药草，不肯放人，又背他到了南麓，面对一片山涧深崖，方始放人下来，他已疲累不堪，却急问药草何处取？关小刀瞧来实是不忍，要是谎言拆穿，莫要被捏死才好。

于是他指着山涧一处丛草，说道：“大约在那里……我恢复不少啦，我去取即可！”

说完，不等阿祖回答，立即掠去，阿祖急切喊叫，然而人已掠去，他只好跟进，两人一前一后，往山涧深崖旁之浓浓密草寻去。

找寻中，阿祖不断喝着小刀别冒险，小刀却往深险处直探，终于采了一株十叶全红的怪异草，并直道它即是还魂草，阿祖见状，喜极而泣，要他快快退回安全处，及早服下灵草。

关小刀自是照办，小心翼翼退掠崖边，随后将奇草放入口中咬嚼，那未必是什么灵草妙药，但绝对无毒，小刀嚼出汁来，且带点清凉，倒觉爽口，也就往肚腹吞去。

一股凉劲升起，竟仍有些药效，小刀借此运功疗毒，三周天过后，始将两颊原被逼红的小斑给散去。阿祖见及，以为余毒已解，乐得破涕为笑，直道老天有眼。

再行一周天，关小刀始收功，悠悠醒来，活动筋骨，知道

内伤好了六成，若不剧烈动手，该无大碍，遂谢了阿祖救命之恩。

阿祖欣然一笑：“记得就好，下次可要记得还债！”

关小刀颌首：“一定还！”

再次说些谢言，随把话题转向其身世，道：“好像有灵似的，你姑姑要非葬在此，我这次可就惨了。”

阿祖想及姑姑，笑容稍僵，显得不自在。

关小刀道：“既然来了，自该去祭拜一下吧？何况天色已黑，总该找地方安身吧！”

阿祖似在挣扎，终于点头：“走吧！”

于是他领着小刀，再次掠往山峦小径之间，蜿蜒转折一阵，终于抵达一面对山崖之古松林区，林外有块十数丈宽广空地，立有一块石碑，时日已久，碑已长青苔，但依稀可见字迹。

阿祖方见石碑，“咦”了一声，快步奔来，小刀亦觉有异，追了过去，立即见着碑上刻有“温小萍姑姑之墓”旁边署名“阿祖”看来是正主儿没错了。

小刀在读及名字之后，突又发现不对，这墓前摆了鲜花素果，虽然日久已干枯，但看来时日该不会太久，分明另有他人前来扫墓。

小刀问道：“你回来扫过墓？”

阿祖急道：“没有啊！这几个月，我比你还忙……”

关小刀道：“说的也是，最近，你一直在我身边，照枯花看来，不会超过一个月，该不是你，但不是你，会是谁？”

阿祖道：“我也搞不清。”

关小刀道：“会是你姑姑的亲人？”

阿祖摇头：“我跟她那么久，根本没见过亲人，何况葬在此，也是她事先交代，根本没人知道。”

小刀道：“事实却证明，有人知道，你想，扫墓之人，会是你娘？或是什么亲人……”

阿祖忽而冷叫：“我是弃婴，哪来的娘，一派胡言，走吧！”他向石碑拜礼三拜，似不愿多留，甩头即走。

关小刀亦跟着拜礼过后，急叫着等等，跟追过去。两人方始离去不到半刻钟，一直跟潜后头的水自柔父女，已潜行而出，小心翼翼往墓碑行去。

及至近处，水自柔念出名字：“温小萍姑姑之墓，爹你可记得有这么一个女子？”

“温小萍？”

水无涯脸色稍动容：“会是小萍？会是她？”

水自柔怔愕：“爹认得她？”

水无涯脸色再变：“她是爹的……爹的死对头……”“您的死对头？”水自柔愕道：“莫非是她偷偷把阿祖抓走，然后进行什么阴谋？”

水无涯默然不语，这一切来的十分突然，他一时理不出头绪。

水自柔道：“或许娘就是受她暗算，到目前还被囚在某处呢！”

水无涯脸色变幻不已，轻轻一叹：“一切查明再说，现在揣测还太早了，咱们跟过去！”

他想离去，心念一闪，还是向墓碑拱手拜礼，始领着女儿再次潜往关小刀逝去方向。

水自柔则越来越觉得阿祖可能和自己有血缘关系，一股劲道忽而加强许多，追求真相指望使她追得更勤。

至于阿祖，则领着关小刀往山坳深谷中走去，行行转转中，终至一处清潭小涧，那潭边不远筑有一栋古朴木屋，想来时日

已久，外表已被雨水洗得发白。

关小刀道：“这就是你的老家？”

阿祖默然点头，径往前行，推开木门，里头传来一阵淡淡樟树香味，一千日用器皿井然有序四处摆开。

阿祖稍露笑容：“这么久了，一切没变……”走了进去。关小刀跟进屋内，但觉此屋隐现优雅，该是具修养之人所居，而且又是一尘不染……他忽而想到什么，问道：“阿祖你离家多久了？”

阿祖一愣：“三四年了？除了偶而来看看，我离开这里的确有段时间……”

关小刀问：“最后一次，有多久？”

阿祖道：“一年多，快两年了……怎么？有什么不对？”关小刀道：“是不对，你走了那么久，这里怎会一尘不染？分明是有人前来打扫。”

阿祖一愣：“真此事？”

关小刀指向墙角一些干树块道：“那些干树散着香气，不就可以驱虫赶鼠？除非是你放的，否则一定有人来过。”阿祖不禁动容：“会是谁？他为何要来？”

关小刀道：“至少他是友非敌，或许你该仔细回想，当年你姑姑曾经跟谁交往过？”

“没有啊！记忆中根本没人……”

“多想想，或许能想出名堂。”

“会是谁……”

阿祖果然埋头苦思，希望能想出眉目，关小刀瞧他沉思，亦静言不语，免得打断他思绪，甚且引来疑惑。

木屋一时沉静，只闻外头水流潺潺，山林气息隐隐泛生。静默中，忽闻远处传来惊雁飞窜声，阿祖登时惊醒：“有人？”

想探门而出。

关小刀追得更急，欣喜道：“莫非是那扫墓之人前来了？”在一切似乎将出现答案之际，他不禁神气大现，快步掠追过去，然而才掠出三十丈，林中突又传来低声：“爹，那里有间木屋……”

关小刀正待要叫糟，林中已跳出白色人影，阿祖乍见，双方诧然惊叫。

阿祖脸色骤变：“是你？你们是来查我的？”突然转身瞪向关小刀，斥道：“可恶！”登时拔腿即逃。

关小刀见状急叫：“别走啊！是误会！”急急追去。阿祖却不言不答，一劲逃奔而去。

水自柔愣了一下，仍叫着阿祖：“有话好说”，追了过去。水无涯犹豫一下，亦追过去。

然而天色渐黑，阿祖似对此山地形了若指掌，东奔西掠中，总能把人甩脱老远，关小刀一方面有伤在身，一方面找不出如何解释之理由，追来未尽全力，只这一闪念之间，竟然当真让人走脱，迫得他迷失在山林乱岗之中，不知再如何追人。不久，水自柔亦追来，见人即问：“他呢？”

关小刀瞄眼：“你问我，我问谁？”

水自柔道：“你不是一直追着他？”

关小刀道：“我是追他，却被你们赶跑了，说好别乱现身，老爱现！”

水自柔一时不知如何回答，窘立当场。

水无涯轻轻一叹，已现身道：“让他暂避一下也好，毕竟这事来得太突然……”

关小刀道：“照你意思，莫非找出证据了？”

水无涯摇头轻叹，不知该如何回答。

水自柔道：“我爹认得温小萍，是对头。”

“是对头？”

关小刀先是一愣，随又欣声道：“有关系总比没关系好，此事迟早会水落石出！”

水自柔道：“可是阿祖已逃了……”

关小刀道：“追啊！他逃多远，我就追多远，至于你们，我看在这里等吧！迟早他会回来。”

水自柔道：“要是他不回来，待要如何？”

关小刀道：“还是等，他不回来，另有他人会来，那人才是关键人物，他就是扫墓之人。”

水自柔眼神一亮：“你是说另有他人扫温小萍之墓？”关小刀点头：“没错，若能找到此人，一切将可能迎刃而解。”水自柔颌首：“这倒是一条线索，可是你真追得了阿祖？”关小刀道：“不追，永远没希望，我先走啦！一切你们自行打点！”

为顾及阿祖安危，他已快步追去，眨眼消逝林区。

水自柔目送后，转向父亲道：“现在待要如何？”

水无涯道：“暂且等下去便是，若他们回来便罢，若不回来，得动用帮中弟子探访了。”

父女俩私下商讨一阵，已折回木屋，准备在那里等待消息。且说关小刀追遍整座山头，直喊着阿祖，希望把人叫出来，但阿祖似已认定被耍，硬是深藏不露，任由小刀喊破嘴，却仍不肯现形。

时光分秒流逝，不知不觉中已近二更天，小刀已从南麓追到北麓，仍不见踪影。

他想，或许阿祖真的生气，若躲着不出来，任自己喊破噪

子，他也未必肯现身，倒不如自己先休息一下，待阿祖情绪稳定后，说不定将会自动现身，倒可省去不少麻烦。

于是他猎来两只野兔，找个清爽地区，生火烤肉，还不时叫着阿祖若饿了，出来吃它几口便是。

他之所以如此喊叫，便在于明示地点，以免偌大山区，阿祖若后悔，可能还找不到地方呢？

眼看着兔肉已烤熟，仍不见踪影，小刀只有苦笑，看来今夜可能要失望了。

他只有静下心来，勉强苦中作乐啃着香肉，不知不觉中，已啃去一只，剩下一只正想留给阿祖，忽闻林中枝叶晃动，他心下一喜，急叫：“你终于来了？”

以为是阿祖回心转意，欣喜抓着兔肉即扬：“快来快来，肉还热着、香着呢！”

他猛地转身，却发现林中人影闪动，手脚甚是灵活，直觉上，似乎并非阿祖，心神不由一凛：“你是谁？”

林区传出冷笑，一道黑影轻轻飘出，关小刀立即凝神戒备，蓦见来者，已自冷笑：“我以为是谁，原是师爷身边的走狗黑青锋，怎么？想乞食兔肉？给你一根兔腿便是！”

说完，他撕扯一只兔腿，照打过去，那威势不弱，但黑青锋仍自伸手接住，或许肚子当真饿了，竟也啃食起来，频频点头：“不错，烤得恰到好处。”

关小刀讪笑：“野狗只要看到骨头，什么都好吃。”

黑青锋未加理会，把兔肉啃个精光，抛弃骨头后，始道：“待会儿不知谁会变成野狗，到时连叫声都特别动听。”

关小刀冷笑：“恐怕有人会叫不出来，你跟了我多久？”

黑青锋道：“是很久，不过，今夜才跟入山区，让你逍遥不少时日。”

关小刀道：“你抓了阿祖？”

黑青锋冷笑：“别把你跟班抬得太高，他只适合当看门的，我没兴趣。”

关小刀闻言，心头稍安，又问：“是师爷派你来的？”黑青锋点头：“不错。”

“他找我？”

“不错。”

“有何目的？”

“请你回去！”

“我跟他又非交情深厚，干嘛要听他的。”

“这次恐怕由不得你！”黑青锋拿出一块金色令牌：“神剑门的金令，

你不听都不行。”

关小刀不由暗暗吃惊，此令视若门主亲临，但师爷时常狐假虎威，此令多半是他径自发出，其效力不得而知。他淡然一笑：“要请我，还动金令，事情似乎很严重？”黑青锋冷笑：“不错。”

关小刀道：“我倒想知道，我犯了何罪？”

“叛帮！”

关小刀一愣：“你说我背叛神剑门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简直笑话！”

关小刀好气又好笑：“我三番两次斗垮公孙白冰，你却说我叛帮？”

黑青锋冷笑道：“谁不知你进出灵刀堂来去自如，还跟小公主有一腿，不是叛帮是什么？”

关小刀暗暗吃惊，莫非和小公主之事，对方已知道？亦或是阿祖假冒之事？

他冷笑斥道：“我爱跟谁有一腿，谁都管不着，何况神剑门和灵刀堂本就订有盟约，算不了宿敌，说我叛帮，敢情是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！”

黑青锋冷笑：“有话跟师爷说去，我只负责拿人！”

关小刀冷道：“凭你也想动我？”

黑青锋冷道：“难道你想抗命？”

关小刀斥道：“我到现在还没拜入神剑门，金令对我根本无效！”

黑青锋冷笑：“你怕了？老实说，未入帮，更理想，凡是对神剑门不利即为神剑门敌人，还不束手就缚！”

关小刀斥笑道：“笑话不要说太多，会笑死人，凭你也敢大老远跑来叫我束手？我看你抱一块大石头回去还差不多！”

黑青锋不由哈哈大笑：“好狂的小子，待我会会你便是！”

说完，猛地欺身过来，利剑化出五朵亮花，分刺敌人数处要害。

关小刀见他出招毒辣，早就对他不爽，可惜有伤在身，偃月刀又不在身边，只好倒掠火堆，抓起带火枯枝，喝地一声：“吃我满天火花！”顺手一挑、挑得火花、红炭满天飞喷，一时迫得黑青锋逃闪他处，以免被烧及。

关小刀算准他躲闪方向，霎时以枝代刀，猛地砍挑过去、喝着：“且看我这招‘狗尾戏貂！’”

带火长枝耍砍过去，除了猛劲，却是杂乱不见真章。

黑青锋对剑术浸淫多年，自明白此招杂乱，极易攻破，然而他素知这小子鬼计多端，一时不敢硬接，只以利剑佯砍几招，岂知剑锋过处，树枝迎刃而断。

如此一来，他心神不由一振，毕竟强将手中无兵刃无异残兵弱卒，他猛地又喝砍数剑，杀得小刀手中树枝肝肠寸断，小

刀不由哇哇尖叫，节节败退逃去。

黑青锋趁胜追击，迫得小刀哇哇大叫，跳过火堆，双掌猛打火堆，喝着烧死他，红炭火花飞起，却是四散开来，根本烧人不着。

黑青锋不由疑虑已失，猛地欺剑攻前，迫得关小刀落地打滚。

岂知，就在他倒地之际，双手抓来断枝乱打，并喊着：“莲花化影！”

枯枝四处开打，不但迫得弹开树枝，炭火再次反弹回来，甚且迫出一股劲流，扫得炭火往回旋缩，而那黑青锋正巧在旋缩阵眼之中。

那速度来得甚快，炭火一旋，更化满天星斗，一颗颗全是火烫灼人，黑青锋自知不妙，引剑反扫，岂知不扫还好，这一扫，更打得火星如萤虫乱弹乱飞，直裹得他头脸尽是。

灼热一来，烧得他疼痛闷叫，再也不敢顽抗，猛地剑旋气流，往左一撞，迫出一条通路，逃出火星包围圈。

尽管如此，他发丝、衣衫沾了不少火星，急得他狼狈拍扫，虽能除去，却带来一股焦味。

没镜子，瞧不出狼狈模样，但他却已幻想种种丑态，不由怒性大发，厉吼：“臭小子你还敢使诈，我剁了你！”

关小刀冷讪直笑：“看来烤香肉是吃定了！”说完猛往地上捡石块打去，飞石乱飞，直扑敌手。

黑青锋眼看红炭已失，对方只剩石块可用，当下哈哈大笑，利剑迫开数颗石块，忽见几颗迎面而来，他甚托大，伸手即接即点，那点开举止尚好，他偏偏抓向石块，猝然疼热上手，烧得他唉呀惊叫，猛把石块甩丢一边。

此时关小刀乘势讪笑：“没了火花，热石照样很过瘾吧？”

原来他早计算第二波以烤热石块攻击，黑青锋一时不察，便是吃了闷亏，先机一失，关小刀复抓起树枝反攻过来，打得他手忙脚乱，狼狈败逃。

一连数招，黑青锋被砸中左肩左脚，疼得他不得不尖啸一声，似在呼唤救兵。

关小刀但觉有异，只见林中再现七道黑影，七把利剑奇快无比攻来，关小刀但觉霸气逼人，手中树枝已被咻咻砍断不少，吓得他弃人而退，直叫：“七绝剑手？”

来者共有七位黑衣蒙面，正是神剑门七绝剑手，他们逼住关小刀攻势之后，并未再做进一步攻击。

黑青锋本想找机会教训小刀，没想到吃了闷亏。

此时好不容易借七绝剑手扳回一城，狂态又起，厉笑道：“任你阴险狡猾，今夜照样让你俯首称臣！”

冷喝一声，想突破七绝阵，教训关小刀，岂知七绝剑手已冷声道：“此事交给我们处理即可。”

黑青锋被阻，怒火更炽：“你们没看到他耍诈损我吗？”

七绝剑手道：“我们奉命安全带他回神剑门，尔等之事，以后再找他斗吧！”

黑青锋怒道：“什么话，你们没听到，他根本不想回去，必要时，我奉命还可杀了他！”

七绝剑手默然不语，只把关小刀困在中央，也不让黑青锋逼杀过来。

关小刀自知斗不过七绝剑手，心知今夜无法走脱，只有认命了。

他冷斥：“谁说我不回去，只是看不惯你作威作福，你的帐，我何必买！既然七绝剑手请我，我当然回去！”

七绝剑手感激眼神送来。

黑青锋却气得七窍生烟，冷噓道：“算你狠，不过风水轮流转，哪天落入我手中，你就会明白我黑某是什么人！”

关小刀讪笑：“到时再说吧！现在说大话，有个鸟用！”

黑青锋冷哼，不再理他，转向七绝剑手，冷道：“你们说的，能带他回去，若出差错，你们自行负责！”说完甩头即走。

他显然把此行一切责任丢给七绝剑手，迫得七人愣在当场，他们实是没把握把这鬼灵精怪的关小刀安然无恙地带回神剑门。

关小刀却知七绝剑手能耐。

他想，这七人本就正派，门主安危全靠他们，可惜师爷又耍了招，现在又不知有何诡计，虽然阿祖身世之谜固然重要，但李春风脱逃一事亦十分重要。

此时此刻或该把阿祖之事交给水自柔父女去办，自己则回到神剑门探探消息，到时也有个了解而做出应对。

至于阿祖，他若在此山区，自该知道自己遭遇，他若不想出现，任如何喊叫亦无用，他若想出面，必会跟自己回到神剑门。

想至此，关小刀欣然一笑，道：“七位放心，我行得正，根本不怕师爷乱栽罪，此时莫过于为自己澄清为大事，我跟你们回去便是。”

一名七绝剑手拱手道：“多谢少侠合作。”

关小刀笑道：“说哪儿话，都是自己人，不必客气。”

一名剑手道：“不知少侠何时可起程？”

关小刀道：“反正都已填饱肚子，时不宜迟，现在就走，免得师爷又办你们失职之罪。”

几名剑手拱手道谢。

关小刀欣笑中说道：“且让我通知阿祖，要他自行了断。”

当下他吊高嗓子喊着：“阿祖，我回神剑门啦！有空把我大刀拿来，剩下的，你自行打理啦！”

他本还想喊知水自柔，也好别落个未婚逃夫，然为顾及神剑门弟子在此，以免尴尬而作罢，喊完之后，已顺着七绝剑手指示，渐往北面山区行去。

那喊声却不知阿祖是否已听及，只能见得惊雁夜空散飞，哑哑呜呜，传来一丝凄清凉意。

第十六章 妖娆媚情一荡女

十天后。

关小刀已回到腾龙山下神剑门总坛。

他以为会见着三爷亦或门主，岂知师爷司徒昆仑却亲自前来，想把他带往某处，关小刀自是不从，但师爷说了一句：“想不想见安盈盈？”

关小刀自是惊动：“你当真把她抓着？”

司徒昆仑笑道：“我抓她何用？我只是知道她隐居何处而已，也就是说，她自行躲了起来。”

关小刀心下一喜：“你当真知道她隐居处？”

司徒昆仑道：“在你面前，我毋需说谎吧！”

关小刀自知师爷奸诈，但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，何况十日调养，伤势好了许多，哪怕对方耍诈。

于是点头：“去见见也好，师爷带路便是。”

司徒昆仑道：“果然是位将相之才，走吧！”

他未对小刀施予手脚径往山区掠去。

关小刀亦不落后，立即追上。

两人一前一后，直往腾龙山脉掠奔。

经过两座山头，眼前转为险峻，终抵一处高崖，司徒昆仑道：“安盈盈就躲在此山崖之中的某个山洞中。”

关小刀凝目望去，此山崖壁面长有不少草丛，且凹陷不少秘洞，想一一搜寻，恐非易事，他不禁皱眉：“这么多，怎么找？或许唤她出来，较为容易。”

司徒昆仑笑道：“有我在，她未必肯出来，不过，我却知道她住在哪个洞穴。”

关小刀急道：“在哪？”

司徒昆仑伸手往山崖一指：“在那里！”

关小刀正待引目望去，哪知司徒昆仑突施狠手，伸指发劲点向小刀左近要害穴，关小刀但觉指劲迫来，正觉不妙。

然而司徒昆仑武功的确不凡，任他如何反应，仍抢先机，猛截指劲，关小刀两眼一翻，惊叫未出，已倒栽地面。

司徒昆仑冷邪一笑：“我若非看你是块料子，否则早就杀了你，还容你嚣张到此时？我且想套方法，叫你死心塌地归顺我便是。”

当下挟起关小刀。

他哪是往山崖掠去，而是走回头路，掠过一座山头，再向北转，随即潜潜行行，来到一处不起眼山丘，找到一处山泉涌流长满青苔的石壁，伸手按去，石壁陷翻，通道立现。

他潜身入内，再把石壁关妥，此时秘洞全靠夜明珠照明，再行百丈，穿过两道秘门，眼前突然豁地开朗，阳光从半壁山崖透来，眼前一片光亮。

仔细瞧来，此秘处俨然牢房，四处挖了不少洞穴，且全部封上铁门，还好，关的人不多，并未传来嚣叫声。

司徒昆仑把小刀带往另一秘洞，转行中，终抵一处天然石穴，里头甚是宽敞，石床、石椅、棉被，一样不少，司徒昆仑亲自替他铐住双脚，并唤来守卫，交代几句，方始唤醒关小刀。

“关兄弟醒醒，地头到了……”

关小刀浑噩中悠悠醒来，张眼即瞧及那张带着阴险却又故作和蔼面容，他突然想到什么，喝地一声，怒拳即打，这一冲扑，牵动脚镣，一声顿响，整个人随之往前栽去，差点跌个狗吃屎。

他忽见双脚已被铐住，登时嗔斥：“老狐狸，你敢暗算我？”爬起来想再战，却知武功受制，恐怕无力回天，只有装凶瞪眼份儿。

司徒昆仑淡然一笑：“关兄弟言重了，老夫怎会暗算你？”

关小刀斥道：“明明做了手脚，还假惺惺，你到底存何居心？”

司徒昆仑淡笑道：“或许有些误会待澄清，如此而已。”

关小刀斥道：“什么误会？你分明是睁眼说瞎话，乱栽赃！”

司徒昆仑道：“可是，传言你投靠灵刀堂，却有所证据啊！”

关小刀一愣：“这么说，是有人指控我叛帮了？”

司徒昆仑道：“或许这指控不真，我相信你……”

“废话！我看指控之人就是你！”

“我怎会？我一向甚器重你！”

“谢了，你的器重，我担待不起，我看你还是另找他人吧！”关小刀冷声道：“你我无缘，放我走吧！”

司徒昆仑道：“迟早都会让你获得自由，只是近日对你叛帮之事有所传言，所以还请少侠在此休息几日，老夫必定找个理由替你脱罪。”

关小刀斥道：“笑话，我无罪，何来脱罪，再说，我也非神剑门弟子，根本谈不上叛帮，你到底存何居心？”

司徒昆仑道：“你继承父志，自该属于本门弟子，放心，不出三天，一定还你公道，如何？老夫向你保证，只要三天即可。”

关小刀斥道：“你可以保证，也可以随时食言，就像你答应要带我见安盈盈一样，一转身就暗算我！”

司徒昆仑轻叹：“只要三天，一定给你交代如何？”

关小刀冷斥：“如果三天不算数，你又拿什么来搪塞？”

司徒昆仑道：“三天一到，一定放人，否则任你将老夫名字倒过来写。”

关小刀斥道：“名字怎么写，也伤不了你一丝半毫。”然而此时除了等待，他根本无计可施，不禁软了语气，似已接受此条件。

司徒昆仑见状，淡然一笑道：“关兄弟可谓神剑门一员大将，实是不可多得，老夫实在欣赏，假以时日，必定大放光芒，放心，老夫必定不会让你受任何委屈，你好好养神便是。”

关小刀斥道：“这到底是何地方？你的私人地牢？”

司徒昆仑笑道：“这是神剑门秘牢，老夫哪有私人地牢，你误会了，放心，在此三餐十分丰富，还可洗澡，跟今天住在别馆差不多。”

关小刀冷哼：“我看是你耍的名堂，怎未见神剑门任何手下？”他想，若发现天龙骑弟子，要他传令胡三爷，或许可能脱困。

司徒昆仑笑道：“既是秘牢，自是非一般人所能进入，你别多想，三天过后，自能脱困而出，到时，什么都明白了。”

关小刀默然不语，心头却想着，什么都以三天为期限，莫非这三天他将进行什么阴谋？

司徒昆仑瞧及小刀已平静下来，笑容自是较为自得，道：“也许已往我们有过误会，但通过今日交往，希望来日能疑虑尽除，肝胆相照，共创一片

天地。”

关小刀讪笑：“多谢抬爱，先用脚镣铐着我，还谈肝胆相照？”

司徒昆仑淡笑：“这只是应付外头谣言罢了，三日后，一切将改观，你将毫无芥蒂矣！”

关小刀冷斥：“说的倒是堂而皇之，谁知你肚里在想什么？”司徒昆仑打哈哈：“来日你自会明白，时候不早，我先行告退，除了放你出去之外，侍卫将对你百依百顺，你大可安心住下。”

拜礼后，他已含笑而去。

关小刀武功已制，只能眼巴巴瞧他扬威离去，守卫小心翼翼把铁门锁上，为免麻烦似地躲向暗角，免得惹着这小煞星。关小刀见人走失，四处一片沉静，心头不由空虚许多，连日变化，使他穷于接受，得醒醒脑子，花点心神去想才行。他觉得司徒昆仑若无重要事情，根本不可能大费周章，把自己从江南抓回来，却又不动声色地关在这里。

他目的何在？

他会对自己耍出何种手段？

如若关进此牢，再也逃不出去的话，那任何手段都不必要了。

想及此，他不由心神一凛，赶忙唤来守卫，对方三十上下，一脸劲道，更具精明。

小刀问道：“你来此多久？”

守卫犹豫，不知该不该回答。

小刀斥道：“师爷说，除了出此门之外，任何事都可答应，你敢不说！”

守卫眉头一皱，终于说了：“我被派来特地照顾你的。”关小刀喃喃说道：“这么说，是刚进来的了……”心头稍安，如若对方已守此甚久，那恐怕真的要困死这里了。他又问：“这里还关着多少人？”

“呃……不清楚，我刚来……”

“真是，找一个来久一点者回话。”

“这里除了我和外头几名守卫，已没人了……”

关小刀斥了几声：“无用家伙”，心头却暗喜，既然守卫不多，突围机会将大些。

于是他故意问些乱七八糟话题之后，要守卫前去料理食膳，自己则四处敲打，果真是铜墙铁壁，就连大门那铁栅也有手臂粗，就算以偃月刀砍它，未必能断，看来想破门而出，非得武功恢复不可矣。

寻视过后，但觉无计可施，只好坐下来，想着冲穴手法，可惜自己内功有限，又遇上司徒昆仑手法怪异，根本徒劳无功，然而，总不能因此即放弃机会，他还是试着冲穴打穴，以期有所见效。

不知不觉中，守卫已送来餐食，小刀倒落落大方食用，倒也可口。吃完过后，再次盘坐打穴。

又不知过了多久，但觉天色渐暗，四处已掌起火烛，虽较日光为弱，却也能瞧清周遭。

忽而闻及女人声音传来，要守卫先行退在一旁。

这话声引得关小刀格外醒耳，抬眼穿栅瞧去，竟然见及一位妖娆挑情美女，提着那餐篮媚情走来。

她那黑色紧身罗裙，把体态烘托得撩人心弦的穿着，实叫关小刀毕生难忘，一眼望去既惊且诧：“李春风？”

来者正是逃出田威囚禁的李春风，经过多日疗养，她的伤似乎完全康复，一张脸更显楚楚媚人，扣人心弦，她媚笑挑情行来，见及关小刀，笑得更甜：“小冤家不差，还记得我长相，否则真是负心人呐！”

关小刀哭笑不得：“你怎会在此？”

忽又想到什么，道：“呃，对了，你本是师爷的人，能在此，根本不足为奇！怎么，想前来报仇？上次吃了我的排头还不够？”

李春风故作惊吓状：“吓死人了，你看我左眼角，被你弄出疤痕，害我哭得好伤心，好不容易找到灵药，才让疤痕转淡消失，否则，我真的要恨你一辈子呢！”

关小刀冷道：“不必惺惺作态，我既然落入你们手中，要耍什么排头，尽管耍来，免得我寂空等待。”

他想，弄明情况，总比浑噩不清来得好过些。

李春风淫荡一笑：“我哪敢对你如何？你是神剑门大将，师爷可器重得很，特地要我亲自调理膳食，并送来给您服用，那菊花三蛇羹，红烧排翅，醋溜黄鱼肚，每道都保证让你回味无穷，来呀，尝尝看便知。”

她把竹篮推入牢中，关小刀却犹豫起来，不知该不该接下它。

李春风见状媚笑：“怎么？怕我下毒？放心好了，若要算帐，岂会如此甘心就毒死你？它可是道地可口名菜，你吃了便知。”关小刀似乎不愿认输，立即落落大方行前，抓来竹篮，畅快笑道：“有好东西，不吃可惜，我只是觉得奇怪，你我仇深似海，你怎会甘心洗手做羹汤，服侍我老人家？”

说完将竹篮打开，伸手抓片排翅，一副享受美食地吃它，果然爽口不已，他想，一点点慢慢吃，纵使着了道，也未必中毒太深，但入口感觉似乎无毒，心头笃定不少。

李春风却不计前嫌媚笑着：“谁叫我们是对头冤家？老实说，自从在雪月春风阁跟你交往后，我已深深爱上你了，为了你，吃点苦头又算什么？”

关小刀弄笑：“你该不会得了花痴吧？”

李春风媚笑道：“是啊！就对你痴，痴一辈子！”

“甚至被我毁容也甘心？”

“嗯！何况我现在仍是花容月貌，你还喜欢我吧？”

“你的确够骚！”老实说，对李春风的媚，关小刀不得不嘉许，但若变成淫媚，则叫人恶心矣。

李春风笑得更邪，媚声道：“看来，我们破镜重圆有望了。”关小刀道：“该不会是师爷把你许配给我吧？”

李春风媚笑道：“他可无此能耐，是我心甘情愿的，小冤家，只要你愿意，我什么都依你！”

媚笑中，已摆出撩人姿态。

关小刀瞄眼道：“我是有心，可是你的华剑英会吃醋的！”“他啊？算啦！”

李春风不屑一顾，道：“看到他屁股结了数十条蜈蚣疤、蜘蛛丸，我便什么胃口也没有，早就休了他，唯独小冤家越长越帅，真叫人心动啊！”

关小刀道：“你心动，我更心动，可惜隔了一层铁门，都是妄想，你弄开它吧！”

“这……呃……”

李春风似有冲动，却又顾忌什么。

关小刀瞧她反应，冷声说道：“我看你全在演戏，别再在那里卖骚啦，瞧来真是倒胃口！”

李春风银牙一咬：“你敢说我卖骚？”

关小刀道：“要不然，是我勾引你不成？想干就开门，否则就滚蛋，我对你没胃口！”

他想，既然骗不了对方开门，只有激怒她，才有可能激出真正目的。

李春风果然变了脸色，嗔道：“阶下囚，还敢骂我？”关小刀讪笑：“骂你又如何？纵使烟花柳巷的女人也混得比你高级、干净得多，你只不过是画了一张人脸的脏母猪，我看了都想吐，你没发现我早在你背上刺上一只母猪吗？也不回去

照镜子再来。”

“你？你真在我背上刺东西？”

李春风咬牙切齿，双手抓向背部，却又抓不着什么，冷颤不由打起：“你真刺我背面？”

关小刀哈哈谑笑：“何必我说明，你自行回去照照镜子不就成了？母猪就是母猪，笨得比什么都行！”

“你敢骂我母猪……还刺我背？”

李春风越想越是疯狂，没想到花容月貌恢复之后，还留有尾巴，这简直叫人愤恨难消，她终于受不了，厉吼一声：“臭小子，我要撕烂你！”

怒火攻心之下，猛地双掌开打，轰得牢内烈风大作，关小刀早有准备，赶忙躲在石床后角，避得安稳无事。

关小刀风凉话又来：“怎么，母猪发威，猪蹄扬掌啦！我看你是猪八戒的妹妹猪八戒？恶心极了！”

李春风仍自哇哇厉叫，双掌猛劈不断，然总劈人不着，她忽而怒极反笑：“你躲，看你能躲到何时？老实说，你今日被抓回来，就是我的计谋，是我要师爷把你抓回来，为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得了一本《阴阳真经》，那能练成天下第一武功，师爷他心动了，他已经开练，不久就要大功告成，我还告诉他，你是药姑之子，服有不少灵药，也就是说，我要他喝你的血，以完成神功，到时，哈哈……你只不过剩下一堆皮包骨的尸体罢了，看你嚣张到何时！”

说完，李春风又自狂笑不已。

关小刀当真愣住，原来司徒昆仑想喝自己鲜血，才会千方百计把自己捉来，并百般安抚，若真如此，又何需三日约走？他随时可以把自己宰了啊！

李春风瞧他目露惊愕，猜知已受惊吓，不由笑得更狂：“你

怕了吗？怕了是不是？跪下来求我啊！说不定我大发慈悲，叫他去喝别人鲜血，你将可免死罪，否则啊！我准备看他一杯一杯喝你的血，直到十天半月才喝死你，这滋味必定很好受！你慢慢享受吧！”

狂笑中，她似急于想知道背脊是否被刺字，已放谗甩头离去。

关小刀默然呆坐当场，没想到对方诡计会是这么毒辣，竟然是为喝自己鲜血而来。自己又该如何面对？祈求吗？如若对方当真练了邪功，为了灵药，会罢手吗？答案根本是否定的。

告诉他们，自己血液根本无灵药成份？

照师爷阴险，准是先喝喝看再说。

看来，三天之内不想办法逃离，恐将凶多吉少矣！

那《阴阳真经》记载的又是什么武功？看是邪功居多，否则怎要喝人血以助其练成神功？

如若那邪功大成，又将会是什么局面？天下无敌？统一江湖？

关小刀越想越乱，突如其来打击，迫得他心神似将错乱似的，时而惊叫、苦叹，抑或无奈苦笑，实不知要如何应付此危机重重之局面才好？

晚膳已无心情食用，丢在一旁，望着铁栅门，不知发愣多久，忽闻远处传来男女缠绵呻吟声，莫非是司徒昆仑和李春风又在练阴阳真经上的功夫？

想及不久将被抽血而死，关小刀不禁升起逃生欲望，可是铁栅门坚固不破，想骗守卫，他们竟然无钥匙，看来得另寻方式了。

他想，挖个秘道恐怕不易，但不挖岂非等死？于是利用自身还有几分蛮力，敲下石床一角，借以用来挖掘坑洞。

勤奋工作中，时间似乎过得特别快，眨眼次晨已至，天色方亮，李春风竟然又自光临。

关小刀彻夜未眠，此时赶忙跳上石床，盘腿打坐，双手东晃西划，口中念念有词。

李春风似已抛开昨夜怒气，换来一片媚情笑声：“小冤家可活得好？”照样提一篮东西过来。

关小刀不理，仍自念念有词，似在作法。

李春风瞧来想笑：“你在干啥？想作法早日升天不成？”

关小刀叫道：“少说话！我在练玄天大法术，比你那什么阴阳真经强上百倍。”

“哦？有多厉害？”

李春风讪笑：“我倒想看看名堂。”

关小刀道：“练得此功，飞天遁地，无所不能，小小牢房，想困我，难如登天！”

李春风呵呵谑笑：“原是这么回事，说穿了，你只不过想脱逃罢了啊！要逃行啊！过来巴结我，说不定我一心软，就放了你呢！”

关小刀这才睁开眼睛，心念上是想巴结，但想及这女人诡计多端，莫要着了道儿才好，他冷声道：“巴什么结？要放人，现在开门便是！”

李春风呵呵笑起：“哪有这么简单？除非你答应娶我，你坏死了，昨晚竟然说在我背上刺青，害我回去照了老半天，什么也没有，真是吓我一跳，不过，这样也好，来点生活情趣，总比呆滞刻板好！”

关小刀道：“所以，你连司徒昆仑这种老头也要？”

李春风笑容顿僵：“你懂什么，我们是在练功！”骂了一句，忽又笑起：“敢情你是在吃醋哩！”

关小刀目的也只是想证实昨夜那呻吟声是否来自她俩，闻言已知果然没错，不禁焦心两人要是真的练会邪功，那将会是什么局面？

李春风瞧他不语，呵呵再笑，道：“怎么，你怕到时要喝你的血？呵呵呵……其实，那并不重要，只要你祈求，我说一声，司徒昆仑可能就此放过你呢！”

关小刀冷道：“就算喝我的血也无济于事，我根本没吃过什么灵药！”

“可惜，师爷并不相信你的话，你看着办吧！我随时等你消息，不过，要记住，时间已不多！”

媚邪笑声中，李春风已把早餐塞了进来。

关小刀根本不理，闭上眼睛，双手再耍，口中念念有词：“你的时间也不多，只要法术练成，你们只有吃屁的份！”练来十分认真。

李春风根本不信法术，瞧他如乩童发颤，已自笑声不断，再说几句挑情、示威之话，终于离去。

关小刀见她一去，立即跳下床，抢来竹篮，三两口把稀饭吃光，随又开始挖掘。

此时他发现石床并非想象中坚硬，尤其石块一敲即碎，这可好了，若能挖动它……想及此，不由心神大振，立即往石床及岩壁处挖去。

不久，果然挖出小坑，他拚着全力以腿、臂之力顶扯，终于顶出数寸缝隙，这一发现，他更惊心，日夜不停再开挖。

终于又过了一天一夜，石床和岩壁出现七八寸宽缝，如若斜着身子，勉强可塞进去。

他只有孤注一掷了。

先将下半身塞往里头，再盖上石块，然后把棉被拖来，先盖下身处，最后连头部都挤了进去，腾出右手，把石块铺平，再拖盖棉被。

此时缝隙只留一小裂痕，在平坦掩饰下，若不仔细搜寻，很可能忽略，这也是小刀乞求的一线生机，沉默中，他静静等待，虽然塞在缝隙中并不好过，但为了逃命，不忍也得忍，且把它当作练功便是了。

又不知过了多久，他总觉得棉被盖在上面似不妥，毕竟有人掀被子，总会往下瞧。

于是又偷偷伸出右手，把棉被扯开，如此，从小缝中，大略可见及光线变化，该是近晚上了吧？

心念才闪过不久。

忽见外头发发出疑惑声：“人呢？”

守卫已发现有异，尤其棉被根本摊平，似乎不可能藏人，他无钥匙，无法进门。

在要犯已失之下，他已尖急大叫：“不好啦，关小刀逃走了！”

吼声中，他抓扯门锁，根本完好如初，在猜不透及惊吓之下，他已飞奔前去通告。

关小刀则暗自得意：“叫啊，叫得越大声，越刺激！”他想，人一紧张，失算机会就大些。

前后不到三分钟，司徒昆仑及李春风已快速奔来，乍见牢内无人，司徒昆仑脸色顿变：“他当真逃了？”

猛开门锁，想探入搜索。

李春风急道：“可能吗？中午还替他送饭。”

铁门已开，司徒昆仑急掠而入，一掌挑起棉被，不见人影，气得他七窍生烟，猛又一掌打得棉被花絮乱飞，四目一瞧，空无一人，冷森吼道：“当真逃了？”

李春风道：“不清楚，反正每次看到他，都如乩童乱抖，抖着就不见了。”

司徒昆仑怒喝：“好个浑小子，能逃出此牢，未必能逃出此区，来人！”奔出牢外，喝向守卫：“你一点查觉都没有？”“属下不知……”

“去死算了！”

司徒昆仑当真探手过来，猛抓他天灵盖，叭然一响，盖骨已裂，守卫当场毙命，此举吓得其他守卫噤若寒蝉。司徒昆仑又喝：“还不快去搜，想死不成！”

守卫闻言急忙搜去。

司徒昆仑又调头瞧往地牢，疑惑不解：“这小子到底如何开溜？”目光已落在李春风身上。

李春风知道他在想什么，冷道：“不必怀疑我，我为你做的还不够多吗？”

司徒昆仑目光一跳，装出笑声：“你误会了，我是在想你方才所言，什么法术？”

李春风道：“我不懂，反正他已开溜，这是事实，你要问，逮着他再问，我看要是让他逃出去，这里也未必安全，你得想法子换老巢才是。”

司徒昆仑冷哼：“谅他也未心能逃多远，我照样抓他回来！倒是咱们的神功，只剩最后关头，该找时间练它。”李春风似也想早日大功告成，闻言颌首：“说的也是，功夫越早练成，越无后顾之忧。”

司徒昆仑道：“可是少了那小子鲜血，如何能渡最后关头？”李春风道：“以其他灵药代替，师爷可有？”

司徒昆仑道：“倒是有一株千年人参，不知药效够不够？”李春风道：“不够再补强，先过阴阳玄关再说！”司徒昆仑但觉有理，当下喝令手下仔细搜寻，甚至派出重

兵守住门口，任何人不得进出，当然，他也派出密探潜向神剑门四处，随时准备抓人。

交代妥当之后，他始挽着李春风柔荑，象对恩爱夫妻似的，并肩行往一处秘密练功房。

关小刀则闭气不敢吭声，直到一切恢复静默之后，他始敢偷偷推石块，探头窃瞧，空无一人之下，才敢慢慢爬出秘穴，暗道好险，逃过了第一道关卡。

他轻轻活动，先让血路疏通，但这一动，脚镣突又响，迫得他赶忙伸手抓去，心头直叫苦，若挂着这条铁镣，行动如何能方便？

正无计可施之际，忽见铁栅开启处，那头似挂了串钥匙，这不就是司徒昆仑身上那把？他却在大意中遗落，实在好极了。

关小刀甚快潜去，抓下那串钥匙，共有三把，但其中一把却轻而易举开启镣铐，惹得小刀直叫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

他直觉这三把钥匙，必能通过绝大部份关卡。

于是他偷偷潜出牢外，探寻四处，准备找机会开溜，或许守卫自觉人犯已逃离此区，此区看来倒无任何搜兵，小刀得以安然潜行。

虽穿过一间间牢房、密室，总摸不着出口在何处，小刀未免感到失望。

他想抓一名守卫问问通道出口，又怕武功受制，不是对手。

正在挣扎之际，忽闻淡淡淫浪声传来，小刀心下一凛，莫非女是司徒昆仑和李春风在练阴阳邪功？方才听他俩想早日练成，此时想必是在努力之中。

他想，这下可好，自己纵使武功受制，但对方若在练功，或许突然来个一指戳去，说不定搞得他们走火入魔，这倒是大功一件，越想越是得意。

于是他搜向那淫浪声音处。

在转折两处秘道之后，忽见一道厚墙挡前，小刀推它不开，发现匙孔，

遂拿钥匙开启，果然顺利打开，待进入之后，淫声更炽，显然摸对路了。

他接连又开启两道秘门，里头夜明珠四壁淡洒青光，再往最里边瞧去，那平滑石床上，正有一对裸男裸女在激烈亲热，态度淫猥不堪入目。

关小刀一眼即已看出正是司徒昆仑和李春风两人正相互拥抱，下身对下身，嘴对嘴，不断在呻吟、吸吮什么？

小刀瞧了几眼，直叫“恶心恶心”。

两男女却仍不止，贪婪地相互掠夺，每吸吮一次，似能见及体内血红经脉有东西在流动，从女体流向男体，再从男体流渗女体，这大概即是阴阳邪功之奥妙之处。

双方纠缠一阵后，忽闻李春风汗流满身，疲累带兴奋叫道：“快……千年人参……”

司徒昆仑甚沉稳，似有备而来，右手往地上一抓，抓出一支乌黄东西，置入嘴中，边咬，边吞，李春风也凑过来不断吸吮灵药。

那灵药入喉，化成一道道淡白劲流，似欲跟淡红脉流交混一体，或许交混成功，大功将可告成吧？

关小刀见状，心想此时不去阻止，尚待何时？当下冷笑，潜行过去，及近七尺之近，蓦地扑身过去，照准司徒昆仑背腰即戳，且大声喝着：“死去！”

突遭惊变，司徒昆仑、李春风顿时大骇，尤其司徒昆仑背腰被戳，直觉欲走火入魔，让他心神大乱，闷声大叫不好，想躲，却因运功紧要，根本动身不了。

就在念头方起之际，关小刀一指已戳中他齐门要穴，岂知

这邪功竟然独特且厉害。

就在小刀戳指之际，司徒昆仑的确闷哼欲散功，岂知从李春风体内又送来内劲以弥补，迫得一股劲道震得关小刀倒跌地面，他俩仍安然无恙。

关小刀怔诧不已，邪功果然有奇特门道，竟然不易戳破，或许自己武功受制关系吧？眼看两人又抢快吸功，他哪肯过慢，再次扑身向前，哪顾得谁是谁，双掌双腿猛攻猛打，果然打得两人东滚西撞，闷叫连连。

情急中但闻司徒昆仑喝着：“快分开！”

李春风却叫：“分不得！”

哪知司徒昆仑为保命，似想牺牲李春风，一掌即想劈向她天灵盖，李春风脸色大变，尖声想叫救命。

此时关小刀正巧抓来烛台，喝着：“打人不死，烧人亦可”！猛地将烛火、烛油打向司徒昆仑。

那突如其来的油火即将沾身，吓得司徒昆仑哪顾得两人还粘在一块，猛地运劲打退李春风。

同时，两人同传尖叫，李春风已被打撞烛火，身躯眼看将燃起，幸好滚至衣衫处，她抓衣衫裹身，始掩熄火花，得以逃过一劫。

再瞧司徒昆仑狼狈疼叫中，勉强打熄身上火苗，吼着关小刀偿命来，即已强攻扑至，关小刀眼看杀人不着，对方又自分开，自知大势已去，哪敢再战，找着机会，猛溜外头，硬关石门，再上锁。

司徒昆仑忘了钥匙已失，此时想破门而出，却因此石门不但用了极佳硬石，还加置精钢硬铁板，根本击之不碎，一连数掌劈下，他已哇哇大叫，却莫可奈何。

关小刀但觉对方破门不了，始军心大定，冷笑道：“你们好

好享受鱼水之乐，我走啦！顺便一提，时间不多，我很想放把火烧了这里！”

司徒昆仑厉吼：“你敢——”

关小刀讪笑：“不敢才怪！你等着便是！”

逍遥晃步而去。

司徒昆仑一时情急，大喝来人，可惜他为怕练功受人干扰，特别下令，任何情况，守卫不得进入，且特别支开，此时情急喊叫，竟无人听及，无人赶来，气得他七窍生烟，不得已又找李春风，喝着：“咱合力破了它！”

李春风先前受他临危一掌，肚子已不甚高兴，本想置之不理，但情势并不理想，也只好配合，若能出困，一切好办。

当下走来，和着司徒昆仑，再次连体运功，只见得双方身躯渐渐转红，猝见两人大喝，一股强涛骇流迫掌而出，印向石门。

砰然一响，地动山摇，石门碎片散落，只剩凹陷钢门，两人再迫击一掌，钢门顿裂，吓得远处小刀咋舌不已，哪敢再留，复又把第二道，第三道石门锁上，逃之夭夭。

他想，待司徒昆仑破门而出，必定大搜索，自己根本摸不着出路，只有尽量往偏僻处潜藏，或许最好能躲入囚禁自己之地牢，但此区秘道太多，他早已忘记方位，只好挑着小道即钻。

暗无天日中，他已摸进一条只能蹲身而行的窄道，此处闻来有些霉味，该是久未经人行，或而可藏得身形。

他心下稍安，再潜百余丈，秘道已恢复正常高度，他得以人立而起，忽见内壁似有淡光传来。

他正想探去，忽闻冷声：“谁？”是女子声音。

关小刀一愣，不敢出声，急忙欲躲。

那人却道：“四处已封死，你逃不了！”

关小刀再愣，这话听来有些熟悉，莫非她就是……想到什么，急忙转身：“你是安盈盈？”追向地牢。

那女子怔诧：“你是……”

“我是小刀啊！”

那女子突显激动：“你快走，我非安盈盈，你认错人了！”

急忙躲缩一角。

漆黑黑，小刀根本瞧不清，但对方反应，使他觉得就是安盈盈没错，登时欲推铁栅，却发现锁死。

他抓出三把钥匙开锁，直叫道：“可恶的臭师爷，当真把你囚在这里吗？”

那女子急切道：“我不是安盈盈，你逃向他处便是。”

关小刀道：“你怕什么？难道他对你下毒手？”铁门已开，小刀赶忙奔入，再把铁门锁上，直逼那女子，吓得那女子更缩更躲。

关小刀不死心，欺身过去，欲抓人瞧瞧，那女子挣扎，关小刀急忙伸手摸向女子脸容，竟然发现粗疤，愣得他僵诧当场：“那畜牲毁了你？”

至此，安盈盈忍泪不住，终于掩面恸泣，关小刀于心不忍，将她搂在怀中，直安慰道：“没事，没事，小伤一件，我能治好它！”

着实替安盈盈疼心。

虽然安盈盈年长他许多岁，但受此惊变的女人，通常心灵脆弱甚多，此时她宛若受伤小女孩，只想找个安全地方躲身罢了。如今见着男人挺身而出，

潜意识之坚强抗争已完全瓦解，只想倒在男人怀中恸哭一场。

关小刀任她哭去，毕竟受此委屈，能哭已是不容易，有人还欲哭无泪呢！也不知悲泣多久，但闻秘道复有脚步声传来。

安盈盈心下一颤，哪敢再让感情奔放，登时收起心神，边抹泪痕，边道：“有人来了，一定是为搜你而来！”关小刀道：“随便躲一下，该无问题！”“跟我来！”

安盈盈很快拉着小刀欺向墙角，伸手抓开石块，道：“你先出去，外头是悬崖，得攀住布条才行。”

拿出布条，要他抓住，关小刀自是会意，赶忙爬钻出去，安盈盈随即把石块塞回，复把布条打结，卡在凹缝，方始懒洋洋地佯睡。

未久，果然见及司徒昆仑抓着火把追来，及近年房，火把照得通亮，他虽然已穿上衣衫，但头发散乱，且有几处灼伤，瞧来甚是狼狈。

他冷笑道：“娘们，你的姘头可来过？”

安盈盈懒得理他，冷道：“你好自为之吧！人面兽心的家伙！”司徒昆仑冷谑大笑，突然发掌，打得安盈盈东滚西跌，里头棉被、器皿四处飞窜，根本未见人踪，他始住手。他谑笑道：“是你嘴硬，不是我不用你，给我想清楚，神剑门早在我掌握之中，我才是你真正主人，少给我不识趣！”说完，故意扫掀安盈盈衣衫，却掀不了什么。

他已冷笑，扬长而去。

安盈盈冷目瞪他，直到对方声影皆失，始轻轻一叹，蹲身下来，再把石块抽出，要那外头悬空摆动的小刀爬身进来，再把石块封死，恢复原状。

关小刀嘘喘大气：“好险，没想到恶师爷诡计这么多端！”安盈盈淡声一笑：“你是怎么惹了他？又怎么被囚进来？”关小刀道：“他说我叛帮，派人押我回来，结果就沦落于此

啦！”把身在江南，又被七绝剑手请回来，以及如何被骗入地牢一事大略说一遍。

安盈盈得知他是为查自己行踪而受骗，心头不由哽咽，轻轻一叹：“我只不过是个丫鬟，你却对我那么好……”眼眶又红，还好，秘牢甚黑，掩去不少窘态。

关小刀道：“你帮了我不少忙，我岂可把你忘记，倒是你，又如何被囚于此？”

安盈盈轻叹：“师爷囚人，还用理由吗？他趁我落单，找人把我抓来，说什么我坏了他不少事，要我好好反省，谁知一反省，已过了那么久……”

关小刀道：“多久了？有半年了吧？”

安盈盈道：“不清楚啦，数数墙上刻划，大概能算出数字。”关小刀道：“他还烤打过你？甚至毁你容貌？”

“容貌是我自己毁的！”

安盈盈感伤轻叹。

关小刀一愣：“你自毁？”

安盈盈感伤道：“没想到司徒昆仑人面兽心，他抓我来此，刚开始还以师爷自居，想套我有关三爷之事，谁知后来他渐露邪念，有一次，甚至还想染指，我为求自保，只有毁容……”说到伤心处，感叹不已。

关小刀闻言不由大怒：“他当真淫邪让人发指？”不断喝着：“该杀该杀。”

第十七章 囚室春光

对于安盈盈，本以为她是开放女子，没想到在节骨眼里，却毁容自保，如此贞烈行径，使得小刀对她不免又多了几分敬意。关小刀道：“你的伤，我也许能治，以前方子秋的女友银狐也受了脸伤，我拿药给她，想必已治好了……”安盈盈感激轻叹：“多谢啦，其实，身囚于此，一张脸皮是何模样，已无关紧要了……”

关小刀道：“你还可以逃出去啊！”

安盈盈苦笑：“是想，但谈何容易……”

关小刀道：“你不是挖了秘洞？”

安盈盈道：“是花了三个月挖通了，可是那片悬崖峭壁，若无绝顶轻功或绳索，我根本走不脱。”

关小刀欣声笑道：“现在不同了，有我在，保证万事通，你看！”

晃着手中钥匙，道：“这三把钥匙，足可打通所有关卡，若爬崖不成，咱找机会冲出去便是。”

安盈盈淡声笑道：“你似乎永远神通广大，那钥匙又如何得来？”

关小刀讪笑道：“是老狐狸自己丢下来的。”

接着，把如何用计藏身，骗得司徒昆仑开铁门之事说一遍，

又道：“方才本来可以宰了他，谁知他练了什么阴阳魔功，竟然不怕暗算，我只好逃到这里，不过，如此也好，否则可碰不上你了。”

安盈盈轻叹：“不知此缘是好是坏？”

“当然是好，有缘才能相见。”关小刀道：“放心，只要我功力一复，立即救你出去。”

安盈盈道：“你武功受制了？”

关小刀道：“要不然，我哪落个如此狼狈？”

安盈盈道：“幸好我武功不高，司徒老鬼未禁制我，坐过来，我试着替你冲穴。”

关小刀道：“试试也好！”

立即配合安盈盈，盘坐其前头，两人开始研究如何解穴。

那司徒昆仑点穴手法实是奇特，两人几乎研究大半夜，始能解开两处穴道，若以十来处受制算来，可得花上三数天才行。

然而能解此穴，两人已升起无限希望，时间似乎已不是问题。

未久，天色已渐亮，安盈盈忽显焦躁起来：“天亮了……”

关小刀不解：“你紧张什么？是不是有人将送东西来？”

安盈盈道：“倒不是，他们一星期送来干粮，偶而想到才有热菜热饭，得再过三四天才可能送东西过来……”

“那你为何紧张？”

关小刀转瞧过去，安盈盈却困窘掩脸，关小刀知道是何原因，伸手抓下她掩脸手臂，那本是花容月貌，此时多了一道血红刀疤，且瘦了、憔悴了，以前丰盈婀娜体态已不复见，难怪她想掩藏，尤其又是在心上人面前。

安盈盈还想躲，关小刀更形不忍，扯着她的手，扯着她的身，突然升起一股冲动，欺身过去，激情地吻向她，她想躲，却

躲不开，终于接受，双唇相亲，一股奥妙甜蜜情境涌得两人激情再现，昔日怀念感觉，再次轻尝。

安盈盈终于完全接受他，再次尽情地享受他的温柔。轻笑中，她已嚶声说道：“你好坏……”

小刀腻笑：“就是对你坏。”

“可是我已毁了容啊！”

“有啥关系，我治得好。”

“要是治不好呢？”

“也有另一边可看啊！”

“少来，我……到底哪点吸引你？……还是……你在同情我？”

“我像在同情吗？”

关小刀吻得更深入：“老实说，你夺了我的初吻……何况，你好成熟、好丰满，我受不住啊！”

关小刀又自轻狂亲去，惹得安盈盈娇笑扭躲，直道：“你好坏。”然而凭她已毁容之老婆娘，竟然还能吸引年轻小伙子，她多少有些感恩，不自觉地滚下几滴热泪。

但见小刀似乎已欲火高涨，欲褪尽自己衣衫，以尽鱼水之欢，她何尝忍心拒绝，然而他只不过是年少之龄，血气方刚，若因此而背下道德责任，对他往后男女交往恐有不便，她不得不装出闷痛呻吟声，以提醒小男孩。

关小刀果然闻及，惊声道：“弄痛你了？”

安盈盈干窘道：“有一点，以前受了一掌，现在太激动，有点疼……”

“呃……对不起……”

关小刀急忙把她那半袒胸脯之衣衫拉回，窘红着脸说道：“对不起，我差点把持不住……”

安盈盈淡笑道：“不必对我太认真啦，我都嫁了好几位丈夫，你要我，还是抬举我呢！只可惜我有伤在身，无法侍候你，该说抱歉的是我才对。”

如此一说，反让关小刀窘困难安。

安盈盈不愿他发窘，将他搂在怀中，道：“有一天，等我伤好了，我们再找个无人清泉，洗个鸳鸯浴，再缠绵它三天三夜如何？”

关小刀已呵呵笑起来，想答应也不是，不想答应又违心意，他只能笑，透过幻想，此事的确美妙啊！安盈盈也只能以笑声回应，毕竟她认为两人是不可能结合，能谈此毫无负担爱情，已是莫大福气了。

不知不觉中，两人又再次拥吻，毕竟患难更见真情，两人在毫无负担之下，感情谈来更见激昂。

他俩已忘了身在险处，尽情陶醉在男欢女爱之中。

然而司徒昆仑却为寻关小刀不着，已快疯狂，他不但搜遍地牢，甚且回到师爷府，派出大批人马，务必在对方逃往胡三江告状之前逮到他。

天未亮，侍卫队人马已四处乱转，早就引来天龙骑侧目，直觉有事将发生。

然而天龙骑总管府中，此时也静不下来，原是负气离开阿祖，此时已找到总管府中，准备探寻关小刀下落。

他并未想到关小刀已被囚禁，只想探探小刀到底耍何手段，竟然一去不回，连个音讯鬼影全无？他向附近打探，探不出结果，只好探到总管府去了。

总管胡三爷倒是以礼接待于正厅之中。

阿祖第一次如此正视胡三爷，但觉他两眼凸炯有神，直若张飞，不苟言笑，还好他非天龙骑，否则必定紧张万分。

胡三爷倒是表现和气，道：“你找关小刀？”

阿祖点头：“他去哪了？”

胡三爷点头：“不是跟你一同到江南？”

“早就回来了。”

“早就回来？”

“你不知道？”阿祖道：“司徒昆仑找了黑青锋，硬是把他请回来，你不知道此事？”

胡三爷皱眉：“黑青锋未必请得动他。”

阿祖道：“当然请不动，但说他是叛徒，他非得回来澄清不可！”

“他会是叛徒？”

“他当然不是！”

阿祖道：“这当然是三爷的手段，不管如何，小刀的确已经回来，而且已回来不少天，现在找不到人，一定出了问题。”他将那把偃月刀抖晃几下，又道：“这是他随身兵刃不可能隔那么久还不取，一定出了问题。”

胡三爷此时亦开始紧张：“他会出什么事？”

阿祖道：“当然是被师爷耍了手段，你得找师爷查查，若要我帮忙做证，我随时奉陪！”

胡三爷但觉非走一趟不可，于是唤来天龙三侠，方子秋、谷君平、雷万钧，要他们四处打探关小刀下落，随后他已动身前往师爷府中，准备探询此事。

师爷府离神剑宫不远，建得雕梁画栋，气势宏伟，大有压过神剑门之态，难司徒昆仑如此猖狂嚣张。

胡三爷方欲进门，司徒昆仑已自迎门而出，此时的他，身着一件金黄丝袍，若绣上龙纹，几乎已和龙袍无二，他那半斑灰发似乎减失不少，满面红光中虽见淡淡焦痕，但却让人觉得

他精神亢奋，似有返老还童之态，或许练那所谓阴阳邪功；自有返老还童之能吧？

乍见胡三江，他目光一缩，直觉是为关小刀之事而来，心想这下可好，关小刀显然未逃回他身边，一切仍可保密，他反而显得热切，拱手道：“三爷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，恕罪恕罪！”

胡三爷冷声道：“不必唱戏，我乃为关小刀而来，你把他藏在何处？”

“关小刀？”

司徒昆仑道：“他不是你的跟班？怎找我要人？”

胡三爷道：“是你派人把他抓回来，当然找你要人。”

司徒昆仑一愣：“我派人抓他？派谁？为何要抓他？”

胡三爷冷笑：“少再演戏，我已经来了，不弄个水落石出，绝不走人。”

司徒昆仑表情转冷：“无凭无据，就算你是三爷，也不能胡乱栽赃。”

胡三爷冷道：“胆敢叫黑青锋出来对质吗？”

“这有何难！”

司徒昆仑立即传令叫人。

胡三爷见状，不由后悔，黑青锋本是对方之人，自己在毫无证据之下，又岂能逼他说真话？

果然黑青锋如大猩猩般狂妄走来，一问三不知，推托完全不知此事，胡三爷逼不出名堂，只有拂袖而去。

司徒昆仑谑笑于心，表情却不动声色，恭送客人离去，他道：“虽然关小刀和侍卫队有瓜葛，但他却是神剑门得力助手，我不会因私报公仇，三爷多心了，他既然已失踪，我自该派手下帮忙找寻便是。”

胡三爷默不作声，忿忿离去，直觉未带证据去兴师问罪的

确自讨没趣，然而若真无证据，又能奈师爷如何？正闷愁无计可施之际，阿祖又蹿了出来，直道：“押走小刀的还有七绝剑手，你找他们作证便是。”

胡三爷眼睛一亮：“为何不早说？”

阿祖道：“我也是刚才搞懂，上次在雁归山，远远看着七个黑影把人带走，我以为是黑青锋手下，方才问了天龙骑，才知道另有七绝剑手，我想那七人便是他们了。”

胡三爷道：“是或不是，问了便知，我且入宫便是！”当下告别阿祖，直往神剑宫城行去。

阿祖则跟在后头，随又守在宫门附近，毕竟小刀虽可恶，但突然不见踪影，他总于心难安。

胡三爷进宫不久，忽见两名侍卫匆匆赶出，过不久，又见司徒昆仑匆匆进宫，想来是有眉目，阿祖不由暗暗期待。门主龙飞云仍自接待他们于花园雅轩棋室之中，他仍是一副优雅书生模样，似乎近来神剑门及灵刀堂冲突，根本与他无关。

他唯一关心的，可能是公孙白冰是否跑到北武林来勾引他老婆。

此时他不再下棋，冷静坐于棋盘左侧太师椅，手摸短髭，注视着越来越霸气的司徒昆仑进门。

司徒昆仑拜礼过后，冷声说道：“不知门主急忙召唤，所为何事？”

门主淡声说道：“你把关小刀如何了？”

司徒昆仑心里有数，冷道：“全听三爷几句，就说我把人如何？未免太……”

门主截口道：“我已经有证据。”

乍闻此言，司徒昆仑稍愣，随即恢复冷静：“我倒要看看何来证据。”

胡三爷道：“师爷何不先说，若对质下去，大家都不好看！”

司徒昆仑冷道：“我行得正，不怕任何对质！”

胡三爷没办法，目光移向门主，门主已开口：“把七绝剑手请出来。”

此语一出，司徒昆仑脸色稍变，却也显出冷静，心念闪动不已。

七绝剑手早就等在附近，忙掠身过来，七人仍是黑衣蒙面，拱手为礼，对于七人之忠诚，门主自是无比信心。

门主道：“你们奉师爷之命去请回关小刀之事，所言不假吧？”

七绝剑手颌首，一名说道：“师爷拿了金令，要属下前去押人。”

门主嗔叫道：“看看看，还动用金令，师爷，你总该告知我一声吧！”

司徒昆仑目光再缩：“门主不是说过，必要时，属下可先动用金令？”

门主冷道：“那是危帮之际，连押个关小刀都动用金令，若传出去，帮中弟兄还以为关小刀犯了什么大逆不赦之罪呢！”

司徒昆仑冷道：“他的确犯了叛帮大罪！”

“叛帮大罪？”吓得门主张大嘴巴。

胡三爷冷斥：“关小刀一向为本门尽忠，甚至自比关老爷，哪会叛帮，你未免血口喷人。”

司徒昆仑冷道：“他数次进出灵刀堂，简直比堂主还牛，又跟灵刀堂小公主交往，不是叛帮是什么？”

胡三爷斥道：“灵刀堂跟神剑门订有盟约，哪算是敌人？何况你所言根本空穴来风，站不住脚！”

司徒昆仑冷笑：“公孙白冰三番两次入侵，灵刀堂还算盟友？我看关小刀就是大间谍！”

胡三爷冷斥：“就算是，也非你三言两语可论断，门主都未说话，你吭什么劲！”

司徒昆仑一愣，满面通红，目露凶光。

门主冷声道：“三爷说的不错，纵使关小刀有罪，看在他多次退敌份上，也该问个清楚，否则径自处断，恐怕会引来全帮弟子不平之心。”

司徒昆仑冷道：“到时，神剑门恐怕已一败涂地！”胡三爷冷斥：“像你如此独断独行，神剑门才岌岌可危！”司徒昆仑斥道：“你放亮眼睛，今天若非我撑着，神剑门会有此局面？就凭门主这软骨头……”

话锋一露，顿觉不妥，想收回，却来不及。

门主闻言，脸色抽变不定。

司徒昆仑赶忙解释：“门主对人仁慈，难免软了些，这是缺点，我不能看他如此下去。”

门主突然喝道：“不必多说，你把关小刀关在何处？带上来，我要亲自审问。”

被喊成“软骨头”之感觉，就像被人唤成白痴儿一样，龙飞云绝未想到在他人心目中会是这种角色，他不得不豁出去，也要挽点颜面回来。

司徒昆仑自知搞砸事情，然而关小刀又不在手中，如何能交人？否则还可掩饰一番，此时只能一味否认下去了。他冷道：“我是叫七绝剑手去抓人，但抓回之后，训戒一番即放他离去，他要去哪我管不着！”

胡三爷冷笑：“这番话，大概只能骗三岁小孩！”司徒昆仑怒斥：“说不定是你故意藏起他，然后前来造谣挑拨！”

胡三爷冷笑：“狐狸露了尾，还想变成老虎咬人一口不成？”司徒昆仑怒极，哈哈狂笑，根本未把眼前门主放在眼里。门主脸面不停变动，终于开口制止，冷道：“师爷你笑的可以了吧！我只要你交出关小刀，你难道想抗命吗？”

司徒昆仑笑声一敛，狂声道：“他不在我手中，怎么交？你实逼人太甚！”

门主冷声道：“我在逼你？那好，你说他走了，又去至何方？你总该说清楚吧！”

司徒昆仑斥道：“脚在他身上，他要去哪就去哪，我管不着！”胡三爷冷道：“我看得搜搜你的师爷府了。”

司徒昆仑闻言又自狂笑：“怎么，你终于逮着机会拆我台了？想搜可以，得经过我这关！”

他似乎横了心，想连同胡三江一起收拾，已摆出架势。胡三江早就看他惯，当下神功一运，冷道：“连门主之命，你都敢不听，我且看看你凭的是什么？”

翻天掌抖开，大有一触即发之态。

门主见状，一时犹豫，他自不愿见及两人相斗，但司徒昆仑未免太过分，

不教训他，实是说不过去。

正犹豫之际，司徒昆仑已发难，冷笑喝道：“凭你也想跟我动手？还早得很！”

猝见他右手一探，整只手但见红影，竟然奇快无比欺砸过来，和那翻天掌对垒，砰然一响，胡三爷惊愕连退数步，手掌为之生疼。

他自知司徒昆仑武功甚高，却未想到高出如此地步，一掌即能逼退自己！他哪知对方练了邪功，功力已然大进。司徒昆仑一招得逞，更形狂妄，哈哈谑笑道：“让你混总管

是给你面子，你简直给脸不要脸！来啊，有什么本事，尽管使出来！”

他猛又欺身，双手运劲发红，左右开攻，即欲轰来。

胡三爷吃过闷亏，不敢大意，运功极限，变掌易攻为守，待接对方掌劲，砰砰数响，竟然打得他双掌疼麻，连连后退，不得已掠窗而出，退落花园空地。

司徒昆仑粘飞追来，再喝一声：“看我这招‘劈头劈脸’！”

但见其掌化扇状，旋如孔雀开屏，方一欺身，奇速无比打得胡三爷招架乏力，节节败退，猝而空门已露，红掌猛探过来。

门主见状喝道：“住手。”司徒昆仑却不罢手，硬劈一掌，打得胡三爷闷吐鲜血，跌退四五丈，身形摇摇欲坠，怔忡直道：“这是何功夫？”

“杀人的功夫！”

司徒昆仑谑笑一声，突又弹射而起，欺扑过来，似欲除去眼中钉而后始畅快，门主见状，再喝住手，眼看喝人不住，猛地蹿身截来。

司徒昆仑似打得起兴，竟然连门主也不放在眼里，谑笑说道：“你也想玩玩吗？赏你一掌便是！”

那红掌毫不客气猛地探劈过来，门主武功似乎和胡三爷差不多，竟然避之不及，被打中胸肩，闷哼一声，跌晃三数丈。

司徒昆仑笑得更狂：“武功这么差，怎能当门主呢？”猛地探掌，似想再开打。

一旁七绝剑手见状，他们自有保护门主之责，登时七剑尽出，挑刺过来。

那七绝剑手武功非比寻常，又是联手，一时间迫得司徒昆仑攻势受阻，气得他哇哇大叫：“反了反了，你们敢如此对待我？还不给我弃剑受缚！”

话声方落，他那双掌更逼得通红如血，竟然不畏受损，猛地抓向一把利剑，那剑手自以为伤得了对方，其势不变刺去。岂知剑锋却被抓住，突如其来变化，吓得他怔愣当场，就此一楞，红掌已劈至，叭然一响，打得他口吐鲜血，倒栽地面，受伤匪轻。

门主见状更是变脸，怔喝道：“你想造反不成？”

司徒昆仑哈哈狂笑：“武功不济的混蛋，留他们何用？”六绝剑手但见同伴受伤，自是咽不下这口气，复见司徒昆仑似有赶尽杀绝之意，六人不再手下留情，猛地抖出剑光，分从六处不同方位，极展全力截杀过来。

六绝剑手剑招本就厉害，这一全力扑截，果然让司徒昆仑难于应付，他本想拦住所有剑势，可惜却走脱两把，分别刺于背脊、左肋。

然而那利剑却似刺于软甲上，竟然受阻，就只这一疑惑延迟，司徒昆仑猛吸真气，狂风呼啸起，那身躯突然胀红不少，他猛喝一声“断”，啸风旋来，六把利剑当真被震断，六绝剑手怔愣不已。

司徒昆仑再喝一声“躺下！”双掌砰打连连，六绝剑手中掌难以招架，

全然跌落地面，口角挂血。

司徒昆仑十招未到，大败神剑门数位绝顶高手，乐得他纵声狂笑，嚣张已极。

胡三爷见状，不由暗暗轻叹，他已看出司徒昆仑练了邪功，此时此刻已无法与他匹敌，看来只有任其宰割之份，不禁替神剑门叹出浩劫将至之感慨矣。

门主龙飞云虽被击败，此时却显出坚强样，冷道：“他们和你无仇，毋需再下重手，你武功已如此之高，天下恐怕无人能相抗衡，神剑门恐怕亦无法容下你了。”

司徒昆仑笑声一敛，邪目瞪来：“怎么，你想赶我走？”

龙飞云道：“我无此能力，只是觉得你已能自立为王，何需屈居神剑门下？”

司徒昆仑闻言，又自狂笑，道：“我一生奉献给神剑门，你忍心赶我走？老实说，我要接下神剑门，你又奈我何？”

龙飞云默然不语，他的确阻止不了，看来愧对先祖矣。

司徒昆仑狂笑后，较为恢复冷静，淡笑道：“其实，我又怎忍得背离本门而去？你爹对我恩重如山，我又怎能恩将仇报，夺你门主之位？你放心，我会尽守师爷本份，这跟武功高低毫无关系，今天若非三爷诬赖我、激怒我，我又怎会出手发泄，此时已证明一切，属下在此向门主赔罪！”当真拱手为礼。

龙飞云被他弄得心神大乱，不知对方是何用意？唯有胡三爷明白，如若他此时叛变夺下神剑门，必定引来其他弟兄反抗，甚至兵戎相见，神剑门将毁于一旦，此时他只要放过门主，再挟他以今天下，如此不但可夺权，更可稳住神剑门，实是一举双得。

他不禁开始替天龙骑担心矣。

司徒昆仑拜礼告谢后，冷目转向胡三爷，冷道：“你我的确误会不少，天龙骑又在你挑拨之下，不断跟侍卫队作对，我看你得好好反省，你下一道命令，要天龙骑南守长江口，以免灵刀堂入侵，如此一来，或可化解你我多日间隙，可愿意吗？”

胡三爷暗叹，此时此刻，他可能不会再放任自己离去，故意支开天龙骑，神剑门势力将完全落入他手中，然而不支开天龙骑，以他现在身手，随时可毁去天龙骑任何人，挣扎之下，他终于点头，冷道：“我败了，你说如何便如何！”

司徒昆仑闻言哈哈畅笑：“果然明智，除了这样，神剑门将不致分裂，只要你肯合作，天下照样有你一份！”

胡三爷冷道：“我不敢想，只希望你秉持神剑门正义宗旨，不做叛离道义之事。”

“这自当然！”

司徒昆仑指向龙飞云，欣笑道：“有门主掌兵符，你大可放心，棋桌那头有纸笔，你写个几行吧！”

胡三爷不再多说，已行往棋室雅轩，写字去了。

司徒昆仑则转向龙飞云，笑道：“门主大可放心留在宫中，只是这七名剑手，被我打伤，难免怀恨在心，我看先把他们安顿治伤，然后再慢慢解释，待误会澄清后，再让他们回到门主身边不迟，门主以为如何呢？”

龙飞云自知对方想架空自己，然而武功不如人，又能争什么？只有黯然点头：“你怎么说便怎么做吧！”

司徒昆仑立时拱手为礼：“多谢门主支持，至于门主安危，属下自会另派人选保护，您大可别担心便是……”

说完，他伸手戳住七绝剑手要穴，轻轻一唤，来了数名手下，将七绝剑手背扶离去。

此时胡三爷已写好文案，大约是说关小刀已到襄阳，要天龙骑赶去支援，司徒昆仑瞧的甚是满意，遂要他并行出了宫门。

阿祖第一个迎来，胡三爷则要他传令下去，阿祖直皱眉，关小刀未拿大刀，竟然又到襄阳城？疑惑中，几位天龙骑已迎来。

胡三爷只好另行交代，他表示自己将留在宫中陪门主练功，天龙骑无事不必前来，天龙骑得令之后，不敢抗命，已带着指令离去。

阿祖疑惑着事情不对劲，本不想走，但师爷奇异眼光老是瞄闪过来，他不敢相迎，还是先溜开为妙，终也跟着天龙骑背后走人，眨眼消失无踪。

众人一走，司徒昆仑已自讪讪自得笑起来，拍拍胡三爷肩头：

“识时务者为俊杰，只要你不耍花样，我不会亏待你，你不是要见关小刀，我替你引见便是。”

胡三爷道：“小刀已投入你阵营？”

直觉小刀恐怕也身不由己。

司徒昆仑笑得神秘：“到时，你自己去问他吧！”话虽如此，但那笑声已让人容易产生错误联想。

胡三爷闻言，只有暗暗轻叹了。

司徒昆仑道：“你是大将，我本待你以礼，但那地方甚是隐密，我不得不先行将你放倒，得罪之处，还请见谅。”

胡三爷自知他惺惺作态，但在词上仍说道：“你怎么办方便便怎么办吧！”

司徒昆仑连连道歉，待两人返回雅轩后，他始点倒胡三爷，并要手下将人移去。

然后向龙飞云拱手施礼，并说道：“虽然让门主受惊，但这一切都未变，门主只当一场游戏，玩过了便算，不必太认真。”

龙飞云感伤一叹，不知该说什么才好。

司徒昆仑道：“也许门主暂时不习惯，但过些日子会明白属下心意，到时，神剑门依样威凛天下，风光无限，由于外头尚有些事，属下这就告退，其他种种，来日再禀告便是。”

说完恭敬拜礼，方始离去。

龙飞云待他走后，轻叹不已，他已后悔当初未听三爷意见，先收拾这家伙，如今他邪功大成，却反过头来收拾自己。

想及神剑门将有大难临头，他更自长吁短叹，实是愧对祖先。

至于司徒昆仑，本想把胡三爷当作诱饵，用以逼出关小刀，然而此时天龙骑必定尚未走远，若反把他们引回，岂非前功尽

弃？

他只好把三爷囚在秘洞之中，然后再大放风声，如若关小刀胆敢再潜入秘洞，且前来救人的话，准来个一网打尽，从此毫无后顾之忧。

胡三爷已被封住武功，且关入一间特别设计牢房，此牢房四面透空，又如大盒子里面的小盒子，任谁靠近，皆可一目了然，想救人，恐非易事，司

徒昆仑正布局，等待猎物入彀。

胡三爷则默然不语，他知道自己已成饵，还是少开口为妙，此时他举目能瞧见者，只是斜对面那间牢房的七绝剑手，司徒昆仑并未替他们治伤，七人显得憔悴，但眼神却显刚毅。

守卫受到指令，叫那“三爷”两字，必定特别用力，虽说是尊敬，但却隐含把话传开之意。

那躲在安盈盈牢中养伤解穴的关小刀，在淡淡声中听久了，亦听出名堂，眉头直皱：“难道三爷也被抓了进来？你听见没？”

安盈盈点头：“是有三爷喊声，却不知有无此人……”

关小刀道：“司徒昆仑大功已成，很可能胡乱动手，反正我的穴道快解开，功力也快恢复，到时探它一下便是。”

安盈盈点头：“那就坐下来认真冲穴吧！”

关小刀呃了一声，干声直笑，方才的确为听“三爷”叫声，而浮躁得来回走动，此时只好再坐定，和安盈盈共同努力研究以解穴。

经此落难，关小刀不觉得内功原来亦是那么重要，自己往昔以为刀法厉害，几乎天下无敌，对内功却忽略甚至有轻视之想法，的确是土得可以，他发誓，若出此牢，得先找个够水准的内功心法练练才行。

沉静中，两人相互研究脉络走势，以及穴道解法，外头则传来三爷长三爷短，三爷吃饭，三爷洗脸等等语言。

似乎又过了大半天之久，小刀身上那最后一道禁制方自被解去，安盈盈已嘘喘大气，瘫坐地面，拭着汗珠，笑道：“折腾数十时辰，我看我快变成解穴高手了。”

关小刀感激一笑道：“能解此怪异手法，不是高手是什么？多谢盈姐救命之恩啦！”

安盈盈娇笑道：“少贫嘴，待安全逃去，再谢我不迟。”

关小刀笑道：“有您帮忙，万事必成！”

安盈盈笑道：“又来了，何时学会油嘴？你真的想救三爷？如果真有人说的话？”

相处三日，她自知两人感情已到另一境界，然而为免儿女情长，越陷越深，她只好引来话题，免得又陷入浓情蜜意之中。

说及三爷，关小刀果然正经起来，当下说道：“当然要救他，三爷对我有再造之恩！”

安盈盈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你得小心为是，师爷诡计一向多端。”

关小刀颌首：“先探探情况再说。”于是拿了钥匙打开牢门，准备前去试探，他道：“你来不来？”

安盈盈笑道：“我能帮什么忙？倒不如守在这里，免得退路发现，你若救人出来，往这头奔便是，否则根本无处可逃。”关小刀会心一笑，道声谢了，已自潜行探去。待穿过那低矮秘道，眼前较为宽亮，同时传来守卫来回走动之脚步声。关小刀找了方向，小心翼翼探去，果然再行百丈，已发现那奇特牢房，四周正有八名守卫来回看守，想来正主人在此了。

他想，八名守卫来回看守，想不知不觉潜去救人，谈何容易，得想些其他法子才行。

他默不做声，得先确定里头是否为三爷，否则救错人，岂非更惨？

足足等了半时辰，守卫方自送茶来，并叫着：“三爷请用茶。”

胡三爷倒是落落大方走向牢房接过茶水，关小刀这才见着此人，果然是三爷没错，他暗自苦笑，连三爷都被抓来，神剑门将会变成何种模样？

他不敢多想，直觉上，还得先把人救出来再说。

他想，守卫如此之多，想近身并不容易，看来，只有把人引走一途，然而要如何引人，如若有东西，化装成司徒昆仑喊人离去，倒是省事多多，可惜身在秘牢，除了一件破衣，连武器都没有，哪能耍出什么名堂？

想来想去，只有一计可行——放火，此处牢房不少，棉被、干草大概也不少，唯一缺的该是火折子。

“或许附近有烛灯……”

关小刀立即潜向附近搜寻，可惜大白天，烛火全被熄灭，根本不管用，为今之计，只好摸向角落一名守卫，准备向他要东西。

那守卫年约三十，一脸沉静，手握利剑，认真坚守岗位。

关小刀想想，落落大方行去，见人即叫：“小六子，该换班啦！”

“小六子？谁是小六子？”

守卫不解转头，正待求证，突见乱发人走来，一时想不出他是谁，怔愣叫道：“你是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关小刀喝地一声欺前，双手开攻，守卫武功似乎不高，已迎指而倒，关小刀一招得逞，呵呵笑起：“我乃你祖宗是也！”

将守卫摊置地面，赶忙搜出火折子，忽又想到什么，干脆将他衣衫也剥下，穿在身上，来个彻头彻尾假冒，随又抓起利剑，大摇大摆晃去。

他潜向秘牢那头，搜集三件棉被，几把干草，立即引燃，本

以为浓烟会如愿往秘牢熏去，岂知身在秘洞，风向不定，反而倒熏过来，呛得他猛打咳，远处传来喝声：“谁在那里打咳？”

关小刀自知露了行踪，干脆把干草丢向空牢房，引燃更大堆干草，并急喝着：“不好，失火啦！快逃啊！”

他冲向八名守卫，背后还带着白烟，果然吓得守卫慌张，他急叫快逃，那秘道已现火痕，浓烟大把涌来，守卫已自退缩。

突有一名喝道：“不准逃，快把火扑灭！”

自告奋勇冲前，双掌立即开打，几名守卫见状，亦自跟进，如此倒变成两路人，一想救火，一想逃躲。

然而就在浓烟大量涌入之后，众人已乱了方寸，咳嗽连连之中，已如热锅蚂蚁，东奔西撞，搞不清是救火，亦或逃亡。

如此浓烟涌来，连胡三爷皆变了脸色，他想叫人开门，但谈何容易，只有闷在那里干著急。

关小刀突然大喝：“快退，连人犯一起带走！”

他自行喊叫，自行应是，反正浓烟充塞，谁也辨不了谁，他立即拿出钥匙，猛开铁门，急道：“三爷跟我走！”

胡三爷仍未认出小刀，直指对面牢房，道：“那头还有七绝剑手！”

关小刀但觉七绝剑手为人忠心耿耿，反正也不差点时间，遂奔去，打开门锁，立即把人放出，浓烟布口喝着：“三爷往边快闪！”

三爷无暇多想，立即往右侧躲去，岂知行不了十丈，关小刀摸来，扯向三爷衣角，低声急道：“我是小刀，跟我来！”

胡三爷怔愣当场，来不及辨认，已被拖着走，连转数道秘径，浓烟始去，胡三爷这才看清小刀脸面，怔愣道：“真是你？”欣喜万分。

关小刀笑道：“正是属下，走，先逃出去再说！”

他立即领路，引着三爷及七绝剑手往秘洞钻去，及近秘牢，他低声叫道：“盈姐快把秘道打开。”

安盈盈道：“已经开了，却不知他们能否下得去？”关小刀道：“不行也得行！”

一大堆人已涌向秘牢。

胡三爷问道：“她是谁？”

关小刀道：“夫人的手下安盈盈啊！”

胡三爷呃了一声：“是她？她当真被师爷囚禁？”关小刀道：“你都被囚，别人有何不可能？”

安盈盈见及三爷，象征性拱手为礼，道：“时间不多，你们快走！”指向秘墙上小洞。

胡三爷只能拱手道谢。

安盈盈却有意掩饰脸上疤痕，只以侧脸相迎，随又叫着快走。

关小刀道：“外面是悬崖，三爷还可以撑着吧？”胡三爷点头：“虽受点伤，但攀爬应无问题。”于是领先穿出秘洞，七绝剑手紧跟着穿出，随即轮到关小刀，他叫着安盈盈一同走。

安盈盈却道：“我暂时留下掩饰，免得对方发现，这对你们不利。”

关小刀道：“现在一起走，还不是一样？”

正要劝说，秘道那头已传出吆喝声：“一定躲在此，四面都搜过了！”

安盈盈闻言急道：“快走，不走就来不及了！”当下把小刀推出去，小刀只好道声：“你多保重。”已自攀爬逃去。安盈盈甚快将石块封装闭甚至将铁门亦锁上，然后坐于地面，冷目注视前方。

不久，三数名守卫匆匆奔来，却发现已到尽头，不禁满脸失望，一名喝向安盈盈：“看到逃犯没有？”

安盈盈冷道：“就算看到，也不告诉你！”

那守卫冷喝：“想讨打不成？”似想教训。

另一名守卫却道：“七八人不可能失踪，快到别处找找看！”守卫自惧于失职，无暇再斗，嚣喝中，已匆匆回头，搜向别处。

安盈盈见他们退去，方始嘘喘大气，暗道好险。

她正待起身，想回头整理石块，想让痕迹更少之际，忽又发现一道黄影无声无息飘来，她怔愕瞧去，竟然会是剃了胡子，越来越年轻的司徒昆仑。

安盈盈乍惊：“是你？”故作不屑状，又坐回地面。司徒昆仑邪邪一笑，慢慢逼近：“我道这地方密不透风，一大群人怎会平白消失，原来毛病全出在此啊？真是人算不如天算！”

安盈盈怔颤不已，莫非他已看出端倪，冷声道：“你想说什么？”

司徒昆仑邪笑道：“我想说，你好大的能耐，竟然能放走七八人！”

安盈盈冷斥：“多谢看得起，我要能放人，现在何需困在这里受你侮辱！”

司徒昆仑道：“这正是我想不通的地方。”

他走向铁栅门，没有钥匙，竟然运出绝世功力，把铁扣硬是扯断，叭然一响，栅门已开。

安盈盈不由脸色大变，怒喝：“你想干什么？再逼一步，我就自杀！”兵刃已被搜去，她只能抓起磨光筷子，抵住自己咽喉。司徒昆仑见状哈哈假笑不断，却未再逼进一步，先前已有

毁容之鉴，他大概相信安盈盈说得出做得到。

他淡笑道：“你还是这么烈性子！”

安盈盈冷道：“你管不着！”

司徒昆仑露出那样：“其实，只要你愿意，荣华富贵让你享用不尽！你的脸伤，我也会找人替你医好。”

安盈盈冷斥：“做你春秋大梦！”

司徒昆仑道：“你嫌我老？我现在练了秘功，正迅速恢复青春，假以时日，绝不让你失望！”

安盈盈冷斥：“可惜我对你一点也没有胃口。”

司徒昆仑不禁哈哈狂笑，突又笑声一敛：“我倒看看你有多少能耐，告诉你，越是得不到的东西，我越想得到，你以为死能了事吗？恐怕未必！哈哈……”

那狂笑让安盈盈很不安。

若真的不能以死了事，将是更加悲惨矣。

司徒昆仑狂笑中又喝道：“你以为做得天衣无缝吗？告诉你，这一切都在我安排之中，是我故意让关小刀救走胡三江，因为啊……哈哈……”想及妙处，狂笑不断。

安盈盈心头怔忡不安，这家伙心思着实叫人觉得可怖，她冷斥：“我不知你在说什么！”

司徒昆仑喝地一声，伸手发掌，猛打向墙角，叭然一响，那秘洞石块陷开，白光透来，至此安盈盈已自僵硬，原来这家伙早知道了？

司徒昆仑击出秘洞，笑声更狂：“这就是他们逃走的路子，你无话可说了吧？”

安盈盈冷道：“我只想明白，你是早已知晓，还是方才才知道？”

“若早知，我岂会再设此计？”司徒昆仑道：“是方才发现一大堆人消失在此，才猜出秘洞，你掩饰得很好。”

安盈盈冷道：“你分明能阻止，为何放他们走？”

司徒昆仑闻言又自狂笑，笑得地动山摇，刺耳已极，这才敛声道：“我放他们走，是因为他们迟早还要回到我手中！我设计此计，只不过是想确定关小刀到底在何处，又如何逃脱，现在答案通通都有了。”

安盈盈冷道：“你凭什么说他们会回来找你？”虽然不信，但对方说的如此肯定，他只好利用机会探口风。

司徒昆仑邪邪一笑：“因为他们中了我的独门毒药！”

“你下毒？”安盈盈喉头直抽，脸色陡变，这家伙未免太狠毒了，莫非自己亦中毒而不自知？

司徒昆仑哈哈笑道：“放心，我对你特别优待，你仍完好如初。”

安盈盈不知该不该相信，斥道：“卑鄙小人，神剑门怎会有你这种人！”

司徒昆仑斥道：“是他们自找的，谁叫他们要跟我斗，中毒只是替他们保命，否则他们早死了！”

安盈盈怒道：“你到底是何居心？”

司徒昆仑哈哈一笑：“没什么，只想光大神剑门而已，他们若不反对，自能相安无事！”

安盈盈冷道：“我看你野心勃勃！”

司徒昆仑又自狂笑起来：“野心是要实力来支撑，神剑门能超越所有帮

派，为何不超越？你走吧，去告诉他们，神剑门等着用人，不必非斗个你死我活。”

安盈盈一愣：“你要放我走？”

“我对你一向宽大为怀。”

司徒昆仑露出那样眼光：“时日一久，你自会明白……”

说完，竟然恭敬施礼，而后晒笑，大步而去。

第十八章 淫邪师爷

安盈盈已自落单，心头百感交集，司徒昆仑行事，的确叫人难以捉摸，自己本以为难逃魔掌禁制，谁知竟又得以自由离去？

她犹豫着，是否要穿崖而去？毕竟那深崖甚险，自己武功恐怕不易攀爬。然而想及关小刀等人可能中毒而不自知，不去通知，实是过意不去。

心念已定，反正司徒昆仑有意放人，她也不必客气躲躲藏藏，当下把丝被给撕开，一条条接上。

但觉不够长，遂又搜往附近牢房，抓来两条棉被抵用，如此捆绑下来大约三十余丈，只要小心攀退，大概应无问题。

最后，她找条干净布巾，裹向脸面，也好掩去伤痕，这才抓着布条攀往山崖。

山风荡荡，吹来清凉，虽为自由之身，却无复生喜悦，大概受司徒昆仑几乎已控制全局之影响吧！

还好，山崖下，多少长了斜凸岩，得以落脚，攀来并不特别吃力。

至于关小刀和胡三爷、七绝剑手，借着自身武功，已小心翼翼攀往千仞崖下，此间除了那受伤较重的七绝剑手要人扶助外，众人皆能独立攀落。

崖下但见清澈溪流，并有深潭一处，小刀已数日未洗澡，趁此跳入水中一把洗净。

他笑道：“早知有清潭，从上面一跃而下，轻松不少。”照向高崖，怎么看都觉得能准确跳入潭中。

胡三爷边洗脸边说道：“大难不死已是万幸，你难道要跌个粉身碎骨才安心？”

关小刀干笑：“运气没那么差吧！”

胡三爷轻轻干咳，只能装笑，不便说什么。

关小刀还是照着上面，可惜云层掩住，瞧不出名堂。

他道：“方才跌了一块重石下来，会是安盈盈警告？而且听到狂叫声，不知是否司徒昆仑在发飙？”不禁替安盈盈担心起来。

胡三爷轻叹：“希望不是才好，那石块也可能是自行松脱的。”

关小刀只好以此做解释，当下话题一转：“三爷又如何被擒？”边说边走出水潭，开始拧衣服。

胡三爷轻叹：“没想到师爷武功已然如此之高，我是跟他对掌之后，不到三招即落败，连七绝剑手也逃不出对方掌力。”

接着，他将如何接到阿祖消息，以及如何找向司徒昆仑及打斗之事说了一遍。

关小刀怔诧不已：“难道他当真邪功大成？”

胡三爷急问：“他练何邪功？”

关小刀道：“好像是什么《阴阳真经》上的功夫，他是跟李春风乱搞练出来的，当时我发现他们俩全身光溜溜且红通通，还偷吃什么千年人参。我趁机偷袭，岂知这老家伙竟然不怕暗算，还倒打我几掌，我看情势不对，立即开溜，没想到那功夫果然神奇，不但威力无穷，甚至还可刀枪不入……”

胡三爷喃喃念道：“《阴阳真经》……是得自何人所创？他们如何获得？”

关小刀道：“何人所创，我不清楚，不过这真经好像是李春风无意中得

到的，可惜上次没收拾她，结果惹来无穷祸患。”

胡三爷轻叹：“实是劫数，司徒昆仑练了此功，整个人似乎变了，说话总觉邪气甚重。”

关小刀讪笑：“我还怕他变成色魔，每次练功都要女人呢！”

那幕练功情景，让他刻骨铭心。

胡三爷只能轻叹，此时他技不如人，说任何话都觉无用。

众人正在猜想，那武功到底出自何处，有多厉害之际，猝闻山崖那头叭然一响，似是枯枝断落，忽又传来女子惊叫。

关小刀怔诧：“是安盈盈？”

猛地追向山崖，准备救人。

安盈盈本是以布条攀树枝而下爬，及至尽处，找不到落脚处，她只好摆荡身子，以期能落脚较斜下方那凸石，岂知摆了几下，树枝吃力不住而折断，连人带枝往下摔，她除了惊叫，已无用武之地。

关小刀急奔过来，果真见及下坠身子，急喝“别怕别怕”，伸手即想硬接，安盈盈哪还有心听入耳？

哇哇直喊中，双手双腿胡乱抓扯，眼看就要坠跌崖底，那右手紧抓之布条又缠上凸枝，啊的一声，身形已止跌回稳，软柔上下弹动，关小刀则愣在下头，伸手接个空。

安盈盈但觉不再下坠，始敢张眼，直觉没死，再往下瞧，已离地面不到七八丈，暗忽好险中，复见关小刀憨立当场，双手张开，心头不禁一阵甜蜜，道声多谢。

关小刀干笑道：“还差几丈，跳下来便是！”

“呃……不必了！”

如若无人，她可能会撒娇跳下，让他抱去，但目光迎及胡

三爷，已让她显得窘困，忙地摆动身子，落于左前方，双脚落地，又呼好险。

关小刀接个空，失望拍拍手，还是笑态可掬：“逃出来便好，洗把脸，庆祝重生吧！”

安盈盈想到正事，表情顿敛：“一点都不好。”

关小刀一愣：“怎会不好？”

安盈盈道：“是司徒昆仑放我走的。”

“他放了你？他早知这些名堂？”

安盈盈点头：“他一直用诡计，就连你们脱逃，都受他安排，因为你们早中了他的毒。”

“中毒？”

不但关小刀，就连胡三爷，七绝剑手全然呆愣当场。安盈盈认真说道：“不错，这话是司徒昆仑亲口对我说的，他说你们迟早会去找他，因为中了他独门毒药，你们得仔细检查，看看是否属实。”

此语一出，九人不约而同盘坐地面，开始运功搜寻。关小刀直皱眉：“会吗？我怎会一点感觉也没有？”胡三爷却眉头直跳：“莫非那红掌有毒？我挨了他一掌，总觉胸口沉闷，久久散不去。”

一七绝剑手说道：“有可能了，属下中掌，一直无法痊愈，该是中了毒掌之结果。”

胡三爷瞧瞧那位受伤较重的七绝剑手，不由轻叹，看来的确如此了。

关小刀却仍不解：“我可没中掌，难道也中毒？盈姐你也听他说，我也中毒？”

安盈盈道：“他只说我没事，不知你是否有毒在身……如果没有，那自最好。”

关小刀苦笑：“此时此刻，谁敢说自已安然无恙？没想到才脱离苦海，又要入地狱，早知如此，还逃个什么劲？”

胡三爷轻叹：“没想到司徒昆仑手段如此高明，我们可谓全盘皆输。”

关小刀道：“他想图什么？为了控制神剑门？”

安盈盈道：“他大概想独霸天下。”

“真是恶心！”

关小刀道：“三爷，现在待要如何？找他拚命，还是去要解药？”

胡三爷轻叹：“不管如何，总得见他一面。”

关小刀道：“见了他，说不定又中了他的连环计，我看，不如回到龙门山，请我娘出面解解此毒，说不定有效。”

胡三爷道：“那也得知道是中何毒？否则到了半路，毒性大发，岂非自找死路。”

“这倒是了。”

关小刀已然无计可施。

长叹中，胡三爷道：“咱还是去见他一面吧！至于安盈盈，并未中毒，找个地方暂时避身便是。”

关小刀忽有灵感，急道：“盈姐就帮个忙，替我跑一趟龙门山，把我娘找来，你就说我命在旦夕，她不来都不行。”

安盈盈自是明理，当下颌首：“我一定把人带来，时不宜迟，咱们先穿出崖底再说。”

当下众人不再运功验毒伤，立即动身，搜寻出路。经过两时辰转行攀掠，终于退出崖区。

安盈盈立即告别北上，胡三爷则和七绝剑手、关小刀取道返往神剑门，转转折折中，已认出，他们一直未离开腾龙山脉，只是此山脉有若万龙潜伏，摸不清那秘牢落身何处罢了。

半时辰过后，众人已抵总管府中，虽然胡三爷已落败，但在神剑门，总是有头有脸，他得梳理一番，再见他人，以免弱了天龙骑威风。

及进总管府，天龙骑早就被支往襄阳，留下来的，可谓老弱残兵，胡三爷瞧来不胜唏嘘，却也装出威严。

在手下惊诧主人回来，而后拱手欢迎之下，众人终于走到后院，几位佣丁已备茶水款待。

胡三爷还是要佣丁找来衣衫，让七绝剑手及关小刀更换，并要他们准备简单酒席，也好让七绝剑手安顿餐饭。

关小刀早已投潭清洗过，此时换上衣服即感清爽，空下时间，忽想起那匹奇异驴马，遂问佣丁，得知在东厢马厩，于是赶了过去。

及至近处，驴马似是通灵，立即轻嘶，关小刀乍见此马壮硕不少，亦非已往瘦巴巴，简直已脱胎换骨，若非那对红眼睛，他几乎识之不得。

关小刀欣喜迎去，不断抚它发鬃，笑道：“乖马儿，长得快啊！差不多再过三个月，可骑你作战啦！”

马儿似懂言语，轻嘶不已，耳鬓厮磨下，简直不愿分开。

关小刀笑道：“快啦！等我摆平司徒昆仑，一定接你游山玩水，你好好给我藏身于此，待我要用你时，再给我发飙便是！”

马儿会意，轻轻扬蹄，大有一奔冲天之意。

关小刀越看越喜欢，遂逗它戏耍一阵，直到胡三爷遣人传令，他始依依不舍而去。

行至厅堂，待要进入，忽见阿祖匆匆奔来。

乍见小刀，他先是惊诧，随即嗔喜叫道：“你在搞什么名堂？不是去了襄阳？”

关小刀瞄他一眼：“都是你使性子，惹了这么大堆麻烦！”

阿祖不甘示弱：“什么话！你计算我，这笔帐还没算，倒先凶起来啦！”

关小刀摆手道：“有帐以后慢慢算，我现在正等着收拾司徒昆仑，你把大刀给我便是。”

阿祖自知状况不甚理想，遂将大刀交予过去，甩甩手，瞪眼道：“要走也不带走，害我打着它跑遍大江南北，差点累死，说说看，到底发生何事？”

关小刀道：“师爷要造反，我们正要阻止他，为避免伤亡，所以支开天龙骑，你也一样，先躲起来再说，没有必要，别随便走动，免得人家拿你当小公主抓起来，到时，连我都百口难辩！”

阿祖斥道：“我才不是小公主，你怕什么？”

关小刀道：“不是，也差不多了，你好好反省，一味逃避，只会使问题更复杂，三爷有事，我得进去了。”

说完，他快步奔去，大有甩人意思。

阿祖则愣在当场，喃喃念着：“我在逃避什么？”

他当然在逃避。

原以为冒充小公主，甚是好玩，然而在得知可能跟水自柔有血缘关系之后，他突然害怕起来，怕从一位两手空空的流浪儿，变成家财万贯的公子哥儿，这宛若做春秋大梦，他怕梦醒后，一切又成为泡影，若真如此，反倒现在别做梦来得实在些。

“我会是姓水吗？”

阿祖不愿多想，毕竟这个转变太大，他还未做好心理准备。

发愣中，他已见着三爷和七绝剑手、关小刀从内厅走出来，不自觉地迎在一旁。

胡三爷道：“阿祖兄弟，你且留在这里，也不必通知天龙骑，我们将去师爷府，探个明白，若另有消息，一定通知你如何？”

阿祖拱手干笑：“三爷说的是！”

对于三爷威严，他总带点尊敬。

胡三爷满意一笑，告知他四处走走无妨，阿祖更自谢声不断。

关小刀则戏言道：“封你为暂时总管，一切好好打理，薪水自己定，过瘾吧？”

阿祖眉眼一笑：“谁像你，趁火打劫，我才不会做出这种事。”

关小刀道：“你只会向我打劫而已！”

阿祖讪笑：“嘿嘿，谁叫你选我当跟班，那是你自找的！”

时间不多，关小刀也懒得抬杠，戏言几句过后，已跟三爷步出总管府，直往师爷府第行去。

阿祖则引颈而盼，直觉他们全少了笑容，此去任务将甚艰巨，不由暗自

祝福。

其实，师爷并未在自家府第，而是镇日守在神剑宫中，他倒好兴致，找来门主龙飞云一同下棋，偶有机会，亦请来夫人煮水泡茶，过得惬意十分。

夫人本是对他绝无好感，但碍于门主命令，只好应付从事。

然而司徒昆仑似乎在灰发渐黑，大约要返老还童之下，总对美若天仙的夫人眉来眼去，一有机会即问：“夫人可发现属下灰发变少了？夫人觉得这件黄袍合身吗？料子如何？”

那似乎想获得恭维满足自己之心，更让夫人觉得恶心，她总冷言说个“好”字，骨子里不知恨死他多少回。

好不容易，外头通报胡三爷求见。

司徒昆仑才收回心神，心想可能有些硬话要说，莫要让夫人印象更坏，遂假传指令，要他们在武天坪等候，他则恭敬拜礼，先行告退去了。

夫人见他离去，瞄了门主一眼：“你难道没有一点主见？任由他发号施令吗？”说完，拂袖而去。

龙飞云只能叹息，毕竟司徒昆仑已夺权，又能奈他如何？感慨中，他似乎老了许多。

那武天坪，原就是练武地区，宽广百丈，硬石砌铺而成，四面筑有石梯，瞧来有若大型擂台，站在上面，威风不少。司徒昆仑行近，已发现关小刀、胡三爷及七绝剑手立于其间，登时哈哈畅笑，大步行来。

“一日不见，诸位更显光彩啊！”

关小刀冷道：“少假惺惺，听说你在我们身上下毒？还不拿出解药？否则拚个你死我活！”

司徒昆仑哈哈一笑，道：“有吗？你们觉得有中毒迹象吗？我哪有下毒，恐怕是诸位误会了。”

“你没下毒？”

关小刀又自一愣，莫非他又在耍手段？

胡三爷冷道：“我来，是在解决一切，你大可不必拐弯抹角。”司徒昆仑又自哈哈大笑：“爽快！神剑门正需要这种人，不错，我没下毒，只不过诸位跟我交手，中了毒掌而已。”关小刀希望破灭，斥道：“这还不是一样！不交出解药，你会发现，什么叫切猪肉。”

“切猪肉？”司徒昆仑不解。

关小刀抖着大刀，嘿嘿邪笑：“就是把你当猪肉，我爱切哪就切哪！”

司徒昆仑呃了一声，干声笑道：“好气魄，可惜我根本没解药，否则必定奉上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关小刀嗔叫：“你没解药？那岂非解毒无望？”

司徒昆仑点头：“还没配出来……”

“可恶！”

关小刀忍之不住，大刀一抖，一招“神刀破天地”即欲攻杀过去。那刀势过处，劲风啸起，迫人生寒，逼得司徒昆仑不得不运劲防范。

他喝道：“你不怕死吗？敢动手？”

关小刀怒斥：“死，也要拖你垫底！”

神刀正待切将下来，胡三爷已拦他，道：“关兄弟且住手，先问问他到底想干什么？别忘了，门主也可能中他掌毒。”关小刀对三爷自是尊敬，闻

言只好撒招。

他冷斥：“不交解药，永远跟你没完。”

司徒昆仑只是淡笑不语。

胡三爷道：“你以毒制人，无非想控制我们行动，现在已经成功，你目的何在？”

司徒昆仑黠黯声一笑：“还是先前老话，共同为神剑门打天下。”

关小刀斥道：“都中了毒，随时会暴毙，还有什么心情打天下？”

司徒昆仑笑道：“放心，这毒并非说发作即发作，它有潜伏期，只要每个月服用延续丹，自可相安无事。”关小刀冷笑：“原来你故意不配解药，只配延续丹丸，实是可恶！”

司徒昆仑笑道：“我不是不配，而是时间过短，甚至那延续丹丸都是现成的，不便之处，还请见谅。”

关小刀道：“照此说来，还有一月才会毒发了？”司徒昆仑颌首：“不错，该仍有一月时间。”

关小刀不由邪笑：“那好极了，待我宰了你，然后抢来丹丸，

何需受你控制！”心想，仍有一月时间，到时母亲早就赶来，何惧对方？

他说动即动，猛地一喝，“神刀贯日月”奇快无比劈杀过去，但见三节刀柄幻成三道炮弹似地砰砰罩打，迫得司徒昆仑穷于应付，手忙脚乱，还来不及运出功劲以抵挡，那把劲刀已自迫砍而至。

司徒昆仑气得哇哇大叫，自恃刀枪不入似地挺胸挡去，岂知神刀的确够猛，叭然劈下，竟然劈得他闷痛往后栽去。

关小刀一招得逞，喝地一声：“快攻，合力做了他！”

哪肯让对方喘息，又是一招“神刀破天地”连同抓回之刀柄，幻化成炸药开花般轰去，司徒昆仑猛地招架乏力，滚身落地，关小刀更抢快速，大刀欺砍迫下，硬把人压在地面。

司徒昆仑气得哇哇欲叫，关小刀一连十数刀砍得他欲叫无声，司徒昆仑猛地脸面通红，似在运逼毒功。

胡三爷见状，喝着一声，扑冲下来，七绝剑手见状，更自四面欺来，有手抓手，有脚抓脚，准备活擒此人。

司徒昆仑登时被压得无气可喘，无路可走，他猛地尖喝：“不怕毒的尽管过来——”情急中运起毒功，但见红雾突然冒起，呛得众人抽鼻扭眼，腥味一呛，已让众人心乱。

关小刀仍喝着：“反正已中毒，先收拾他再说。”

利刀砍之不下，干脆张嘴咬他手臂，这一咬，疼得司徒昆仑尖叫如猪，不知哪来神力，双掌突翻，双脚猛蹬，竟然打退数名剑手。

其实他们早中掌毒，功力大打折扣，方才又见红毒，心绪已乱，正挣扎着是退是攻之际，已被有机可乘。

司徒昆仑迫退数人，压力自轻，复凝足邪功，猛地轰打关小刀及胡三爷，但见红掌一吐，砰砰两响，打得两人暴退三数

丈始稳住身子。

司徒昆仑弹跳而起，哇哇大叫“反了反了”想再攻招，却见龙袍已被切得七零八落，狼狈不堪，不由怒瞪关小刀，哇哇怒欺过去，红掌猛吐，打得小刀倒滚连连，疼叫声更是不断。

胡三爷见状，知道大势已去，立即拦过来，冷道：“我等已败，毋需赶

尽杀绝！”

司徒昆仑还想踏攻几步，但想想，甩袖而定，嗔斥道：“敢在太岁头上动土，不要活了！”

关小刀唉唉痛叫中爬身而起，还好方才以大刀护身，挡了不少毒掌，此时只受此皮肉之伤，已是不幸中之万幸，远远偷瞧这老魔头，竟然当真能刀枪不入？那未免太惊人听闻了吧？

他已想不出要如何收拾这老魔头。

司徒昆仑怒瞪几眼后，突然哈哈狂笑，道：“如何？还想玩？我奉陪到底！”

虽然一身狼狈，他仍挺起胸膛，似想以武服人，收服小刀，为己所用。

关小刀可不吃眼前亏，干声笑道：“没啥好玩了，刚才只想证实，你有无资格当我老大，不过现在看来，你似乎有点门道。”

司徒昆仑狂道：“现在有资格了吧？”

关小刀点头：“你真的已练到金钢不坏，刀枪不入之身？”

司徒昆仑笑的更狂：“不然，岂非早当你刀下游魂！”

关小刀干笑着，本以为他穿了护身甲之类东西，方能挡利刀，但瞧及衣衫裂处，仅见红痕，分明是肌肤，纵使或有受伤，亦离刀枪不入不远矣。

他好生泄气，还是不肯接受这事实，直以为大刀太钝，砍不了人，否则，这一切未免太过于可怕矣。

司徒昆仑狂笑后，恢复方才冷静，且装出和蔼可亲状，淡

然一笑：“我的武功既然降服你们，自表示神剑门将无敌天下，诸位不必一味计较我的为人，只要你们秉持开朗心情，神剑门照样欢迎你们，就让咱一起为神剑门打天下如何？”关小刀道：“共同打天下自无不可，可是你总不该用毒吧！”司徒昆仑道：“我是不该用毒，但你该知道，三爷和我，一向有所芥蒂，此时若不让一方处于劣势，根本毫无合作可能，你们放心，只要诸位了解我心意之后，自然会接受我的一切，只要将来有了另一局面，我自会解去诸位身上之毒，绝不食言。”关小刀道：“反正你现在说什么算什么，我倒想知道，你现在对我们有何要求？想叫我们干什么？”

司徒昆仑道：“很简单，先统合内部，也就是化解双方不快，到时再往外发展。”

关小刀道：“内部已统合啦，你不是大权在握了？”

“这是假象！”

司徒昆仑道：“我要的是你们心底完全信服，不会转个身就想干掉我，这种统合，根本是失败！”

关小刀暗斥做梦一辈子也办不到，他道：“那就要看你如何待我们了。”

司徒昆仑笑道：“一定不让你们失望。”

关小刀道：“当真。”

司徒昆仑道：“绝不食言。”

关小刀道：“那好，我要练你的绝顶神功，你可愿意？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怎么，马上食言。”

“不是这回事。”

司徒昆仑笑道：“你也看到了，要练此功，得先找个愿意配合你的女人才行，只要你找到，我立刻传授。”

关小刀暗道找错借口，一时为难不了人家，只有点头道：“到时，别又找理由搪塞才好！”

司徒昆仑道：“绝不。”

关小刀转向胡三爷，道：“那三爷呢？有何要求？”趁早提出，免得司徒昆仑后悔，亦或当面食言。”

胡三爷道：“我想，还是跟门主同进退吧！”

关小刀猛点头：“对对对！三爷对门主有再造之恩，师爷岂能分开他们，就连七绝剑手也一并送回门主身边，如何？”司徒昆仑目光稍缩，道：“你们的确在考验我信用，但为了让你们了解我心意，答应你们又何妨。”

关小刀一愣：“你当真？”

三爷、七绝剑手更不信自己耳朵，是否听错话？司徒昆仑却千真万确点头：“你们随时可以去找门主，只希望三爷在意见上，多多考量我的处境便是。”

胡三爷勉强拱手道声谢了。

其实大家心知肚明，在全部中毒之下，司徒昆仑又何惧于对方搞鬼？虽然让众人回到门主身边，节骨眼中，难免会出现麻烦，但他有信心克服，始做了顺水人情。

关小刀打铁趁热，道：“就这样啦，三爷您就和七绝剑手回到门主身边，至于解药……过个把月再说吧！”胡三爷目光迎向司徒昆仑，在他含笑点头之下，已自拜礼，准备离去，忽又问：“那你呢？”

关小刀道：“我决定投效师爷，跟在他身边。”“跟在我身边？”换来司徒昆仑怔讫。

关小刀笑道：“怎么，师爷怕我暗算？”

他的确有此想法，一有机会即暗算，否则也要搞得对方神经衰弱。

司徒昆仑呃了一声，勉强笑道：“你我已沟通，怎会暗算，

只是……”

关小刀道：“我是诚心投靠，尤其那神功太厉害，我想学，跟在您身边，志在保护以立功，还盼师爷成全便是。”

司徒昆仑眉头跳动几下，终于答应：“好吧！你底子不错，收你当手下，早是我愿望，只是，必要时我得单独练功，你可不得死缠在身。”

关小刀拱手笑道：“一切听师爷差遣便是，师爷现在该用餐了吧？不知在何处，小的这就去发落。”

司徒昆仑一愣，忽而想及这小子要是随时下毒，自己岂能安稳？实是自找麻烦，但想及阴阳神功大成，似有防毒之能，心头宽松许多，遂笑道：“不必费心，今天回府进食，你跟来便是。”

关小刀必恭必敬道声遵命，哈巴狗似地立于一旁，连三爷见之即想笑，却只能暗暗轻叹时不我予，世事无常啊！

双方告别后，三爷和七绝剑手已寻向门主，司徒昆仑果然当真带着小刀寻路行返师爷府中。

瞧他对小刀频频传笑，似乎对他颇为重用，小刀却不断暗斥恶心。

及近师爷府前，巍然豪华建物，比起神剑宫，更形气派，关小刀瞧来，总觉师爷野心勃勃，再入府中，正厅耸前而立，门上挂有黑匾金字“雄霸天下”，其野心更形嚣张，司徒昆仑经过此，总会瞧它几眼，而后发出会心一笑。

关小刀暗斥老狐狸，为了雄霸天下，不知花费多少心思。

正待瞧他那得意脸容忘形到何种地步之际，忽见一位白面书生冷目行来，那步伐似乎较僵，让人想及他腿部或曾受伤。

关小刀照眼望去，登时认出他即是上次被自己刺得屁股开花的华剑英，亦是李春风以前的姘头，仇人见面，当然分外眼红。

华剑英已确定小刀身分之后，冷哼一声，本是温雅带俊脸容，登时横眉竖眼，暴戾之气尽展无遗，白袍一掀，欺步过来，嗔道：“是你，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闯进来，我正找你算算前帐！有胆放马过来！”

关小刀讪笑道：“何必呢？都已是自己人，有话好说。”照样正经八百跟在师爷斜侧而行。

华剑英冷斥：“敢来还躲？”

右手一抖，白穗剑猛刺出去，欲杀人而后始畅快。

关小刀急忙跳躲师爷身侧，拱手道：“禀师爷，此事有误会，要我收拾他吗？”大刀一抖，锵锵两响，已将利剑挡回。

司徒昆仑伸手制止华剑英攻击，淡声说道：“关小刀已入我门下，你们日后已是同事，大可不必兵戎相见，若有误会，双拳切磋也就了事。”

此语暗中说明华剑英剑法根本不是对手，比内劲或可争个长短，华剑英却听不出名堂，以为师爷护着对方，不禁冷斥：“师爷明知他和我有不共戴天之仇，竟然收入门下，您未免太不尊重属下吧！”

司徒昆仑冷道：“同是神剑门弟子，哪还来不共戴天之仇？他是伤过你，你想要回来，公平决斗便是！斗过之后，不准再找理由挑衅，在后院，随时乐于听到回报！”说完，自行离去。

这招，暗地给小刀一个教训，亦利用此机会摆平华剑英，可谓一举数得。

关小刀当然自信满满，拱手应是之后，耍起大刀，示威地转向对手，讪笑道：“如何？要打得你死我活？还是屁股刺几刀即了事？”

华剑英怒喝：“要你的命！”

利剑猛化怒龙，奇速无比刺劈过来。

关小刀唉唉怪叫，大刀却如盾牌，东转西挡，锵锵锵，全把利剑给挡了下来。

华剑英三击不中，不禁火冒三丈：“你死定了！”

利剑再化游龙刺去，迫得小刀锵锵乱挡，猝地左手一翻，多出一把玉扇，那玉扇一点一抖，猝见十数把尖细飞刀暴喷而出，直取小刀全身要害。

关小刀没想到这家伙会使诈，一时不察，飞刀已迫近不及七寸，哪还来得及闪躲，情急之下猛喝一声，身形扭转如陀螺，以背上插着三把刀柄挡那飞刀，锵多半数响，击落七八把，然而另有数把蹿飞身形而过，划向肩、臂等处，痛得唉唉尖叫，赶忙滚退老远。

坐身而起，检视伤处，左肩被划出数寸长伤口，最是疼痛，幸好自身打转，否则可能命中内腑而重伤倒地矣。

华剑英偷袭成功，哈哈狂笑：“今天叫你来得去不得！”剑、扇齐攻，威凌已极。

关小刀哪肯再让他耀武扬威，怒喝一声，抽出刀柄，连同大刀耍得啸风震耳，他猛喝一声“莲花化影”，猝见刀影如百莲打转，转至极处，瓣叶为之纷飞，缠扭那白剑、玉扇，不断发出锵锵响声，小刀再喝“刀剥蛇皮！”

光影过处，裹得华剑英身形尽失。

蓦见小刀喝起，连人带身倒掠十数丈定在当场，大刀已接上刀柄，顿在地面，直若关老爷般威风八面。

那华剑英本以为凭真力挡住对方攻势，亦自冷笑道：“我的剑是用来杀人，耍花招，去路边摆摊！”猛又举剑刺攻过来。

关小刀冷谑直笑：“我是耍了花招，只不过在你前胸、背后切下两张大哭脸而已！”

华剑英闻言一愣，果然觉得前胸背后似带凉冰，猛低眼下瞧，前胸果然被切不少布料，自呈哭脸状。

他脸色为之大变，此时天空才飘下被切碎之布花，他更抖抽，明明知道对方若要砍脑袋，自己岂还有命在，他却仍咽不下这口怒气，厉喝一声：“我跟你拚了！”疯狂杀来，玉扇飞刀不断乱射。

关小刀冷斥：“疯狗只适合在路边耍！”

他猛地挥动大刀，一刀刀将飞刀给点偏，反倒戏耍小狗似地耍逗华剑英，冷言冷语直嘲来：“我不晓得，你不但当王八，还当王八绿乌龟，你不是在跟李春风恋爱？她跑去跟师爷睡觉，你还有脸在这里装疯卖笑？真是天下第一忍者龟！”

华剑英似被说到痛处，更形疯狂厉吼：“你胡说！你敢挑拨！”

关小刀讪笑：“何必挑拨，大家心知肚明，我只想告诉你，大男人不要当绿乌龟，当得这么理所当然，要么就承认跟李春风已无瓜葛，要么就自杀了事，还在这里神气什么？”

华剑英怒火攻心，直叫你你你……气得说不出话来，满脸逼得通红，突然哇地一声，口吐闷血，全身抽搐得快变成疯子，终于忍受不了，甩头踉跄即走，那落魄身形，直若寒夜孤犬，颇叫人同情。

关小刀见状，暗自好笑，他不斗垮对手，而故意出言损人，目的只想多替师爷树立敌人，到头来准备来个窝里反。他想华剑英经过绿乌龟洗礼，将来恐怕恨死师爷矣，为此挨上一刀，算来仍是值得。

他抖拆大刀，大摇大摆往后院走去。

行进中，他自也瞧及那在附近窥瞧的黑青锋，以及上次差点被自己砍死的伍天豹，可惜两人不敢前来挑衅，只好暂且放他们一马吧！

及进后院，守卫似得到指示，将小刀引向庭园莲池附近，那头筑有观鱼轩，司徒昆仑正在那里用餐，另有两名妙龄丫鬟帮他倒酒，倒是惬意如意。

及见关小刀，司徒昆仑亲切招手：“你把他摆平了？”

关小刀笑道：“小意思，三两下清洁溜溜。”

司徒昆仑笑道：“那自当然，你的刀法，可说天下少有，华剑英岂是对手，可惜他怒火攻心，不自量力，我又不便出面制止，只好让他跟你斗斗，也好借此消弥不必要之仇隙，呃，你受伤了？”此时始发现小刀伤口。

关小刀道：“不打紧，皮肉伤，他用飞刀暗算，我才划他两张哭脸，算是扯平。”

司徒昆仑故作焦切道：“快治伤，免得恶化，我这有金创药！”果然从腰际翻出一瓶东西，交手过来。

关小刀正考虑是否为毒药，但想想，都已身中奇毒，他何需再费手脚？遂接过手，道声谢谢，将药粉倒向伤口，清凉上身，知道无毒，也就大胆敷用。

眨眼敷受后，司徒昆仑要他坐下用餐。关小刀看看天色，已近黄昏，虽不甚饿，亦坐下用餐。

餐饮间，总觉司徒昆仑轻薄地挑逗两名丫鬟，暗暗叫恶心，心头却想着，他或许练了邪功，才会如此吧？

他也想及李春风，为何自那次练过邪功后已不见人影？莫非她已回洛阳住处？抑或被司徒昆仑给宰了？毕竟司徒昆仑根本容不下另有一名武功相当之人存在啊！

然而他想想又觉不可能，毕竟那次练功，似乎不是特别顺利，司徒昆仑老谋深算，在无完全把握之下，怎会把人杀了？何况李春风也非省油灯，她敢把秘籍给老狐狸又找老狐狸合练，自有她一套防范方法，岂会如此容易被摆平？

李春风又在哪里？

关小刀突然又觉她是一条甚佳线索。

李春风似乎对自己有意思，说不定可从她那里打探出有关《阴阳真经》之种种，甚至找出司徒昆仑身上罩门死角，到时自可轻易收拾矣！

他道：“不知李春风安在？”

司徒昆仑闻言，神情顿冷：“你想找她打探神功之事？”

关小刀干笑：“我想问她……是否能一起练……”

司徒昆仑闻言已畅声大笑，他忌讳只是罩门死角一事，但闻这小子并未打探，只想练此功，当然开怀畅笑，道：“你恐怕要失望了，她已跟我相互交练，无法再跟他人配合，所以你只好另寻他人，我看灵刀堂小公主不错，她武功高，练起来事半功倍。”

谈及水自柔，关小刀不由稍窘：“你不反对我们？”

司徒昆仑哈哈畅笑：“何来反对？我还求之不得呢！老实说，若有机会，我还准备替你们做媒呢！小伙子，可要多多把握！”

关小刀自是愣住，这老狐狸竟然不反对？不知是在安抚，抑或打何主意？一时却揣测不出他心态。

司徒昆仑夸赞几句水自柔美绝天下之后，似乎想避过有关李春风及《阴阳真经》之事，遂起身道：“你慢慢用餐，我去洗澡，洗完之后，得练功，你不必打扰，在门外守候即可。”

关小刀应是，起身送走他，本想探问丫鬟，没想到两人也一并被带走。

他只好大口吞食过后，立即行往师爷起居那题有“独尊楼”的豪华楼阁，其四周果然护卫重重，还好小刀已受交代，得以立在门外，否则早被轰走。

他想再进一步，探门而入，终究被守卫给阻止，他只好装

笑作罢，心想到了夜晚，想办法摆平这群家伙，照样可以溜进去探瞧。

沉思中，时间溜逝不断，已自华灯初上，楼阁里头已传来男女追逐嬉闹声，显然师爷在逐欢求乐，果然不久，复传出男女亲热呻吟声，让人听来脸红，岂知那些守卫却习以为常似的，根本毫无反应。

关小刀直觉判断，师爷必定常常如此，否则连这些血气方刚男人都没反应？他更认清，原来师爷表面一副不苟言笑之态，暗地里却喜逐渔色，心机实是阴沉。

更可怕的，师爷似乎一次需要两女方始过瘾，而且整得女丫鬟死去活来，方始罢休，如此性欲，恐怕非比常人矣。

他不禁想：是邪功练坏了，亦或是他老早有此毛病？想问附近守卫，却

见他们白眼不答，看来这答案得自行去发觉了。

折腾足足一个更次，男欢女爱之声方始消失，而后，忽见靠庭园那窗头亮灯，映出师爷影子，似在读书，亦似在打坐，极少走动。

关小刀皱眉道：“这么认真，刚亲热完毕，立即用功读书？”对于师爷种种反应，他颇觉好奇。

如此，在磨磨探探之中，已过了二更天，那书房烛火方自熄去，想来司徒昆仑已入睡。

关小刀心下窃喜，暗道机会来了，又熬至三更天，始找借口肚子饿，往厨房走一趟，却在转角处放倒一名守卫，穿窗而入，开始探查秘密。

独尊楼颇为宽敞，里头却无人看守，行来甚是方便，他搜及左右大概殿，但觉没啥奇特，遂决定往书房搜去。

小心翼翼登上二楼，又怕惊动这老狐狸，乃以风吹窗子般，让纸窗抖一下，里头并无反应，他始敢再潜过去，轻轻推开

书房，里头经典子集三面排满，另有文房四宝，布置清雅气派，直若王侯府第。

虽然不敢掌灯，但外头月光青亮，照投过来，仍瞧得七分清楚。

关小刀绕了一圈，找不出有关武功秘籍之类东西，终又回到那紫檀书桌前，书桌上置有白宣纸，黑墨写着几行字迹，仔细瞧来，如下：

“安内攘外，博得美人心，独霸天下。”

关小刀眉头挑皱，那“安内攘外”可以理解，正是司徒昆仑目前所施行，准备控制所有神剑门，才向外发展，然而那句“博得美人心”指的是谁？这老狐狸又对哪个女人特别迷恋？否则怎会把此愿望排在独霸天下之前？

那女人会是李春风……不大可能，毕竟他已和李春风不知几度，说尚未得到她，根本说不过去，亦或是，他尚未得到李春风的心？

另外她人又是谁？安盈盈？抑或是门主夫人……

关小刀思绪不停乱转，却皆似有还无，找不出正确答案，只好放弃。

他讪声一笑：“这老狐狸不但奸，而且色，应该改成老色狼才对！”

想及色字，他又想起那两名丫鬟，当真乐死床上？竟然一点动静都没有？

他想再探，若有机会，说不定，连老狐狸一举收拾，以了心愿。

心念一起，无暇再探秘籍，只简单翻寻几下，已弃书房而潜往印象中可能是寝室位置。

及至近处，他自担心被发现，但想想，纵使被发现，在老

狐狸早已知道自己可能做出任何事情之下，顶多被斥几句而已，于是胆子不由大些，伸手戳破纸窗，往里瞧去，这一瞧，他又皱起眉头。

里头根本不见司徒昆仑影子，只有两名裸女躺在床上昏睡不醒。

“老狐狸会去哪？”

关小刀一方面想探出下落，一方面想了解，这两女当真乐昏头了？于是推门入内，四下搜寻，果然不见司徒昆仑踪影。

复往床上两女瞧去，但见两人洁白身躯，已现无数抓红指痕，尤其是双乳，几乎伤痕累累，可想而知，那翻云覆雨何等强烈？

可怕的是，这两女虽然死睡，嘴角却露出一抹邪样笑意，甚至眼睛还微阖着，根本不像入睡模样。

他想到什么，猛地探及两女鼻息，竟然无声无息。

他怔诧不已：“死了？”

不相信，再探，甚至触及女子肌肤，已是冰冷，一股莫名怒火冒起，嗔怒道：“这畜牲，竟然把人整死？难道他在采阴补阳？”如此丧尽天良，让人发指之事，他都做得出来，天底下还有正义公理吗？

关小刀全身在发抖，暗暗誓言，今生不除此妖，誓不为人。

“他妈的，死禽兽，看我如何收拾你！”

关小刀抓紧大刀，恨不得一刀砍下那人脑袋，他甚想立刻找人报仇，可是想及对方刀枪不入，这一刀未必砍下那颗脑袋，他已经叹不已，实是好人不长命，祸害一千年。

他想拿被子盖住两女，又怕老狐狸发现异样，只好作罢，伸手替两女抚合眼睛之后，暗声说道：“有生之年，必定替你们报仇！”说完三拜。

两女似有灵，竟然滚落泪水，关小刀以为复活，赶忙探其鼻息、脉门，可惜仍无动静，心下更沉，轻轻替两女抹去泪痕，再拜三拜，始恭敬退去。

他虽然想不出方法砍杀司徒昆仑，但总抱着一丝希望，遂搜向这厮落身处，心想若砍人不死，放把火烧烧看，或许有效，于是东转西探，然而探尽五房三厅，从楼上搜到楼下，竟然搜不出司徒昆仑踪影。

难道偌大一个人会平空消失？

难道外头守卫暗中将人放走？

关小刀自觉守得特别紧，若有人离去，他根本不可能毫无所知，然而在不见人踪之下，他不禁另有想法：“莫非有秘道？”

越想越有可能，于是他开始往一楼四处搜寻，终于在一张似乎吸鸦片的红桧躺椅上找到线索。

因为此躺椅上的小茶几乃卡在小凹槽上，它本就为利于翻动所设计。

他摸索一阵，忽地将躺椅左脚一拉，脚柱方斜，整张椅子已倾开六十度，关小刀欣喜，立即潜入，躺椅自动恢复原状。

秘道阴暗无光，但对练武之人，仍可依稀辨别，此秘道颇长，似乎通往某处，关小刀既来之则安之，已自潜探过去。

几乎走了一刻钟之久，始见台阶，他潜上台阶，复有秘门，再次推开，小桥流水声立即传来，原来是后花园之类的假山石之中。

他轻巧爬出，四处望去，蓦见左斜雅阁题有“揽月楼”三字。

他心下一惊，这不就是门主夫人居住之地？他以前来过，再次张望，亭台园池一样不差。

不由惊心，原来师爷迷恋的女人，竟然是门主夫人？照这

秘道挖掘时间算来，他迷恋的时间，恐怕不比公孙白冰短啊！

关小刀不由想及，司徒昆仑三番两次挑拨公孙白冰和夫人之间是非，可能为的全是自己阴谋吧？

师爷心思未免深沉得可怕。

他想找这老狐狸踪影，三更半夜跑到夫人宅院，有何目的？

于是亦潜亦溜地探向四处。

转了一大圈，老狐狸没见着，却发现夫人已从房中走向透空楼阁，似对着明月有所感怀。

此时的她，宛若月下仙女，清美脱俗，自成一格。

关小刀对她美貌，自也夸赞不少。

正在欣赏中，小刀忽又见及楼阁左侧屋顶一处瓦墙交界之地，轻轻晃着一颗脑袋，再瞧其黄色衣袍，那不是司徒昆仑是什么？

关小刀不禁暗自讪笑，得来全不费功夫，原来老狐狸迷恋夫人已成痴，竟然甘心蹲身大半夜，为的只是远远瞧及美人半侧脸？

还好，他的迷恋稍带尊敬，否则夫人恐怕早就遭殃矣！

关小刀发现此状，决心探个究竟，于是找个更隐秘处藏身，以免被发现。

只见得司徒昆仑脑袋晃动，数次想引身而出，又缩回去，挣扎不下十数次，他终于狠下心似的往后潜退，随又掠回地面，整整衣衫，总觉不妥。

复又往水中照去，以正衣发，然后才走出庭园宽广处，朝向夫人，摆出玉树临风模样，轻声说道：“可是夫人吗？”

此语一出，吓得夫人惊惶失色，怔愣叫道：“谁？来人！”赶忙往房中奔去。

楼阁突然掠出护卫，以及菊香、兰香丫鬟，刀剑尽出，那

护卫凌东鱼更逼前掠往地面，喝着：“是谁？胆敢夜闯禁区，束手就缚，听候发落！”利剑即要刺出。

师爷冷道：“是我，有事通告夫人。”

凌东鱼乍见师爷，甚是惊诧，纵使对他愤恨，但职属关系，根本不能刺出利剑，他怔声道：“是师爷？不知这么晚……”师爷截口道：“自是要事，才有打扰，没你的事，让开！”凌东鱼道：“可是夫人已休息，能否明日再来？”

“不行！误了事，大家担待不了！”师爷道：“你去通告，是重事，只能对她一人说，快去！”

凌东鱼心知甩他不了，遂掠回楼阁，依样回禀，夫人早闻知一切，她自对师爷恨之入骨。

然而最近局势已变，根本得罪不得，遂走出楼阁，冷道：“有话快说吧！这里没有外人！”

师爷但见美人，立即恭敬拱手，说道：“此事关系重大，夫人可否借一步说话？”

夫人冷道：“我不是说过，没有外人！不说请回！搬弄什么是非？”

师爷恭声道：“属下不敢，属下若想搬弄是非，又岂会半夜赶来通告？”

夫人表情变幻莫定，终于咬牙点头，转向护卫、丫鬟：“你们暂且退去，我看他怎么说。”

护卫、丫鬟应声而退，夫人转向师爷，冷道：“你说吧！”师爷淡笑：“隔空传话长，属下能否上去，亦或夫人下来？”“你……”

“属下只想保密……”

夫人挣扎一阵，终于认为被他踩上楼阁，实是恶心，遂冷声道：“我下来！”身穿裙子，不便掠下，只好退回房中，改走

楼梯。

师爷本幻想仙女下凡美妙姿态，可惜失望，但想及即将见美人，心花为之怒放，不等夫人下楼，他已先移步前往跃鱼亭，待夫人现身，忽见师爷移位，冷道：“你待耍何名堂？”师爷拱手道：“不敢，只是有秘信交送。”手中拿出信笺，晃了一下，低声说道：“可能是公孙白冰的……”

夫人但闻公孙白冰，立即动容：“他又想如何？”急忙奔前，及近跃鱼亭，伸手即抓。

师爷却突然抽手，似情侣耍逗般闪躲一边，那夫人体香熏来，已让他呵呵邪笑不已。

夫人一抓不着，嗔喝道：“你在耍何名堂？”复又抓去。师爷弄笑：“我替你带此重要消息，你不觉得该回报我吗？”“做梦！我被你害得还不够惨？”

“那是误会，我只想替你解决公孙白冰的麻烦！”

“不必了，快拿来！”

夫人只想抢信，师爷却乐于打转逃避，甚至想伸出手吃豆腐。

躲在暗处的小刀看不过去，猛地一颗石块打来，师爷本陶醉在淫念之中，哪想及有人暗算，待有所觉，石块已打向后脑。叭然一响，疼得他惊喝：“谁？”

扫目即想擒人，夫人借此机会已抢信于手，师爷又是一愣，不知该追偷袭者，亦或周旋于夫人之间。

夫人抢信过后，赶忙退出凉亭，冷斥：“你可以走了！”师爷一愣：“看看写些什么再说。”

“那是我的事！”

夫人冷道：“难道你想再兴风作浪？”

想及若他安排门主随后找来，岂非百口莫辩。

于是当场拆开信箴，抽出纸条，里头写着：“近日神功大成，将前往会晤，盼吾恋人期待佳期。”

下头署名小白两字，夫人脸色顿变。

师爷趁此逼近，边吸体香边说道：“是公孙白冰又想前来骚扰？”

“没你的事！”

夫人气极，把信箴撕个粉碎，丢入池中，又斥道：“你可以走了，这里不欢迎你！”

说完径自奔往楼阁，砰然一响，把门带上。

师爷吃了闭门羹，先是怒容满面：“贱娘们，嚣张什么？迟早都要摧残你！”

然而想及方才转旋嬉戏，闻足体香，已然值回票价，不由又邪笑起来：“这样才够味，百依百顺反而没意思，你要情书，我就写个够！”

淫邪窃笑中，他仍拱手为礼：“属下这就告退，若有需要，随时听候差遣。”说完，拜礼而去。

行进中，双目如电，不停搜向可能暗算之处，然而小刀躲得甚隐秘，他无功而退。

老狐狸并未立即潜入秘道，而是大方行向隔座庭园，突然又快速潜回，溜入秘道之中。

他自以为做的神不知鬼不觉，然却完全落入小刀眼中。

小刀并未多大关心老狐狸如何退去，他只想着那封信到底是公孙白冰写的，抑或是老狐狸伪造的？

他潜向池中，捞起碎纸，已见黑墨没错，复闻老狐狸方才所说“要情书，我就写个够”，此信该是他写的没错了。

于是他抓来石块，用树枝写上“此信为师爷伪造”之类字迹，随即丢往楼阁。

果然惊动守卫及丫鬟，拾了石块回去，房中终于传出夫人嗔喝声：“这老混蛋，他又在耍什么阴谋？”

关小刀闻言，会心一笑，想来夫人大概已有所提防，遂得意畅笑，退出揽月楼，不再回到师爷府，径往东厢行去，找间房间，倒床呼呼睡大觉。

直到次日近午方醒来。

他立刻找向胡三爷，转了一圈，终在武天坪找着。虽然三爷已中毒，他仍勤练武功，希望有所进展，否则几招不到，即已败阵，他老脸甚无光采。

关小刀找到他，已欣喜奔来。

胡三爷却惊诧道：“你不是跟了师爷？”

关小刀笑道：“跟了一个晚上已够啦！”

“你受伤了？”

胡三爷发现他身上数处伤痕。

关小刀笑道：“皮肉之伤，算不了什么，这是跟华剑英打架的成果，至于他嘛，早就吓破卵蛋，苦着两张大脸呢！”胡三爷轻叹：“凡事小心，情况并不理想。”

关小刀忽而低声道：“我想到收拾老狐狸方法了。”胡三爷眉头一挑：“别又是虚耍一招，无济于事，他似已刀枪不入。”

“所以我才特别小心！”

关小刀道：“这次一定成功！”

“你说说看！”

“我发现老狐狸暗恋夫人，他迟早要栽斤斗。”胡三爷道：“这和逮他有何干系？”

关小刀道：“问题是在他暗恋夫人的威力太大，竟然从师爷府挖一条秘道，直通夫人住处，这就跟我们大有关系了。”

“真有这么回事？”

“您看我在开玩笑吗？”

胡三爷不由深思起来：“原来师爷对夫人仍有暧昧情愫，难怪他特别喜欢挑拨公孙白冰，以前以为他是制造两派纷争，没想到却有着这么一层关系。”

关小刀道：“他已对夫人展开攻势，昨夜还去送情书，结果吃了我一弹！”想及石头敲老秃头，他已呵呵笑起。胡三爷急道：“他胆敢表示爱意？”

关小刀道：“他哪敢，是假冒公孙白冰之名，结果吃了我一弹，又吃夫人一阵排头，他仍乐此不疲。”

“他还会再去？”

“一定会！”

“那可不大好！夫人将不得安宁！”

“我看来满好，这样才能逮住他！”

“你有何计策？”

关小刀道：“老狐狸如若再潜入秘道：“我先毁掉一头通路，待他潜回去时，咱再把这头通路给毁了，就像挤香肠，把他困在中央，准困得他奄奄一息，说不定还因此困死他。”胡三爷皱眉道：“要是他从中突破而出，岂非前功尽弃？”关小刀道：“属下就是来此和您商量此事，如果秘道不够深，他可能突围而出，咱是否准备大网子，再擒住他？”胡三爷道：“他的功力，恐怕没那么容易……”

关小刀道：“话是不错，可是不擒他，难道永远让他逍遥法外，胡作非为？”

胡三爷不由一愣，打从斗败之后，他似乎信心尽失，甚至不敢再尝试任何抵抗，反倒是小刀，明明中毒，却仍劲道十足，比起他，自己汗颜了。

深深吸气，他点头：“姑且一试吧！反正失败了，也未必比现在情况更

糟。”

关小刀欣笑：“有三爷帮忙，一定成功，人说猛虎难对猴群，车轮战也要把他战死。”

胡三爷欣声一笑，拍拍他肩头：“来研究一下细节。”

于是两人蹲身落地，拿起石块又描又划，交头接耳不断，终于研究出可行方式，两人视目而笑，而后把描绘图案完全擦去。

关小刀笑道：“属下这就去料理琐事！”

当下拜别三爷，扬着歌声，大步晃去。

胡三爷轻轻一叹，暗道一声“希望会成功”，还是不动声色，勤练武功。

第十九章 脱胎换骨之术

关小刀则亲自走一趟洛阳城，买了些奇奇怪怪东西而后返回，有的交给阿祖，要他小心照料，他则亲自躲在神剑宫中的地牢里头，镇日敲敲打打。

此事终于在次日被师爷所知，他已亲临地牢，忽见小刀脱光上衣，手持大锤，竟然在火堆旁铸造特大型手镣脚铐。

司徒昆仑不解，问道：“你铸此东西，有何用意？”

关小刀冷笑道：“我恨一个人，准备把他铐在这里毒打一顿！”

司徒昆仑道：“该不会是我吧？”

关小刀瞄他一眼，邪邪笑道：“你说呢？”

司徒昆仑黠眼一笑：“想铐我，可没那么容易啊……”

“所以说，我怎敢太岁头上动土？”关小刀忽地笑得谄媚：“何况您还是我武功的偶像，我还想跪下来拜你为师呢！”司徒昆仑呵呵笑声不断，大加赞赏这小子颇识时务。他道：“那你最恨谁？”

“公孙白冰！”

关小刀猛地大捶火红铁块，锵然一响，火花四溅，和着汗水说道：“他又想骚扰神剑门，我准备把他铐在这里，一辈子毒打！”

司徒昆仑暗愣，莫非传信之事已被识破？问道：“你怎知他要来？”

关小刀黠笑：“我消息灵通！”故作神秘状。

司徒昆仑从他眼神猜出，自己送信之事，他根本不知，遂坦然笑道：“大概是夫人向你说的吧？就像上次，你替她找回龙凤玉佩，她现在又找你帮忙了？”

关小刀干笑道：“不好意思，上次让你难堪！”

司徒昆仑摆手：“算啦！我只是想让夫人了解公孙白冰的为人而已。”

关小刀瞧他手腕，说道：“唉呀！你的手越来越白了，几乎返老还童，跟公孙白冰差不多，我量量看！”说着想伸手量去。司徒昆仑不禁嗔斥：“放肆，没大没小！”

甩袖缩闪，实是不习惯被人扣住。

关小刀只能干笑，装模作样地比划着，笑道：“真的，师爷肌肤越来越嫩，是否吃了什么补药、神丹？”

“有吗？”

司徒昆仑带喜一笑：“倒是头发黑亮不少，大概神功有成吧！”

关小刀笑道：“看来过不久，师爷准会变成年轻小伙子，到时，属下可要替你做媒啦！”

“少在那里鬼扯！”

司徒昆仑轻斥，却面带微笑：“有公孙白冰消息，立即通知我，不准你蛮干，知道吗？”说完，登梯而去。

关小刀拱手道声知道了，待他走后，笑的更邪：“不让我量大小，我就做的小一号，准扣得你皮痛肉疼，叫苦连天。他仍卯足劲道打造手镣脚铐，甚且颈铐、腰铐，连大腿、膝盖都造出镣铐，准备把人铐得像装进铁棺材。

如此，已花去他三天三夜时间。

随又花三天三夜时间，把石墙换成厚铁墙，再把它穿洞，将所有镣铐固定其上，复又焊烧接受，如此说它铁棺材，亦不为过。

关小刀试了又试，终于满意畅笑：“除非他能背着大铁墙四处乱转，否

则就好好在这里耀武扬威吧！”

对于自己满意杰作，他颇具信心。

待最后检查过后，方始收拾东西，向三爷禀报工作进度去了，随即又开始进行下一步骤。

他已找向揽月楼，准备和夫人商量要事。

夫人但知小刀求见，难得展露笑颜相迎，方见面，总对他上次拿回玉佩，替自己解危之事道谢连连。

关小刀只能打哈哈应付。

夫人甚快备茶水，关小刀倒也喝它几杯，无意间注视夫人，她仍是美若天仙，只可惜蒙上一层忧郁，否则必定更楚楚动人。夫人直表示少了安盈盈，一切显得空洞许多。关小刀省略安盈盈被囚之事，只表示她该不久可能回来，夫人衷心祈祷。香茗三杯之后，关小刀才说明来意：“属下要夫人帮忙，设计逮住师爷！”

说及师爷，夫人怒火又起：“我无时无刻想收拾他，你说，我要如何配合？”

关小刀道：“只要偷偷放出风声，说您最近喜欢邀月而舞即可！”

“邀月而舞？”

夫人怔诧不解：“就这样，老狐狸就会上勾？”关小刀笑道：“对啊！师爷对夫人可说心仪已久，您的一举一动，他特别感兴趣。”

夫人听来，不由觉得恶心，冷嗔道：“他最近老是找理由接近我，让人受不了，不知存何居心。”

关小刀道：“大概夫人太漂亮了吧！”

“不准你胡说！”

夫人轻斥，毕竟此事让人想来脸红，但斥完又觉后悔，不该对小刀如此言重。

关小刀并不在乎，毕竟他还有更惊天动地的事情要说出，淡笑道：“属下一点也没胡说，夫人可记得几天前，师爷突然送信前来，随后又突然消失？”

夫人怔诧：“那丢石块示警的就是你？”

关小刀颌首：“正是，那字条根本是师爷自己写的，他可仰慕夫人太久了，甚至还费尽心思挖条秘道，准备随时光临此地。”

“挖秘道？”

夫人怔愕不已：“他当真挖秘道到这里？”

关小刀颌首：“您跟我来！”

带着夫人走出跃鱼亭，绕过花园，来到池边一处假山石，找着机关，一按扯石块，假山石突然陷下，出现一条秘道。

夫人见状，整个人怔吓得摇摇欲坠，没想到师爷当真做出如此卑鄙举止，自己的隐私几乎不保。

却不知此秘道已挖通多久？他又窥探自己多久？天啊！一个妇道人家竟然遭此窥探，那比脱光她衣衫还来得让她难受，她气得欲哭无泪。

关小刀瞧她反应过度，只好说道：“还好，这秘道在半月前才挖通，夫人不必过于紧张。”

于若寒闻言，稍为好过些，复问：“你怎知半月前才挖通？”

关小刀道：“我现在当他跟班，当然探知消息，虽然假山看来古老样子，

那是刻意伪装，夫人大可不必太在意。”

于若寒果然安心许多，勉强吸气，恢复镇定，又自怒骂师爷未免太可恶。她道：“我得立即毁了这秘道！”

关小刀道：“自该毁去，不过属下和三爷拟了一个计划，便是准备把他困在秘道中。”接着将计划大略说一遍。

于若寒闻言后，颌首说道：“我愿配合，只希望那老贼快点上当，否则……真叫人寝食难安！”

想及有人可随时闯进自己住处，她已毫无安全感，惊惧之心可想而知。

关小刀道：“就只这几天，夫人千万别露痕迹，否则将前功尽弃。”

于若寒道：“我尽量，唉！一个公孙白冰已够可怕，现在又多出一个老魔头，实是祸不单行。”

自觉红颜祸水，非她莫属矣。

关小刀很快将秘道恢复原状，并交代夫人暂时不便对任何人提及。

至于邀月而舞一事，随夫人安排便是，只要风声传得出去，司徒昆仑迟早会上勾。

夫人答应尽量配合之后，关小刀这才告别离去。

是夜，夫人似乎看开了，换上较为轻爽罗裙，如若起舞，将更美艳动人，然而她还没开放到尽情歌舞局面，顶多只是耍丫鬟摆置琴桌，弹它几首便是。

然而尽管如此，关小刀似找到宝似地，赶忙奔向师爷府中告状。

方抵独尊楼前，关小刀已猛敲门，迫得师爷亲自迎接，闻及要事，立即带往书房询问。

关小刀劈头即道：“不得了啦！门主夫人突然发春似地起歌起舞，照我想法公孙白冰一定快来了！”

司徒昆仑怔诧不已：“夫人起歌起舞了？”

关小刀猛点头：“是啊！我偷偷溜去看，她好像中了邪似的，变成个骚娘们，跳的舞可火辣辣，我还怀疑她是否服了兴奋剂呢！”

“当真？”

司徒昆仑透过幻想，夫人要是做出撩人体态，简直勾魂夺命，他全身不由一颤，脸面渐红，大概淫心已起。

关小刀仍加油添醋，说及夫人可能患了思人病等等挑拨言词，逗得司徒昆仑呼吸急促，下体冲动，只能坐下掩饰。司徒昆仑突然喝道：“不准胡说！”

这一喝，迫得关小刀惊愣当场。

司徒昆仑斥道：“夫人名节高高在上，不准你胡说八道！”“属下只是想说，她有此反应，可能公孙白冰要来了……”

“胡说！公孙白冰算什么！她恨他！”

“呃……大概是吧！”

“回去！这种事，不准对任何人说，否则割你舌头！”“是，属下不敢了……”

关小刀赶忙拜礼退去，心头却窃喜万分。

照这老狐狸反应，应该忍受不了煽情，可能今晚立即行动，如此，将免于夫人多挨苦日子，又可将人困住，实是一举数得。他赶忙奔回神剑宫，照计划进行。

至于司徒昆仑则已欲火难挨，每幻想夫人可能撩裙起舞姿态，他已自焚身难忍，此时又无丫鬟可宣泄。

在挣扎无可忍受之下，突然冲出来，抓了一名年轻守卫进房，竟然胡乱想非礼，那守卫吓得面无血色，眼看就要被鸡奸得手，他乞声急叫东厢房有某人姘头。

司徒昆仑挣扎过后，终于放弃守卫，直往东厢房掠去，找那姘头，以解决兽欲。

守卫逃过大难，两眼含泪，穿了衣服，知道此处再也不能待，于是找了角落，连东西也不敢收拾，径自逃离这可怕的魔窟。

这司徒昆仑似乎对女人有一手，找到东厢房那半老徐娘，照样整得她欲死欲仙，淫叫连连，还好她说来亦算老手，否则准被整死。

在春风一度之后，老徐娘已瘫在床上不动，司徒昆仑自觉跟上次一样，淫乐之后又灭口，这才穿衣扬长而去。

回到独尊楼前，突然想到那守卫，登时喝问：“人在哪？”为了掩饰罪行，他当然准备杀人灭口。

然而其他守卫齐声回答人已逃走，他当场喝令，派人追杀，端的是冷血心肠，欲置人于死地而后始畅快。

待几名蒙面杀手蹿去，他方自安心步入独尊楼。

冷静过后，复又想起夫人可能之撩人姿态，欲火又自蠢动，但有了宣泄，较能控制。

他不由幻想，如若夫人当真发骚，自己调情不了，化成公孙白冰，照样要把她弄到手，想及此，淫心大起，笑声更邪，瞧瞧天色，二更将过，正是时机，遂找向秘道，一溜烟遁了进去，直往宫中那头行去。

半刻钟光景，尽头已至，他小心翼翼潜推石块而去。

琴声传来，让他兴奋不少，遂再潜往较佳地区，准备瞧个究竟，再计划如何进行下一步。

他方潜至屋顶角落，躲在暗处等待已久的关小刀已先后脚之差，潜入秘道。

关小刀邪笑不已，此次准来个瓮中捉大鳖。

他算准步伐，大约行出三百丈，已把身上携带之炸药埋妥，随即引燃，轰地一响，震耳欲聋，果真把秘道炸垮。

关小刀忍着耳疼，彻底检查一遍，但觉垮得牢不可破，始扬长退去。

至于司徒昆仑，虽然听得轰声，却因过远，且在地底，显得沉闷，勉强只引得些微震动罢了，他做梦都未想到乃有人在计算他的秘道。

尤其是门主夫人特别经过指示，在听得轰声之际，得做出吸引某人动作。

她早想好，猝闻轰声，她先是怔停，道声：“什么声音？”突又伸手抹向额头，说声：“好热啊！”

身形一斜，左衣袖滑了下来，露出一截白嫩肩头。

果然把司徒昆仑挑得血脉贲张，呼吸急促，差点冲出去疯狂非礼一番。

夫人自知轰声已响，司徒昆仑可能已在附近，方露肩头，已觉恶心，立即抓紧衣襟，无心再弹琴，只以手指按得锵锵乱响，心绪甚乱，那司徒昆仑却幻想成她思春难熬，不禁暗自叫好。

他正想动脑筋，待如何接近夫人之际，猝闻左殿厅传来“有刺客”喝声。

此一喝声传来，夫人更是惊愕，急叫着：“快进房！”

催着丫鬟，急步往房中奔去。

司徒昆仑哪知一场好戏被搅得乱七八糟，嗔怒中还想躲身以待机会。

岂知那黑衣刺客竟然逃向这头，他自觉莫要淌这浑水才好，赶忙纵身落地，潜向秘道即逃。

关小刀早就躲在外头，但见老家伙潜入，心下暗喜，喝着“别逃！”名为追杀刺客，却故意跳落假山，双脚一踩，秘道裂动。

他“咦”了一声，吓得司徒昆仑准备强掌抵挡，也好保有秘密。

关小刀却道：“刺客溜到哪？”

司徒昆仑闻言，暗喘大气，敢情未被识破，他哪知这是小刀做戏，竟然暗拍胸脯直叫好险。

关小刀更自想笑，复又“咦”了一声，说道：“三爷，诸位剑手可注意到，这里有个裂缝，好像是秘道？”

此语一出，司徒昆仑老脸顿僵，没想到仍是前功尽弃，外头既然来了如许多人，他想保住秘道已是不可能，暗恨中，已弃守而逃。

他想，现在唯一做法是居中毁断，待有机会再修复，以免一通到底，秘密全被拆穿。

他一开溜，关小刀正巧翻开秘道，喝着邪笑：“果然有秘道，三爷，快！”立即穿冲而入，迫得又猛又急。

司徒昆仑此时只想毁秘道以自保，当然逃得更快。然而数个起落，猝见前头闷黑，他轻掌推去，竟然挡墙挡壁，吓得他赶忙煞身，只差半尺，即可能撞得满头包。

他怔忡摸着泥块：“垮了？怎会垮去？难道是方才那轰声？”突然想到什么，登时惊叫不好，想反身抽退，后头已传来呵呵邪笑声。

火折子一亮，关小刀潇洒自在，挡住去路。

“是你？”

司徒昆仑发现只有小刀一人，已自冷笑起：“原来一切都是你在搞鬼？”不动声色，慢慢移步。

关小刀笑道：“哪里，你很配合，让我的计划很成功。”司徒昆仑邪笑：“你不怕我把你宰了？敢三番两次惹我生气？”

关小刀笑道：“怕死啦！所以才千方百计想收拾你！”

“就凭你，也想挡我？”更移步伐。

关小刀喝道：“别动别动！”

对方还在动，他无奈轻笑：“是你逼我的，我是挡不了你，不过这香肠就说不定了！”猛地点燃一束雷管，砸丢过来。“这是……”

“进补的东西！”

“你敢！”

司徒昆仑猝然猜知是炸药，登时怔焦急煞，欲退无路，欲前被封，急得他想发掌打向雷管。

岂知小刀早算准时间，他方举掌，炸药轰然炸开，炸得司徒昆仑衣裂肉黑，他虽带疼，却想抢时机，厉吼：“纳命来——”欲冲扑过来。

关小刀岂能让他得逞，登时反斥：“你才纳命来！”顾不得耍逗，雷管三支丢去，炸得石屑乱飞，他复又丢出一大把、两大把，丢完后，猛往前狂奔，猛又扑冲地上，双手掩耳。

就在扑冲地面之际，轰然巨响传来，一道怒风带尘，扫得小刀往前拖进

三数尺，整个人像被活埋似的。

许久许久，方自尘埃落定。

关小刀这才连连打咳坐起，头晕目眩使他难挨，甩甩头，醒醒脑，耳根仍嗡嗡生疼，心头却带着欣慰，直道要命，若再靠近几丈，可能会七孔流血而死。

他想着，在如此威力之下，难道还有活命可能？然而再想及司徒昆仑一身能耐，他不敢停留，登时跌跌撞撞，退出秘洞。出口处，门主夫人早等在那里，待认出小刀之后，她欣喜

道：“封住他了？”

关小刀笑道：“差不多啦，多谢夫人帮忙，现在可封住出口啦！”

夫人正为此而来，遂要丫鬟丢下炸药，轰声再起，终把假山、秘道同时炸去，以绝后患。

关小刀另有任务待办，不敢多做停留，赶忙告别离去，直奔宫外街头一角。

在那里，早已围住层层人影，除了胡三爷、七绝剑手、阿祖，以及十数名护卫之外，另有师爷人马亦出动，赶来瞧个究竟，他们只不过聚在较远处，想一探虚实再决定是否行动。当然，他们做梦也想不到，被活埋的会是自己威凌天下的主人。

关小刀早就算及此点，故而先赏司徒昆仑一支雷管，把他炸得满面生黑，纵使突然爬起，也未必让人识得他是谁。及近人群，胡三爷瞧及他已说：“他可能没死！”关小刀哦了一声，觉得意外，却也觉得并不意外。胡三爷道：“我听到地底有人在敲打。”

“那就是他了……大家准备抓人吧！”

关小刀说完，亦伏地聆听，果然听得砰砰脆响声，不由眉头直皱，这老狐狸简直耐命，如此轰他，还炸不死？师爷人马中，已有人发问：“是谁在里头？为何不见师爷？”关小刀瞄向他们，讪笑道：“你们师爷到洛阳当男妓去了，里头是公孙白冰，他偷偷潜来，这次让他来得去不得！”那头人马闻及师爷去处，不再多说，毕竟师爷最近好色，众所皆知，半夜溜去买春，亦非奇事。

倒是公孙白冰，已让他们找到发泄对象，众人全都凝起真劲，准备捞点油水，舒活舒活筋骨。

一群人正待动念之中，猝见地面叭然一响，石块弹喷数尺高，敢情有人即将脱困，阿祖赶忙把巨网张开，一头交给小刀，准备一举成擒。

猝又见及地面砰砰暴响不停。

石块弹跳更高，猛又轰响，地面如小型火山炸出泥柱烟尘，众人以为目标冲出，可惜泥烟散高，竟然不是，已自失望。

那泥柱喷高后，往下落去，地面已形成凹洞，却不见人影出现。关小刀却暗笑，老狐狸果真狡猾，不敢径自冲出，还以石柱试探。

心念正转，泥洞猝又颤动，一道黑影奇速无比冲喷而出。

关小刀正等这一刻，猛地拖网罩来，黑影反冲，拖得巨网如缩伞往上带，阿祖拖力不住已松手，尖急大叫。

关小刀见状，猛喝一声，大刀往泥洞打去，双腿一勾，方始把巨网扯回，那黑影似已强弩之末，被扯之下，已跌回地面，大群人如见落水狗，都欺过去喊打。

黑影尖急大叫：“我是……”

关小刀更喝：“别让公孙白冰溜走——”一马当先扑去。

十数人跟着欺打下来，后头更有无数棍棒，刀柄猛打猛砸，果然打得黑影唉唉痛叫，当然，痛叫声亦包括师爷手下揩黑油，竟然连小刀也偷揍几拳。

小刀目标只有老狐狸，强忍被揍疼痛，猛把巨网滚了又滚，甚至把自己滚和一处，但见牢不可破，才喝着三爷赶忙抓网逃去。

三爷自知目标被擒，喝来七绝剑手，抓起巨网中之小刀和老狐狸，快速奔往神剑门，方才结束此闹剧。

师爷手下暗窃喜，自以为不但逮到公孙白冰，还暗中揍了关小刀，实是一举数得，回路上，总是庆声不断。

三爷人马则不吭不响，硬把老狐狸抓入宫中，且立即把人往地牢送去。

三爷猛地抓扣差不多奄奄一息的司徒昆仑右手，奇准无比地扣在铁壁手铐上，方始敢解开巨网。

解到一半，关小刀始落地叫疼，却也苦笑不断：“我已搞不清，谁比较惨啊！”

阿祖见状，呵呵直笑，仍自心疼地拿出金创药，要他敷用。

关小刀瞄眼：“没搞错吧？这是肿瘤，要推拿，金创药想擦什么？一擦就好，这么灵？”

阿祖但觉困窘，一时情急竟然搞错，猛地收起，嗔斥道：“不要算了！让你再生瘤！”手指一扣，顽皮又敲他脑袋，疼得他哇哇痛叫，阿祖已跳开一角，呵呵直笑。

小刀想找他算帐，猝见司徒昆仑乍动，他猛地惊急，叫着：“待会儿再和你算帐！”反过手，帮三爷解网，并把司徒昆仑四肢百骸全铐在铁壁上。

此时的司徒昆仑有若炭焦的黑人，被铐成“大”字般，粘在铁壁，根本已动弹不得。

关小刀仍不放心，猛地伸手点他数处穴道。

本以为指劲点处，得让对方更形软弱，岂知数指下去，似点中痛处，司徒昆仑突然哇哇痛叫，双目瞪如铜铃，嚣叫中，四肢挣扎绷紧。

但见条条肌肉，霸劲横现，很似乎欲挣破镣铐，吓得关小刀直叫：“快拿网来！”回头欲寻，巨网却已被割开，派不了多大用处。

还好司徒昆仑挣扎一阵，或许受伤颇重，无功而弱，不得不软力下来，冷喘几口，厉声又起：“你们敢暗算我，不要活命是不是？”

关小刀邪邪笑道：“早就不要命了，不过，你的命一定比我先走一步！”

司徒昆仑厉吼：“你敢——只要我一死，阴阳之毒，天下无人能解，还不快放开我！”

关小刀斥笑：“放了 you，我马上要死，我会那么笨？”司徒昆仑斥道：“现在放人还来得及，我会网开一面。”关小刀笑道：“别痴人说梦话啦！聪明的师爷，请多多想想。”这话倒是唤醒师爷，他自知要这浑小子放人，恐怕不容易。只好转向胡三江，冷道：“三爷如此做，未免太过分了吧！你虽输我，仍让你自由，且留生路，你竟然暗算老夫，若传到侍卫队耳中，神剑门岂非立即自相残杀？”

胡三江道：“你不该练了邪功，这非神剑门行径，我不得不留你于此。”

司徒昆仑斥道：“邪功有何不好，它足可天下无敌！”胡三江道：“你却先用邪功伤了门主及自家弟兄，这又如何解释？”

司徒昆仑斥道：“那是你们挑衅，何况我伤而未伤，仍让你们自由。”

胡三江道：“我们却奇毒不解。”

司徒昆仑道：“谁说不能解，你们根本中毒而未毒发，和常人有何两样？我难道对你们不够宽宏大量吗？”

胡三江冷眼瞧人，不再言语，此人心智未免太过偏差矣。司徒昆仑还在叫。

关小刀斥道：“有完没完？好吧！你既然不怕毒，那我喂你万毒之毒夺命无形丹，服过之后，跟常人无异，只不过半个月不服解药，会全身化血而亡，这个够意思了吧！”说完，他从口袋抓出一粒白色药丸，猛地捏向司徒昆仑嘴

巴，就要逼他服下，司徒昆仑见状挣扎怒叫，复又牙关紧咬，死也不肯服下此毒。

关小刀没想到他牙劲仍猛，几番捏扣，总不得法，遂放弃，讪声说道：“怎么，你也对中毒而未毒发吓个半死？亏你还是金刚不坏之身呢！还说我们肚量小，真是大话直说，狗屁直放，放心，这药丸，我会利用邪术化入你肚子，到时谁先死，还不知道。”

司徒昆仑气得七窍生烟，猛一运功，掌指变红，且冒红烟，他不禁哈哈谑笑：“有胆现在杀了我，否则只要我脱此困，你们所有人别想活命！”

关小刀淡笑：“我是想宰了你，可惜找不到你罩门死角，你大方些，说来听听如何？”

“我根本没死角！”

司徒昆仑哈哈大笑：“你们等着偿债吧！哈哈……”

那狂笑声不断，嘴巴张得杯口大，关小刀猛叫可恶，丹丸一丢，咕嘟一声，竟然被司徒昆仑吞入腹中，火热之气立即升起。

关小刀登时怔讫：“唉呀，你敢偷吃我的夺命丹？”

司徒昆仑脸色大变：“那是什么丹丸？是谁炼的？”

关小刀一叹道：“当然是三十年前轰动武林的毒婆娘田仙花所炼的毒丹，够水准吧！”

从小，他从母亲口中听得不少用毒高手，临急中，也就搬出这么一号人物。

这毒婆娘三十年前简直风行一时，只要她手中白花一晃，立即可毒死一客栈人畜，尤其她配的一味无形无味之毒，至今无人能解……当然亦无人见过，因为见过、闻过者全都魂归西天，故而威名让人闻之变色，历久不衰。

司徒昆仑闻言，更是面无血色：“你怎有她的毒丹？”

关小刀讪笑：“笑死人，我娘就是她徒弟之一，当然有这玩意了。”

“你娘？”

司徒昆仑想及药姑既能解百毒，当然也会用毒，不禁完全相信，突然哈哈狂笑起来：“好吧！就贿赂看，是你的毒丹厉害，亦或我的毒功厉害！”

此时既然得不到解药，他只好寄望让自己练成金刚不坏之身的毒功，或可真能化去此毒吧！

关小刀自也不甘示弱，冷笑道：“早死的一定是你，你好好忏悔吧！”

当下不再理他，和胡三爷、七绝剑手等人退出地牢，连连带上两道铁门，始把司徒昆仑吼声隔绝于里头。

关小刀方踏出秘牢即道：“我看，得先杀了他，否则夜长梦多。”

胡三爷轻叹：“话虽不错，可是门主中了掌毒若未解去，要是真的只有他能解，岂非自断生路？”

阿祖道：“小刀他娘不是能解吗？她还是毒婆娘的女徒，一定有办法的。”

关小刀干笑：“我娘哪是毒婆娘之徒，胡诌的，只是唬死他罢了，不过，她对解毒，的确有一套，我对她有信心。”

胡三爷轻叹道：“还是等你娘来了再说，这段期间，我们轮流看管，想必司徒昆仑再厉害，一样耍不出名堂。”

关小刀无奈道：“结论还是一样，好吧！为了门主着想，暂且留他一命便是，这家伙名堂不少，我先看守，你们随时准备支援。”

胡三爷遂征得七绝剑手同意，七人已坐守地牢四周，关小刀则干脆返回牢里，此后将日夜不断监视。

至于阿祖则轮派为送饭菜之人。

胡三爷但觉此事告一段落，方始前去向门主通报。随后还招来所剩几位天龙骑弟兄，要他们赶到襄阳，先调一些人马回来支援便是。

对于门主，胡三爷还是以捉到不明敌人为掩饰，以免他不易伪装个性，在尽是师爷眼线之下露了破绽。

至于关小刀返回秘牢，复又跟司徒昆仑冷眼相望。两人却各怀心思。

司徒昆仑在方才厉吼后，整个人已较恢复镇定，见及小刀，冷道：“你又回来做啥？”

关小刀道：“你不是拚命叫我回来？我便回来了。”司徒昆仑道：“我是要你回来放人，你放不放？”关小刀笑道：“放，一定放，不过，得在我研究之后才放。”“你想研究什么？”

“研究人。”

“谁？”

“你！”

“我？”

司徒昆仑一愣：“我有何好研究？”

关小刀讪笑：“可多啦，例如说，你练了阴阳魔功，会有什么下场？你到底是否刀枪不入？你的毒功是否真的解不了，还有你是天生好色，还是后天乱色？我要研究你这个色人，为何对女子这么残暴？你这个品种，是属于人种还是兽种？”司徒昆仑闻言嗔斥：“你胡说什么？我是人，食色性也，如此而已。”

关小刀邪邪笑道：“是吗？我看你一点都不像人，活像发红的妖人，我得仔细研究，不急不急，咱一样一样来，首先研究，炸药真的炸不死你吗？”

他抓出一把尖利匕首，慢慢走向司徒昆仑，东比西划地，似想宰人切肉。

纵使司徒昆仑具有刀枪不入之能，此时亦难免心头发寒，冷斥道：“有胆等我功力恢复再试！”

关小刀笑道：“怎么，你怕了？”

匕首往他肩头抹去，霎时传来司徒昆仑闷斥：“你敢——”疼痛使他全身抽搐，但只一颤，随又抽平，很似乎乍痛之后，已然无碍。

关小刀只不过挑起黑疤。

在确定那些黑疤是炸药炸伤之后，和着泥血所结成。

他始满意笑起：“原来刀枪不入也抵不过炸药威力，不过，你能挨过几

百斤炸药未丧命，甚至只是灼伤，或有内伤吧？无论如何，能活下来，的确十分厉害，佩服佩服。”

司徒昆仑冷斥：“有朝一日，你也会有报应。”

关小刀笑道：“你都不怕报应，我还怕什么呢？一个好好的师爷不当，老是耍阴谋，可愿意告诉我，你从小到大，一共害死多少人？”

司徒昆仑冷斥：“什么害人？身在江湖，不是杀人就是被杀，大家早有心里准备，谈什么谁害谁！”

关小刀冷道：“你的江湖够狠毒，别忘了，我是关老爷后代，还知道什么叫尽忠守义，谁像你，完全不忠不义，连门主也敢陷害，连夫人也敢染指，你还算是人吗？”

司徒昆仑斥道：“我哪陷害门主？是他软弱无能，根本无法领导本门，我哪染指夫人？对她表示爱慕也错了吗？你懂什么情义，江湖情义又值多少钱！”

关小刀冷道：“情义不能以钱衡量，你爱慕别人可以，就是朋友之妻不可戏，你那不是爱慕，而是有计谋掠夺，亏你还满嘴大道理！”

司徒昆仑冷斥：“夫人根本不爱门主，众所皆知！”

关小刀斥道：“那是你自己胡乱猜想！反正你心性已邪，说什么都没用，我不想和你谈夫人，那简直侮辱她，运功吧！我且试你刀枪不入有多大能耐！”

利刀猛地往对方大腿刺去。

司徒昆仑闷哼一声，赶忙运劲挡去。肌肤的确渗出些许血痕，但随即又把利刀弹回，且对方不免痛楚。

关小刀皱眉：“难道你功力一弱，即可杀伤？”利刀改刺为拖，这一切，划出红痕，似乎并未流血。

司徒昆仑为之哈哈大笑：“烂刀一把，也想伤我，还早得很！哈哈……”

关小刀试了几次，终于发现阴阳邪功的确有护体之妙，只可惜对方受了内伤，在功力不济之下，总难免护身无力而受伤。

至于有关疼痛反应，小刀总觉得，那是毒功中之毒性流窜所致。

因为第一次挑肉疤，第一次戳肌肤，他必痛叫，但毒功一运，淡红血液（或许带毒液）一涌来，他即不痛不痒，可见已被麻醉了吧？

关小刀道：“刀子或许杀不了你，不过，有必要，我会在你身上捆大把炸药，准轰得你舒舒服服，你觉得这意见好不好？”

司徒昆仑闻言，本是嗔怒欲吼，突又压抑下来，笑道：“我一向对你不差，你何需苦苦相逼！”

他已想到，激怒对方，说不定当真换来炸药缠身，此时该是自保时刻，若能逃过此劫，一切又将是另一种局面，故而放

低身段以自保。

关小刀自知他阴谋，也不点破，淡声笑道：“我哪逼你？只要你好好跟我合作，例如说交出武功秘籍，或交出解药，我照样不为你难，甚至替你解毒，那样，大家仍是一团和气，不是很好吗？”

司徒昆仑笑道：“不错，这正是我所祈求，只可惜秘籍被李春风盗去了，我可能提供不了什么，至于解药，我还在研究，不过就快了，你只要稍等几天，我一定奉上。”

关小刀道：“那就等你奉上，咱再谈解毒之事，倒是李春风，现在在何处？”

司徒昆仑突地恨道：“这贱人，练得神功后，偷了我不少灵丹和秘籍，不知藏到哪去，我也在找她，若找到了，必定给她好看！”

关小刀道：“这么说，你也不知他下落了？”

司徒昆仑冷斥：“她迟早会回来，我等着收拾她！”

关小刀此时已伸伸懒腰，道：“我看再谈下去，也谈不出什么结果，有点困了，你也休息吧！明儿的太阳可爱得很，明儿见啦！”

当下找向墙角，抓出一捆炸药当枕头，倒地便睡。

司徒昆仑怔诧道：“你要睡在此？”

关小刀道：“不然，怎叫患难兄弟，你也睡吧！明儿精神会好些。”

司徒昆仑暗斥小贼头，竟然带着炸药看管，自己想突围，恐怕都没了指望，看来只有暂时死了这条心，改天再找其他机会吧！

他说道：“既然是好兄弟，能不能把手铐脚镣调松些，这不好受……”

关小刀轻叹：“没办法，它已烧死，那天我要量你尺寸，你偏不要，现在我真的无能为力，抱歉。”

司徒昆仑又自暗恨，当初竟然没想通对方计算的是自己而非公孙白冰，否则岂会栽得如此冤枉？然而栽都栽了，他只好苦中做乐，道：“没想到公孙白冰比我瘦多了……”

关小刀笑道：“他最近在减肥，我看你三数天后，也许会跟他差不多苗条吧！”

司徒昆仑干笑着，直道希望如此，心头却忿骂不断。他甚至立下毒誓，一有机会，必定抽此人筋皮。

关小刀则不断说些风凉话，直到沉沉入睡为止。

司徒昆仑岂有心情入睡？他只想挣脱桎梏，在挣不脱之下，只好运动疗伤，也好期盼神功恢复，得以破铁铐而脱困。

不知不觉中，双方已渐渐沉默，牢房为之静默，几乎落针可闻。

沉静中，不知过了多久，忽闻外头有人喧叫，并传来脚步声：“起床啦！吃饭啦！”

声音未落，阿祖已撞了进来，他手提竹篮，倒是准时替主人送饭过来。

关小刀惺松中惊醒，自嘲一笑：“哇，我真的睡着了？”自嘲坐起，瞄向司徒昆仑，还粘在壁上，他暗呼好险。

司徒昆仑已自邪眼瞄着阿祖，那眼神总不怀好意。

阿祖并未注意，他只关心小刀，复道：“睡猪哩，还不快去洗把脸，吃饭啦！一身脏得吓人。”

关小刀噢了一声，道：“那你好好看着他，我去去就来！”

阿祖颌首一笑：“去吧！饿死算了！”

关小刀转头警告司徒昆仑别乱动，这才快步溜出地牢，洗去了。

司徒昆仑却似被阿祖美色所述，猛吞口水道：“你到底是男是女？”

阿祖目光这才瞪来，尚未开口斥言，司徒昆仑忍不了淫心似地又叫：“敞开胸脯我看看！”

此话气得阿祖火冒三丈，怒斥道：“看你妈的头！”

甚想一巴掌掴过去，复觉恶心，抓起小刀那大刀，当做木板掴去，叭叭两响，打得司徒昆仑哇哇大叫：“臭娘们，你敢打我？”

“我还想挖你眼珠呢！”

阿祖嗔怒难消，大刀猛地刺来，往他眼珠刺去，司徒昆仑赶忙闭目运功，

双方吱吱喝吼，抗争一阵，或许对方神功了得，抑或大刀刀尖不够锋利，老是戳之不了，数刀刺后，阿祖怒气宣泄不少。

始收刀回来，嗔斥道：“临死老贼，还敢色心包天，难道要我阉了你！”

司徒昆仑虽知处于劣势，但总有一股难忍冲动，邪声又笑起来：“其实你是男的也没关系……”

那笑声似乎连男人亦能引起他兴趣。

阿祖闻言，不禁想吐，嗔怒喝道：“去死吧！”

大刀当真乱砍复砍，杀得司徒昆仑唉唉痛叫，却又享受虐待般地兴奋哈哈怪笑，惹得阿祖更火，砍得更凶。

猝而关小刀已撞了进来，脸发仍温，却来不及抹干，他乃被争吵声吓着，急忙赶来瞧瞧，见人即问：“什么事？”

阿祖嗔怒道：“他是天下最恶心的禽兽，竟然连男人……”

想及肮脏事，他实在说出口，大刀猛地砍向对方脑袋，叭然一响，打得头昏眼花。

他弃刀而退，斥叫道：“有空把他宰了，我再也不想看到他，恶心恶心！”猛地奔退铁门。

忽又想到什么，猛转身黠笑：“你小心，他可能会非礼你！”说完怪笑而去。

“非礼我？”

关小刀感到莫名想笑而呵呵笑起来，转向司徒昆仑，邪笑道：“你是不是练了阴阳魔功，已分不清男女，只要能乱搞就好？”司徒昆仑似知失态，冷哼一声：“你胡说什么？”关小刀道：“我胡说？没关系，我多的是时间，慢慢会让你心服口服！吃饭吧，吃完了，咱们还有戏要唱！”抓来竹篮，里头馒头稀饭皆有，他遂抓起稀饭，先吞几口再说，忽又瞄向司徒昆仑，道：“你可幸福得很，连吃饭都要人侍候！”

司徒昆仑道：“嫌麻烦，不会放人？”

“是啊，该放人，不过得等我研究完毕才行！”

关小刀拿个馒头，走向前，一手塞入他嘴巴，邪邪笑起来：“慢慢啃啊！要是掉了就没了！”

司徒昆仑倒是识趣，吃得特别小心。

牢中一时沉默。

关小刀不久已把早餐吃完，邪邪一笑，走了出去，再回来时，已抱着一盆仙人掌，准备置于司徒昆仑下方。司徒昆仑急道：“你想干啥？”

一开口，所剩馒头落地，还好只剩些许，掉了亦不足惜。关小刀邪笑道：“你不是很色？这仙人掌足可让你禁欲，以免让你胡思乱想！”

司徒昆仑闻言，哭笑不得，斥道：“我已受制，又能如何？你白费心机！”

“是否白费，且等后果再说！”

关小刀已从胸口慢慢抽出一件软红东西，甚且骚首弄姿。司徒昆仑急问：“那是什么？”

“美人穿的肚兜也！”

“你也穿肚兜？”

话未说完，关小刀已抽出一件泛红镶白边肚兜，方自一晃，司徒昆仑已唉呀尖叫，下体连连扭动，想避开仙人掌，可惜连腰部、大脚都被扣死，根

本无法闪避，急得他猛运功抵挡。关小刀惊笑道：“这么灵？说你色，你还不承认？美人来也！”他复摆出美人姿态，搔首弄姿之间，已挑得司徒昆仑方寸大乱，整个人已抖抽不定。

关小刀干脆猛一旋耍，将肚兜罩向他脸面，终挑得他叫声更急，全身血脉贲张，挣得铁铐咔咔作响。

一时情急，竟然一吸一咬，把肚兜吸咬入嘴，甚且想吞食入腹。

关小刀怔愕道：“这样也能吃吗？”

司徒昆仑哇哇吼叫，当真把肚兜吞食殆尽，吓得小刀怔愕当场，不知该如何是好。

司徒昆仑吃过之后，哈哈狂笑：“还有什么，尽管拿来吃！”关小刀不禁摇头苦笑，直道变态，一时也不知该如何再整对方。

司徒昆仑则狂笑不断，他似乎对于越奇特之事，越觉得感兴趣。

关小刀不得不暂时改变对策，尽往他武功方面下手，司徒昆仑却对武学之事只字不提，似乎深怕小刀得知而变成可怕对手。

关小刀当然不能明问，只能暗探。

然而除了得知《阴阳真经》练过之后，能刀枪不入之外，他

根本探不出什么名堂，不禁觉得泄气。

次日，小刀无聊，再拿肚兜耍逗，岂知司徒昆仑似已免疫，不再对此产生太大兴奋，关小刀只好失望放弃。

及近傍晚，忽见司徒昆仑全身暴涨，甚且发出红烟，关小刀自知他在运功，赶忙全神戒备，以免对方脱逃。

那司徒昆仑全心运功，两眼不时翻红，他似想挤断铁铐，亦似想从体内挤出什么，就像生孩子，拚命用力再用力。

关小刀暗想，莫要真的离谱到男人也会生孩子吧？

司徒昆仑仍在挣扎，甚至吼叫，时间分稍流逝，那毒烟越来越浓，猛穿出肌肤血疤。

那血疤似已化硬，被毒烟穿透之后，已自爆裂，发出咯咯之声，且往地面掉落。

关小刀但见血疤不断掉落，怔诧中已想到什么：“金蝉脱壳？巨蛇蜕皮？”原来对方运功，是在逼落身上粘满的血疤？

他怕对方当真金蝉脱壳，赶忙找来巨网，再次把老魔头罩住，以防万一。

司徒昆仑始终拚足全力运功，只见血疤不断掉落，从额头、脸面，以至于肌肤、四肢百骸，每掉一块，新嫩肌肤即现一层，返老还童感觉，使关小刀颇为心动。

尤其司徒昆仑那头灰发，亦自渐渐掉落，已快变成大秃头，然秃头上，仍见得细黑毛发正在成长，更让人瞧之感受出那股脱胎换骨之妙境。

幸好，对方骨头没缩小，未脱胎到变成婴儿地步，他整个人仍被卡在铁铐里，使得关小刀宽慰不少，且放松心情，看看这老妖人变化吧！

那司徒昆仑全身原是裹上一层被炸药轰伤而和着泥灰的血疤，此时不断逼落血疤，整个人有若大蛇脱层皮似的变出新肌

肤。

在脱剥之间，总见红雾直冒，待血疤落地，红雾散去，整个肌肤已变得光滑嫩亮，哪还见得什么皱纹？

关小刀正奇异地瞧着如此变化，口中咋舌不断，直道这是哪门功夫？邪

得可以。

忽见老妖脸面最后一块血疤从嘴边掉落，他怔愣不已：“连胡子都不见了？”

此时的司徒昆仑果然脱光嘴边本是短髭粗粗的灰胡，一时长相变得生嫩，颇不搭称。幸好脸型，眉毛仍在，否则小刀几乎认之不出。

关小刀立即举刀挑向那头发、胡髭血疤，想了解，到底是被扯断，抑或自然脱落。

但检查过后，毛发囊部，皆参在干疤上，显然是跟肌肤一起脱落，如此可谓名符其实的脱胎换骨吧？

关小刀却有了新想法：“只脱皮、未换骨，否则岂非脱困而出？”仍自加以监视。

足足耗去一时辰之久，司徒昆仑始把身上血疤逼落，还好，有件烂衣遮体，否则他将变成裸身妙现。

褪尽血疤之后，他似大病初愈，嘘喘不已。

此时他瞧来有若光头和尚，毛发、胡子皆不见，只留一张未带皱纹的脸肤。

然而看起来，并未变年轻多少，否则小刀已无法认出他是谁，尽管如此，若未亲眼目睹，必定不敢认他即为司徒昆仑。

关小刀道：“我以为真的脱胎换骨，原来充其量也只是换皮而已。”就像受伤的皮剥落，换来一张较嫩肌肤而已，对于脱胎换骨之术不禁有些失望。

好不容易，司徒昆仑已醒神过来。

但觉体力充沛，登时狂声厉吼，猛地挣扎，哇哇大叫中，只见得铁铐咔咔作响，似要崩断。

关小刀瞧来心惊肉跳，赶忙抓来炸药，喝着：“你敢挣断，我跟你同归于尽！”

司徒昆仑未加理会，仍自挣扎，越拚越劲，猝见红雾成流，在他呼啸之际，旋扫成风，带动血疤乱飞。

关小刀嫌脏，退至一角，照样把炸药抓得紧，并通知外头七绝剑手，随时准备逮人。

还好，司徒昆仑挣扎半刻之后，始终无法突破身上十数道铁铐，以致于败退下来，汗流满面。

关小刀这才嘘气：“王家铁铺的精钢果然不差，我打的手铐更是一绝，老狐狸你死了这条心吧！乖乖呆在此，我保证你能安享余年！”

司徒昆仑挣扎不脱，复闻此言，怒意更起，厉吼尖叫：“还不放我出去——”再次挣得铁铐咔咔作响。

关小刀此时已对铁铐具有信心，便笑道：“省省力气吧，我这阎王铐，无人挣得了，小心挣出病来！”

司徒昆仑仍自怒骂不已，本以为伤势恢复，可以破困而出，谁知仍是阶下之囚，这对他一向高高在上的打击，实是太深，他一时难以接受，挣扎更炽。

关小刀笑道：“别闹了，你变年轻还不够吗？其实你该感激我把你铐得回春有术，这是每个老人所梦想的，有何好争？”

司徒昆仑一愣：“我返老还童了？”

关小刀笑道：“没感觉吗？声音都变年轻多多，自己没听出来？”

“我……会有这种事？”

司徒昆仑说句话，而后自己听，自行感觉，果然失去以前粗沉带威严，换来较尖亮声音。

一时间忧喜尽来，忧者，他喜欢威严，此时可能失去；喜者，变成年轻，此乃可遇不可求啊！

关小刀笑道：“可惜不够甜，如果再甜些，准可变成娘娘腔哩！”

“胡说什么，快拿铜镜来！”

司徒昆仑急于瞧瞧自己长相。

关小刀笑道：“保证让你满意，拿铜镜太慢了，我的匕首亮得很，让你照照便是。”

当下抽出匕首，晃向老妖。

反照处，司徒昆仑睁眼即望即瞧，嫩脸未见着，却发现大光头，不由惊愕：“我变成和尚了？”

关小刀笑道：“有何不可，只要年轻，何在乎什么长相？就连胡子也可舍去，不是吗？”

司徒昆仑根本无法接受，厉吼：“不行！还我头发。”又自不断尖吼挣扎。

关小刀瞧他就快疯狂，尤其叫声实在刺耳，遂道：“急什么，你的大光头正长出黑发呢！秃不了的啦！”

“我不信！”

“真贱！说不听，非要动手？”

关小刀突然伸手，揪向他脑袋，毛发虽短，照样揪他几根起来。

司徒昆仑登时唉呀痛叫，竟然暗喜畅笑起来：“我真的没秃，那可好，可好！”差点喜极而泣。

关小刀讪笑道：“你当然好，连胡子都没了，日后可变成小白脸，足可勾引全天下妇女啦！”

司徒昆仑闻言哈哈谑笑，心头复又幻起三宫七十二院的妃

子娘娘，然而这念头一闪即弱，似乎性欲已降低不少。

关小刀还在挑逗他，邪笑道：“怎么样？我先到洛阳找个美女前来陪你如何？”

司徒昆仑竟然冷喝：“来点更刺激的吧！什么女人我没见过！”

关小刀唉呀一声：“胃口越来越大啦！我可帮不上忙喽！”

“你来陪我，那才够刺激！”司徒昆仑突然哈哈大笑，笑中带邪，当真想非礼某人似的。

关小刀直叫恶心，斥笑道：“老妖怪，难道你已经走火入魔，连男人你都要？恶心恶心！”

司徒昆仑哈哈再笑：“别人我不清楚，不过对你特别感兴趣，冤家，可有意思？”

“恶心！恶心！”

关小刀讪笑道：“有人竟然想非礼我？”

他突抓大刀，猛往司徒昆仑下体打去，叭然一响，司徒昆仑唉呃闷叫，整个人抽颤，一张脸变得紫红，哪还说得只字半语。

关小刀这才邪笑道：“这就是想非礼我的后果，怎么，很爽吧？”

司徒昆仑已疼得无法回话。

关小刀却对他恶心已极，心想铁铐既然能囚得住他，自己已无必要再待在此。

于是找来七绝剑手商量，让他们监管，交了那束炸药，再说及司徒昆仑已脱皮脱发，在七绝剑手啧啧称奇之后，他始扛着大刀，径自出了牢房。

他找向三爷，把情况报告一遍，三爷自也想看看司徒昆仑变化。

小刀则利用时间出宫，回到阔别已久的租屋处，那安盈盈无缘的房东老公康太平早就不知去向，留下一堆灰尘家具，幸好他住二楼，遂往楼上爬去。

心头却想着，房东既然开溜，哪天把这家店顶下来，开个小铺子，倒也可安享余年了吧！

几天折腾，他的确疲倦，方回房，来不及宽衣解带，已自倒床睡去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忽闻楼梯叭叭作响，他被吓醒，直觉有变，赶忙抓刀欲防，外头已传来阿祖声音：“有人吗？”

关小刀闻言，方始嘘气，憨笑道：“原来是这家伙！”忽而产生一股冲动，想探探他身分，于是把刀放下，潜向门角，准备突袭。

阿祖哪知伏兵，仍自喊叫，径往木门行来，待要伸手推去，木门乍开，关小刀喝地一声欺扑过来，吓得阿祖惊惶唉呀尖叫。

正待躲闪，岂知他武功本弱于小刀，被此一扑，竟然被撞抱满怀，压至地面。

关小刀顿闻淡淡香气，似吸来兴奋剂，更形威凌喝喊：“你到底是谁？是男是女？”一双手猛抓，就欲掀扯阿祖胸襟。

吓得阿祖面无血色，惊急挣扎尖叫救命，却似阻止不了，急心一动，张嘴猛咬对方手臂，换来小刀杀猪式叫声，没命滚逃躲去。

阿祖一咬得救，赶忙抓衣滚立而起，嗔中带笑骂：“可恶，色狼！连我也敢非礼！”

关小刀哇哇叫道：“你乱咬什么？疯狗吗？”

阿祖谑笑：“就是疯狗，咬死你算了。”

獠牙示威，威风八面。

小刀抚着手臂，自讨没趣道：“只不过耍耍玩玩。”

复邪笑道：“除非你是女的，否则发什么飙！”

阿祖一愣，的确，若是男人，抓扯衣衫，根本算不了什么，不由嫩脸一红，斥道：“谁像你这么没家教！再乱来，小心我咬破你手臂！”

关小刀自嘲道：“碰上疯狗，倒楣！”

不敢再耍下去，冷道：“找我何事？”

阿祖瞄眼，“没事不能找你？我是来收债的！”

“收债？”

关小刀怔愕：“我欠你？”

阿祖道：“当然欠，算算足足欠我三个月薪水，外加利息，出差费，借支费，不多不少，算你一百两好了。”

“这么多？”

关小刀皱眉：“不是说好三两银子一个月的吗？”

阿祖瞄眼，“那只管三餐，你要我东奔西走，水来火去，必要时还得赶夜班，冒生命危险，莫说三两，就算三十两也未必有人肯干！”

手一伸：“拿来！否则拆你老巢！”

关小刀苦笑：“哇哇哇，什么世界，跟班逼主人？天理安在？”阿祖斥道：“欠钱还债，就算你是天皇老子也赖不掉，还不还？不还，拿你去卖！”

关小刀苦笑道：“你忍心逼良为娼吗？为了区区百两银子，要把我卖了？”

“你……”

阿祖嫩脸稍红，嗔叫道：“你自甘堕落，我是把你卖去当苦力，你偏想落入风尘！”

关小刀叹息：“当苦力能赚什么钱？倒不如当相公来得轻松。”

“恶心”

阿祖斥笑：“银子快拿来，我已呆不下相公房，恶心！”关小刀摊摊手：“银子早花光，上次夫人赏的夜明珠，倒还有几颗，你要用，拿去吧！”

反手往鞋子抓去，准备挖出什么。

阿祖怔愕：“你把珠子藏在鞋底？”

关小刀道：“不然哪里最安全？”

“太脏了，恶心，我不要！暂时让你欠着！”

阿祖捏着鼻子，赶忙开溜，老远斥话过来：“警告你，再不洗澡，我不想干了！”匆匆落梯而去。

关小刀自得一笑：“也不想想，夜明珠这么大颗，怎能藏在鞋底？”

他只不过装个样子，随即从大刀柄旋转开来，抓出一颗晶亮夜明珠，心里实在许多，但只瞧几眼，还是把夜明珠旋回刀柄上。

随后他掠往屋顶角落处，那正是前次安盈盈带他藏身之处，后来已变成他的藏宝窟。

他掀开木板，伸手探去，抓出一包东西，选了几锭元宝，再把剩下的置回原处。

他喃喃说道：“跟了我那么久，也该轻松一下啦！”说完掠回地面，抓了衣衫，跑到后院打水洗澡，再换上干净衣衫，始精神饱满走出住处。

阿祖早躲在暗处，但见小刀出来，心下暗喜，已从小巷绕到另一街道，悠哉走着，小刀果然先后脚之差，追了过来，见人即叫：“薪水来啦！我不必卖身了。”

阿祖转头瞧去，见及元宝，怔愕道：“你何来元宝？”关小刀自得一笑：“本人神通广大，拿去吧！”

阿祖接过手，掂着斤两，呵呵笑起：“没想到你也会藏私房钱？”

关小刀笑道：“对付你，不多藏些银子，岂非要当乞丐？”阿祖斥笑：“我那么可怕吗？”

关小刀道：“世上若有吸钱鬼，非你莫属哩！”“哪有！我只不过拿我该得的而已！”阿祖笑眯双眼：“看在你准时交款份上，我请你吃顿饭如何？”

关小刀道：“不必了，到时莫要加利息才好，我请算啦！”难得空闲，小刀遂提议到洛阳吃喝一顿，阿祖自是求之不得，于是两人连袂同行，直奔洛阳。

第二十章 千斗的莲藕

五十里，眨眼即至。

关小刀和阿祖两人遂从小摊吃到餐馆，再从餐馆吃到小摊，直到华灯初上，随又逛了夜市，而后爬向附近庙寺钟塔。迎着月光，吹着晚风，好不舒畅。

遥望天际山色，总让人掀起一股思怀情绪，阿祖忽而坠入缅想之中，关小刀瞧他思绪起伏，不便打扰，静默伴于一旁。不久，阿祖突然说道：“你会娶灵刀堂的小公主吗？”突如其来问话使关小刀怔愣，但他心念一转，道：“娶她不就等于娶你。”

“怎会？”

“因为你俩根本长得一模一样，我分不清。”

阿祖一愣：“我真的那么像她？”

“你自己也看到了！”

“是看到了……”

“你是不是和她有血缘关系？”

“……”

关小刀道：“你不应该再逃避！”

阿祖默然不语。

关小刀又道：“你一定跟她有血缘关系，何不承认？你怕什么？”

阿祖突然喝叫：“我能承认吗？我拿什么承认？你不懂，你根本不懂！”

关小刀一愣，搞不清他为何发飙？但想想，或许就是了，他可能是弃婴，若温小萍未说出任何线索，他又拿什么去证实？纵使以貌相认，亦感虚浮不踏实。

轻轻一叹，他道：“至少你该告诉我，你是男是女？”阿祖沉默下来，目视远方，忽又说道：“这很重要吗？”关小刀不知如何回答。

阿祖想想，淡声说道：“要是我是女的，你要娶我？”“呃……”

“你还是会选小公主？”

“不，是你！”

阿祖一愣，似想听原因。

关小刀根本分不清谁是谁，他只想说这句：“我认识你在先，当然选择你……”

阿祖转视他，脸面稍红，幸好是夜晚，掩窘不少，目光忽地移开，淡声说道：“其实娶谁还不是一样？根本是同一张脸……”

关小刀道：“绝不一样，任何感觉都不同……你当真是女的？”

照此说法，阿祖该是女人没错。

他却斥笑反言：“谁说我是女的？我正怕你们把我当女人，我明明是男的，否则岂非让你占尽便宜！”

关小刀一愣：“你当真是男的？”

阿祖道：“怎么，不行吗？”

关小刀为之苦笑：“可是你跟小公主太像啦！若是男的，岂非……”

“岂非什么？太娘娘腔？”阿祖斥笑：“你管不着，赏月吧！谈这些，

不会有结果的！”

他想岔开话题，伸手指向远山，说及今夜月亮感人，关小刀却哪听得？老是窃瞄身边人，心想，总该找方法验明正身。

阿祖自知他眼神不正，嗔叫于心，得想办法引开他注意力，心念方起，忽见东山处尘烟杨起，他直指过去，道：“快看，有敌人冲过来了！”

关小刀瞄眼道：“神经病，哪里有敌人？你才是我的最大敌人！”目光还是移向那奔马群。

奔马越奔越近，阿祖已瞧及幡旗，哇地一声，叫道：“是龙旗呀！是神剑门弟子！”

关小刀自也认出旗帜，怔声道：“会是谁？”

直觉上出事了，遂拉着阿祖道：“去看看。”

两人掠下钟楼，追出城门，那马群并未进入洛阳城，斜斜切向东南，往神剑门总坛奔去。

关小刀和阿祖立即追上，人马相拚，总差了点，阿祖不由尖声大叫：“喂！等等啊！跑那么快干什么？”

连叫三数声，奔马队突有反应，引导者转头过来，发现有人带大刀，忽想及是关小刀，遂伸手一喝，奔马队立即放慢速度，三匹快马追了过来。

远远即叫：“是关兄弟吗？”

关小刀已追近数十丈，这才认出是天龙三侠之一的风流侠方子秋。笑声迎来：“原来是方大哥，怎么，襄阳好玩吗？”

方子秋苦笑：“找你不成，却碰上了大麻烦。”

“什么麻烦？会是师爷人马挑衅？”

“是公孙白冰。”

“他？”

关小刀想笑：“他真的又攻来了？”

本以为自己编出公孙白冰将前来见夫人一事，只是说说而已，没想到竟然歪打正着。

方子秋道：“此次他有备而来，且送上战帖，几乎一关关挑去路过的分舵。”

关小刀怔道：“他带多少人马？”

方子秋道：“他和四个手下而已。”

关小刀道：“就这样，能打败咱多处分舵？”

方子秋叹声：“不错，他武功的确了得，不瞒关兄弟，我和雷万钧、谷君平联手斗过他，竟然接不了十招，还是他手下留情，要我送战帖回来，否则我们可能遭殃矣。”

关小刀皱眉：“难道他和师爷一样，学了什么邪功妖术不成？”

方子秋道：“师爷他也……”

关小刀截口道：“他是耍了名堂，不过已被制住，你不是身怀战帖？先送回去再说吧！”

方子秋当下点头，喝着手下腾出一马让小刀及阿祖乘坐，大队人马已直奔神剑门总坛。

方子秋本想奔往总管府，但小刀说及总管已住进神剑宫，奔马立即往宫中抢去，眨眼已抵地头，落身下马，复奔厅堂。

三爷已获通知，赶来相迎，瞧及老部下，欣慰不少，赶忙赐坐，并接过

战帖，拆开阅览，里头大略写着公孙白冰代表灵刀堂准备接收神剑门，若是不服，公平比武解决。

三爷阅完，不由冷斥：“好大的口气！”随手一扬，准备把战帖丢向左近烛台烧去，复想及此事该让门主知晓，又收了回来。

方子秋拱手道：“公孙白冰武功的确精进不少，天龙三骑接不了十招。”

胡三爷皱眉：“真有此事？”

方子秋颌首：“千真万确。”

胡三爷道：“那倒大意不得……”不禁长加思考。关小刀道：“纵使他厉害，但想大摇大摆在神剑门走来走去，恐怕没那么容易吧！”

胡三爷道：“他是说，要打败神剑门所有能手？”方子秋颌首：“正是，他已下马威挑了不少分舵。”胡三爷当机立断：“传令下去，分舵弟兄不必相抗，并传令下去，神剑门总坛等着迎战，如此可以减免不必要伤亡。”方子秋拱手道：“属下照办，只是对方来势甚急，可能不会超过三天。”

胡三爷道：“时间已不重要，若本门无人能挡，还不是眼巴巴看他耀武扬威。”

方子秋道：“或许可告知夫人，劝导他……”

胡三爷道：“如果来暗的，或可行，但此次公孙白冰冲着神剑门，若靠夫人出面摆平，那门主岂非颜面扫地？这比杀他还来得严重。”

方子秋顿悟：“属下明白，就此告别，前去传令。”说完拱手离去。

胡三爷却望着信箴发愣，神剑门未免多灾多难，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

关小刀握着大刀，冷笑道：“他若敢来，我第一个收拾他！我就不信他会比师爷难缠！”

胡三爷苦笑：“怕的是身毒发作，无法尽力拚命，让他有机可乘。”

关小刀急道：“你仍觉有异样？”

胡三爷道：“功力是恢复些，但胸口总闷着一口热，好像定时炸弹，谁知它会带来什么后果？”

关小刀自知练武之人若有所受制，通常甚难放手一搏，不禁斥骂司徒昆仑摆出此道。

他道：“我娘差不多快来了，或许能赶上时间，至于那老妖怪，没那么便宜，我这就去教训他！”

越想越气，已拜别胡三爷，并要阿祖先行去休息，当下转往秘牢，七绝剑手很尽职，日夜不停看守，他拱手为札，进了秘牢。

司徒昆仑乍见关小刀，邪笑声又起：“小冤家又回来了？是不是想念我呢？”暧昧笑声，让人恶心。

关小刀冷笑道：“是很想念你，解药到底交不交出来？今夜不交，我会再叫你脱皮一次。”

司徒昆仑邪笑：“好啊！越脱越年轻，我求之不得。”

“看来你是不到黄河不死心！”

关小刀突地冲上去，大刀抽来即当木板猛打，叭叭暴响中，打得司徒昆仑唉唉痛叫，赶忙运功抵挡，淡红雾气冒出，终又不疼。

司徒昆仑既然不疼，淫邪笑声又起：“打啊！我就是喜欢你的泼辣！呵呵呵……”

“那我就辣死你！”

关小刀猛抓地面一束雷管，引燃后，丢向他面前，随又抱着堆雷管往隔

壁逃去，铁门猛闭，躲在那头。

司徒昆仑见状大骇，猛叫：“你想干什么？”话声未落，雷管轰然炸得地动山摇，幸好此牢大都铁铸，否则准被震垮。

关小刀待炸声过后，方敢开启铁门，此时司徒昆仑已奄奄一息，满身满脸黑黄火药屑及碎纸片。

关小刀满意晃来，谑笑道：“你不是很喜欢脱皮吗？今晚让你脱个够！”猛地伸手扯向粘在脸上碎纸片，那纸片似已粘在肉上，这么一扯，唉呀尖叫，司徒昆仑悠悠醒来，脸面已现红疤印，纵使他能刀枪不入，亦难免怔惧炸药威力。

关小刀斥道：“说，阴阳之毒如何解？”

司徒昆仑瞪眼：“不知道！”

“你想再吃两管试试？”

关小刀抓出两支雷管，作势欲燃。

司徒昆仑睁大眼睛斥叫：“你敢！”

关小刀干脆引燃，火花顿现，吓得司徒昆仑尖叫：“我根本没解药，叫我哪里拿？”

“不说，炸死你！”

关小刀把雷管塞入他裤裆。

吓得司徒昆仑渗出尿水，还是尖叫解药还在研究中：“千年白莲藕可能暂时压抑毒性，我只知这么多，快熄火啊！”那尿水似要浇熄雷管，但根本不可能，吓得他更抖抽。关小刀自知他该说的不假，勉强抓出雷管，以免沾尿，复晃往老妖眼前，怒吼道：“没解药，你还敢下毒——”“千年白莲藕可能有效！快，快！”

眼看引信快烧至雷管，司徒昆仑两眼欲突，张嘴即吹，岂知越吹，火信越旺，吓得他两眼猛闭。

关小刀喝着炸死你，司徒昆仑一颤，他始把引信捻熄，尖声大叫：“什么可能有效？解不了毒，什么都无效！”司徒昆仑闭眼不敢张目，复闻喝声，始敢张开，急道：“慢慢解，总有法子……”

“慢什么劲！公孙白冰就要掠夺神剑门，你干的好事！”

“他敢！”

司徒昆仑不禁大怒：“他敢越线一步，我剁了他！”

关小刀瞪眼：“阶下囚，发什么飙！”

司徒昆仑道：“再怎么讲，我也是神剑门的人，岂能让他爬到我们头上来！”

关小刀斥道：“你已经被开除，练什么王八阴阳功！气死人！”斥叫中，无暇再跟他瞎耗，既知千年白莲藕可能有效，他得赶快去寻找，于是唤来七绝剑手监管，并传消息给三爷，已自行先去寻找灵药。

至于司徒昆仑已把所有怒气泄在公孙白冰身上，他直吼着神剑门是他所有，谁想掠夺，杀得片甲不留。

然而无人理他，已把他当成疯过头的老疯子。

为寻千年白莲藕，关小刀及神剑门弟子几乎找遍方圆百里，有的甚至跳入山泉巨湖中寻找，两天下来，足足找了一箩筐，却无法得知是否真有千年以上，只要够老够硬、够白，立即被搜购抑或采回。

望着一大箩筐莲藕，连小刀都想笑，且把它当成甘薯煮来吃吧！

如此，又吃了三大餐，方自吃完一大筐。也不知效力如何？胡三爷倒觉胸口热闷退了些，该是有点效果吧！

来不及再去寻找，毕竟公孙白冰已到洛阳，摆明了次日即将杀至总坛。

门主对公孙白冰自有争风之仇，早就准备迎战对方，以雪心中怨怒。

次日一早。

神剑门上下早就备战于武天坪。

偌大练功坪上摆了两张太师椅，门主和胡三爷已全副武装，静坐其中，关小刀、方子秋亦兵刃备妥，立在一旁，七绝剑手则调五名前来助阵，只留两名守着司徒昆仑。

至于师爷手下只来黑青锋及十名护卫，远远立在左斜侧，照他想法，未见师爷，还是少动手为妙。

朝阳已放晴，四处显得鲜亮照眼，众人心情却是沉闷，毕竟公孙白冰已过关斩将，气势不凡。

尤其传言他练成太乙神功，似乎也有刀枪不入之能，此点，关小刀早在数次交手中，有所领悟。

小刀正在想，若把公孙白冰和司徒昆仑放在一起对打，不知哪个护身罡气罩得住？

尚未想出结果，四面已传来狂妄笑声，那正是公孙白冰所传。他故意展现强劲内力，使得笑声飘浮不定，让人捉摸不了他在何方。

猝地一道白影掠过楼阁，天马行空射向百株古松林，踏着松尖而奔，复又腾空掠起，大鹏飞掠地落于练功坪，果然是白衣劲装，神态高傲翩翩的公孙白冰。

单刀赴约的他，照样显得君临天下。瞄向众人，狂笑声已起：“好，都来了，一次解决，爽快！”

目光落于关小刀，旧仇新恨使他笑声更谑。

关小刀则注意他烧伤脸面，竟然和司徒昆仑类似，脱化得嫩白无痕，他想，脱胎换骨，金刚之身，果然有这些好处。

公孙白冰拱手为礼：“龙门主大概收到战帖了吧？本人以君子之风，向神剑门挑战，只要神剑门能击败在下，我立刻走人，否则只有请门主双手奉上神剑门江山，你敢接招吗？”

龙飞云冷道：“你倒狂得可以！”

公孙白冰哈哈一笑：“狂也要有本事，你若是懦夫，躲开也罢，不过，我将名正言顺娶于若寒为妻。”

龙飞云登时怒喝：“住嘴！今日之争乃两派之事，跟夫人无关，你敢出言不逊，除非你是卑鄙小人！”

公孙白冰哈哈再笑：“我岂有侮辱之意！我只是替夫人出力，摆脱你这莽夫纠缠罢了！”

龙飞云牙关直咬：“亏你一派之尊，说话毁人名节，和小人无异。”

公孙白冰仍要再争，说出于若寒爱的是他。

胡三爷但觉他情迷心失，必定越说越损及夫人，遂冷言道：“你若为夫人着想，就该知道大庭广众说出这番话，无异让她难堪。她若真的喜欢你，也得抛弃夫人名衔再说，否则你任何有关她的感情话题，都是在伤害她。”

公孙白冰一愣，急道：“我没这意思！”

胡三爷道：“说者无意，听者有心，你是来挑战本门，大可冲着我们，

别再扯上任何你自家感情之事。”

公孙白冰狂声一喝：“好，我就冲着你们，我人在此，谁若不服，谁就上来挑战，先说清楚，点到为止，还是生死见真章？”

胡三爷早就考虑过，若赢不了，点到为止已是伤之最轻之方法，若能赢，根本不必生死见真章，他冷道：“你孤军而来，我们不愿落个以多欺少，就点到为止吧！”

公孙白冰哈哈狂笑：“算你们识相，不过，老实说，为了若寒，我也不想杀人见血，只要你们知难而退便是，一个个来，还是一起上！”

胡三爷道：“我且先会你再说！”

说完，掠身而起，双掌凝力，准备开打。

公孙白冰轻笑：“好个忠仆，你用掌，我也陪你用掌！”

说完，手中利刀抛向空中，随即往后落去，锵然一响，钉入硬岩，刀身摆荡，一泓白光耀眼。

公孙白冰左手负背，右手做出动作，轻狂说道：“请吧！本人也是副堂主身分，让你三招！”

胡三爷道：“不必了！”

双手一扬，两道劲风凌空劈打而至。

他外号翻天掌，其掌上功夫浸淫数十年，火候可想而知，且此翻天掌和少林大力金刚掌有异曲同工之妙，乃走刚猛路线，寻常一掌打来，足可粉石碎岩，数十年来，他几乎难逢敌手。此时他早知公孙白冰神功大成，怎敢大意，方动手即以全力猛攻，那两掌迫劲轰出，公孙白冰却是不躲，硬挺胸脯接去。砰砰两响，打得他身形微晃，脸面稍红，却未退得半步，公孙白冰挨掌过后，轻狂笑道：“好掌力，佩服，还有一招，一齐来吧！”

胡三爷不由暗自惊心，这两掌看似抢攻而发，其实已力道尽出，莫说人身，若印在铁皮上，少说也凹出掌印，他却一无碍事？

显然功力非比寻常，看来强攻硬打已无法抢得好处，于是冷喝一声，欺身过来，改打巧劲，一招“千掌劈天”幻化虚实，劈招过去。

公孙白冰狂笑中总不放在眼里，任他千变万化，在对方迫近身前之际，方始迎招相抗衡。

然而胡三爷亦非省油之灯，趁他不肯双手并用之际，右掌欺攻过来，迫得他引掌相击，他猛地吸掌为扣，锁住他腕脉，他正待引力震开，三爷左掌早探劈其左胸口。

那势来得好快，公孙白冰一时不察，想躲已行过慢，砰砰砰，一连数响，打得公孙白冰身形摇晃，退了半步。

这对于自视甚高目空一切的他，简直难以接受，霎时红透耳根，猛喝：“三招已过，看掌！”

右手被缠，他以抢攻掩饰窘境，终于探出左掌，那速度简直让人眼花撩乱，方自一探，已劈向三爷胸口，砰然一响，打得三爷连退数步，闷出哼声，步伐已浮。

关小刀见状急叫三爷，想欺身过来，三爷伸手制止：“还没到那种地步！”小刀只好退回原处，却恨死公孙白冰。

三爷深深吸气，压抑翻腾血气。

若以点到为止，他可说已经落败，但他想公孙白冰武功的确高出自己不少，若不消耗他的功力，门主照样无法与其匹敌，为今之计，只有硬缠下去，

使得他内力不继，或可一战。

三爷冷目扫来，道：“虽是点到为止，但不见真章，总不甘心，你且接我翻天绝掌便是！”

顾不得公孙白冰反应，他猛地欺攻过来，不但双掌，就连双脚亦自猛攻，他知道公孙白冰为保衣衫整洁，大都不愿接双脚，于是专挑空隙，踹他衣服。

公孙白冰果然闪躲不定，身形较乱，三爷一有机会，掌劲立即轰来，如此缠战，拳风呼呼，瞧得众人心神绷紧。

眨眼十招已过。

公孙白冰渐显不耐，冷笑道：“我看你是在拚命吧！”

说话间，闪过头脸一掌。

胡三爷却奋不顾身，竟然弃掌，改以拥抱想搂对方腰身，公孙白冰一愣：“你想干什么？”惊惶猛地抽退。

三爷见机不可失，抱姿一变，改成“怒击泰山”双拳猛轰，击中对方腰际，叭然一响，打得对方倒喷七八丈，迫得他连翻十数斤斗，方化去窘境。

身形方落地，公孙白冰脸面更红，不由恼羞成怒：“你耍狠，我比你更狠！”

猝见他身化利箭，奇速无比反冲过来，那身形几幻成矢，直觉劲风扫至，三爷还来不及迎掌接招，猝觉两道劲风撞胸击来，叭然暴响，打得他哇地闷吐鲜血，倒弹七八丈，跌落地面，欲振乏力。

关小刀见状，顾不得规矩，急叫三爷，追扑过来，扶他坐起，胡三爷脸色苍白，苦笑道：“我输了……愧对门主……”

关小刀道：“还有我，有得拚！”

立即喝着方子秋赶来救人。

公孙白冰摆平一个，轻狂笑道：“不错，能接我十招，不愧神剑门总管，接下来换谁挑战？”

“我来！”

话声未落，一道灰影射向练功坪，停于门主及公孙白冰之间，门主惊诧：“严长老？”

来者正是一身素朴布衣的严上羽。

神剑门辈分最尊者即是他，想当初其剑术火候自不在龙飞云之下，他虽号称裂天手但此时却抓着利剑，自想以神龙剑法迎敌。

严上羽拱手为礼道：“神剑门有难，属下自该尽点薄力，虽然属下筋骨已老，却仍想退敌立功。”

龙飞云道：“还是晚辈先来吧……”

严上羽道：“对付小人，属下即可，这就迎敌去矣！”

说完拜礼，不等门主回话，反身连纵七八个筋斗，忽见公孙白冰已在前，他头下脚上，照样喝道：“你够狂，接剑试试！”

神剑顿化十数条强龙，猛噬过去。

公孙白冰本自托大，仍想以掌退敌，岂知方逼掌劲，神剑已刷刷切下他半片袖子，气得他哇哇大叫，赶忙掠身抽退，抓

起利刀，反手切来。

他喝道：“好个神龙剑法，果然够劲，看我灵幻刀如何？”霎时刀化万道银光，迎向强敌。

那刀剑撞处，龙吟不断，或见白光万斗，或见刀影开屏，忽而双方投入

混战，忽又抽退追掠，情急处，裹得剑光连天，不见身形，险急处，只觉剑气呼呼啸响，刀刀夺命，一场惊天动地绝世刀法剑法就此展开对决。

关小刀自幼浸淫刀法，在那以快打快之间，仍能看出虚实，不禁对神龙剑法及灵幻刀法暗暗佩服，心想，若非自家刀法占了霸劲优势，恐怕也无法与其匹敌吧！”

眨眼十数招已过，关小刀瞧得更仔细，毕竟自己可能将上战场，多窥一些招式，自多一点益处。

忽见严上羽喝着：“神龙掠天！”整个人翻掠空中，那利剑直若万龙奔腾，化成剑幕成弩，疾射刺下。

公孙白冰自吼着“狂星射月”，利刀照样化成万点星斗，照准神龙，劈劈点点，霎时刀光剑影，交错如电。

此招最难能可贵在于严上羽不但剑若神龙，其身形更如龙蛇般灵活轻巧，全凭一口真气，及击剑劲道，支使自己停留在空中不坠，故而剑招绵延不断，迫得公孙白冰处于下风，几乎且战且闪局面。

门主龙飞云眼睛不由一亮，想当年，倒曾见过父亲耍过此招，谁知二十年后，又在长老身上见着，想及自己修行亦不少时间，却仍未达到此火候，实是愧对父亲。

关小刀则见及严上羽占上风，已乐得击掌直叫好：“收拾他，天下太平！”

严上羽猛地再喝：“神龙倒海！”

猝见天空神剑突然脱手，当真如神龙蹿掠纵海，每蹿一次，

即被截回，复又再蹿，那剑就像活蛇似地来回不断蹿冲，越冲越急越快越宽越广，终变成一道腰身粗剑束似地往下蹿射下来。

公孙白冰不由一惊，一连换了“幻天灭影”、“截江断流”、“毁天沉月”霸劲刀势，仍自无法抵挡。

严上羽但见突破防线，复又一招“神龙抢珠”，那千万条怒龙，尽往利刀抢去，锵锵锵，无尽怒龙抢得利刀移偏，就只这一偏寸，神剑早就抢穿过来，猛刺公孙白冰右手“曲池”要穴，照他想法，此剑刺下，不废他手臂，也要让他受伤弃剑投降。

岂知那利剑猛刺下来，叭然一响，是刺穿衣袖，却被对方一股真劲挡住，无法刺点曲池要穴。

严上羽不由一愣：“你不怕刀枪？”

公孙白冰忽然狂笑：“剑法输你，掌劲未必输你！”

他自知老头厉害，莫要再让他反击为妙，登时反开左掌，神功提至极限，猛地一掌轰向惊愣当场的严上羽，这一掌势在必得。

威力何等雄猛，砰地暴响，打得严上羽口喷狂血，暴喷十数丈，跌摔地面，满脸是血，勉强挣扎叫道：“太乙罡气……门主抗不得……”说完倒地昏迷不醒。

公孙白冰忽又狂笑：“不错，太乙罡气，天下无敌！换谁换谁！”笑声更狂。

关小刀方救完胡三爷，突又见及严上羽倒地，忽喝着快救人，已自奔前扶人，身上灵药早用完，只好再叫方子秋帮忙。

龙飞云当然闻得长老警告，但他身为门主，复有抢妻之恨，他势在必行，暗暗一叹，准备出手。

然而关小刀发现严上羽奄奄一息，不禁火冒三丈，怒斥道：“明明说好

点到为止，你分明在杀人！”

公孙白冰冷笑：“是他想先废我手臂，我不得不出此招！”

关小刀把人移交方子秋，立身而起，冷斥道：“你分明剑术不如人，始起杀心，来啊！现在换我领教你的烂武功！”

公孙白冰冷笑：“求之不得，我正想把前帐一起算清！”

关小刀抓起大刀，大步行来，讪谑道：“我们不必点到为止，而是杀死为止，你杀得了我，我认了！”

公孙白冰冷笑：“好气魄，我正找不到借口收拾你，既然你慷慨准备送命，我当然照单全收。”

“恐怕你收不了！”

关小刀抓紧大刀，相着对方，看看哪里不顺眼，先切下再说。

此时门主已起身，暗自轻叹，道：“小刀你退下，你尚未入门，不算神剑门之人……”他想，连严长老都不是对手，小刀岂非自寻伤亡，于心不忍之下，只好唤他下来。

关小刀却拜礼道：“属下承父志，仍是神剑门之人，就算尚未拜过香堂，跟他算是私人恩怨对决，待我解决后，再轮到门主不迟！”

说完，不待门主回话，喝着一声，大刀猛抖，一招“神刀斩魔月”劈杀过去，门主暗暗轻叹，看来，只有在他危急时出手相救了。

公孙白冰和小刀已有数次对垒经验，虽知他刀法厉害，但自己刀式亦不弱，遂欺拦过去，准备先戏耍一番，再把人重创。

然而他却忽略关小刀具有过目不忘之能，方才他和严上羽对阵之时，已把灵幻刀法耍得差不多，此时方耍前招，小刀立即知道后式，当下抢着先机，猛截利刀之前，一招“力劈华山”，奇速无比砍向对方脑袋。

由于事出突然，公孙白冰竟然避之不及，硬让利刀砍在左

肩头，叭然一响，任他有罡气护体，却难挨重兵器之霸劲，疼痛立即传来。

他怔叫：“你敢暗算？”

“我还想暗杀哩！”

利刀再抖，当成扇子，猛掴对方脸颊，吓得公孙白冰猛抽身后退，关小刀早料准他有此招，喝地一声，三支刀柄猛砸过去，迫得公孙白冰猛挥利刀挡掉数棍，胸前空门却露。

关小刀一招“神刀破天地”那刀势化成流星般快速撞来，公孙白冰无力躲闪，只能运劲挡去，砰地暴响，胸口猛吃一记，只觉闷疼。

但被撞退数步，更让他嗔怒，方落地面，狂啸一声，猛扑过来：“找死不成！”弃刀扬掌，就欲劈攻。

关小刀见状，顾不得再战，猛地转身即逃。

此举顿让众人惊诧，尤其公孙白冰，怔愕一愣，随又猛追：“想逃，没那么容易！”天马行空扑来，准备猛虎擒羊，把人擒住。

关小刀只顾闷逃，腰背弓得发圆，好似在保护什么，忽觉背脊一凉，公孙白冰已扑至，他猛地转身，右手狠打：“看我惊天神棍！”一支短棍猛打过去，火光乍现。

公孙白冰但见火光，心神一凛，猛闪起上次被磷火弹所伤之事，霎时想抽退，然而火光突又幻灭，就在进退之间，轰然一响，那短棍竟是雷管，当场炸开，惊天动地声，轰得周遭众人伏地欲躲。

且见那公孙白冰一时不察，雷管在近身处炸开，虽未伤得了身上，一身白衣、肌肤却被炸得灰黑点点，灼热难挨，已怒得他七窍生烟，疯狂扑杀过来。

关小刀早从司徒昆仑那里得到启示，若是金刚不坏之身，只

能用炸药对抗，此招果然又奏效，乐得他滚身落地。忽见公孙白冰扑来，又是一束雷管轰去，炸得他连连暴退，怒在那里哇哇厉叫：“有胆炸死我，否则拆你骨头！”关小刀一连两束，不能将人轰倒，颇有遗憾，然而强敌不前，他顾不得手段，两轰过后，已急道糟了，弹尽援绝，赶忙跳下练功坪，当真准备开溜。

公孙白冰特别注意他两手甩空摆动，方自敢喝吼追前，眼看小刀即要撞入墙角，他更猛追，厉声大笑：“看你往哪走！”话声未落，关小刀奇快无比钻入墙角。

公孙白冰岂可让他脱逃，猛地抢身扑进，岂知就在他撞入墙角，又是轰然巨响，足足把那面墙炸垮，已将公孙白冰活埋地面，只露出半头半手，他做梦也没想到小刀埋伏如此之多，栽得甚是冤枉。

关小刀早已扑往远处草地，好不容易坐爬而起，反瞧公孙白冰已被活埋，他始呵呵笑起：“炸得好，炸回老家最好！”墙角另一头探出阿祖脑袋，低声惊问：“他可中奖了？”原来小刀早已把阿祖安排在此当伏兵，难怪两手空空照样能让公孙白冰吃不完兜着走。

关小刀小心翼翼探向敌人，满意笑道：“差不多了，快拿网来，莫要让他苏醒，一切前功尽弃！”

他拾颗石块丢去，公孙白冰没反应，始敢再逼前。

然而才走三步，蓦见倒地人影晃动，关小刀正叫不妙，公孙白冰猝化猛虎扑来，在近不及三丈之下，厉掌猛吐，关小刀避闪无路，砰地暴响，被打得口喷红血，倒摔七八丈，撞于墙头，摇摇欲坠。

公孙白冰偷袭成功，已自哈哈谑笑：“只有你会耍诈吗？再接我一掌试试！”

全身泥黑的他，一把怒气全出在小刀身上，登时再探，双掌旋出青气，似欲杀人而后始畅快。

关小刀已受伤匪浅，暗暗叫苦，这老狐狸竟然也会装死，害得自己反遭暗算，眼看强敌又临，他勉强喝着急奔前来的阿祖：“快！再轰他几管！”

阿祖本是焦切小刀伤势，复见公孙白冰欲置人于死地，他乃以小公主身分喝止，岂知公孙白冰根本未瞧他一眼，情急之下，闻及叫声，已知应付，猛地喝叫：“轰死你！”扬手砸出东西。

公孙白冰但闻“轰”字，在杯弓蛇影心态之下，不愿再尝苦头，硬是煞住冲势，反掌封向阿祖，本是想打退炸药，却把阿祖扫得跌退连连，乍看之下，哪来炸药，他哈哈谑笑，吼着：“两人一起死吧！”硬是抢扑过来。

关小刀哪肯让阿祖受伤，不得不拚出最后一把劲道，将匕首抖出，一招“刀斩无情天”射打出去，他仍喝着：“这才是真炸药！”

银光乍闪，复又吓得公孙白冰凌空坠地欲躲，岂知匕首狡猾，反坠下来，迫得他猛滚闪去。

关小刀见状，欺向阿祖，拖着他急道：“快溜！”已受伤之下，仍把阿祖拖逃而去。

公孙白冰滚退十数丈，竟未闻得爆炸声，心头疑惑，定睛一瞧，原是匕

首落地，气得他哇哇大叫，猝然暴掠空中，居高临下，立即找出关小刀逃去方向，再次狂笑，欺扑过来。

他势在必得，一连三蹿，猛追百余丈，眼看猎物已近在咫尺，他厉笑：“死吧！”扬掌欲劈。

关小刀但觉大势已去，暗道一声苦也，猛把阿祖推在一旁，准备拚命缠斗便是。

眼看公孙白冰强悍掌力已自劈来，关小刀只能挨打份儿，就在千钧一发之际，忽见一道淡青人影斜掠过来，那人冷喝：“住手！”

公孙白冰以为偷袭者又临，冷谑一笑，左掌照样开打，准备把他算进去，一并劈了，然在目触此人时，不由一愣：“是你？”乍见此人花容月貌，不是自己朝思暮想的夫人是谁？

夫人于若寒一直受到众人隐瞒，不知公孙白冰已临，然而方才打斗，复闻爆炸声，喝喊声，她总觉得不断出现公孙白冰字眼，为着神剑门着想，不管来者是谁，她总不能躲着装无事，遂决定追来瞧瞧。

老远处，已发现此人身形，话声的确像公孙白冰，立即斜追过来，想喝止杀戮，这一喝，果然救了小刀一命。

公孙白冰乍见美人，方寸已乱，哪还有心情再杀敌？僵在当场，不知所措，尤其自己一身污泥、火药灰，简直狼狈不堪，有损翩翩形象。

于若寒冷目直瞪：“你真是公孙白冰？”

公孙白冰顿觉困窘，急忙否认：“我不是……”

一旁关小刀却道：“他就是，他想杀尽神剑门弟子！”

“你胡说！”

公孙白冰怒极，凌空一掌扫得小刀再次闷呃，倒滚七八丈，于若寒却同时喝止：“住手！公孙白冰你竟然这么残暴，算我看错你的为人了！”

公孙白冰你慌急尖叫：“我不是！我只是挑战者，公平竞争，我是公想平接收神剑门，如此而已。”

他深怕一张污浊的脸被认出，猛地抽身掠退，直往武天坪掠去，准备几掌解决龙飞云，先了断情敌之争，再以新面目出现。

他方掠开，于若寒急追过去，不断喊着：“你不敢承认吗？”

公孙白冰躲着她，欲奔回武天坪，岂知龙飞云为顾及小刀安危，已赶在后头追来，双方已自交会百丈广场前，公孙白冰乍见情敌，哈哈狂笑，他势在必得，且想速战速决。

方撞上，登时强功尽吐，一掌打得龙飞云撞退，跌个四脚朝天，闷血呕了出来，七绝剑手见状，哪顾得一对一约定，赶忙举剑截杀过来。

公孙白冰根本不怕，夹以强势功力，竟然打得数人险象环生，几乎毫无还手余地。

于若寒赶在一旁，不停喝叫住手，公孙白冰却充耳不闻，闷着头，又把龙飞云打得鲜血直吐。他不禁得意狂嚣起来：“神剑门已无能人了吗？从此瓦解，归灵刀堂门下，哈哈……”

狂笑中，复打得七绝剑手东倒西歪。

远处关小刀暗暗轻叹，看来神剑门落入公孙白冰手中，恐怕比落入司徒昆仑手中还惨，至少司徒昆仑不会急着想杀门主啊！

在夫人已无法阻止公孙白冰之下，关小刀已转向阿祖，道：“你去转告方子秋，准备带门主、三爷等人撤退吧！神剑门已守不住，先保命再说。”

阿祖虽受伤，却比小刀轻得多，他聪明伶俐，闻言已知一切，急道：“你想放出司徒昆仑？”

关小刀苦笑：“至少他还代表神剑门，而且不那么恨门主。”

阿祖会意点头：“你小心些，我去通知！”

说完，潜行退去。

关小刀则自嘲不断，没想到千方百计始擒得司徒昆仑，到头来却还得放出来，实是前功尽弃。

为今之计，他只希望司徒昆仑能压制公孙白冰，或许最好两败俱伤，省去不少麻烦。

战况甚急，耽搁不得，小刀赶忙往秘牢撞去。

转了几落宅院，秘牢已近，两名剑手发现小刀受伤颇重，急忙追问战况，小刀说道：“你们去救门主，大伙准备撤守，能逃多远算多远！”

两剑手不禁脸色吃重，在小刀催赶之下，已自掠身而去。小刀接了钥匙，开启秘门，撞入地牢，司徒昆仑瞧及小刀受伤，已哇哇大叫：“谁伤了你？我宰了他！”

关小刀哪想到老狐狸如此关心自己？假笑一声：“你该不会讨好我吧？”

司徒昆仑笑的暧昧：“我一向很关心你！”

关小刀道：“好吧！我就告诉你仇人是谁，他就是公孙白冰，你的大情敌，他目前已打得神剑门落花流水，准备把神剑门和夫人夺走！”

司徒昆仑大怒：“他敢！”

关小刀道：“他正在做。”

司徒昆仑怒斥：“找死！快放开我，我去剥他的皮！”关小刀道：“我正放人，希望你能制住他！”

“快快快！别让他逃了！”

关小刀二话不说，拿了钥匙，开向手铐脚镣，并敲落铁栓。但闻叭然一响，司徒昆仑即运功震弹，手铐为之裂开，剩下最后一关，他干脆双手揪向肚皮那铁铐，扯得硬铁如泥块，纷纷裂断，已获自由之身。

司徒昆仑方脱困，霎时狂喜尖啸，似想通知公孙白冰别逃。关小刀加油添醋说道：“公孙白冰在武天坪，他说师爷是乌龟，躲着不敢见人。”

“可恶！我去剥他皮！”

司徒昆仑怒喝，猛地一掌震开铁门，飞快无比掠向武天坪。关小刀暗自轻叹，放出毒虎，也不知是祸是福，然而此时此

刻，他已无选择余地，只有祈求老天保佑了。

他随后跟出秘牢，直往武天坪奔去，想瞧瞧结果，亦想多救几人。

至于司徒昆仑则狂风怒吼般冲了过来，掠翻屋殿，临高下望，果然见及一黑人正把七绝剑手打得落花流水。

他想，该是正点子，登时喝叫：“公孙白冰，哪里逃！”凌空行马，复转苍鹰扑兔，流星似地暴射下来。

公孙白冰复见敌人光临，他却根本不放在眼里，哈哈谑笑：“又来一个送死鬼！”弃七绝剑手，反掌轰向老光头。双方各凭本事拚掌叭然巨响，各自退开七八丈，怔视对方，不信对方有此高深功力，能抵挡自己掌劲？

司徒昆仑先开口：“你会是公孙白冰？”

直觉上，公孙白冰根本无此功力。

公孙白冰冷斥：“你又是谁？”

“神剑门师爷，司徒昆仑是也！”

“你是司徒昆仑？”

公孙白冰难以相信，本是灰发老头，会变成年轻秃头和尚。一旁观战的黑青锋亦难以想象。

司徒昆仑哈哈大笑：“我返老还童，毛发再生，武功盖世，你死定了！”他猛地运起阴阳邪功，奇速无比欺攻过来。

公孙白冰更不示弱，神功运足，猛劈过去，两人激烈交战，直若两只蛟龙扭打一团，啸风四扫，暴喝连连。

那黑青蜂本是狐疑，但仔细瞧来，光头和尚总露出师爷常有动作及口吻，他复又瞧及此人武功竟然不比公孙白冰差，哪管得他是否真的师爷，已自下令手下掠阵，准备随时支援，对方若非师爷，找个机会结交便是，若是师爷，这马屁可拍得甚是恰当。

至于龙飞云等人，暂且得到喘息，全皆伤势沉重地跌坐一边。

夫人已自不忍，两眼含泪欺来，欲救丈夫，龙飞云却只能轻叹，毕竟父亲江山断送自己手中，他已无脸见任何人。

关小刀趁此机会溜潜过来，拱手拜向门主，低声说道：“三爷已先行撤退，门主、夫人也一并走吧！”

龙飞云轻叹：“江山不保，逃避何用？”

关小刀道：“留得青山在，江山仍能挣回，门主且走吧！否则大家都不肯走，那并不好。”

龙飞云瞧及七绝剑手忠贞脸容，以及夫人祈盼神情，感伤再叹：“是该走人，你们先走吧！我且断后。”

关小刀但觉门主仍想牺牲，眼看时间不多，不得不做打算。

于是拱手道：“断后之事交给我即可！”说完一指点了门主昏穴，转向夫人，干笑道：“情非得已，夫人见谅。”

于若寒泪水滚下，感激道：“多谢你们保护，要走一起走！”

关小刀笑道：“当然是一起走，谁那么不想活！您且扶门主进入屋内，免得黑青蜂起疑，再从另一头开溜，方子秋想必已准备接应了。”

于若寒会意，方始抱起门主，感伤不已地退入房中。

随后，小刀边拾大刀，边赶着七绝剑手进入屋内，他则强吸真劲，晃向黑青蜂道：“你没想到师爷武功变得如此之高吧？那是我的杰作，我帮忙他突破生死玄关。不过公孙白冰武功也不差，我且去找炸药，必要时，炸得他大卸八块！看紧他，别让师爷出差错！”

关小刀一副欲置公孙白冰于死地表情，而后扬长而去。

黑青蜂虽莫名他说了这些话，然而前些日子，他的确当了师爷跟班，这之间或许有什么关系存在。

此时瞧他欲捧炸药助阵，自不觉有疑，只是冷目一瞄，暗露你我仍有帐要算含意，并未采取任何行动。

关小刀瞧他反应，自是满意，待晃进屋中之后，阿祖已在对窗猛招手，直道快走。

关小刀立即掠窗而出，跟着他转过回廊，溜到小侧门，方子秋已备妥三辆马车，小刀选了最后一辆，穿入车篷中，马车一扬蹄，直往北方奔行而去。

方子秋和几名手下则策着快马护行，奔驰中，关小刀已掀窗帘，找向方子秋，问道：“可有地方可去？”

方子秋道：“濮阳分舵是我老友，该可靠。”

关小刀道：“可靠未必管用，他根本抵挡不了师爷追捕。”方子秋道：“照这么说，任何地方都去不得了？”关小刀道：“该避开神剑门所有人，以及已往去过的任何地方，我看往深山吧！”

阿祖忽而眼睛一亮：“我知道有个地方，在云中山，那里有个帝王墓，大得可以容下千百人，几年前，我无意中发现的。”关小刀道：“云中山在山西吧？可能要三天行程……”方子秋道：“连夜赶路，目标又不差的话，大约两天两夜可抵。”

关小刀颌首：“反正没地方可去，就那里吧，方大哥一切看你了，我还得养伤……”

方子秋瞧他脸色发白，于心不忍：“你快休息，我自会发落一切。”

关小刀实在支持不了，遂放下窗帘，开始打坐疗伤。此时体内传来淡淡闷热，他直觉是毒性发作，犹豫着是否要运功疗伤。

阿祖看出眉目，抓来一大支白莲藕，道：“是不是发热？方才

三爷也发热，后来吃了莲藕即好多了，你试试，熬得了伤势吗？”想及自己武功不济，甚是懊恼。

关小刀感激一笑：“熬不住也得熬……”接过白莲藕，生吞入腹，果然升起一股凉意，把热毒给压抑，他始敢运功疗伤。阿祖则静静坐在一旁，准备随时照料主人。

铁骑飞驰，尘烟滚滚，直往北方奔去。

从清晨、中午，以至于黄昏，可谓马不停蹄，终于逃开三百里路。

方子秋自知马累，人更累，这才敢决定驰往一小村落，住进客栈，匆匆漱洗、进食，并喂饱马匹，连夜又赶路去了。直至次日清晨，已抵山西三泉镇，众人本来还想下车进食，但直觉上发现不大对劲，街道上总有某些汉子窥探似的。方子秋当机立断，绕着村镇而过，径自赶路，不作停留。谁知方奔驰不到三十里。

忽见二十余骑斜切而来，领头者，乃是一位四十上下，满脸粗胡汉子，他劈口即问：“可是天龙骑弟兄？”

一群人大都换了百姓衣衫。

方子秋自是否认，说道：“我们是河南李家寨，跟神剑门有交情，这是信物。”

他早瞧及二十余骑插着神剑门龙旗，亦知此人可能是三泉镇分舵主，于是拿出以前曾和李家寨打交道的李氏玉佩。那粗壮汉子皱眉，接过玉佩，瞧了又瞧，似识不得什么，便问：“看你们日夜赶路，难道有急事？连三泉镇都不肯待？”方子秋干笑：“我们想赶到太原城再休息，因为李家有个前辈明日寿辰，不敢误事。”

那汉子道：“能检查一下吗？师爷传令，说有要犯逃了。”方子秋颌首一笑：“当然可以，却不知要犯长得如何？”

那汉子皱皱眉头：“好像是手拿青龙大刀，年纪不大，听说受重伤。”

车厢里头的关小刀一愣，暗道：“这不是我吗？师爷竟然把我当首席要犯？或许，这大笨牛记不了这么多吧？”

方子秋道：“就只他一人？”

那汉子道：“也许有同党，不过，记不得那么多，师爷交代，有任何状况，回报便是，你们既是李家寨的人，我搜搜便放行，绝不为难。”

方子秋道：“请吧！”

那汉子倒是有礼，拱手道谢，交还玉佩，已派手下搜查三车厢。

方子秋则向车厢说道：“你们不必惊慌，他们只是看看罢了。”随又加了一句：“如有这批健马，那该多好，准不到半天，就可抵达太原市了。”

此话已无异暗示车内众人该换马啦！

众人已会意，个个运足真劲，严加戒备，就在十数名壮汉分别欲搜三辆马车之际，猝见七八道人影蹿掠而出。

那领头汉子见状惊喝有变，一把利剑待要抽出，然而他只不过边疆小小一员，岂是堂堂天龙三侠之敌。

方子秋喝地扑来，凌空一指，早就点得他跌身落马，二十余名手下霎时惊惶，几乎乱成一团，有人想逃，却被拦劫回来。

虽然天龙骑和关小刀等人受伤不轻，然而他们全是帮中一等高手。

情急之下，奋力拚命，威力又岂是小喽罗可抵挡？但见黑影蹿掠不断，眨眼已把二十余名自家弟兄给制住，一个都未走脱。

那汉子见状嗔道：“你们果然是师爷要找的人？”

关小刀经过一天一夜养伤，精神好些。

此时抓着大刀走来，捉笑道：“我就是那个拿大刀的人，不过你找错对象了，是师爷叛变，不是我们有罪，反正怎么说，你都不会懂，我看你们自动睡上一觉，醒来就当什么都没看见便是了！”一指点昏这浑汉。

时不宜拖，他和天龙骑，配食方子秋及几名天龙骑弟兄，把这干人全部击昏，然后藏于隐密草丛之中。

随后，方子秋始请出门主及三爷，道：“马车已泄行踪，只能改骑快马，以期早日到地头。”

门主又能说什么，只能轻叹点头。

三爷说道：“就这么办，辛苦你们了。”

方子秋道：“份内之事，不足赞赏。”

于是扶着门主、三爷跨向健马，复通知七绝剑手等人上马，随即喝令，健马飞奔而去，眨眼没入尘烟之中。

日夜赶路之中，他们并未进入太原城，而是直接取道云中山。

足足奔驰至次日凌晨，方抵云中山脉。

众人落马，解了马鞍、缰绳，复把马匹放生，始在阿祖带领之下，匆匆赶往那所谓帝王古坟之中。

爬过半山腰，云中山果然雾气甚重，已掩去不少山峦，幸而阿祖早就特别留意此地形，转折攀爬之中，终于找到一处看似深谷之乱岩地区。

那岩块，多多少少似有人工穿凿，皆呈方形抑或多边形。阿祖喜声说道：“就这儿了！”

带人往山谷深处那长了无数长草的狭缝中塞行进去，方穿过杂草，果然出现秘道，再行三十丈，豁然开朗，里头果真设计如帝王古墓。

只不过受了地震，裂出半壁痕迹，阳光斜透进来，一片通明。

这地方似乎曾有人住过，留下灶痕，破碗等痕迹，如此也好，减少许多幽魂感觉。

阿祖道：“密室倒有几间，至于宝藏嘛！早就被搬光啦，这地方，大概只有盗坟的山贼找得到，师爷远在天边根本不可能知道这地头，地点还算可以吧！”

三爷颌首一笑：“的确不错，多亏你了。”

阿祖心头一乐，遂要众人随意找房间，趁着刚来，未必引人注目，他则溜出外头，采些果实，也好充饥。

方子秋得知他动机，自知食物重要，遂派手下帮忙，不但采了果食，更猎来山猪野兔等野味，先烤熟再说。

就此，众人藏身于此，有的看守，有的养伤，不知不觉中已过了三天。

关小刀年轻体壮，恢复较快，三天期间，已痊愈六成以上，动起筋骨，不再觉得疼痛，心神不由开朗不少。

至于三爷等人，也复原四五成左右，行动起来较为便利，只可惜胸前那股闷毒似乎越来越蠢动，疼痛感渐渐扩大，惹得众人颇为担心。

最让三爷放不开的是门主，自从躲入古坟之后，门主一直甚少开口，镇日守在石室中，似乎不愿多见任何人，包括夫人探伤，都被他婉言相拒。

三爷当然知道门主心神为何难过，然而此时除了暂避风头，又能如何？

轻叹中，他也莫可奈何，无聊地围在火堆旁，帮忙手下烤些较特殊的清溪小鱼，也好让夫人换换口味。

关小刀自也凑上来，边烤边聊，说道：“照三泉镇被堵情况，看来该是师爷赢了那场比斗，而且，他也必定火冒三丈地在寻我们。”

三爷轻叹：“实是本门浩劫，怎会突然冒出两魔头？”想及司徒昆仑、公孙白冰，他几乎完全丧失对抗斗志。

关小刀道：“难道就这样让他们一直作威作福下去？”三爷叹道：“不然又能如何？我们根本打不赢他，就连暗杀都不知从何下手。”

关小刀道：“的确是棘手事，可是三爷也别太泄气，若真的无法收拾，咱再想办法把人囚起来便是，必要时再用炸药……”三爷道：“有了一次经验，要他们上当，恐怕不容易了……”关小刀道：“可是师爷指名要抓我，显然他对我仍有顾忌……”

三爷道：“顾忌与畏惧意义差得多，他当然担心你又会耍出什么诡计，得先收拾你，方能高枕无忧。”

关小刀道：“我却不那么想，他抓我，另有理由！”“喔？”三爷想知道。

关小刀道：“他大概也怕死，三爷可想到我上次逼供时，喂他服下一颗丹丸，他误以为是田仙花的毒丹，现在必定为此牵肠挂肚呢！”

三爷道：“可惜那颗并非毒丹……”

“我的意思是说，他可能怕毒！”关小刀道：“或许我们可找奇毒之药，毒死他算了！”

三爷苦笑：“恐怕到那时，我们已先被他毒功之毒给毒死了。”

关小刀道：“那倒未必，照时日算来，安盈盈必定已把我娘请出来，只要她一到，咱身上之毒大概可解。”

三爷道：“可惜我们躲到这里，她找得着？”

关小刀神秘一笑：“别的不行，母亲找儿子一定行，我娘在神剑门找不到我的情况下，必定会打探我们下落。”

咱们在三泉镇泄了底，司徒昆仑准知道，我娘也必定会探出我们是往北走，只要过了太原城，进入云中山区，我早已砍下一些连络用树枝。凭着树枝发出特殊气味，我娘准能摸到这儿。”

胡三爷心下一喜，道：“若真如此，咱们大概有救了。”

关小刀笑道：“所以说，不必太泄气，迟早都要收拾老妖怪，您且把这消息告知门主，我到附近找找，说不定能找到什么旷世秘笈，到时哪还怕老妖怪嚣张？”

胡三爷瞧他天真想法，心头不由较开朗，颌首道：“你去吧！可千万别把僵尸找出来才好。”

关小刀连道不会，已自拜别离去。

他潜出秘峡，说是找寻秘笈，却摸到山涧处，瞧及阿祖在捉小鱼，他遂跳身过去，吓得阿祖想叫，忽见是他，嗔笑道：“想死啦！节骨眼里胡乱吓人，不怕我把你当成敌人宰了！”

关小刀道：“怕啊！所以才来找你，你不是说还有一个山洞，里头怪里怪气地？”

阿祖想来发毛，道：“你想去？”

关小刀道：“反正无聊，看看能否找到旷世秘笈，也好收拾那群狂徒！”

阿祖道：“什么秘笈，我看那洞中藏了妖魔鬼怪，阴风惨惨地。”

关小刀道：“那也好啊，说不定能取妖物内丹，让功力大增！”

“你想内丹想疯啦！好吧，看在你那么认真份上，我带你去便是。”

阿祖于是收拾竹篓，先把鲜鱼放置归路上，随即带着小刀往那似乎是帝王坟后壁一险崖连天处，此处云层甚厚，已把天空遮得透光不易，似是暴风雷雨天气。

再行百丈，险崖更陡，阴风乍起，呼呼吹来，果真叫人毛骨悚

然，很似乎走进地狱似的，一股寒意逼得两人鸡皮暴起。

阿祖不敢再行前，指向山崖深处，似有黑洞，道：“顺着走去，深入五百丈左右，那黑洞就是了，当年，我也是走到这里，后来有两个武功不弱的老头探向那洞。结果只听一阵风啸，两人被卷入洞中，再也没出来，我吓得没命逃开，算算日子，也有三年多了。”

关小刀是想探寻，可是听得阿祖绘影绘形，不禁皱眉：“真的这么厉害？”

阿祖道：“我只是实话实说。”

关小刀瞧瞧几乎变蓝青色地形，抓颗石头，往那想象中的秘洞打去，飞石射出百丈，猝然叭地一响，被一股阴风卷去，霎时不见，他不禁皱眉干笑：“好像不太好玩，我看等我伤势痊愈再来吧！”

阿祖斥他一句：“胆小鬼！”

呵呵笑起，其实他也不愿小刀冒险。

关小刀眯眼一笑：“这不是胆小，而是充满智慧，那地方真有妖物，请司徒昆仑前来收拾，我岂非省事多多。”

阿祖道：“你不怕真有灵丹妙药之类东西，被他捷足先登？”

关小刀道：“若真的有，待他杀死怪物再夺不迟，走吧，待久了，脑袋老是发麻带晕，莫要真的坠入地狱才好。”

两人这才急急忙忙退出这奇异地形。

方转出险崖，阳光顿现，简直让人觉得回到人间，不禁更把神秘地头幻想成地狱魔窟，还是少碰为妙。

两人不由飞奔而退，追逐中，互相损嘲对方胆小鬼。

方掠百余丈，忽闻得一种类似鸟鸣声传来，尖弱却陆续未断。

关小刀怔喜：“我娘来了！”

立即手捏鼻子，叫出同样声音。

阿祖瞧得想笑：“这是什么声音？母鸡下蛋，还是鸽子叫食？”关小刀瞄眼：“有胆到我娘面前说去！”

阿祖登时脸红：“算我没说，你可别大嘴巴，真是你娘？她长得如何？跟你像不像呢？”

关小刀道：“见了不就明白了？走吧！”

他先行奔去。

阿祖稍带困窘，仍跟了过去。

关小刀找了较空旷处，再发出联络叫声。

不久，两道青影掠飞而来。

关小刀一眼即已认出是安盈盈和母亲没错，他立即伸手招去：“在此在此！”

安盈盈见着小刀，欣喜说道：“夫人，他在那里！”药姑姬恋红亦见爱儿，淡然一笑，飞掠过来。

关小刀叫声娘，目光却落于安盈盈脸容，瞧她所受刀疤处已被铲平，敷上果冻般药物，瞧来似乎将可痊愈。

不禁为她窃喜，说道：“盈姐，你的伤快好了？”想及安盈盈风韵，他不禁怦然心动。

安盈盈窘声笑道：“你娘替我治了，挺有效……”

“当然喽，不然，我岂非混假的！”

关小刀耸肩直笑，颇为自得。

药姑姬恋红瞄眼：“我治伤，跟你打混有何干系？”关小刀道：“关系可大了，我逢人便吹老娘医术了得，你要罩不住，我岂非被人揍死路上！”

姬恋红再瞪一眼：“就是不安份！终于惹来一身毒了吧！”对于儿子聪明俏皮，她总带点得意，总不忍苛责。

关小刀糗了脸道：“那是为神剑门抵抗强敌所伤，您怪不得我！”

“要是怪你，就不会赶来了！”

姬恋红道：“少说也要等你爬回家再治。”

关小刀皱眉：“这么惨啊？”

姬恋红道：“养子无用，不训不行。”

关小刀道：“放心，我一向非常有用。”

姬恋红瞄他一眼，目光已落于提着竹篓前来的阿祖，但觉阿祖虽是男装，却美若天仙，不禁说道：“这位姑娘是……”阿祖闻言，窘困满脸，不知该如何面对众人。

关小刀笑道：“他叫阿祖，娘娘腔是也，我说他是女的，他却说自己是男的，说来说去，我也迷糊啦，娘你看着办吧！”姬恋红当然认为他是女的，然而人家不愿承认，或有某种原因。她江湖经验足，立即笑道：“我大概走眼啦！小兄弟叫阿祖吧？”

阿祖窘困点头：“正是，夫人好年轻啊！”

姬恋红虽上了年纪，但她似乎驻颜有术，让人瞧来总觉只有三十上下。

她虽一身素净村妇打扮，然而在灵秀眼眸，以及个性双下巴衬托之下，任谁亦感觉得出她不同于俗人。

她的美并非惊艳，而是灵净之美，亲切之美，总让人瞧之而心怀好感。尤其她背着一口药箱，济世菩萨形态早已显露无遗。姬恋红对于阿祖赞赏，只是淡然处之，淡笑道：“儿子都比你大了，还年轻什么？倒是你……挺帅

的。”

阿祖稍窘，赶忙转了话题：“听小刀说，您医术天下无双？”姬恋红道：“他老爱吹牛，别信他便是。”

关小刀自得一笑：“吹牛有人听，才叫厉害！”

姬恋红斥道：“我不是来此听你吹牛，人在哪？先治伤再说。”关小刀闻言，自知母亲心急，再也不敢打哈哈，随即说道：

“都在秘穴，爹没来？”引人向前行去。

姬恋红道：“怎可能没来，他只是退休了，不便再见门主，在附近放哨。”

关小刀明白父亲心意，如今门主败逃，若是见面，徒增窘境，他又帮不上忙，只有暂避一途了。

不过，对于父亲能来，他仍高兴。

转行一阵，已入秘穴，胡三爷立即相迎，寒暄过后，三爷始引见门主。

龙飞云虽心绪低落，但远来是客，他仍热切欢迎，并夸小刀替神剑门立了不少汗马功劳。

小刀倒是大方接受，姬恋红表示门主多照顾，她和夫人于若寒有数面之缘，故谈的较多，夫人亦夸小刀青出于蓝，姬恋红满是欣喜。

她心系毒伤，遂替门主把脉诊伤，并以银针刺穴，化去门主胸口不少淤血，随后让他服下灵药，并要他多休息，随后始退去。夫人问及伤势如何，她则含笑回答不碍事，夫人始安心伴于丈夫身侧。

关小刀但闻不碍事，亦乐得手足舞蹈，直道母亲厉害，奇毒可解矣。

姬恋红却瞄他一眼，冷声说道：“门主之毒能解，你未必管用！还不找地方诊伤！”

冷声喝来，关小刀愕然，舌头一闪，不敢再吭声，只好回到充当客房之石室，连同胡三爷及七绝剑手一并诊伤治毒。此时姬恋红倒是先抓儿子彻底诊断一遍，甚至还抽验血液，脸色显得十分凝重。

关小刀但觉不对，说道：“娘不是说不碍事？”

姬恋红冷道：“那是在安慰门主，你得把状况说清楚。”

关小刀至此更觉不妙：“娘不知我们身上中的是何毒？”姬恋红道：“还在查，吸气，看看肺部热不热？”关小刀照着吸气，随即回答：“是有点热，可是淡淡地，不久便失。”

“可有服过何药？”

“白莲藕。”

“白莲藕？”

“司徒昆仑说千年白莲藕可能有效，我们是吃了，却未必是千年，倒是稍稍见效……”

姬恋红有所会意，又问：“中毒多久？”

“大约半月左右……”

“司徒昆仑有说何时会病发？”

“他说一个月。”

“病发状况如何？”

“不清楚，我看连他自己都搞不清。”

“怎会？他不懂，还敢用？”

“谁知道！孩儿直觉他是半桶水，偶而都会问我中毒状况，他也想了解状况吧！”

“你是说他练了毒功，而后以毒掌伤你们？”

“正是。”

“刚中掌，有何感觉？”

“吐血，很疼！”

姬恋红眯眼：“我是说对于毒的感觉！不是被击伤的感觉。”关小刀干笑：“这就要问三爷了，我是莫名中了毒，三爷才是挨掌吐血中了毒。”

姬恋红再眯眼，斥道：“真是，小不正经。”

胡三爷已说道：“刚中掌的确只觉闷疼，这跟一般受伤无异，

后来司徒昆仑说我们已中了毒，我才发现胸口沉热，如此而已，近来沉热有渐渐化开之势，该是毒性开始发作。”

姬恋红频频点头：“照沉热感觉，该是阳毒，可是甚少听过，受了重掌，毒性可以熬过半个月后始慢慢发作，而且还会要人命……”

她开始诊断胡三爷和七绝剑手，情况几乎一模一样。不禁又皱眉：“中毒不见轻重，且同时缓慢发病，分明是绝毒之物，这该是大行家，小刀怎会说他一知半解？”

关小刀道：“我当然知道他一知半解，因为他的毒功还练成不到一个月。”

姬恋红眯眼：“你怎知？”

“我亲眼看他们练的！”

“他们？是谁？”

“司徒昆仑和李春风。”

“你知他们练何邪功？”

“听李春风说，好像是什么《阴阳真经》上的功夫。”“阴阳真经？”

姬恋红脸色一变，猛敲小刀脑袋：“你怎不早说，害娘绕了这么大圈子？”

关小刀急搔头，困笑道：“这很重要吗？我本想考考娘，只要诊查一下，便知是什么毒……”

“考你个头！”

姬恋红好气又好笑，想再敲人，小刀已跳开。她斥道：“谁那么厉害，能阅遍天下毒经？小不正经！”

阿祖、安盈盈瞧及小刀窘态，暗暗窃笑，难得瞧他如此乖巧被揍，敲响头绝活好像挺管用。

关小刀闪在一旁困笑道：“既知此毒出自何处，有救了吧？”

“救什么？”姬恋红呆坐石椅，轻叹道：“不知还好，若知是阴阳之毒，我拿什么来解！”

关小刀不由紧张：“娘解不了？”

“恐怕是了……”

“那怎么办？您不是无毒不解吗？”

“人总有个极限……”

“那我们岂非完了？”

关小刀直瞪母亲，从来未见母亲如此垂头丧气，此次莫要当真才好。

胡三爷轻叹道：“或许生死有命吧！只是，这阴阳之毒又是何物？夫人怎解不了？纵使无解，也要死得明白些好吧！”姬恋红苦笑：“真正《阴阳真经》，我倒没见过，但我从师父百草真人口中曾经听过百年前，有位阴阳魔女靠着真经修得邪功，结果打遍天下无敌手。

“她的武功如何，暂且不谈，倒是她的毒功更形厉害，中者几乎无药可

救，我问师父他可解得了？师父说没碰过，不敢肯定。“但他又说，大概解不了，毕竟阴阳魔女能打遍天下无敌手，她的毒可想而知，我师父都没把握，我又拿什么替你们解呢？”胡三爷闻言轻叹，不知该说什么才好。

阿祖急道：“怎么办，要是解不了，岂非……”

他不敢再想下去。

关小刀不认输：“不可能，司徒昆仑自己头上也冒红雾，他难道不怕毒？他也说过千年白藕可能能治，娘怎会束手无策？”姬恋红说道：“白莲藕只是暂时退火热，若阴阳之毒发作起来，它照样不管用。”

关小刀道：“总有秘方吧！”

姬恋红轻叹道：“可能除了一些万年灵芝、天山雪莲之类可遇不可求的灵药，或可解吧，可是临时要用，何处去寻？”

想及爱子亦中毒，她比谁都心疼。

胡三爷轻叹：“或许是天意吧……我只希望有生之年，能阻止司徒昆仑再以此毒害人。”已有了同归于尽想法。

关小刀道：“若把真经偷来，里头一定记载解法，否则司徒昆仑不可能说出千年白藕这味药。”

姬恋红说道：“或许有吧！可惜真经不知在何处……”

关小刀道：“当然在司徒昆仑或李春风身上，我找机会去偷便是，娘能配些压抑、延长时间之药吗？”

那姬恋红道：“娘试试。”说着往药箱摸去，然而面对无解之毒，她不禁茫然了，实不知该从何下手。

现场为之一片沉寂，气氛却显凝重，挣扎生死玄关之感觉，让所有人怔惧不安。

阿祖暗叫着怎么办，脑袋不停打转，终于想到灵刀堂小公主住处那口灵泉，急道：“水自柔那口灵泉，可能有办法治此毒！”

关小刀眼睛一亮：“对啊，那口泉有冷有热，而且可治刀疤，说不定即符合阴阳奥妙。”

姬恋红道：“那口泉娘倒见过一次，的确是有回春之妙，但是否能解此毒，未敢定论，问题是它在江南，而且落于灵刀堂总坛，莫说时间上来不及，亦可能遭到干扰。”

关小刀道：“时间上也许可以拖延，只怕公孙白冰镇守，而且一现身，难免引来师爷追杀，这不容易摆脱。”

安盈盈忽而想到什么，说道：“门主夫人手中不是有块传说可解万毒的灵凤玉佩？或可拿来一试。”

“灵凤玉佩？”姬恋红眼睛不禁睁亮：“对啊，我怎忘了它，它仍在夫人手中？”

安盈盈道：“应该在，上次小刀才替夫人寻回，夫人该会慎重保存才是。”

姬恋红喃喃点头：“有了它，或许真能解不解之毒吧！”
难得展露笑颜。

关小刀道：“那玉佩真能解万毒？”

“或许吧！”姬恋红道。

关小刀道：“可是我怎看它只是十颗夜明珠的宝物而已？”

姬恋红道：“我倒见过它的奥妙……那该是三十年前吧，当时老夫人知

道我是学医的，遂在偶而机会把玉佩交给我，说及它能解万毒，要我拿去给师父百草真人鉴定，待我拿给师父，他一眼即看出此玉佩是出自百年前一位叫灵凤仙子之手，师父还说……”

姬恋红忽又想到什么，甚是激动，道：“这玉佩一定可治阴阳之毒，我想到了，我记起来了，原来他们全是同一年代之人，如此重要之事，我怎忘了，该死！”

姬恋红不断叫该死，众人却目光揪紧她，想听听是何明堂，当然，在闻及玉佩能解身上之毒，如此天大好消息，已让他们升起无限希望。

姬恋红激动处，触及众人目光，但觉失态，难得脸红，赶忙解释以掩窘境。

她道：“当时师父百草真人说及，灵凤仙子和阴阳魔女可能是一对恋人，只是传说云云，不敢确定罢了……”

关小刀道：“她们是同性恋？否则怎会是恋人？”

姬恋红道：“当时我也如此问师父，师父则说真正原因不清楚，倒是有一种传说，说是练了阴阳真经上的功夫，即会阴阳倒转，男人变成女人，女人变成男人，那阴阳魔女本是男人，只不过是练了真经上的功夫，始变成女人，因此始跟灵凤仙子闹婚变，故所以说他们原是一对恋人，并无不可。”

众人闻言，早就面面相视，似想证明或已认同什么。

姬恋红道：“你们已看出司徒昆仑变化？”

关小刀颌首道：“难怪他会返老还童，一头白发和胡子都脱落，换来嫩肌肤，说话还尖声起来，呵呵，当真要变成女的了！呵呵，师爷变成女人？会是什么模样？”

越想越想笑而呵呵笑声不断。

就连三爷及七绝剑手亦难忍笑意，毕竟这太出乎任何人意料之外，若非百草真人曾留话，谁又得知世上真有此怪异功夫？

姬恋红道：“如若司徒昆仑已起变化，那表示传言更为真实。”

她继续说道：“百草真人说，当时灵凤仙子和阴阳魔女本是一对恋人，可惜那男的练了阴阳真经，性情陡变，而且嗜斗如命，直到后来，完全变成女人，且又不断残害他人，遂有魔女封号出现。

灵凤仙子自知他的转变，复又见他四处杀人、毒人，于是暗中阻止，并下苦功研究如何解去毒功之毒，一生下来，终有结晶。那时阴阳魔女似已死去，她遂把毕生研究心得留于灵凤玉佩上，故而后世始有灵凤玉佩能解万毒，且深藏武功之传说，这当然不是空穴来风。”

关小刀道：“搞了老半天，原来这两玩意会是同一年代之人所留，实是奇迹。”

阿祖急道：“百草真人已验出灵凤玉佩真能解毒？”

姬恋红笑道：“当然验出来，否则我才不信他所说那些神话。”

关小刀道：“怎么验，那玉佩我少说试上千百遍，结果一遍也没成功。”

姬恋红神秘一笑：“这就得内行人才有办法解了，你且把玉佩找来，娘传你解法便是。”

关小刀自是求之不得，闻言转向安盈盈，笑道：“还请盈姐向夫人借去，我们可等它救命呢！”

安盈盈风情一笑，道：“这就去了。”

已步出秘室，前去借玉佩。

关小刀趁此又问及有关灵凤仙子和阴阳魔女之事，他道：“照我所知，练阴阳魔功，得两人合练，就像司徒昆仑和李春风，难道灵凤仙子和阴阳魔女没有合练？否则一个变女的，另一人怎没变成男的？”

姬恋红道：“娘怎知？这是百年前传闻，你叫我到哪里去找答案？”

阿祖道：“或许阴阳魔女找的是别人吧！”

关小刀道：“有此可能，我得去看看李春风到底是否变成男人……”

想及司徒昆仑模样，他又呵呵笑起，随又幻想李春风要是变成男人，会是何模样？想来滑稽有趣吧？笑声更逗人。笑声中，忽闻外间传来急切脚步声，引得众人往门口望去，夫人于若寒焦切如焚奔来，众人直觉不妙，她已切声说道：“玉佩不在我身上，这次逃得匆忙，未带任何东西，它仍留在神剑宫中。”

关小刀眼睛睁圆：“还在神剑宫中？”

于若寒歉然点头，不知该如何是好。

关小刀霎时苦笑：“完了，完了，留在神经病家中，谁去谁准被咬死。”

于若寒歉声道：“对不起，我不该没把玉佩带在身边。”姬恋红安慰道：“情急撤退，谁想得着，夫人不必自责。”冷目瞄向小刀，责他该反应过度。

关小刀登时会意，干声笑道：“属下不是那意思，夫人撤退，还是属下赶的，若有责任，也是属下之过，您放心，神宫那么大，偷偷溜回去，根本不易被发觉。属下赶明儿去盗回来便是，这不关夫人任何事。”

于若寒自知那是安慰言词，仍是感激一叹，道声谢谢，此时此刻，她又说什么？无用之身使她觉得懊恼。

姬恋红随又说及以玉佩解毒，只是其中方法之一，要夫人别过于担心，始叫安盈盈送她回去。

夫人冰雪聪明自知一切，然而弱身无用武之地，也装出欣喜之状，好让众人别为她烦心，这或许是她现在唯一能效劳之处了。

夫人一走，众人开始商量如何盗回灵凤玉佩，想及玉佩能解毒，大家心神一振，论起事情，特别来劲。

关小刀道：“反正玉佩还在宫中，找个司徒昆仑不在时混进去，轻而易举可以取回，此事由我去便成。”

胡三爷道：“可能不简单，师爷夺了神剑宫，一定派重兵看守，纵使他在不在，那些人手照样棘手。”

阿祖道：“可惜秘道已被炸毁，否则倒可派上用场。”

关小刀道：“炸都炸了，多想无用，人还是要去，见机行事便是。”

胡三爷道：“等伤势较好再说吧，说不定又难免一战。”

关小刀道：“我好了五六成，该行啦，而后一边赶路一边疗伤，照样管用。”

姬恋红道：“我配个药，再替你们连夜疏通筋骨，赶明儿可能会好些，你们先商量，该派谁去较为恰当。”

胡三爷自是争先，然而关小刀却说他该留下来陪门主，以免蜀中无大将。

商量结果，由安盈盈领队，毕竟她侍奉夫人多年，自知玉佩藏在何处。

关小刀则负责对付司徒昆仑，再派三名七绝剑手助阵，如此大概可应付，剩下者，则镇守此处，以防有变。

人选确定之后，姬恋红先替出征者疏通经脉，并配服灵药，一夜下来，

众人感觉舒爽不少，阿祖则已烤妥香鱼，并料理简单早膳，众人匆匆进食，随后收拾东西，事不宜迟，已准备出发。

临行，姬恋红特别交代小刀，此去只取玉佩，千万不能跟司徒昆仑对仗，小刀频频应是，终也领着安盈盈及三名七绝剑手匆匆下山去也。

阿祖本想跟去，但自己武功不济，恐形成负担，只好作罢。

他已渐渐产生习武愿望，可惜此时似乎无人可教，目光落于姬恋红那口药箱，心念一闪，学药亦不错哩，遂凑向姬恋红，有一句没一句讨教起来，姬恋红但觉他似乎兴趣不减，也就乐于传授，心念中忽而升起，或而能收个徒弟也不错吧？只是，这只一闪念，想收徒，还得阿祖亲自开口才行。

等待者，几乎开始讨论有关阴阳魔女以及灵凤仙子之事迹，姬恋红有问必答，满足众人好奇心。

至于小刀等人，则马不停蹄赶往神剑宫。

三天后。

一行终抵地头。

但见神剑宫外围街道特别冷清，若有喧哗，亦只是师爷人马三五成群聚在小酒馆里饮酒作乐，然而比起已往狂妄，实是收敛许多。

难道师爷教规订严了？然瞧及他们饮酒不解剑，自可猜知，大概处于备战姿态下，难怪街道显得冷清。

关小刀等人已扮成老百姓模样，以掩人耳目，安盈盈虽仍丰姿绰约，性感暗露，沿途上总挑得小刀想入非非，但到了地头，她亦故意把敷在脸上的灵药涂得半张脸面，如此方掩去动人媚力，关小刀暗道可惜，安盈盈笑媚说着“办正事要紧”，小刀没辄，自是收起心神，开始盘算如何盗取玉佩。

